易卜生戏剧四种

潘家洵译

Henrik Ibsen

SAMFUNDETS STØTTER

DUKKEHJEM

GENGANGERE

FOLKEFIENDE

易卜生戏剧四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重印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290,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2 7/8　插页2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8年4月吉林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1015　　定价 1.00 元

译者序

艰苦的生活，孤寂的处境，社会对他的冷淡，輿論对他的压迫——这些是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經常包围易卜生的敌人。然而通过頑强的搏斗和坚韌的意志，他突破了敌人的包围，終于成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伟大創造性貢献的世界戏剧大师。

1828年3月20日，易卜生出生于挪威东南海滨小城斯基恩。父亲是木材商，家道殷实，屬于当地商业貴族集团，喜交游，好揮霍，1836年，受了国际市場风潮的影响，宣布破产，只剩下近郊一所小田园。那时易卜生才八岁。財产的丧失带来了社会地位的下降，易卜生因此不能投考本地有拉丁文課程的好学校，不会拉丁文就不能考大学，謀职业。这件事使他很痛苦，同时，人情之势利，世态之炎凉，在他早熟敏感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对父亲很冷淡，因为他覺得父亲对他的教育缺乏責任心。母亲是一个篤守教律的虔誠派教徒，她的精神世界跟易卜生的完全不相同。

1844年，为了养活自己，这个不满十六岁的少年不得不离开家庭，赤手空拳地独自到格利姆斯达一家葯店当学徒。那时，挪威还沒受到欧洲新思想主潮的冲击，更不用說这十分落后閉塞的小城。胸怀大志、向往艺术的易卜生住在这里，精神上的苦悶是不

难想象的。格利姆斯达不但地方小，居民的心胸也狭小得可怜。少数有錢的船主、商人和牧师是这个社会的支柱。这个小集团的成員势利庸俗，貪婪腐敗，虛伪欺詐。他們的道德品質、生活面貌后来都被易卜生在自己的戏剧里作了深刻生动的描写。

在瑣碎繁重的葯店工作中，易卜生偸空讀書，学习写詩。1814年5月17日挪威脫离丹麦統治頒布宪法以后，挪威詩人組織了一个"五·一七詩派"，易卜生写的政治詩就屬于这一派。在那些詩篇中，易卜生一貫反对强权暴力，拥护自由正义。

1848年，欧洲各地爆发了轟轟烈烈的政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法国人民进袭王宫，冲入国会，强迫国王路易·菲力普退位，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意大利展开了反抗奥地利統治的民族解放斗爭。其他各国如丹麦、德国、匈牙利都掀起了革命浪潮。这些暴风雨似的消息传播到格利姆斯达这个小港埠，激发了易卜生的民族意識和政治热情。他邀集朋友，設宴庆祝，发表演說，称呼世界上所有的帝王为社会怪物，贊揚共和制度为唯一可行的政体。在这时期，易卜生写出了"凱替来恩"，这是他受了国际革命风暴的震撼而創作的第一个戏剧。这个富于浪漫色采的戏剧表現着十分强烈的反抗精神。在罗馬政治家西塞罗和历史家賽勒斯特的著作中，这个罗馬叛徒凱替来恩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角色。易卜生讀了他的历史却馬上对他的性格和他的失敗发生了深厚同情。易卜生覺得自己和凱替来恩頗有相似之处。他喜欢凱替来恩，因为这个叛徒敢于跟被蔑視被压迫的人站在一起反抗已經巩固的势力。他在凱替来恩身上渲染了許多理想色采，把他描写成一个充滿反抗精神、为維护公民自由而斗爭的出色人物。

在当时那些国际大事中，最使他激动的却是石勒斯物格—霍尔斯坦因問題。这两个享有自治权的省份几百年来一直是丹麦領

土，現在普魯士企图用武力把它們从丹麦手里夺过去。这个事件震动了斯堪的納維亚所有的爱国人民，在易卜生心里激起了极大的憤怒。他認为这种侵略行动是对整个半島独立地位的直接威胁，所以丹麦、瑞典、挪威三国必須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普魯士。他写了一首长詩，題目是“醒醒吧，斯堪的納維亚人！”，号召挪威、瑞典馬上出兵，援助丹麦。他說，丹麦是挪威、瑞典的兄弟之邦，对于兄弟国家背信弃义，是极端可耻的行为。他說，北方人素以“忠实”自豪，如果不实践諾言，“忠实”就变成欺人的空話，兄弟有难而袖手旁观，这种行为上无以对祖宗，下无以对子孙。他这种憤激的热情和大胆的言論引起本地“上流社会”的反感。1850年，易卜生为了考大学来到首都。考試不及格，他就在那里住下，結交了一些思想进步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他参加过为了营救一位遭受政治迫害的作家而举行的請願游行。他加入了挪威社会主义者馬庫斯·特列恩領导的工人运动，出席秘密会議，給这个組織的刊物当編輯写文章。不久，机关破获，特列恩和許多朋友被捕，易卜生也几乎不免。从此以后，他沒有再参加别的政治組織。

易卜生的創作生活就是这样在1848年的国际革命浪潮影响之下开始的。

另外一股促使易卜生思想发展的推动力量是挪威国內的民族解放运动。从十四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挪威一直是丹麦的附庸国，挪威人民把这个时期称为“四百年的黑暗”。挪威的政治、經济、文化无一不受丹麦的支配。挪威自己沒有独立的文学，在十八世紀末叶以前，挪威作家都用丹麦文写作。1814年，挪威脫离了丹麦的羈絆，与瑞典合并为联合王国，首都是斯德哥尔摩，瑞典国王兼任挪威国王，挪威自己沒有国王。虽然挪威享有比較广

泛的自治权，自己有議会，然而挪威与瑞典之間存在着許多矛盾，經常发生爭端。挪威人民竭力想摆脫瑞典皇室貴族的压迫，从1814到1905年，他們沒有停止过爭取民族独立的斗爭。1821年，挪威废除世袭貴族后，在政治上占优势的是中小資产阶級。那时，挪威的大工业尙在萌芽中，規模小，不集中，資本主义发展刚开始，农民生活方式的基础大体上沒动搖。无产阶級还沒出現。总的說，挪威資产阶級都要求民族独立，反对与瑞典合并。然而一部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分子却不想完全与瑞典分离，只要求加强代議制度，限制国王貴族的特权。可是分离运动日益强大，1905年挪威終于脫离瑞典而独立。

挪威农民在政治斗爭中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十二世紀后半期至十三世紀，农民展开了一个广大的革命运动，反对封建貴族和教会。結果，农民取得胜利，貴族教会的特权受了很大的限制。挪威从来沒有农奴制度，农民沒当过农奴，一直享有人身自由权。挪威的小資产阶級是自由农民的兒子，因此，恩格斯說，与德国的市儈相比，他們是"眞正"的人；同样，挪威小資产阶級的妇女，比較德国的女市儈，也站得高的多。

1890年6月，恩格斯在給爱倫斯德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話：

> 在最近二十年当中，挪威的文学非常之发达，除俄国之外，沒有一国能够象它那样享受文学的光荣。不管你把挪威人当做市儈看待，还是不当作市儈，总之，他們比較其余的民族，的确造出了更多的精神上的宝貝，而且使别国的文学也露出挪威影响的痕迹，德国文学也是如此。

恩格斯信中所說的二十年，正是易卜生創作力最旺盛而达到成熟境界的时期，他的絕大部分重要戏剧都是这个时期的产品，

在那封信結尾，恩格斯又說：

> 无論易卜生的戏剧有什么样的缺点，这些戏剧之中所反映的世界——虽然是中等阶級的小小世界——可是……所反映的世界之中的人物还有他自己的性格，还能够有发动的力量，能够独立的行动。

十九世紀后半期挪威文学的繁荣是十九世紀前半期挪威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直接結果。这个运动，上文說过，是易卜生思想发展与創作过程上的巨大推动力。他的第一期戏剧創作，为“勇士的坟”，“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苏尔豪格的宴会”，“海尔格倫的海盗”，“覬覦王位的人”，大都以民間传說、英雄事迹和挪威中世紀历史为題材。在这些戏剧中，我們可以看見当时十分流行的民族浪漫主义在易卜生身上的影响，尽管他对这种民族浪漫主义抱着与别人不同的看法。民族解放的要求促进了民族文学艺术的复兴，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挪威民族一向拥有极其丰富的故事传說和詩歌音乐，这些宝貴的民族遺产在十九世紀成为群众学习研究的对象。易卜生早期的浪漫主义戏剧充滿着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在这些戏剧中，他借古喻今，企图以民族主义、民主思想教育同时代的挪威人。挪威反法西斯作家諾达尔·格吕格（1902—1943）說过，易卜生用自己的戏剧創作重新肯定了挪威民族权利。这些戏剧中，“覬覦王位的人”是最出色的一个。剧中主角是霍古恩国王，斯古利伯爵和尼古拉斯主教。霍古恩是农民热烈拥护的領袖，他代表人民的利益，坚持国家的統一。斯古利反对政权集中，反对民族团結。他夺取政权，只是为了滿足个人的野心。尼古拉斯更是一个极端无恥的政治野心家，是权术霸道的化身。表面上，他是斯古利伯爵的同盟者，实际上是在操縱政局，嗾使鷸蚌相爭，自己坐享漁人之利。霍古恩是順应历史潮流、

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力量，斯古利却是妄想扭轉历史車輪的反动力量。斯古利和尼古拉斯都是封建主与教会特权的拥护者，他們反对农民和国家的利益。在霍古恩身上体現了人民的意志，他的王业是要消灭长期存在的封建割据局面，团結全国人民，把挪威建成一个統一的民族国家。因此，主持正义的霍古恩終于战胜了个人主义野心家斯古利。这个描写十三世紀挪威伟大历史事件的戏剧对于和平、統一、正义作了极其热烈的贊揚。

易卜生在卑尔根剧院工作了六年，1857年，被聘为"挪威剧院"經理。这个剧院是为对抗丹麦文化支配之下的"克立斯替阿尼遏剧院"而建立的。在丹麦統治时期，挪威的民族文化长期遭受歧視与压迫。在十九世紀中叶，丹麦文化仍占据着統治地位。易卜生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想給挪威民族戏剧开辟一条新道路。这是一場十分艰苦的斗爭。資产阶級反动政客和善于妥协的自由主义分子对易卜生进行了攻击和迫害。精神生活的苦悶和物質生活的压迫使易卜生对于社会政治以及人生的看法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并且作出了离开本国的决定。在这当口，普奥联軍二次进攻丹麦，挪威仍不出兵，致使丹麦丧师失地。1864年，易卜生离弃挪威到罗馬，开始二十七年的侨居生活。第二次普魯士丹麦战爭在他心里激起的憤怒是他出国的原因之一，他不願意在象挪威这样一个丧失民族良心和道德信义的国家再住下去。

1866年，在罗馬，易卜生創作了"布朗德"。这部詩剧震动了斯堪的納維亚半島，奠定了詩人在欧洲文坛上的声誉。同时，在創作道路上，易卜生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主題、內容、結构上，"布朗德"既不同于早期浪漫主义英雄历史戏剧，也有异于后来的現实主义社会戏剧。它和"培尔·金特"一样，主要是探索真理、通过人物形象討論倫理哲学的作品。布朗德牧师是資产阶級

社会一部分知識分子的代表。在他的生活理想与資产阶級的道德标准、社会結构之間存在着无法調和的矛盾。他个性坚强，理想高超，对于不符合他的理想的事物，他都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他的格言是：全有或全无。他要求高度的个性完整、精神自由、思想純洁。他也用同样严格的标准要求别人。他揭露市长、主教和其他一切“社会支柱”的貪婪庸俗、虛伪无恥。他宣传眞理、自由、光明，号召群众跟他一起向高处走。可是他的宣传太抽象，太籠統，目标不明确，因此不可能发生效果。最后，群众对他的宣传发生厌倦，中途把他抛弃，他独自走上山頂，被冰块砸死。

布朗德之所以失敗，是因为他的理想太主观，太抽象，过分强調自我实現的重要和个人意志的力量，忽視了群众的需要和社会具体情况。毫无疑問，在布朗德身上，易卜生描写了自己的性格。从剧本最后一句話里，我們可以看出，作者也認識了布朗德的缺点和他失敗的原因，然而他并沒給主人公指出一条积极的道路。

“布朗德”里提出的倫理哲学問題，易卜生从另一角度在“培尔·金特”里作了发揮与补充。这个詩剧的主人公恰恰是布朗德的反面，他身上表現着高度妥协性和极端利己主义。易卜生借用挪威民間故事中一个农民出身的角色，加以改造，在他身上概括了挪威小資产阶級的特点。“培尔·金特”是一部在內容和結构上都很复杂的詩剧。戏剧开始时，作者用輕松悠閑的抒情調子同情地描写了培尔。特别是在他母亲临死那場戏里，这个荒唐小伙子被描写成一个温柔体貼、十分可爱的人物。随着剧情的开展和場面的扩大，作者打发培尔出外旅行，从事世界規模的活动。他当过富翁，做过先知，还想做統治全世界的皇帝。同时，作者运用辛辣幽默的笔調触及当时許多重要政治事件，如瑞典的大国主义，

普魯士对丹麦的侵略战争，希腊人民对土耳其的武装起义，美国內战，列强的殖民政策，等等。

"布朗德"与"培尔·金特"是两部紧密結合的作品，在易卜生全部戏剧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从"社会支柱"起，易卜生的創作开始轉入又一个新阶段——現实主义社会戏剧。这时，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矛盾日漸加深，易卜生更清楚地認識了自己的使命。他覚得用現实方法描写現实生活的戏剧是向敌人作战最有效的武器。当然，"社会支柱"以后的十多个戏剧都是現实主义作品，但是，"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四部戏剧无疑地最有代表性。

在"社会支柱"里，易卜生指出，从表面看，資产阶級社会好象繁荣幸福、高尚体面，背后却隐藏着許多腐朽丑恶的东西。他毫不留情地揭开了这些"社会支柱"的假面具，暴露了他們的眞面貌，把社会表面的繁荣和內部的腐敗做了十分鮮明的对比。卡斯騰·博尼克是資产阶級社会的——挪威的，同时也是西方国家的——个人主义典型，在他身上集中概括了那个社会的本質和特点。作者暴露譴責博尼克，也就等于暴露譴責博尼克所支柱的整个社会。依靠这样腐朽的支柱支持自己的社会，它的崩潰日期絕不会很远。

博尼克为了金錢，抛弃樓納而跟貝蒂結婚。为金錢而出卖爱情、毁灭爱情，易卜生認为是一桩不可饒恕的罪行，这种罪行在他的戏剧里不止一次地受到严厉譴責。然而最后挽救博尼克、使他天良发現、当众認罪的人却正是被他抛弃的樓納。博尼克的轉变似乎太容易，說服力不强，使人有突如其来之感，从整个戏剧看，这样一个結局近乎"大題小做"。剧本的缺点在于：作者不从政治上寻找解决問題的途径，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个人良心和道

德力量上，因此，只能給剧本勉强安上一个軟弱无力的結局。

易卜生的戏剧很少直接描写工人阶級。在“社会支柱”里，我們看見了以渥尼为代表的工人与資本家博尼克的直接矛盾。渥尼經常在星期六向船厂工人作講演，博尼克叫人轉告他不許这样做，因为这是破坏社会的行为。渥尼回答說，他的社会不是博尼克的社会。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渥尼的缺点是，对于新机器新方法的看法不正确，并且对于博尼克抱着温情主义的幻想。易卜生不甚了解无产阶級革命要求的本質，所以不能塑造更完善、更典型的工人形象。当然，同时也是因为他受了当时挪威工人运动具体情况的限制。

1885年6月14日，易卜生在特隆杰姆地区做过一次講演，他說，現在的欧洲正在准备着改造社会关系，这种改造，主要是想解决工人和妇女的将来状况的問題。他为这个改造感覺兴奋，願意用一切力量为这个改造而行动。的确，妇女問題——包括婚姻、家庭、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等——在易卜生全部戏剧創作中占据着极大的分量和重要的地位。

“玩偶之家”是一出撼动人心的戏剧，它好象一顆投入資产阶級中心堡垒的炸弹。有人把“玩偶之家”最后一幕娜拉的談話比作一篇“妇女独立宣言”。的确，这个戏剧与“社会支柱”不同，表現了不妥协的精神。象“社会支柱”一样，但是从另一角度，“玩偶之家”也揭露了資产阶級外表繁荣幸福与內部丑恶腐朽的尖銳矛盾。在“社会支柱”里，观众很早就認識了博尼克的眞面貌，虽然剧中的群众却是在戏将結束时才发現博尼克不是他們过去想象的模范公民和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的男主人公却不同。他不仅不是撒謊、欺騙、誘奸妇女、触犯刑章的坏蛋，相反地，从資产阶級道德观点看来，海尔茂是一个无可指摘的眞正模范公民、标准

丈夫——虽然我們早已看出他的浅薄庸俗，因此，代表“上流社会”的輿論和报紙对于这出戏的結尾提出了严重抗議。剧院不敢上演，要求作者把第三幕改为“大团圓”的結局。戏剧开場时，娜拉好象眞是一只松鼠、一只小鳥，然而如果我們仔細想想她怎么借債給丈夫养病，怎么辛苦地凑錢还債，就不难看出她的性格实在并不那么簡单。在林丹太太責备她胡乱花錢的时候，她伸出食指指着林丹太太說，“娜拉，娜拉并不象你們所說的那么不懂事”。她又說，“你們都以为在这煩恼世界里我沒經过什么煩恼事”。（参看“玩偶之家”第一幕）她叫林丹太太别小看她。的确，娜拉并不是那么不懂事，我們絲毫沒有权利小看她。她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热爱并且崇拜丈夫、有勇气牺牲自己的女人。抓住她性格中的这一点，我們才能充分了解后来她遭受的精神打击的严重性，我們才不会感覺她最后的改变是一桩突如其来、不大可能的事情。抓住这一条綫索，我們就可以看出第三幕中剧情的发展并沒破坏娜拉性格的完整性。

“玩偶之家”发表后，易卜生开始跨上世界文坛，最后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戏剧家之一。四十多年前，易卜生戏剧被介紹到中国来的时候，第一个上演的就是“玩偶之家”。多少年来，人們一提起易卜生，首先总是想到这出世界聞名的戏剧。1935年，左翼剧联領导下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上演这出戏的时候，演員和剧团遭受了反动統治者严重迫害。

资产阶級社会对于“玩偶之家”的結局提出抗議，“群鬼”是易卜生对他們的答复。阿尔文太太与娜拉相反，是一个不敢反抗礼教而被牺牲的妻子。她一生的最大錯誤是接受曼德牧师的教訓，忍泪吞声地回家継續跟放蕩荒淫的丈夫过日子。这出戏的鋒芒主要是对着資产阶級的家庭、道德和宗教，可是社会結构是一个不

可分割的整体，牵一发而全身动，結果，整个戏剧发展为对于社会一切制度的总攻击。阿尔文太太向曼德牧师說得好：

> 那时候我就开始检查你講的那些大道理。我本来只想解开一个疙瘩，誰知道一个疙瘩解开了，整块兒东西就全都松开了。我这才明白这套东西是机器縫的。

因此，阿尔文太太把自己的思想作了一个总检查。她說，她被一大群鬼死纏着，世界上到处都有鬼，不但我們从祖宗手里承繼下来的东西在我們身上又出現，并且各式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也在我們心里作祟。那些古老东西早已失去了力量，然而还死纏着我們。从这一段話里，我們可以看出旧思想迷信对于我們的害处有多大。这出戏里所說的鬼——剧名"群鬼"之由来——是一切早已死亡或者正在死亡的东西在社会上留下的残余影响。它們很頑强，象一座大山，把人們压得不能喘气。剧本的主題是要我們向"群鬼"展开无情的斗爭。

在欧士华身上，作者指出了遺传問題的严重性。然而，在这个年輕人的悲慘命运中，生理影响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因为，即使他沒有遺传病，他的家庭仍然是一个悲剧。阿尔文太太的悲慘命运是这个戏剧的核心。

曼德牧师是資产阶級宗教思想和传統道德的忠实捍卫者。这个伪善的道学家被木匠安格斯川玩弄的时候，那副手足不知所措的狼狽相是一段极其深刻的性格分析。

"群鬼"发表后，易卜生遭受了十分猛烈的抨击。那些抨击剧本和剧本作者的文章使用了各种各样丑恶形容辞，搜集起来足够編成一部謾罵小辞典。为了"群鬼"，易卜生几乎变成"人民公敌"。一年后，易卜生就用这称号写成一个戏剧。在"人民公敌"里，作者使用单刀直入的手法向一个小城的資产阶級民主自由分

子展开猛烈攻击。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是一位高尚誠实、关心群众利益、毫不自私的公民，同时也是一个天眞質朴、不甚熟悉人情世故的科学家。为了疗养病者的安全，他提出改造温泉浴場的建議。然而他的科学建議跟本地資产阶級的物質利益是直接冲突的，因此，他遭受自由主义多数派的反对，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然而斯多克芒医生具有布朗德牧师那样坚强的意志和信心，他不但不向无理的压迫低头，并且几乎是孤軍作战地坚决跟当地的官僚市儈周旋到底。他还准备把街上的野孩子和自己的兒子一同培养，使他們成为自由高尚的人，把国内的豺狼轟到遙远地方。斯多克芒医生痛恨本地的資产阶級民主自由分子。他說，眞正有害于社会的不是代表腐朽思想残余的落后分子，而是挂着自由主义幌子的"結实多数派"，他們是眞理和自由最大的敌人，他們才是眞正毒害人們精神生活的病菌。

斯多克芒对于多数派与少数派的看法曾經引起热烈的爭辯。在这問題上，普列哈諾夫說得最清楚。他說，易卜生攻击的"多数派"是那些不了解一切进步的努力的人，他們和資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里的多数派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带着深入骨髓的小資产阶級性，后者却是迫切要求进步的被剝削阶級。所以，普列哈諾夫說，在养成易卜生那样的人的社会条件之下，一些人的"对于少数派的信仰"是完全沒有罪过的。易卜生說的"最孤立的人"，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情形下，是对抗浸透了市儈意識的庸俗市民而遭受排斥的进步分子，他們是屬于少数的。在我們今天的社会，眞理永远屬于多数派，我們应該信仰多数，不应該信仰少数。我們应該把斯多克芒医生的話反过来說，世界上最孤立的人是最沒有力量的人。

毫无疑問，"人民公敌"是一部充滿为眞理自由而斗爭的精神

的伟大作品。1900年，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过这出戏，扮演斯多克芒医生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位著名的戏剧艺术家說，这个剧本的精神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政治原則是完全一致的。

从"野鴨"起，易卜生戏剧的重心逐漸从社会批評移向內心活动的描写和精神生活的分析。現实主义成分减少了，象征主义气息加重了。在这些戏剧里，易卜生繼續揭露資产阶級社会的腐朽本質，并且指出它的黯淡前途，然而作品中表現的战斗精神却不象从前那么鮮明。不能否認，易卜生身上存在着个人主义思想。他一貫强調个性解放和个人意志之自由翱翔。然而他也認識个人主义与現实社会之間的深刻矛盾。他为此而苦悶，长期找不着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在易卜生的思想体系中，人道主义一直是个极重要的因素。他一方面强調个性发展之必要，一方面却反对漫无限制的个性发展。他認为一个人对自己固然有責任，然而同时对别人也有責任。易卜生反对尼采式的"超人"。尼采宣揚的"超人"是残暴掠夺的个人主义的集中表現。易卜生最后几个戏剧的主人公都是个人主义十分突出的人物，然而易卜生处理这些人物的态度却与一般資产阶級作家大不相同。他不歌頌不崇拜那些人物，相反地，他对这些表現方式不同的个人主义者进行了批判，肯定地指出他們注定的失敗命运。博克曼——同名剧本的主人公——是一个几乎具有世界規模的大資本家，金融实业界的拿破仑，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者的典型，在易卜生笔下受到严厉的譴責，然而因为作者看不清資本主义社会政治經济的基本矛盾，所以他并沒把博克曼的失敗原因安置在資本家与被剝削者的冲突的基础上。在最后創作的一个戏剧里，易卜生提出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問題。主人公艺术家魯貝克有追求理想的勇气，然而因为理想脫离了实际，他就无法逃避失敗的命运。

即使在带着象征色彩的作品中，这位伟大的戏剧家也沒放弃現实主义的立場。他自始至終保持着維护自由真理、不跟統治阶层妥协的精神。

易卜生，象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是在舞台实践中受过艰苦鍛炼的。在戏剧題材和艺术方面，他都是一位革新者。他的最好的現实主义戏剧沒有多余的人物或是不必要的情节，对話簡洁生动，輕易不用独白和旁白，布局极平凡，沒有单純追求舞台效果的惊奇場面，然而戏剧內容却能引人入胜，激动观众的思想感情。另一个特点是，他的戏剧的开始往往是在开幕前早已形成的冲突的結局，而戏剧的結局又往往可以构成另一个戏剧的开始。

易卜生給近代戏剧开辟了一个新紀元。他自己的創作以及他对于近代戏剧的影响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今天，他的戏剧还是有現实的社会意义。

潘家洵　1958年8月27日

目　次

社会支柱

(*1877*)

人物表

卡斯騰·博尼克——領事①。

貝蒂·博尼克——他的妻。

渥拉夫——他們的兒子，十三歲。

馬塞·博尼克小姐——卡斯騰·博尼克的妹妹。

約翰·湯尼森——博尼克太太的弟弟。

楼納·海斯尔小姐——博尼克太太的不同胞姐姐。

希尔馬·湯尼森——博尼克太太的叔伯弟弟。

棣納·鐸尔夫——住在博尼克家的一个女孩子。

罗冷博士——教师。

魯米尔——商人。

維紀蘭——商人。

桑斯达——商人。

克拉普——博尼克的秘書。

渥尼——博尼克船厂的工头。

魯米尔太太。

希尔达·魯米尔——她的女兒。

霍尔特太太——郵政局長霍尔特的妻。

奈达·霍尔特——她的女兒。

林紀太太——林紀医生的妻。

市民，來客——外國水手，輪船旅客，等等。

事情發生在挪威沿海一个小城市的博尼克家。

---

① 过去挪威海口的大商人可以代外國政府执行領事职务，所以剧中称呼"博尼克先生"的地方都可以用"博尼克領事"代替。

第 一 幕

博尼克家对着花園的一間大屋子。前方左首，有一扇門通到博尼克办公室。靠后些，也在左牆上，另有一扇形式相似的門。右牆中央是上外头去的大門。后牆几乎全是大玻璃窗，有一扇門，門外是廊子，廊下有一溜寬台階通到花園里。廊子上張着一幅遮太陽的天幕。从廊子里望出去，可以看見花園的一角，花園周圍有栅欄，栅欄中間有一扇小門。栅欄外头是一条平行的街，对面排列着一溜木头小房子，油漆得鮮豔夺目。正是夏天，太陽晒得热呼呼的。街上有人來來往往，有人站着談話，在拐角一家鋪子里，有顧客出出進進。

屋子里許多女客圍桌而坐。博尼克太太坐在正中。在她左首是霍尔特太太和她女兒奈达，順着下去是魯米尔太太和她女兒希尔达。在博尼克太太右首是林紀太太、馬塞·博尼克和棣納·鐸尔夫。女客們都在忙着做活。桌子上堆着好些內衣和別的衣服，有的做成了一半，有的只是剛裁好。再往后去，有張小桌子，桌子上擺着兩盆花和一玻璃杯糖水，罗冷坐在桌子旁边，手里拿着一本金边的書正在朗誦，可是声音的高度只能使屋里的人偶而听見一兩个字眼兒。遏拉夫在外头花園里跑來跑去，手里拿着一張小弓練靶子。

过了不多会兒，遏尼悄悄地从右边門里走進來。罗冷的朗誦稍微停了一下。博尼克太太冲着遏尼点点头，用手指指左边的門。

遲尼悄悄地穿过屋子，在博尼克办公室門上輕輕敲一下，过了会兒又敲一下。克拉普从办公室走出來，手里拿着帽子，胳臂底下夾着一卷文件。

克拉普　哦，是你敲門？

遲尼　博尼克先生叫我來的。

克拉普　不錯，是他叫你來的，可是他現在沒工夫見你，他打發我告訴你——

遲尼　打發你？可是我倒希望——

克拉普　——他打發我把話轉給你。他說，以后不許你在星期六給工人做講演。

遲尼　眞的嗎？我一直覺得我可以用自己的閑工夫——

克拉普　你不应該用自己的閑工夫挑撥工人在工作时間不幹活。上星期六你对工人講將來咱們厂里用了新机器新方法，他們会倒霉。你为什么說这种話？

遲尼　我說这种話是支持社会。

克拉普　这說法眞怪！博尼克先生說你是破坏社会。

遲尼　克拉普先生，我說的“社会”不是博尼克先生的“社会”！我是工人协会主席，我不能不——

克拉普　你是博尼克先生船厂的工头，你首先应該对这个“博尼克公司”的社会尽責任；你要知道，咱們这批人靠着它吃飯。現在你知道了，这就是博尼克先生要跟你說的話。

遲尼　克拉普先生，博尼克先生不会这么說！可是我知道是誰闖的禍。都是那只進厂修理的倒霉美國船！那些美國佬要咱們照他們的办法給他們做活，并且——

克拉普　好，好，我沒工夫跟你談大道理。反正你已經知道博尼

克先生的意思，这就够了。你現在还是回厂去吧，那兒也許有事等着你。一会兒我就來。对不起，諸位太太小姐！（向女客們鞠躬，穿过花園，走上大街。遲尼悄悄从右边出去。克拉普跟遲尼談話的时候，罗冷一直在念書，現在砰的一声把書合上了。）

罗冷 喂，諸位太太小姐，故事念完了。

魯米尔太太 听这故事眞有好处！

霍尔特太太 是个劝人为善的故事！

博尼克太太 像这么一本書眞能啓發思想。

罗冷 一点兒都不錯，这本書的內容跟咱們每天在报紙雜志上看見的不幸的事情正好是个鮮明的对照。瞧瞧那些現代的大社会，表面上金碧輝煌，里头藏着什么！說句不客气的話，除了空虛和腐敗，别的什么都沒有！那些社会沒有道德基礎。干脆一句話，現代的大社会像粉刷的墳墓，①里头全是虛伪騙人的东西。

霍尔特太太 对！对！

魯米尔太太 不用往远处說，只要看看眼前在咱們这兒的那只美國輪船的水手。

罗冷 喔，我不願意提那些社会的渣滓。可是即使在那些地方的上等社会里，情形又怎么样？到处都是犹疑徬徨的景象，人們心神不安定，社会秩序在动搖。瞧瞧家庭生活給破坏得成了什么样子！瞧瞧最基本的眞理受到了多么可耻的摧殘！

棣納 （做着活計，沒抬头）可是他們也做了些偉大的事情，你說对不对？

罗冷 偉大的事情？这話我不懂。

① 这句話見"新約""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節，意思是"伪善者"。

霍尔特太太　（吃驚）天呀，棣納！

魯米尔太太　（同时）棣納，你怎么說这話？

罗冷　要是这种“偉大的事情”在这兒流行起來，恐怕不是咱們的幸福。咱們应該感謝上帝，咱們的命运这么好。当然，咱們这兒也有坏人，像麥子里头有时候長雜草一样，可是咱們会老老实实把雜草拔干净。諸位太太小姐，最要緊的是要保持社会的純潔，要小心提防別讓这个急躁的新时代强迫咱們采用冒險的新花样。

霍尔特太太　啊，可惜新花样太多了。

魯米尔太太　是呀，去年咱們好容易才把修鉄道的計划推翻了。

博尼克太太　啊，那是卡斯騰推翻的。

罗冷　那是天意，博尼克太太。你可以相信，博尼克先生反对那个計划的时候他在执行上帝的意志。

博尼克太太　可是报紙上还說他那么些丑話！哦，罗冷博士，我們忘了謝謝你。你为我們費掉那么些时間，你的心腸眞是太好了。

罗冷　喔，哪兒的話。現在是假期——

博尼克太太　話是不錯，可是在你还是一种牺牲，罗冷博士。

罗冷　（把椅子拉近些）博尼克太太，别这么客气。你們大家不也是为公益事情出力嗎？并且还高高兴兴出于自願。咱們目前搭救的这批墮落的女人好像战場上受伤的軍人，你們諸位太太小姐好像紅十字会的女护士，給受伤的人摘紗布，用綳帶給她們輕輕地包紮伤口，給她們治療，把她們治好——

博尼克太太　把每件事都看得这么美，眞是天才！

罗冷　大部分是天才，可是一部分是修养。最要緊的是咱們应該把事情看作庄嚴的使命。（間馬塞）博尼克小姐，你說我的話对

不对？你專心搞了学校的工作是不是覺得脚底下比从前踏实点兒？

馬塞　我实在不知道該怎么說。有时候，我在学校悶得慌，恨不能一下子漂到狂風大浪的海洋里。

罗冷　我的好小姐，这是叫人上当。这种不安分的思想千万别讓它鑽到腦子里。你說"狂風大浪的海洋"当然是打比方。你意思是指好些人在里头翻船的那个不安定的世界。人家嘴里說的那种乱哄哄的生活难道眞能把你迷住嗎？你抬头瞧瞧街上那些人，在大太陽底下，跑來跑去，滿头大汗，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咱們可比他們强多了，坐在陰凉地兒里，背朝着外头，眼睛看不見那出乱子的地方。

馬塞　你說的不錯。

罗冷　像你們这种人家——又善良，又純潔——家庭生活达到了最美滿的境界——親親热热，一团和气——（轉过去問博尼克太太）你在听什么，博尼克太太？

博尼克太太　（臉朝着博尼克办公室的門）他們在里头說話声音那么大。

罗冷　有什么特別事情沒有？

博尼克太太　不知道。大概我丈夫有客人。

希尔馬·湯尼森抽着雪茄在右边門口出現。他一看見这么些女客馬上站住。

希尔馬　哦，对不起——（正要轉身回去。）

博尼克太太　沒关系，希尔馬，進來。你有什么事？

希尔馬　沒什么事，我路过这兒，順便進來看看。諸位太太小姐早安！（向博尼克太太）結果怎么样？

博尼克太太　什么事結果怎么样？

希尔馬　卡斯腾召集了一个会，你知道。

博尼克太太　是嗎！为了什么事？

希尔馬　喔，还不又是为了那無聊的鉄路。

魯米尔太太　不会！眞有这事嗎？

博尼克太太　卡斯腾眞可憐，他是不是又要操心了？

罗冷　湯尼森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博尼克先生去年不是明明白白說过他反对修鉄路嗎？

希尔馬　不錯，我也是这么想。可是剛才我碰見他的秘書克拉普，他告訴我鉄路計划又提出來了，博尼克先生正在跟本地三个資本家商量这件事。

魯米尔太太　眞的，怪不得剛才我听見我丈夫在里头說話的声音。

希尔馬　魯米尔先生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另外兩个是桑斯达和外号兒叫"聖麥克尔"的麥克尔·維紀蘭。

罗冷　哼！

希尔馬　对不起，罗冷博士。

博尼克太太　日子剛过得平平穩穩，又要出事情！

希尔馬　他們翻旧帳，重新吵架，我倒不反对。这至少是个消遣。

罗冷　我覺得这种消遣不必要。

希尔馬　这要看各人的性格。有人喜欢大陣仗。可是在咱們这种小地方見不着大陣仗，并且也不是人人都——（一边說一边翻看罗冷剛才念的那本書）"妇女乃社会之奴僕"。好無聊的書！

博尼克太太　喔，希尔馬，你别这么說。你又沒看过这本書。

希尔馬　不錯，沒看过，我也不想看。

博尼克太太　我看你今天身体不大舒服。

希尔馬　嗯，不舒服。

博尼克太太　也許昨天晚上你沒睡好覺吧？

希尔馬　睡得很坏。昨晚我因为身体不舒服，出去散步，走到俱乐部，看了一篇北極探險的文章。那些人在冰天雪地里跟自然作斗爭，看着很提神。

魯米尔太太　湯尼森先生，可是那篇文章对你似乎沒什么大好处。

希尔馬　确实沒好处。我在牀上翻來复去一整夜，半睡半醒，恍恍惚惚夢見一只可怕的海象在追我。

渥拉夫　（在他們談話的时候已經从花園台階上上來了）舅舅，你讓海象追过嗎？

希尔馬　你这小傻瓜，我是做夢！你还拉那只沒意思的小弓？为什么不弄支眞槍打打？

渥拉夫　我倒想打槍，就是——

希尔馬　眞槍还有点兒意思。扳槍的时候精神眞爽快。

渥拉夫　舅舅，有了槍我不就可以打熊了嗎？就是爸爸不許我弄槍。

博尼克太太　希尔馬，你别拿这些話逗孩子。

希尔馬　哼！咱們培养的这一代！咱們嘴里尽管說年輕人应該有气魄，有胆量，可是，天知道，結果全都是空話。咱們从來沒認眞打算把年輕人鍛煉成不怕危險的好漢子。哎，傻瓜，别把你的弓冲着我拉——小心失手射出來。

渥拉夫　不会，舅舅，里头沒箭。

希尔馬　你怎么知道沒箭？也許有。誰知道？快把弓拿开，听見沒有！眞怪，你为什么一直沒搭你爸爸的輪船上美國去？在美國你可以打野牛，再不就跟印第安人去打仗。

博尼克太太　喔，希尔馬！

渥拉夫　舅舅，我眞想去。再說，在美國我也許还能碰見約翰小舅舅和楼納阿姨呢。

希尔馬　哼！胡說八道！

博尼克太太　遲拉夫，你再上花園玩兒去吧。

遲拉夫　媽媽，我上街行不行？

博尼克太太　行，就是别走得太远，記着。

遲拉夫跑進花園，又从花園栅欄門里跑到街上。

罗冷　湯尼森先生，你不应該跟小孩子說那些話。

希尔馬　当然不应該，像許多别的孩子一样，他已經注定了一辈子死守着家不出門。

罗冷　你自己为什么不上美國去？

希尔馬　我？帶着我的病上美國？当然人家不会关心我的病。再說，我对自己的社会还有应尽的义务。咱們这兒必須有人高高举起理想的旗帜。嘿，他又嚷起來了！

女客們　（一齐說）誰在嚷？

希尔馬　喔，我不知道。他們在里头說話声音那么大，我的神經实在受不了。

魯米尔太太　湯尼森先生，你听見的是我丈夫的声音。你别忘了他在大会上說慣了話——

罗冷　我覺得别人的嗓門兒也不算小。

希尔馬　是啊，他們只要談到掏錢的事兒——咱們这兒不拘什么事归根結底小算盤都是打到錢上头。嘿！

博尼克太太　無論如何总比从前每次胡鬧一陣子强点兒。

林紀太太　从前这兒的情形眞是那么糟嗎？

魯米尔太太　眞的，林紀太太。那时候你不在这兒住，算是运气。

霍尔特太太　眞是，年头兒改了！現在我回想我做女孩子的时候——

魯米尔太太　喔，不用往远处說，就拿十四五年前的事說吧，託

句不怕造孽的話，那时候大家过的是什么日子！那时候有跳舞协会，有音乐协会——

馬塞　还有戲剧协会，我記得很清楚。

魯米尔太太　不錯，湯尼森先生，你的剧本就是他們排演的。

希尔馬　（在后方）喔，胡說！

罗冷　湯尼森先生的剧本？

魯米尔太太　不錯，那是在你來之前好多年的事，罗冷博士。并且那个剧本只演了一次。

林紀太太　魯米尔太太，不是你告訴过我在那出戲里你还扮演过女主角嗎？

魯米尔太太　（眼睛瞟着罗冷）我？林紀太太，我实在不記得了。可是我記得那时候大家無拘無束玩兒得眞痛快。

霍尔特太太　是啊，我还記得有些人家每星期必定有兩次大宴会。

林紀太太　我还听說有个旅行剧团上这兒來过。

魯米尔太太　不錯，有这么回事，这件事糟透了——

霍尔特太太　（侷促不安）嗯哼！

魯米尔太太　你說什么旅行剧团？我一点兒都不記得了。

林紀太太　哼，我还听說那些唱戲的鬧了不少的乱子呢。究竟是怎么回事？

魯米尔太太　喔，林紀太太，沒什么。

霍尔特太太　棣納，好宝貝，把那件襯衣遞給我。

博尼克太太　（同时說）棣納，親愛的，你去叫卡德利把咱們的咖啡拿來，好不好？

馬塞　我跟你一塊兒去，棣納。

棣納和馬塞从左首靠后的門里出去。

博尼克太太　（站起來）对不起，我要失陪一会兒。我想咱們还是在

外头喝咖啡吧。（走到廊下，动手擺桌子。罗冷站在門口跟她談話。希尔馬坐在外面抽烟。）

魯米尔太太　（低声）可了不得，林紀太太，剛才你把我吓坏了！

林紀太太　我？

霍尔特太太　可不是嗎！魯米尔太太，可是起头兒的是你。

魯米尔太太　什么！是我？你怎么說这話，霍尔特太太？我一句話都沒說！

林紀太太　究竟是怎么回事？

魯米尔太太　剛才你怎么提起那件事！难道你沒看見棣納在屋里？

林紀太太　棣納？天啊，跟她有什么关系？

霍尔特太太　有关系，并且事情还出在这所房子里！你不知道是博尼克太太的弟弟——

林紀太太　他怎么样？我一点兒都不知道。我到这兒不久，情形很隔膜。

魯米尔太太　这么說，你沒听說过——？嗯哼！（向自己女兒）希尔达，你上花園去散散步吧。

霍尔特太太　奈达，你也一塊兒去。棣納回來的时候跟她親热点兒。

希尔达和奈达一同走進花園。

林紀太太　現在你可以說了，博尼克太太的弟弟怎么样？

魯米尔太太　你不知道他是那件丑事的主角兒嗎？

林紀太太　希尔馬先生是丑事的主角兒！

魯米尔太太　喔，不是他！林紀太太，希尔馬是博尼克太太的叔伯弟弟。我說的是她親弟弟。

霍尔特太太　你說的是那浪子湯尼森。

魯米尔太太　他名字叫約翰。出事之后他跑到美國去了。

霍尔特太太 你知道，他不跑不行。

林紀太太 这么說，那件丑事是他幹的？

魯米尔太太 可不是嗎。他跟棣納的母親發生了——叫我怎么說呢？——發生了某种关系。我記得淸淸楚楚，好像是昨天的事兒。那时候約翰在上一輩的博尼克太太公司里做事，卡斯騰·博尼克剛从巴黎回來——他还沒訂婚——

林紀太太 可是那件丑事——？

魯米尔太太 那年冬天墨勸剧团正在本地演戲。

霍尔特太太 演戲的鐸尔夫和他老婆都在班子里。本地的年輕小伙子都在那女人身上着了迷。

魯米尔太太 嗳呦，天啊，那群男人眞不开眼！可是有一天晚上，鐸尔夫回去得很晚——

霍尔特太太 并且誰也沒料到他要回去。

魯米尔太太 他看見——嗳，不說也罢，这种事实在难出口。

霍尔特太太 魯米尔太太，其实鐸尔夫什么也沒看見，因为房門是在里头反鎖的。

魯米尔太太 是啊，我也正要这么說——他看見門鎖着。屋子里那个人听見鐸尔夫回來了只能从窗戶里跳下去。

霍尔特太太 从閣楼窗戶里跳下去！

林紀太太 跳窗的那个人就是博尼克太太的弟弟？

魯米尔太太 当然是他嘍。

林紀太太 因此他就跑到美國去了？

霍尔特太太 是的，你知道，他不跑不行。

魯米尔太太 因为后來又發現了一件事，也是見不得人的。你想，他私开銀櫃，盜窃公款。

霍尔特太太 魯米尔太太，可是究竟誰也沒拿住眞憑实据，也許

686817

根本是謠言。

魯米尔太太 嗯，不見得！后來不是大家都知道了？为了这件事，博尼克老太太不是几乎要破產？魯米尔親口告訴我的。可是我决不給他們說出去！

霍尔特太太 反正鐸尔夫的老婆沒到手那筆錢，因为她——

林紀太太 后來棣納的父母怎么样了？

魯米尔太太 哦，后來鐸尔夫把老婆孩子都扔下了。可是他老婆居然有臉在这兒住了整一年。当然她不好意思再演戲，她靠着給人家洗洗縫縫对付过日子——

霍尔特太太 后來她还想办跳舞学校。

魯米尔太太 当然办不成。你想誰家父母肯把孩子交給这么个女人？可是她撑了沒多久，这位要享福的太太过不慣苦日子，得了肺病，沒几天就死了。

林紀太太 眞丢人！

魯米尔太太 眞的，你想博尼克一家子心里多难受。魯米尔說得好，这是他家光明幸福生活上的一个黑斑点。林紀太太，以后你千万别在这兒再提这件事。

霍尔特太太 也别提博尼克太太的不同胞姐姐。

林紀太太 哦，博尼克太太还有个不同胞姐姐？

魯米尔太太 从前有，幸虧現在沒有了，她們現在不認姐妹了。她是个怪东西！說起來你也不信，她把头髮鉸得精短，下雨天穿着男人的靴子滿处跑！

霍尔特太太 她那沒出息的不同胞弟弟跑到美國之后，本地人当然全都在他身上說長道短的——可是你猜她怎么办？她也上美國找她弟弟去了！

魯米尔太太 話是不錯，可是，霍尔特太太，你别忘了她动身之

前幹的那樁丑事！

霍尔特太太　唏，别提了！

林紀太太　怎么，她也有丑事？

魯米尔太太　林紀太太，听我告訴你。那时候博尼克先生剛跟貝蒂·湯尼森訂了婚，他挽着貝蒂的胳臂走進貝蒂姑姑的屋子打算把訂婚事情告訴老人家——

霍尔特太太　你知道，那时候貝蒂的父母已經不在了。

魯米尔太太　那时候楼納·海斯尔正在屋子里，唿的一下子她从椅子里跳起來照准这位漂亮大方的卡斯騰·博尼克臉上就是一巴掌！

林紀太太　天啊，眞有这种事！

霍尔特太太　眞的，誰都知道。

魯米尔太太　后來她就收拾行李上美國去了。

林紀太太　我猜她自己一定在博尼克身上打主意。

魯米尔太太　这話說对了。她滿心以为博尼克从巴黎一回來就会向她求婚。

霍尔特太太　她眞是癡心妄想！像卡斯騰那么个男人——又老練，又和气——一个十足的上等人——女人全都喜欢他——

魯米尔太太　霍尔特太太，他品行还那么好——道德那么高。

林紀太太　这位海斯尔小姐到了美國之后怎么样？

魯米尔太太　嗯，后來这件事——我丈夫有一回說过——就好像蒙上了一層紗，誰也不願意再把它揭开了。

林紀太太　这話怎么講？

魯米尔太太　当然她跟家里人不通消息了，可是本地人都知道她在美國是在酒店里賣唱过日子——

霍尔特太太　并且还公开講演——

魯米尔太太　还出版了一本胡説八道的書。

林紀太太　眞的嗎？

魯米尔太太　可不是嗎！棣納·海斯尔也是博尼克一家子光明幸福生活上的一个黑斑点。好，林紀太太，現在你都知道了。我告訴你这件事只是要你以后説話小心点。

林紀太太　你放心。可是棣納·鐸尔夫这苦命孩子！我眞替她难受。

魯米尔太太　仔細想想，其实倒是她的运气。你想，要是她在自己父母手里过日子！——不用説，那时候我們对她都关心，时常給她講点大道理。最后博尼克小姐把她接到家里來了。

霍尔特太太　可是这孩子很不好对付——她受了坏榜样的影响。当然她跟咱們自己孩子不一样——咱們对她只能將就点。

魯米尔太太　嘘——她來了。（提高嗓子）是啊，你説的不錯，棣納眞是个聪明孩子。喔，棣納，你來了？我們正想赶完这些活。

霍尔特太太　你煮的咖啡噴香，我的好棣納。早晨喝这么杯咖啡——

博尼克太太　（在廊下）咖啡預备好了，太太小姐們。

这时候馬塞和棣納帮着女用人把咖啡端出來。女客們走到廊下坐着，她們跟棣納說話时爭着跟她套親热。过了会兒棣納又回到屋里找她的活計。

博尼克太太　（在咖啡桌前）棣納，你不——？

棣納　謝謝，我不想喝。（坐下做活計。博尼克太太跟罗冷說了一兩句話。过了会兒罗冷回到屋里，找个題目走到桌子旁边跟棣納低声説話。）

罗冷　棣納。

棣納　什么事？

罗冷　为什么你不願意跟大家一塊兒坐？

棣納　剛才我端咖啡的时候我看了那个陌生女客的臉就知道她們正在議論我。

罗冷　你沒看出來她跟你說話多和气？

棣納　我就是受不了那份兒和气！

罗冷　你的性格很倔强。

棣納　不錯，很倔强。

罗冷　为什么？

棣納　我生下來就是这样兒。

罗冷　能不能想法子改一改？

棣納　不能。

罗冷　为什么不能？

棣納　(抬头瞧他)因为我是个“墮落的女人”。

罗冷　胡說，棣納！

棣納　从前我母親也是个墮落的女人。

罗冷　这些話誰告訴你的？

棣納　沒人告訴我。他們从來不說。他們为什么不說？他們对待我都是那么輕手輕脚地，好像怕我禁不住碰，一碰就会碎。喔，我眞討厭这种好心腸！

罗冷　我的好棣納，我很懂得你在这里住着心里受委屈，可是——

棣納　喔，我恨不能馬上就走得远远的。我自己有办法，只要我不跟这些——这些——

罗冷　这些什么？

棣納　这些規矩正派人住在一塊兒。

罗冷　喔，棣納，这不是你的眞心話。

棣納　你知道我不是說着玩兒的。希尔达和奈达天天上这兒來就是讓我学她們的好榜样。我不会学她們的那副千金小姐的正經派头，并且我也不想学。只要我能馬上走得远远的，我就可以有出息。

罗冷　好棣納，你已經很有出息了。

棣納　在这兒有出息对我有什么好处？

罗冷　这么說，你眞想走？

棣納　要不是为了你，我一天也不願意在这兒待下去。

罗冷　老实告訴我，棣納——你为什么喜欢跟我在一塊兒？

棣納　因为你教給我許多美丽的东西。

罗冷　美丽的东西？我教給你的那点兒东西你說是美丽的嗎？

棣納　是的。或者說得更正确些，你并沒教我什么，可是我听你說話的时候，我腦子里出現了許多美丽的东西。

罗冷　你說的美丽东西究竟是什么？

棣納　这問題我还沒細想过。

罗冷　那么，你現在仔細想一想。你說的美丽东西究竟是什么？

棣納　美丽东西是偉大的——并且在远处。

罗冷　唉！棣納，我眞替你担心。

棣納　只是替我担心？沒别的？

罗冷　你当然知道我心里多么喜欢你。

棣納　要是我是希尔达或是奈达，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你的心事了。

罗冷　唉，棣納，你不知道我心里有那么些顧慮！一个人要是命里注定了該做社会上的道德支柱，他就得步步留神。我希望人家别誤会我。不过那也沒关系，反正我得帮你往上走。棣納，現在咱們先把話說好了，要是將來有一天我可以向你求婚，你得答应我，做我的老婆。你願意不願意？

棣纳 我願意。

罗冷 謝謝！謝謝！喔，棣納，我眞爱你！嘘！有人來了。棣納，看在我面上，出去跟大家一塊兒坐着吧。

她走到外面的咖啡桌旁边。这时候魯米尔、桑斯达和維紀蘭都从办公室走出來，博尼克手里拿着一卷文件跟在后面。

博尼克 那么，事情就算决定了。

維紀蘭 天啊，千万别再变卦了。

魯米尔 博尼克，事情当然决定了！你知道，挪威人說的話像多佛海峽的岩石一样地牢靠。

博尼克 不管别人怎么反对，咱們誰都不許讓步，不許打退堂鼓。

魯米尔 博尼克，成功失敗，咱們都是一条心。

希尔馬 （从廊子上走進來）对不起，是不是鉄路計划失敗了？

博尼克 不但沒失敗，并且正在往前進行。

魯米尔 正在飛快地進行，湯尼森先生。

希尔馬 （湊近些）当眞？

罗冷 什么？

博尼克太太 （在廊子門口）卡斯騰，你們說什么——？

博尼克 貝蒂，这种事你不爱听。（向那三个人）咱們赶緊把計划草案弄出來，越快越好。咱們四个人当然得先簽名。咱們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应該格外多出力。

桑斯达 这不用說，博尼克先生。

魯米尔 咱們一定得把这件事做好。

博尼克 对，不怕做不成。咱們各人在自己熟人里头多拉攏。只要这事能引起社会上各种人的注意，地方当局自然会出來帮忙。

博尼克太太 卡斯騰，你快过來講給我們听——

博尼克　貝蒂，女人不懂得这些事。

希尔馬　这么說，你眞打算支持这个鉄路計划了？

博尼克　当然。

罗冷　博尼克先生，可是你去年——

博尼克　去年情形完全不一样。那时候的計划是沿海修鉄路——

維紀蘭　沿海修鉄路完全是多余的，罗冷博士，因为咱們有輪船。

桑斯达　并且那筆費用也太大。

魯米尔　对，修了鉄路，本地有些重要企業就会受影响。

博尼克　主要理由是，修那条鉄路对于整个社会沒好处。因此我去年反对那計划，結果才決定另修一条內地的路綫。

希尔馬　話是不錯，可是这条新路綫沾不着咱們附近的城市。

博尼克　希尔馬，將來会沾着咱們这城市，因为我們还打算修一条支綫。

希尔馬　哈哈——这么說，完全是个新計划？

魯米尔　对，这主意不錯吧？

罗冷　哼！

維紀蘭　眞是，好像上天特别安排好的，叫咱們修一条支綫。

罗冷　維紀蘭先生，你这話是不是开玩笑？

博尼克　这話不是开玩笑。我覺得眞像是天意。今年春天我有事出門，無意中走过一道从前沒走过的山溝。我心里像閃电似的一亮，忽然想到正好在那兒修一条支綫。我馬上找工程师測量了一下。我手里这些就是初步勘查估計的材料。現在什么都沒問題了。

博尼克太太　（还在廊子門口陪女客）卡斯騰，你为什么一直瞞得这么緊？

博尼克　喔，貝蒂，告訴了你，你也懂不透其中的道理。再說，我

一直誰也沒告訴，今天我才把事情說出來。現在事情已經到了决定階段，咱們一定要把全副力量使出來，公开地去幹。即使我有傾家蕩產的危險，我也要幹下去。

魯米尔　博尼克，你放心，我們都支持你。

罗冷　諸位先生，修这条鉄路眞有像你們說的这么些好处嗎？

博尼克　当然。你想，对于咱們整个社会有多大的推动力！你再想，修了鉄路，大片的森林不就可以利用了嗎！丰富的礦產不就可以开發了嗎！还有一个瀑布連着一个瀑布的那条大河！总之，对于各种工業的好处簡直說不尽。

罗冷　修了鉄路，你不怕外头的坏風气更容易跟咱們接触嗎？

博尼克　不怕。你尽管放心，罗冷博士。謝謝老天，咱們这个勤苦耐劳的小城市是建筑在坚固的道德基礎上的。要是打个比方的話，我可以說咱們大家一直都在做打扫垃圾的工作，以后还要繼續打扫。罗冷博士，你还得在咱們的学校和家庭里繼續你的对于大家有益的活动。我們这些經营实际事業的人要努力推進社会福利，范圍越大越好。至于咱們的妇女——諸位太太小姐——請走近一步——咱們的妇女，咱們的妻子女兒尽管去搞她們的慈善事業，帮助、安慰她們最親近的人，就像我的貝蒂和馬塞对待我和�拉夫——（說到这兒，四面張望）漟拉夫今天上哪兒去了？

博尼克太太　喔，放假的日子可沒法兒不讓他出去。

博尼克　这么說，他准是又跑到海边上去了！你瞧着吧，早晚会出乱子。

希尔馬　呸！玩玩海里的波浪——

魯米尔太太　博尼克先生，你对家庭的事眞热心！

博尼克　家庭是社会的核心。一个人要是有个好家庭，有几个可

靠的正經朋友，親親密密地过日子，沒有什么扫兴的事情——

克拉普拿着許多信札和文件从右边進來。

克拉普　博尼克先生，这是國外來的邮件——还有紐約來的一封电报。

博尼克　(接过电报一看)哦，是“印第安女孩号”老板打來的。

魯米尔　邮件到了？对不起，那么我要失陪了。

維紀蘭　我也要走了。

桑斯达　再見，博尼克先生。

博尼克　諸位先生，再見，再見。别忘了今天下午五点咱們有会。

三个人　是，是，忘不了。(三人一同从右边出去。)

博尼克　(看过电报)眞是十足的美國脾气！簡直不像話！

博尼克太太　什么事，卡斯騰？

博尼克　克拉普，你瞧这封电报！

克拉普　(讀电报)“修理从簡。‘印第安女孩号’速开。机会难得。必不得已可裝貨开行。”哼，眞怪！

博尼克　裝貨开行！这班老爺們明明知道，要是出点兒事的話，船裝了貨会像塊大石头似的直沉到海底。

罗冷　这就是那些被人称贊的大國家的情形。

博尼克　你这話很对。只要自己能發財，别人的性命不当回事。(向克拉普)“印第安女孩号”四五天里头能开出去嗎？

克拉普　能，只要維紀蘭先生答应咱們把“櫻樹号”的工程暫时擱一擱。

博尼克　哼——他未必肯答应。好吧，你先去把那些信件看一遍。哦，我想起來了，你看見渥拉夫在碼头上沒有？

克拉普　沒看見，博尼克先生。(走進办公室。)

博尼克　(再看电报) 这些股东老爺只顧發財，不顧十八条性命。

希尔馬　乘風破浪是水手的本行。他們的性命跟海底只隔着薄薄的一層板，那种生活眞叫人兴奋——

博尼克　咱們这兒的船主沒有一个良心这么坏。一个都沒有，一个都沒有！(一眼望見遲拉夫)哦，謝天謝地，他回來了，居然沒出乱子。

遲拉夫手里拿着釣竿，从街上穿过花園跑進來。

遲拉夫　希尔馬舅舅，我在海边看輪船。

博尼克　你又到碼头上去了？

遲拉夫　不，我是坐小船出去玩兒的。舅舅，你不知道岸上剛到个大馬戲团，帶着好些馬，好些野獸。另外还有好些旅客。

魯米尔太太　什么，咱們眞要看馬戲了嗎？

罗冷　咱們？我可不想看。

魯米尔太太　咱們当然不想看，我是說——

棣納　我倒很想看馬戲。

遲拉夫　我也想看。

希尔馬　你是个小傻瓜。馬戲有什么可看的？淨是騙人的假玩意兒。看高卓人騎着野馬在盤普斯大草原上飛跑那才有意思呢。① 可是，眞可憐，在咱們这种小城市——

遲拉夫　(扯扯馬塞的衣服)姑姑，快瞧！他們來了！

霍尔特太太　噯呀，可不是嗎，他們眞來了！

林紀太太　哼，这些丑家伙！

好些旅客和一大群市民在街上走过。

魯米尔太太　眞是一群走江湖的。霍尔特太太，快瞧那肩膀上搭着背包穿灰衣服的女人。

---

① 高卓 (Gaucho) 是南美洲的一个种族，他們騎着馬在草原上經营畜牧。盤普斯 (Pampas) 是南美洲的大草原。

霍尔特太太　不錯——快瞧——她把背包挂在陽傘把兒上了。她一定是馬戲团的老板娘。

魯米尔太太　那个長鬍子的男人一定是老板嘍！簡直像个海盜。希尔达，别瞧他！

霍尔特太太　奈达，你也别瞧他！

遲拉夫　媽媽，那老板在冲咱們鞠躬呢。

博尼克　什么？

博尼克太太　孩子，你說什么？

魯米尔太太　可不是嗎。天呀，那个女人也冲咱們点头呢。

博尼克　太不像話了！

馬塞　（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啊！

博尼克太太　什么事，馬塞？

馬塞　沒什么，沒什么。我只当——

遲拉夫　（快活得叫起來）快瞧后头那些人，牽着馬，还有好些野獸！还有美國人！"印第安女孩号"的水手也來了！

一支木簫和一面鼓正在吹打"揚基歌"。

希尔馬　（捂着耳朵）嘿！嘿！嘿！

罗冷　諸位太太小姐，我想咱們应該避一避，咱們犯不上看这些怪样子。还是做自己的事要緊。

博尼克太太　你看咱們把帘子拉上好不好？

罗冷　对，我正是这意思。

女客們重新回到桌子旁边。罗冷关上通廊子的門，把門帘窗帘都拉好，屋子变成半黑。

遲拉夫　（从帘子縫里朝外張望）媽媽，馬戲团的老板娘站在噴水池旁边洗臉呢。

博尼克太太　什么？在大街上洗臉？

魯米尔太太　幷且还在大白天!

希尔馬　要是我在沙漠里旅行，看見了一股泉水，我也会馬上——喔，那支簫眞难听!

罗伶　警察应該出來干涉他們。

博尼克　喔，对待外來的人不必太認眞。那些人当然不会像咱們这么懂道理，做事有分寸。他們愛怎么就怎么，碍不着咱們。傷風敗俗的坏風气幸而还沒沾染咱們本地人——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陌生女人快步从右边門里進來。

女客們　(吃驚，低声)馬戲团的女人!　老板的老婆!

博尼克太太　天啊，这是怎么回事!

馬塞　(跳起來)啊!

陌生女人　貝蒂，你好!　馬塞，你好!　妹夫，你好!

博尼克太太　(驚叫)楼納!

博尼克　(吃驚倒退)怪事!

霍尔特太太　嗳呀!

魯米尔太太　难道眞是——

希尔馬　嘿!　嘿!

博尼克太太　楼納!　眞是你嗎?

楼納　是我?　一点兒都不錯，是我，快过來跟我親热親热。

希尔馬　嘿!　嘿!

博尼克太太　你現在做了——

博尼克　幷且还想露面?

楼納　露面?　怎么露面?

博尼克　我意思是說——在馬戲团里露面——

楼納　哈哈!　妹夫!　这是什么話!　你当我是馬戲团的人嗎?　不是。

我倒确实做过好些事，也上过好些当——

魯米尔太太　哼！

楼納　可是沒学过演馬戲。

博尼克　这么說，你不是——

博尼克太太　喔，謝天謝地！

楼納　我們在路上，吃，喝，住，都跟上等人一样。当然，艙位是二等，不过我們坐慣了，倒也不在乎。

博尼克太太　你說“我們”？

博尼克　（向前一步）“我們”是誰？

楼納　当然是我和我的孩子嘍。

女客們　（齐声喊叫）你的孩子！

希尔馬　什么！

罗冷　眞是——！

博尼克太太　楼納，我不明白你的話。

楼納　我当然指約恩① 說，我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就是你們从前叫他約翰的那个孩子。

博尼克太太　約翰！

魯米尔太太　（低声向林紀太太）就是那沒出息的弟弟！

博尼克　（迟疑）約翰跟你一塊兒回來了？

楼納　那还用說，我不能把他扔下。你們大家为什么这么愁眉苦臉地坐在这陰慘慘的屋子里縫白衣服？是不是家里出了丧事？

罗冷　海斯尔小姐，在座的都是“墮落妇女進德会”会員——

楼納　（一半自言自語）什么？这些整整齐齐、規規矩矩的太太小姐難道眞是——

① 約恩就是約翰。

魯米尔太太　喔，太不像話了！

楼納　哦，我明白了！嗳呀，这不是魯米尔太太嗎！哦，霍尔特太太也在这兒！咱們三个人分手之后都不那么年輕了。可是，諸位善心的太太小姐，墮落的女人多等一天沒关系。像今天这么个快活日子——

罗冷　回家不一定是快活事情。

楼納　是嗎？牧师先生，那么，聖經你是怎么讀的？

罗冷　我不是牧师。

楼納　喔，你現在不是，將來一定是。可是——呸！这些道德襯衣有一股霉味兒——好像死人穿的寿衣。告訴你們吧，我是聞慣了大草原上新鮮空气的人。

博尼克　（擦擦头上的汗）不錯，这兒的空气太悶了。

楼納　别忙，咱們早晚有一天会从墳墓里爬出來。（把窗帘都拉开）回头我的孩子來的时候这屋子一定得豁亮通气才行。你們等着瞧吧，那孩子洗得干干净净的——

希尔馬　嘿！

楼納　（打开門窗）他先得在旅館里洗洗干净——他在輪船上髒得像猪一样。

希尔馬　嘿，嘿！

楼納　“嘿”？这不是——？（指着希尔馬問别人）他还这么吊兒郎当不做事情，嘴里“嘿嘿嘿”的？

希尔馬　我不是不做事，我有病，大夫叫我休养。

罗冷　嗯哼！諸位太太小姐，看样子大家不想——

楼納　（一眼看見渥拉夫）貝蒂，这是你的孩子嗎？好孩子，把小拳头伸出來！你怕你的丑老阿姨嗎？

罗冷　（把書夹在胳臂底下）諸位太太小姐，看样子今天大家不想再

工作了。那么咱們明天見，好不好？

客人紛紛起身告辞。

楼納　好吧。明天我也來。

罗冷　你也來？对不起，海斯尔小姐，你到我們会里來干什么？

楼納　牧师先生，我想給你們放点新鮮空气進來。

第 二 幕

还是那間屋子。博尼克太太独自坐在活計桌子旁边縫东西。过了会兒，博尼克从右边進來，戴着帽子手套，拿着手杖。

博尼克太太　卡斯騰，你这么快就回來了？

博尼克　回來了，我約了人到家里來。

博尼克太太　(嘆气)唉，不錯，大概約翰又快來了。

博尼克　不，我約的是个工人。(放下帽子) 那些女客今天怎么不來？

博尼克太太　魯米尔太太和她女兒希尔达今天沒工夫。

博尼克　哦！她們有信通知沒有？

博尼克太太　有，她們說今天家里事情太忙，分不开身。

博尼克　哼，当然。大概其余那些人也不來嘍？

博尼克太太　不來了，她們都說有事，不能來。

博尼克　我早就料到。渥拉夫在哪兒？

博尼克太太　我讓他跟棣納出去玩兒了。

博尼克　哼——棣納那丫头很輕狂。你沒看見她昨天一下子跟約翰那么親热的样子？

博尼克太太　卡斯騰，棣納一点兒都不知道——

博尼克　她当然不知道，可是約翰应該有点分寸，不应該对她那

么殷勤。从維紀蘭臉上，我看得很清楚，他心里是怎么个想法。

博尼克太太　(把活計擱在腿上)卡斯騰，你猜約翰回來幹什么？

博尼克　嗯——他在美國办了个農場，搞得不大好。你沒听楼納昨天說他們坐不起头等艙，只能坐二等——

博尼克太太　我听見了，我看准是那么回事。可是她怎么有臉跟約翰一塊兒回來？她从前那么侮辱过你！

博尼克　喔，那是过去的事，別再想了。

博尼克太太　我怎么能不想？他究竟是我親兄弟。再說，我心里难受，不是为他，是担心他們回來会給你惹麻煩。卡斯騰，我眞害怕——

博尼克　害怕什么？

博尼克太太　你看人家会不会为他偷你母親款子的事情叫他坐監？

博尼克　胡說！誰能証明我母親丢过錢？

博尼克太太　这件事人人都知道。并且你自己也說过——

博尼克　我沒說过什么。別人也不知道这件事。外头那些話全都是謠言。

博尼克太太　卡斯騰，你这人眞是寬宏大量！

博尼克　別翻这些旧賬了，好不好！你不知道，你翻这些旧賬我心里多难受！(在屋里走來走去，忽然把手杖往旁边一扔)豈有此理，他們偏偏在这时候回來——目前这时候我最怕地方上和报館里的人說閒話。各地的报紙上一定都有人寫文章。不管我看了那些文章态度怎么样，他們反正会——像你似的——把从前的旧賬翻出來。在咱們这社会里——(把手套往桌上一扔)我又沒个知心的人可以談談这件事，可以帮我一把忙。

博尼克太太 卡斯腾，一个知心人你都沒有？

博尼克 沒有，你說是誰？偏偏在这当口他們回來給我添麻煩！不用說，他們准得鬧乱子——棱納更靠不住。有这种親戚簡直倒霉透了！

博尼克太太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

博尼克 你說什么事沒办法？你沒办法叫他們不做你的姐姐弟弟？这倒是实話。

博尼克太太 再說，我也沒叫他們回來。

博尼克 对——又來了！"我沒叫他們回來！我沒給他們寫信！我沒揪着他們的头髮把他們拉回來！"喔，这些話我都背得出來了。

博尼克太太 (哭起來)你犯不上这么欺負我！

博尼克 对，动不动就哭，好讓街坊鄰居嚼舌头。貝蒂，別胡鬧了。快上外头去坐着，这兒也許有人來。你是不是要讓人家看見你紅着眼睛？这事要是傳出去，可就糟了——喔，外头过道里有人來了。(有人敲門)進來！

博尼克太太赶緊拿了活計走到廊子里。渥尼从右边進來。

渥尼 您早，博尼克先生。

博尼克 你早，你大概知道我叫你有什么事？

渥尼 克拉普先生昨天跟我說您不滿意这——

博尼克 渥尼，造船厂的情形我全都不滿意。修理工程做得太慢。"櫻樹号"早就該开出去。維紀蘭先生天天跑來說閑話。他这人爱找碴兒，跟他同事不容易对付。

渥尼 "櫻樹号"后天就能开出去。

博尼克 居然有这么一天！可是那只美國船"印第安女孩号"在这兒五个星期了——

遲尼 那只美國船？我当是您要我們把您自己的船先修好呢。

博尼克 我从來沒給过你这种指示。你应該同时尽力赶修那只美國船，可是你沒这么办。

遲尼 那只船的船底爛得像塊糟木头，博尼克先生。越修理越糟。

博尼克 我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克拉普把实情都告訴我了。原因是你不会用新机器——或者不如說，你不願意用新机器。

遲尼 博尼克先生，我是眼看快六十的人了，打小时候起我就用慣了那套老办法——

博尼克 那套老办法現在吃不开了。遲尼，你别以为我凈是为多賺錢。我不是等錢花的人。我对社会和船厂都有責任。我得帶头求進步，要不然事業就不会有進步。

遲尼 博尼克先生，我不反对求進步。

博尼克 不錯，你不反对为自己的小圈子求進步——不反对为工人階級求進步。嗯，你那一套鼓动風潮的本領我都知道！你会演說，你会煽动工人，可是一碰見眞正進步的东西——像咱們厂里的新机器——你就不贊成了。你心里害怕。

遲尼 不錯，我心里害怕。我怕新机器挤破了工人的飯碗。先生，您常說咱們对社会有責任，可是，据我看，社会对咱們也有責任。为什么社会不先訓練一批会用新技術的工人就冒冒失失把科学上的新發明用在工厂里？

博尼克 遲尼，你書看得太多，問題想得太多。这对你沒好处。你这人不安分也就为这个。

遲尼 博尼克先生，这倒不是，我心里难受的是眼看着好工人一个个的讓新机器挤得沒飯吃。

博尼克 哼！从前發明了印刷技術，好些抄寫員沒飯吃，道理还

不是一样。

渥尼　先生，要是您是个抄寫員，您会不会那么喜欢印刷技術？

博尼克　我不是找你來斗嘴的。我叫你來告訴你，“印第安女孩号”后天一定得开出去。

渥尼　可是，博尼克先生——

博尼克　后天，听見沒有？跟咱們自己的船同时开出去，晚一点鐘都不行。我不是平白無故催你。你沒看今天的报紙嗎？看了报紙你就知道美國水手又在鬧乱子了。这批下流东西把咱們这地方攪得天翻地复。沒有一晚上酒館里大街上沒有打架的事情——更不用說別的下流事了。

渥尼　不錯，那伙人眞不是好东西。

博尼克　他們胡鬧，挨駡的是誰？挨駡的是我！倒霉的是我！报館里那些家伙都在暗地里駡咱們，說咱們把全副力量都用在“櫻樹号”船上了。帶头作榜样是我的責任，可是結果反倒做了大家的箭靶子。这份兒冤枉我可受不了！我的名譽不能讓人家这么白糟蹋。

渥尼　先生，您的名譽好得很，別說这点兒小風險，就是再大点兒也禁得住。

博尼克　目前可不行。目前这当口，我特別需要別人尊敬我，对我有好感。我正在計划一件大事業，也許你已經听說过。要是不怀好意的人破坏了我的信用，我以后的事可就难办了。無論如何我得把这些駡人的嘴堵一堵。我限你后天把“印第安女孩号”开出去也是为这个。

渥尼　博尼克先生，其实您限我今天下午开船也一样。

博尼克　你是不是說后天开船絕对办不到？

渥尼　是的，咱們厂里共总只有那么些工人——

博尼克　好吧，那么咱們只好到别处想法子。

渥尼　先生，您是不是想再开除几个老工人？

博尼克　不，我沒这意思。

渥尼　您要是这么办的話，恐怕地方上的人和各报館都会說閑話。

博尼克　很可能，所以我不想这么办。可是，要是“印第安女孩号”后天走不成，我就开除你。

渥尼　（嚇了一跳）开除我！（大笑起來）博尼克先生，您别跟我开玩笑。

博尼克　你别当我跟你开玩笑。

渥尼　您眞想开除我？我爸爸，还有我爺爺，都在您厂里幹了一輩子，我自己——

博尼克　我問你，誰逼着我开除你？

渥尼　博尼克先生，您要我做的事根本办不到。

博尼克　哼，常言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一句話，办得到还是办不到？干脆答复我，要不然我馬上就把你开除。

渥尼　（走近一步）博尼克先生，您大概沒細想开除个老工人是怎么回事。您說他可以到别处另找事。不錯，他也許可以这么办，可是事情眞这么簡單嗎？您应該到一个被开除的工人家里看一看，看他晚上帶着家伙回家心里是什么滋味兒。

博尼克　你以为我願意开除你嗎？我一向待虧过你沒有？

渥尼　博尼克先生，所以更糟糕。正因为您一向待我很不錯，我家里人不会埋怨您。他們当着我的面不会說什么，他們不敢說。可是背着我的时候他們会埋怨我，說我自己犯了錯，开除不寃枉。这个——这个我实在受不了。我是个平常人，可是在自己家里我坐慣了第一把交椅。博尼克先生，我的小家

庭也是个小社会——我能养活維持这个小社会是因为我老婆信任我，我的孩子們也信任我。現在什么都完蛋了。

博尼克　要是沒有别的办法的話，只好照顧大事，不照顧小事，为了大众的利益只好犧牲个人。我沒别的話可說了，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遲尼，你脾气很固执！你不听我的話不是你沒办法，是你不願意証明机器比手工强。

遲尼　博尼克先生，您拿定主意这么办，是因为您知道，把我开除了，您可以对报館表明責任不在您身上。

博尼克　就算是的，又怎么样？我已經跟你說过这件事对我有多大的关系，目前我只有兩条路，一条是不得罪报館里的人，一条是在我正在举办一樁社会福利事業的时候，讓他們攻击我。你說我不开除你怎么办？你是不是要我，像你剛才說的，为了維持你的家，犧牲几百个新家庭？你要知道，要是我的計划不能实現，那些新家庭就永远建立不起來，得不到安身的地方。所以你得自己拿主意。

遲尼　好，要是您这么說，我就沒話可說了。

博尼克　嗯，親愛的遲尼，我实在不願意跟你分手。

遲尼　您放心，咱們不会分手，博尼克先生。

博尼克　这話怎么講？

遲尼　就是一个平常人也不肯放松自己的权利。

博尼克　对，对，这么說，你可以答应——

遲尼　我担保"印第安女孩号"后天开出去。（鞠躬，从右边出去。）

博尼克　哈哈，那个頑固家伙到底拗不过我，这是个好兆头。

希尔馬嘴里叼着雪茄，从花園門里進來。

希尔馬　（站在廊子台階上）你早，貝蒂！你早，卡斯騰！

博尼克太太　你早！

希尔馬　嗯，我看你像剛哭过。这么說，你都知道了，是不是？

博尼克太太　知道什么？

希尔馬　外头閙得不像話了。嘿！

博尼克　这話怎么講？

希尔馬　（走進屋子）从美國回來的兩位朋友帶着棣納·鐸尔夫在大街上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

博尼克太太　（跟他進屋）希尔馬，真的嗎？

希尔馬　可惜一点兒不假。不知趣的棣納还当着大家叫我，我当然假裝听不見。

博尼克　不用說，别人不会看不見。

希尔馬　可不是嗎！街上的人都轉过臉來瞧他們。不多会兒，消息就像野火似的傳遍了全城——那情形很像美國西部草原的大火。家家窗口都是人——窗帘后头挤得滿滿的——等着看热閙。嘿！貝蒂，你别怪我說“嘿”。这种事情我实在受不了。要是再这么閙下去，我只好找个地方換一換空气。

博尼克太太　其实你应該对約翰說明白——

希尔馬　在大街上跟他說話？对不起，我办不到。你想那家伙居然敢在这兒露面！咱們倒要看看报紙上会不会整他一下子。哦，对不起，貝蒂，可是——

博尼克　你說报紙？你听見外头有風声嗎？

希尔馬　怎么沒听見？昨兒晚上我从这兒出去，因为身体不大舒服，散步走到俱乐部，我一進門，大家馬上不作声，我就知道他們准是在議論那一对美國人。在那当口，不要臉的报館編輯海墨進來了，他当着大家跟我道喜，說我那叔伯兄弟从美國發財回來了。

博尼克　發財？

希尔馬　他眞这么說。不用說，我上上下下地瞪了他几眼，不客气地回答他，約翰·湯尼森發財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他接着說，“眞的嗎？这可怪了！在美國，只要手里有几文錢，發財很容易，我們知道你那位貴本家上美國的时候手里很有几文錢。”

博尼克　哼——請你——

博尼克太太　（心里难受）卡斯騰，你看——

希尔馬　总而言之，为了他的事，我一夜沒合眼。你看，現在他在街上那副大搖大擺若無其事的样子。为什么他老不死呢？有些人的命眞硬。

博尼克太太　希尔馬，你說什么？

希尔馬　沒說什么。这家伙在火車上遇过几次險，跟加利福尼亞的灰熊和土人打过仗，他不但沒送命，連头皮都沒破一塊。嘿！他們來了。

博尼克　（順着街望过去）渥拉夫也跟他們在一塊兒！

希尔馬　那还用說！他們決不肯讓別人忘了他們是本地第一号人家的親戚。快瞧！那些从藥房里出來看热鬧的人都用眼睛瞪着他們，嘴里嘰嘰咕咕的。我的神經实在受不了。像这种情形我怎么能把理想的旗帜举起來——

博尼克　他們來了！貝蒂，千万記着，你务必和和气气地招待他們。

博尼克太太　喔，卡斯騰，使得嗎？

博尼克　当然使得。希尔馬，你也和气点兒。他們在这兒住不長。等他們一走，过去之事不必再提。現在千万別得罪他們。

博尼克太太　卡斯騰，你这人眞是寬宏大量！

博尼克　别說这話。

博尼克太太　我得謝謝你，你要原諒我性子太急。你本來滿可以——

博尼克　喔，别說了，别說了！

希尔馬　嘿！

約翰·湯尼森和棣納从花園里走上來，后面跟着楼納和溼拉夫。

楼納　諸位親人，你們早！

約翰　卡斯騰，我們各处走了一走，瞧瞧这老地方。

博尼克　我听說了。是不是大改样子了？

楼納　到处都是博尼克先生的偉大成績。我們也到过了你捐款修造的公園。

博尼克　公園也去过了？

楼納　大門上寫着“卡斯騰·博尼克捐贈”。地方上的事情好像都是你一个人办的。

約翰　你还造了那么些漂亮輪船！我碰見了“櫻樹号”船長，他是我的老同学。

楼納　你还修了个新学校。我还听說本地的煤气厂自來水厂都是你創办的。

博尼克　喔，給地方上服务是应該的。

楼納　你的成績很不錯，妹夫。看別人对你这么歌功頌德，我心里也痛快。我想，我不是爱面子的人，可是我跟人家談話的时候忍不住要提起我們跟你是親戚。

希尔馬　嘿！

楼納　你說“嘿”？

希尔馬　我沒說“嘿”，我說的是“哼”。

楼納 嗳，可憐的东西，你要說就說吧。今天你們沒客人？

博尼克 沒有。

楼納 剛才我們在市場上碰見你們進德会的兩位会員。看样子她們忙得很。我还沒机会跟你仔細談一談。昨天你們这兒有三个進步分子和一位牧师——

希尔馬 他是教师。

楼納 我叫他牧师。現在我要你說說这十五年里头我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他有出息了吧？誰看得出他就是当年从家里跑出去的那个荒唐小伙子？

希尔馬 哼！

約翰 楼納，別太誇口。

楼納 沒关系，我心里实在很得意。我一輩子几乎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可是因此我覺得活着不慚愧。約翰，我一想起咱們剛到美國时候只有兩双空拳头——

希尔馬 兩双手。

楼納 我說是拳头，并且髒得很。

希尔馬 嘿！

楼納 并且还是空拳头。

希尔馬 空拳头？这就——

楼納 这就什么？

博尼克 哼！

希尔馬 这就——嘿！（从花園里走出去。）

楼納 这人怎么回事？

博尼克 別理他，他近來神經有毛病。你要不要到花園里看一看？你还沒去过，我正好有点閑工夫，可以陪你走一走。

楼納 好極了。說老实話，我时常想起从前跟你們一塊兒在花園

里的日子。

博尼克太太　回头你瞧吧，花園大改样子了。

博尼克夫妇陪着楼納走進花園，以后有时可以看見他們三个人在花園里走动。

渥拉夫　(在花園門口)希尔馬舅舅，你猜約翰小舅舅問我什么話？他問我願不願意跟他上美國。

希尔馬　你上美國！像你这么个成天离不开媽媽的小傻瓜——

渥拉夫　往后我就不这样了。你瞧着吧，等我長大了——

希尔馬　胡說八道！你沒有那股子冒險勁兒——

他們走進花園。棣納已經摘了帽子，站在右边門口，正在抖落衣服上的灰塵。

約翰　(向棣納)你走得怪热的。

棣納　是的，走得很痛快。我从來沒走得这么痛快。

約翰　早晨你不常出去散步嗎？

棣納　去，可是只帶着渥拉夫。

約翰　哦！你願意上花園去，还是願意在这兒待着？

棣納　我願意在这兒待着。

約翰　我也願意待在这兒。以后咱們約定每天早晨出去散步，好不好？

棣納　湯尼森先生，使不得。

約翰　为什么使不得？你不是已經答应了嗎？

棣納　不錯，我答应了，可是再仔細一想，你不能跟我一塊兒出去。

約翰　为什么？

棣納　你剛回來——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我告訴你——

約翰　告訴我什么？

棣納　喔，我还是不說的好。

約翰　喔，怕什么？在我面前你說什么都沒关系。

棣納　我告訴你，我在这兒跟別的女孩子不一样。人家看起來，我这人有点兒——有点兒不順眼。所以你別跟我在一塊兒散步。

約翰　这句話叫我摸不着头腦。你又沒做什么錯事！

棣納　我沒做錯事，可是——喔，現在我不想多說了。反正早晚你从別人嘴里会知道。

約翰　嗯！

棣納　可是另外有件事我想問問你。

約翰　什么事？

棣納　在美國找个站脚的地方是不是不太难？

約翰　不一定很容易。开头的时候常常很困难，一定得吃苦。

棣納　我願意吃苦。

約翰　你？

棣納　我能工作，身体很健康。在馬塞姑姑手里我学会了好些东西。

約翰　这么說，怕什么！跟我們一塊兒回去吧。

棣納　喔，你是拿我开玩笑，你对渥拉夫也說过这句話。我想打听的是，在美國的人是不是很——很爱講道德。

約翰　爱講道德？

棣納　我想問的是，他們是不是像此地的人这么正經，这么規矩。

約翰　嗯，無論如何他們不像此地人說的那么坏。这一層你不必担心。

棣納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希望他們不这么規矩，不这么爱講道德。

約翰　哦？那么，你希望他們怎么样？

棣納　我希望他們自自然然地做人过日子。

約翰　嗯，也許他們是这样。

棣納　那么我去倒合適。

約翰　你去很合適。所以你一定得跟我們一塊兒走。

棣納　不，我不跟你們走。我一个人走。我要想办法，我要找出路。

博尼克　（在花園台階底下跟楼納和他老婆説話）等一等——貝蒂，我去拿，你会着凉。（走進屋來找他老婆的披肩。）

博尼克太太　（在外头）約翰，你也出來。我們要到假山洞里去。

博尼克　不，我要約翰待在这兒。喂，棣納，你拿着博尼克太太的披肩跟他們一塊兒去。貝蒂，我想听約翰談談美國的情形。

博尼克太太　好吧，回头你再找我們，反正你知道我們在什么地方。

博尼克太太、楼納和棣納三个人穿过花園向左走去。博尼克看她們走远了才走到左边靠后那扇門口，把門鎖上，回到約翰旁边，抓住他兩只手，親親热热地拉个不休。

博尼克　約翰，現在沒別人了，我得好好兒謝謝你。

約翰　哦，这是什么話！

博尼克　我的家、我的家庭幸福——还有我在社会上的地位——这一切都是你成全我的。

約翰　卡斯騰，咱們撒的那个謊总算有成績。

博尼克　（又跟他拉手）反正得謝謝你。你为我做的事一万人里头未必有一个肯做。

約翰　胡説！那时候咱們不都是年輕不懂事嗎？鬧了乱子，咱們

兩个人里头总得有一个出來担当。

博尼克 可是应該叫那有罪的人出來担当。

約翰 別說了！当时的情形恰好应該叫那沒罪的人出來担当。你記得，那时候我無牽無罣——是个孤兒。我借机会擺脫公司的苦差使也算是运气。你的情形就不同了，那时候你母親还活着，你剛跟貝蒂暗地里訂了婚，她那么爱你。要是那件事傳到她耳朵里，叫她怎么办？

博尼克 不錯，不錯，可是——

約翰 不是为了貝蒂你才跟鐸尔夫老婆断絕往來嗎？为了想跟她了断这件事，那天晚上你才去找她——

博尼克 是啊，那天晚上眞不巧，偏讓那醉鬼回家撞着了。約翰，你說得不錯，我是为貝蒂，可是归根結底我还是得謝謝你，你那么慷慨，代人受过，害得你在本鄉站不住脚。

約翰 我的好卡斯騰，你不必对我抱歉。那是咱們事先商量好的，你的名譽要緊，总得有人搭救你，你是我的朋友，我应該帮忙。老实告訴你，那时候我能跟你交朋友，心里很得意。你想，那时候我是个待在家里沒出息的人，你呢，剛从外國回來，是个到过倫敦巴黎的大人物。虽然我比你小四歲，你不嫌弃我，願意跟我做好朋友——現在我当然明白了，那是因为你正在跟貝蒂搞恋爱——可是当时我心里很得意。你想，跟你交朋友誰会不得意？誰不願意給你做替身？并且看当时的情形，只消一个月，風势一过去，我就可以借此溜到外國去。

博尼克 啊，我的好約翰，老实告訴你，这件事人家还沒忘干淨。

約翰 眞的嗎？嗯，那也沒关系，我再回美國去种地，事情不就完了嗎。

博尼克　这么説，你还要回去？

約翰　当然。

博尼克　大概不是馬上就走吧？

約翰　能走就走。你知道，我这次回來是順着楼納的意思。

博尼克　是嗎？这話怎么講？

約翰　你看，楼納年紀不小了，近來她常想家，虽然嘴里不肯説。(微笑)你想她怎么放心把我这么个靠不住的人扔在美國，我十九歲就鬧过乱子——

博尼克　后來怎么样？

約翰　卡斯騰，現在我要説一句不好意思出口的話。

博尼克　你沒把实話告訴她？

約翰　告訴她了。这件事我做錯了，可是当时沒办法。你不能想像楼納待我怎么好。那种情形你一定受不了，可是她待我像母親一样。我們剛去的那几年，事情很別扭，喔——她那种拚命苦幹的精神！我病了好久，不能掙錢，她到酒店里賣唱，我攔不住她。她还公开講演，大家听了都笑她。后來她还寫了一本書，为了那本書她一直哭哭笑笑的——总之一句話，她都是为想掙錢养活我。去年冬天我看她常想家，我自己心里盤算，她一直那么出力养活我，現在她有心事我能不帮个忙嗎？卡斯騰，当然我不能不帮忙。因此我就对她説，“楼納，你回去吧。你不用为我担心，我这人不像你想的那么靠不住。”到后來——我只能把实話告訴她。

博尼克　她听了怎么説？

約翰　她説——她説得很对——旣然我沒做錯事，跟她回來走一趟怕什么。不过，卡斯騰，你放心，楼納不会説什么，以后我也不再多説話。

博尼克　是，是，我知道你不会。

約翰　我对你担保。現在咱們不必再談过去的事兒。幸虧咱們只幹过这么一件荒唐事。我在这兒日子住不長，我要痛痛快快过一过。你不知道今天早晨我們在外头走得多痛快。誰想得到当初四处乱跑在戲台上扮演天使的小家伙現在——！喔，提起她，我想問你，后來她父母怎么样了？

博尼克　我知道的也就是你动身之后我馬上寫信告訴你的那兒句話。我那兩封信当然你都收到了？

約翰　兩封都收到了。后來那醉鬼就把她扔下不管了？

博尼克　他自己拚命喝酒把命送掉了。

約翰　是不是他老婆不久也死了？你大概暗地里帮过她的忙吧？

博尼克　她脾气很高傲。她什么都不說，可是也不接受別人的帮助。

約翰　無論如何，你把棣納收养在自己家里是对的。

博尼克　也許是吧。其实这件事是馬塞安排的。

約翰　馬塞安排的？提起馬塞，她今天在什么地方？

博尼克　她？喔，她不是上学校教書，就是看护病人。

約翰　哦，我不知道照管棣納的是馬塞。

博尼克　是她。馬塞一向喜欢教書，所以她在市立学校找了个事情。这事很無聊。

約翰　昨天我看她样子很疲劳。恐怕她身体吃不消。

博尼克　喔，她身体倒沒問題。就是我面子上不好看。人家瞧着好像我做哥哥的不願意养活她。

約翰　养活她？我以为她手里很够过的。

博尼克　她手里一个錢都沒有。也許你还記得，你走的时候我母親光景很不好。我帮她把買賣对付了一陣子，可是当然我不

願意永远那么幹下去。后來我就跟她合了伙，可是買賣还是沒起色。最后我只能把公司全部接过來。我把賬目一清算，我母親名下几乎一个錢都沒有了。母親不久就死了，不用說，馬塞什么都沒拿到手。

約翰　苦命的馬塞！

博尼克　苦命！这是什么話！难道我会讓她短吃的短穿的嗎？不会，我敢說我是个好哥哥。不用說，她跟我們在一塊兒吃飯不花錢，她教書的薪水足够穿衣服。一个沒結婚的女人还要怎么样？

約翰　嗯，我們在美國的想法不一样。

博尼克　不錯，你們的想法也許不一样。你們那兒搗乱的人太多。可是在我們的小圈子里，謝謝老天，腐敗的風气还沒鑽進來，女人甘心做点不出風头的小事情。再說，也怪馬塞自己不好，要是她願意，她早就有办法。

約翰　你是不是說她早就可以結婚？

博尼克　一点都不錯，并且还可以嫁个有錢的人。說也奇怪，像她这么个手里沒錢、年紀不小、并且不出名的女人，居然有好儿家有錢的人來求親。

約翰　不出名？

博尼克　我不怪她不出名。我也不願意她出名。你知道，像我們这种大戶人家有她那么个穩穩当当的人，碰上有事的时候倒是有个依靠。

約翰　話是不錯。可是她自己——

博尼克　她自己？这話怎么講？哦，不用說，她操心的事多得很，她要照管貝蒂、渥拉夫和我。一个人不应該先想自己的事——女人更不应該。不論咱們的社会是大还是小，咱們都

应該給社会服务。無論如何，我是这么做的。（指着剛从右边進來的克拉普）你瞧，这就是个現成的榜样。你以为我这么操心是为自己的事嗎？决不是。（急着問克拉普）怎么样？

克拉普　（低声回答，指着手里一卷文件）这是買產業的全部合同，手續都齐了。

博尼克　好！好極了！約翰，对不起，我要失陪一会兒。（低声，抓緊約翰的手）約翰，謝謝你！放心，需要我帮忙的时候——不用多說，你自然明白。克拉普，跟我來。（兩人同入办公室。）

約翰　（用眼睛盯了他們一会兒）哼！（正要轉身走進花園，馬塞胳臂上挎着一只小籃子从右边走進來）馬塞！

馬塞　哦，約翰——原來是你？

約翰　出來得这么早？

馬塞　是的。等一等。那些人快來了。（走向左边門口。）

約翰　馬塞，你是不是老这么忙？

馬塞　我？

約翰　昨天你好像躲着我似的，所以我始終沒机会跟你說句話——你記得咱們小时候老在一塊兒玩兒。

馬塞　喔，約翰，那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

約翰　嗯——整整十五年，不多也不少。你覺得我大改样子了吧？

馬塞　你？不錯，你也改了样子了，虽然——

約翰　你这話什么意思？

馬塞　喔，沒什么。

約翰　你好像不怎么高兴看見我回來似的。

馬塞　約翰，我等得很久了——等得太久了。

約翰　等什么？等我回來？

馬塞　是。

約翰　你为什么覺得我应該回來？

馬塞　你做錯了事应該回來贖罪。

約翰　我？

馬塞　难道你不記得你害得一个女人沒飯吃，沒臉見人，把性命送掉？难道你不記得你害得一个女孩子在青春时期过痛苦日子？

約翰　你怎么对我說这种話？馬塞，难道你哥哥从來沒——

馬塞　他从來沒什么？

約翰　他从來沒——喔，当然，我的意思是說，难道他連替我辯护的話从來都沒說过一句？

馬塞　約翰，你还不知道卡斯騰的古板脾气。

約翰　嗯——当然，不用說——我知道老朋友卡斯騰的古板脾气。不过这件事——嗯，我剛跟他談过話。我覺得他好像大有改变，活动多了。

馬塞　你怎么說这話？卡斯騰始終是个好人。

約翰　我不是这意思，不过沒关系，不提算了。嗯，現在我才明白你把我当作怎么一等人，原來这些年你在等浪子回家。

馬塞　約翰，我告訴你我把你当作怎么一等人。（指着外面的花園）你看見在草地上跟渥拉夫一塊兒玩兒的那个女孩子沒有？那就是棣納。你記得不記得你臨走时候寫給我的那封前言不对后語的信？在信里你叫我信任你。約翰，我听了你的話，一直信任你。后來人家傳說的那些坏事一定是你在走头無路的时候糊里糊塗做出來的——

約翰　你說什么？

馬塞　喔，你自己心里明白。不必再說了。可是当时你不能不走——到外头去重新做人。我——你小时候的同伴——就在

家里接替了你的工作。凡是你忘了的义务，或者無力担当的义务，我都替你担当下來了。我告訴你这些事，为的是讓你心里少难受些。我对待那受屈的孩子像对待自己女兒一样，我用全副力量把她教养成人——

約翰 因此就耽誤了你自己的一生！

馬塞 这不算耽誤。不过，約翰，你回來得太晚了点兒。

約翰 馬塞——我恨不能告訴你——好，反正我得謝謝你这番深情厚意。

馬塞 (凄然一笑)唉！現在咱們把实話都說出來了。嘘，有人來了。再見。我不願意讓他們——

她从左边第二道門里出去。楼納·海斯尔从花園里上來，后面跟着博尼克太太。

博尼克太太 (还在花園里)嗳呀，楼納，这可使不得！

楼納 你別管。我一定要跟他談一談。

博尼克太太 鬧出乱子來可不好听啊！哦，約翰，你还在这兒沒走？

楼納 出去，孩子。別老悶在不透气的屋子里。上花園里找棣納說說話兒。

約翰 我正想去。

博尼克太太 可是——

楼納 約翰，你仔細瞧过棣納沒有？

約翰 嗯，我瞧过了。

楼納 孩子，你应該把她仔細瞧一瞧。你正需要她这么个人。

博尼克太太 楼納！

約翰 我？

楼納 是的，你要仔細瞧瞧她。快走！

約翰　好，好，不用你催。（走進花園。）

博尼克太太　楼納，你吓了我一跳。你是开玩笑吧？

楼納　不，我說的是正經話。她难道不是个活潑健康、誠实天眞的姑娘嗎？她給約翰做老婆正合適。約翰在美國需要像她这么个伴兒，不需要像我这么个不同胞的老姐姐。

博尼克太太　可是棣納！棣納·鐸尔夫！这怎么使得！

楼納　别的不管，我只为約翰的幸福着想。这件事我一定要給他帮忙。这种事他需要別人帮忙，女人的事情他一向不放在心上。

博尼克太太　你說他？約翰？可惜咱們有証据——

楼納　喔，别信从前那些鬼話！卡斯騰在什么地方？我要跟他說話。

博尼克太太　楼納，这事千万做不得！

楼納　我要做。要是約翰喜欢她，她也喜欢約翰，为什么不讓他們做夫妻？卡斯騰是个聪明人，他一定有办法——

博尼克太太　你以为大家能容忍这些美國丑事情——

楼納　胡說，貝蒂！

博尼克太太　你以为像卡斯騰这么古板方正——

楼納　喔，他不見得眞那么古板方正。

博尼克太太　什么？你敢說——

楼納　我敢說卡斯騰的道德不見得比別人特别高。

博尼克太太　你是不是还这么恨他？要是你老忘不了从前的事，你回來幹什么？我不明白你把他平白無故侮辱了一場，怎么还有臉見他。

楼納　不錯，那件事我做得太魯莽。

博尼克太太　你再想想，他沒做錯事白受了寃枉，还对你那么大

量，不跟你計較。你在他身上打主意，他有什么办法？可是从那时候起你也把我恨上了。（哭起來）你老不甘心我过好日子。現在你又回來給我添麻煩，讓大家看看卡斯騰老婆家里都是些什么人。这些倒霉事兒都落在我头上。現在趁了你的愿了。哦，你这人眞可恨！

她一边哭一边从左边第二道門出去。

楼納　（眼睛盯着她）可憐的貝蒂！

博尼克从办公室走出來。

博尼克　（还在門口）克拉普，好，好，就这么办——好極了。送四百克罗納①給貧民食堂。（轉身）樓納！（走过來）你一个人在这兒？貝蒂不在这兒？

楼納　不在。要不要叫她？

博尼克　不必，不必！喔，楼納，你不知道我一直想跟你痛痛快快談一談——求你饒恕我。

楼納　卡斯騰，你听我說，不要婆婆媽媽的，咱們用不着來这一套。

博尼克　楼納，你得听我說下去。自从你听見棣納媽媽那段事情之后，我知道情势对我很不利。可是我敢对你賭咒，那只是我一时的糊塗。有一段时候我实实在在、眞心誠意地爱你。

楼納　你知道不知道这次我回來幹什么？

博尼克　不管你心里打什么算盤，在我沒把自己洗刷干淨之前求你暫且忍耐一下子。楼納，我有法子給自己洗刷，至少我可以証明不完全是我的錯。

楼納　現在你害怕了。你說，你从前爱过我？不錯，在你給我的

① 挪威貨幣單位。

信里你常这么說。这話也許有几分可靠，因为那时候你在廣大自由的世界里过日子，你自己有胆量运用廣大自由的思想。也許那时候你覺得比起許多本地人，我的个性强一些，我的意志也强一些。再說，那时候你要我，别人不知道，你不怕人家笑你眼界低。

博尼克　楼納，你怎么說这話！

楼納　可是你一回國，情形就不同了。你一听見人家那么譏笑我，一看見人家嘲笑我的所謂怪脾气——

博尼克　那时候你的举动是有点兒过火。

楼納　我故意要讓本地那批假正經的男女心里不舒服。后來你碰見了那个迷人的女演員——

博尼克　那是我一时糊塗，沒什么别的。我可以在你面前賭咒，人家在我身上造的那些謠言十句里头沒有一句靠得住。

楼納　也許是吧。可是后來貝蒂回來了——那时候她年輕，漂亮，人人都奉承她——大家又知道我們姑姑的產業將來都归她一个人，沒有我的份兒——

博尼克　对，楼納，根本問題就在这兒。現在讓我把实話告訴你。那时候我不愛貝蒂，我扔下你不是为了我有新相好。我扔下你，完全是为錢。我不能不那么做，我必須把錢弄到手。

楼納　你有臉对我当面說这話！

博尼克　嗯。楼納，听我說下去。

楼納　可是你还寫信給我，說你怎么愛貝蒂，一股無法抵抗的热情怎么纏着你。你求我饒恕你，央告我看在貝蒂面上别把咱們的事情說出去。

博尼克　老实告訴你，我是出于不得已。

楼納　我并不后悔那天对你發脾气。

博尼克　讓我平心靜气細細地告訴你那时候我的情况怎么样。你知道，那时候我母親是公司总經理，可是她不会办事。他們把我急急忙忙从巴黎叫回來。公司的情形很危險，他們叫我想办法。你猜那时候公司是什么局面？我仔細一查賬——这件事你千万别告訴人——我發現这个經营了三代、信用可靠的公司实际上已經破了產。母親只有我一个兒子，你說我能白瞧着不管嗎？当然我只能四面想法子挽救这局面。

楼納　所以你犧牲一个女人挽救博尼克公司。

博尼克　你很清楚那时候貝蒂是愛我的。

楼納　可是我呢？

博尼克　楼納，你跟我过日子不会有幸福。

楼納　这么說你扔下我是为我打算？

博尼克　难道你以为我是为自己打算？要是当时我是無牽無罣的人，我一定有勇气高高兴兴重新开創事業。可是你不知道，一个大公司的首腦，挑着千斤担子，跟他事業的利益是分不开的。你知道不知道，几百人甚至于几千人的幸福都靠在他身上？万一博尼克公司垮了台，你我家鄉的整个社会都要遭殃，这种情形能不能不考慮？

楼納　这么說，这十五年你为了社会的幸福靠着撒謊过日子？

博尼克　我撒謊？

楼納　貝蒂知道不知道你跟她結婚暗中藏着一大篇文章？

博尼克　难道我能無原無故地把这些事告訴她讓她伤心嗎？

楼納　什么！你說無原無故地？嗯，你是个做買賣的人，你懂得什么叫無原無故地，什么叫不無原無故地。你听我說，卡斯騰，我也要平心靜气跟你細細談一談。我問你，你究竟是不是真幸福？

博尼克　你是不是問我在家里的日子？

楼納　当然。

博尼克　楼納，我在家里很幸福。你并沒有为我白牺牲。我跟你說实話，我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幸福。貝蒂心地好并且肯听話。这些年她学会了怎么把自己的性格迁就我——

楼納　哼！

博尼克　当然，起头的时候，她对恋爱有一套不切实际的想法。她不承認，日子長了，恋爱会逐漸变成平静的友誼。

楼納　現在她不是已經接受了新的看法嗎？

博尼克　完全接受了。她跟我每天的接触在她性格上不会沒有感染的力量。無論是誰，想在自己的社会里完成他的义务，必須降低个人权利的要求。貝蒂已經漸漸懂得这道理，所以我們的家庭是本地人的模范。

楼納　可是本地人不知道你撒的謊話？

博尼克　謊話？

楼納　是謊話——就是这十五年你用來支持自己的那个謊話。

博尼克　你說那是謊話？

楼納　是的——是个三方面的謊話。第一，对我撒謊；第二，对貝蒂撒謊；第三，对約翰撒謊。

博尼克　貝蒂从來沒要求我說实話。

楼納　那是因为她不知道你撒謊。

博尼克　你也不会要求我說实話，为了照顧貝蒂，你不会这么做。

楼納　喔，我不会，人家譏笑我，我有法子担当。我的肩膀很寬。

博尼克　約翰也不会要求我說实話，他已經跟我說好了。

楼納　卡斯騰，那么你自己怎么样？难道你的良心不逼着你說实話？

博尼克　难道你要我自动地牺牲我的家庭幸福和社会地位！

楼納　你有什么資格享受你現在的地位？

博尼克　十五年以來，我用行动、用力气、用成績，每天都在爭取这資格。

楼納　不錯，这十五年里头，你給自己、給別人出过許多力，做过許多事。現在你是本地第一号有錢有势的大人物。大家都得听你的話，因为在人家眼睛里你是个干干凈凈、沒污点、沒毛病的人。你的家庭可以做模范，你的行为也可以做模范。可是这些外表堂皇的东西，連你自己也在內，只是建筑在一片流沙上。要是你不趁早打主意救自己，早晚有一天，只要有人說一句話，你和你这座富丽堂皇的空架子馬上就会陷到泥坑里。

博尼克　楼納，这次你回來幹什么？

楼納　卡斯騰，我回來想帮你找一塊結实的站脚地方。

博尼克　不，你想报仇！你想跟我算賬！我早猜着了。可是你休想成功！只有一个人有資格說話，可是他不說話。

楼納　你說的是約翰？

博尼克　正是約翰。要是別人控告我，我会賴得干干凈凈。要是你想摧毀我，我会跟你拚命。老实告訴你，你决不会成功。能摧毀我的人偏不肯說話，并且他也快走了。

魯米尔和維紀蘭从右边進來。

魯米尔　你早，博尼克。你跟我們到商業协会去。你知道，咱們有个会，討論修鉄路的事。

博尼克　不行。現在我不能去。

維紀蘭　博尼克先生，你非去不可。

魯米尔　博尼克，你不能不去。現在有人跟咱們作对。海墨和那批贊成沿海修鉄路的人公开說新計划后面暗藏着私人打算。

博尼克　那么，給他們解釋解釋——

維紀蘭　我們跟他們解釋沒用处。

魯米尔　不行，你非親自到場不可。当然，沒有人敢怀疑你有私心。

楼納　我想人家不会怀疑。

博尼克　我告訴你，我不能去。我身体不舒服。至少得等一等——讓我定定神。

罗冷从右边進來。

罗冷　对不起，博尼克先生，你看我心里眞难受。

博尼克　什么事？

罗冷　博尼克先生，我要問你一句話。是不是你允許那位在你家寄居的姑娘在大街上跟一个——

楼納　跟一个什么人，牧师先生？

罗冷　跟一个她最不应該接近的人在一塊兒走。

楼納　哈哈！

罗冷　博尼克先生，是不是你允許她这么做？

博尼克　我一点兒都不知道。（找自己的帽子和手套）对不起，我沒工夫，我要到商業协会去。

希尔馬　（从花園里進來走到左边第二道門口）貝蒂，快來，快來！

博尼克太太　（在門口）什么事？

希尔馬　你快到花園里去攔住一个人跟棣納·鐸尔夫小姐調情。我听了那些話实在肉麻。

楼納　眞的嗎？那个人說些什么話？

希尔馬　喔，他只說要她跟他一塊兒上美國。嘿！

罗冷　豈有此理！

博尼克太太　（向希尔馬）你看怎么样？

楼納　那太好了。

博尼克　沒有的事！你一定听錯了他的話。

希尔馬　那么你去問他自己。那一对來了。千万別把我拉扯在里头。

博尼克　（向魯米尔和維紀蘭）你們兩位先走一步，我馬上就來。

魯米尔和維紀蘭从右边出去。約翰·湯尼森和棣納从花園里走上來。

約翰　好極了，楼納，她答应跟咱們一塊兒走！

博尼克太太　喔，約翰，你眞胡鬧！

罗冷　难道眞有这事？眞有这种荒唐事？你用了什么下流手段引誘她——

約翰　喂，喂，朋友，你說什么？

罗冷　棣納，我問你，这是不是你自己的意思？你是不是經过仔細考慮，出于自願？

棣納　我非离开此地不可。

罗冷　可是偏要跟他走——跟他一塊兒走？

棣納　請問除了他誰敢帶我走？

罗冷　好吧，那么，我只好老实告訴你他是个什么人了。

約翰　住嘴！

博尼克　別再說了。

罗冷　我有維持本地風化道德的責任，我不說实話对不起本地人，也对不起这位我也負过重大責任教育培养的小姐，她对我——

約翰　你小心点兒！

罗冷　我非告訴她不可！棣納，当年害你母親吃苦丢臉的就是这家伙！

博尼克　罗冷先生——

棣納　是他！（向約翰）眞的嗎？

約翰　卡斯騰，你替我回答！

博尼克　别再說了。今天别再談了。

棣納　这么說是眞的了。

罗冷　眞的，眞的！事情还不止这点。你准备把自己托付給他的这家伙不是空手逃走的——博尼克老太太保險箱失窃的事——博尼克先生可以作見証！

棣納　你撒謊！

博尼克　嗳！

博尼克太太　天啊！天啊！

約翰　（举起手來向罗冷扑过去）你敢——

棣納　（攔住約翰）約翰，别打他！

罗冷　好，爱打尽管打。事实瞞不住人。我說的是事实。博尼克先生自己也这么說，全城的人都知道。棣納，現在你知道他是怎么一等人了。（半晌無声。）

約翰　（輕輕抓住博尼克的胳臂）卡斯騰，卡斯騰，你幹的什么事？

博尼克太太　（低声，含泪）喔，卡斯騰，我連累你丢臉！

桑斯达　（急急忙忙从右边進來，嘴里說話的时候手还攥着門拉手）博尼克先生，你非到会不可了。整个兒鉄路計划要垮台。

博尼克　（精神恍惚）怎么了？叫我怎么办？

棣納　（嚴肅而有含蓄）妹夫，你应該去支持他們。

桑斯达　对，快走，快走！我們需要你的优越的道德力量。

約翰　（凑近他）这事咱們明天再談，卡斯騰。

約翰穿花園出去。博尼東陪着桑斯达从右边出去，直僵僵地好像意志已經麻木。

第 三 幕

还是博尼克家对着花園的那間屋子。博尼克拿着根棍子怒气冲冲地从左边第二間屋子里進來，讓門半敞着。

博尼克　哼！这回我可不客气了！这頓棍子他大概忘不了啦！(向隔壁屋里的人)你說什么？我說你是个糊塗媽媽！你护着兒子，縱容他胡鬧。你說不是胡鬧？那么是什么？夜里溜出去，坐了小漁船下海，第二天老晚才回家，把我嚇得半死，好像我自己的事还不够麻煩似的。这小流氓还敢吓唬我，說他要逃走！好，讓他試試！你？恐怕做不到。他出乱子你不在乎。要是有一天他把命送掉——！哦，眞的？可是我的事業將來得有人接着幹下去，我不願意絕子絕孙。貝蒂，别跟我斗嘴，我的話一定得照办，从今以后不許他出門。(听)噓，别讓人家看出什么來。

克拉普从右边進來。

克拉普　博尼克先生，有工夫嗎？

博尼克　(丢开棍子)有，有。你是不是从船厂里來？

克拉普　剛从那兒來。嗯——

博尼克　怎么样？“櫻樹号”沒出乱子吧？

克拉普　“櫻樹号”明天可以开出去，可是——

博尼克　这么說，“印第安女孩号”有問題？我早料到那頑固家伙——

克拉普　“印第安女孩号”明天也能开出去，可是我怕它走不了多少路。

博尼克　这話怎么講？

克拉普　对不起，博尼克先生，門沒关嚴，隔壁屋子里好像有人——

博尼克　（把門关嚴）好了。你这么鬼鬼祟祟的幹什么？

克拉普　是这么回事：据我看，渥尼想把“印第安女孩号”船上的人都送到海里去餵魚。

博尼克　豈有此理！这是什么話？

克拉普　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别的道理，博尼克先生。

博尼克　你給我簡單地說一說。

克拉普　好吧。你知道不知道，自从厂里安了新机器，雇了生手的新工人，咱們的工程做得多么慢？

博尼克　知道，知道。

克拉普　可是今天上午我到厂里去的时候看見那只美國船的修理工程做得飛快。船底的大窟窿——你知道，就是那个爛补釘——

博尼克　是，是，窟窿怎么样？

克拉普　从外面看起來，窟窿完全补好了，勾抹得很整齐，看着像新的一样。我听說渥尼打着灯籠親自动手幹了一整夜。

博尼克　嗯，嗯，后來怎么样？

克拉普　我心里很納悶兒。那时候正好工人都在吃早飯，我趁着沒人，把那只船里里外外仔細瞧了一瞧。从貨堆里鑽到船艙里不是椿容易事，可是我看了几处，心里就明白了。博尼克

先生，厂里有人在搗乱。

博尼克　不会，克拉普先生，我不信渥尼会搗乱。

克拉普　我也不願意这么說，可是事情确实是这样。我想一定有人在搗乱。我仔細檢查过，一塊新木料都沒用，只用薄木板、油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胡乱把漏洞堵住，抹上油灰就算了。这简直是糊弄人！“印第安女孩号”一定到不了紐約。它会像破罐子似的直沉到海底。

博尼克　这还了得！你看渥尼是什么居心？

克拉普　也許他成心要讓新机器現眼，想給自己出口气，想逼着你再雇用那批老工人。

博尼克　为了这点事他就讓船上的人去送死？

克拉普　有人听他說过“印第安女孩号”的水手是群畜生，不是人。

博尼克　对，也許是，可是他不怕浪費資本嗎？

克拉普　博尼克先生，渥尼对于資本沒什么好感。

博尼克　你这話很对，他是个鼓动風潮的搗乱分子，可是像这种伤天害理的行为——！克拉普先生，我告訴你，这件事还得仔細調查調查。这会兒在誰面前都別提。要是这件事傳到人家耳朵里，咱們船厂会倒霉。

克拉普　当然，可是——

博尼克　回头工人吃飯的时候，你再到船上仔細看一看。我先得把真憑实据拿到手。

克拉普　博尼克先生，你放心。可是，对不起，我要請問有了真憑实据你打算怎么办？

博尼克　当然要报告地方当局。咱們不能跟着人家做坏事。我做事不能昧良心。再說，报告之后，报館和地方上的人看我不

計較私人利益，按着法律办事，对咱們会有好印象。

克拉普 一点不錯，博尼克先生。

博尼克 可是，第一，必須先拿住眞憑实据——这会兒千万別声張。

克拉普 博尼克先生，我一字不提。我一定能給你眞憑实据。（穿过花園走上大街。）

博尼克 （低声）眞糟！不过不会有这事——不能想像！（正要轉身走進自己的屋子，希尔馬·湯尼森从右边走進來。）

希尔馬 卡斯騰，你早！恭喜你昨天在商業协会一战成功。

博尼克 謝謝。

希尔馬 听說是个大勝仗，有理性的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战勝了自私和偏見——这个仗打得像法國人兜拿凱比尔人一样。[1] 奇怪的是，昨天在这兒鬧了一場小風波你还能——

博尼克 好，好，別再提了。

希尔馬 可是決定勝敗的大仗还在后头呢。

博尼克 你是不是指修鉄路的事？

希尔馬 是。我想你大概已經知道咱們那位报館朋友正在想法子搗蛋。

博尼克 （着急）我不知道！什么事？

希尔馬 他抓住了外头的謠言，正要借題目發表一篇文章。

博尼克 什么謠言？

希尔馬 当然是关于沿着鉄路支綫大批收買產業的事情。

博尼克 这話怎么講？外头有这种謠言嗎？

希尔馬 全城都傳遍了。我在俱乐部听見的。他們說，有人委托本地一个律师收買鉄路沿綫全部森林、礦山、水力——

① 凱比尔是北非洲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民族，經常受法國殖民者的淸剿殘殺。在希尔馬眼睛里，凱比尔当然是野蛮人。

博尼克　大家知道不知道他給誰買的？

希尔馬　俱乐部的人說一定是别处一家公司听見了你的新計划，趁着那些產業沒漲价赶緊派人來收買的。你說丟臉不丟臉？嘿！

博尼克　丟臉？

希尔馬　眞丟臉，咱們的油水讓外头人白蘸。并且还有本地律师給他們賣力气！肥水都落在别人的田地里了。

博尼克　这話靠不住。

希尔馬　可是大家都相信。明天或是后天你等着看报紙的社評吧。这事已經惹起了公憤。我听見有人說，要是謠言一証实，他們馬上就退股。

博尼克　不会有的事！

希尔馬　你說不会有？你說那些只認識錢的家伙为什么願意跟你合伙？难道你看不出他們自己在打主意——

博尼克　我說不会。咱們这小社会里很有些热心公益的人。

希尔馬　在咱們这兒？喔，你太乐观了，拿自己的心揣度别人。可是我的眼睛比你亮，我覺得咱們这兒沒有一个人——当然咱們自己是例外——沒有一个人举着理想的旗帜。（朝廊子走去）嘿，你瞧他們！

博尼克　誰？

希尔馬　那兩位美國朋友。（从右边朝外看）跟他們在一塊兒的那个人是誰？哦，是"印第安女孩号"的船長。嘿！

博尼克　他們跟他攙在一塊兒幹什么？

希尔馬　哼，那种人正合他們的脾胃。人家說他是个奴隸販子，再不就是当过海盜。誰知道这些年那一对宝貝在美國幹什么。

博尼克　我告訴你，这些刻薄話都是寃枉他們的。

希尔馬　不錯，你是个乐观主义者。可是現在他們又找到咱們头上來了。所以我一定得趁早兒走。（朝左边的門走去。）

樓納　怎么，希尔馬，是不是我把你攆走了？

希尔馬　不是，不是。我早就要走。我有話告訴貝蒂。（从左边第二个門里出去。）

博尼克　（靜默半晌）怎么样，樓納？

樓納　嗯？

博尼克　你今天对我怎么看法？

樓納　跟昨天一样——你反正还是撒謊。

博尼克　这件事我一定要对你說清楚。約翰上哪兒去了？

樓納　他一会兒就來，他在外头跟人說話呢。

博尼克　你听了昨天的話，你可以明白，要是事实宣布出來，我这一輩子都完蛋了。

樓納　我明白。

博尼克　当然我用不着告訴你，外头傳說的那件坏事不是我幹的。

樓納　当然。可是偸錢的究竟是誰？

博尼克　沒人偸錢。根本就沒丢錢——一个錢都沒丢。

樓納　什么？

博尼克　我告訴你，一个錢都沒丢。

樓納　那么謠言从哪里來的？怎么有些不要臉的人說約翰——

博尼克　樓納，我覺得只有在你面前我可以說实話。讓我把实話告訴你。散布謠言我也有份兒。

樓納　你！你用这种下流手段对付一个从前为你——

博尼克　你埋怨我可別忘了当时的情形。昨天我告訴过你，我回國的时候發現母親搞了些賠錢買賣，正在走头無路。各种倒霉事兒接二連三地落到了我們头上，公司眼看要垮台。樓納，

那时候我一半是鲁莽急躁，一半是無路可走。主要为的是想消除自己的煩惱，我才捲入那場糾紛，終于使約翰在本國站不住脚。

楼納　嗯——

博尼克　你可以想得到，你們一走，各种謠言都起來了。有人說，这不是他所幹的第一件坏事。有人說，他給了鐸尔夫一大筆錢堵住他的嘴，並且叫他走开。又有人說，錢是給他老婆的。同时，外头也有謠言，說我們公司沒錢还賬。你想，根据当时的情形，造謠言的人把兩个謠言扯到一塊兒，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后來，鐸尔夫老婆日子过得非常苦，人家就又說，約翰把錢拐到美國去了，錢的数目越說越大了。

楼納　卡斯騰，你——？

博尼克　我拚命想抓住这謠言，就像掉在水里的人想拚命抓住一根草一样。

楼納　你也帮着大家散布謠言？

博尼克　我沒反駁这謠言。那时候債主都逼着我要錢——我不能不想法子敷衍他們，不讓他們疑心公司內部很不穩。我想尽方法讓他們相信我們公司只是暫时款子周轉不过來，只要債主逼得不太紧，把期限放寬点兒，他們的錢一个都短不了。

楼納　后來是不是全部还清了？

博尼克　都还清了，楼納。那个謠言救了我們公司，还成全了我今天的地位。

楼納　这就是說，一篇謊話成全了你今天的地位。

博尼克　你說誰吃了謠言的虧？約翰自己願意一去不回來。

楼納　你問我誰吃了謠言的虧？你問問自己的良心是不是吃了虧？

博尼克　誰的良心上都有見不得人的黑斑点。

樓納 你們这种人还自命为社会支柱？

博尼克 社会上找不出比我們更好的人。

樓納 那么，这种社会垮台不垮台有什么关系？現在社会上最流行的是什么？無非是撒謊、欺騙。就拿你說吧，你是本地第一号人物，有錢有勢，人人敬重你，可是你会把犯罪的惡名声安在一个好人的头上。

博尼克 难道你以为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心里不难受嗎？难道你以为我不想賠償他的損失嗎？

樓納 怎么賠償？是不是打算把实話說出來？

博尼克 你要我說实話？

樓納 除了說实話，你有什么法子賠償他的損失？

博尼克 樓納，我手里有的是錢，約翰要多少我可以給多少。

樓納 好，你給他錢，看他怎么答复你。

博尼克 你知道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办？

樓納 不知道。从昨天起他沒跟我說过話。好像經过这件事之后他从小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大人。

博尼克 我一定要跟他談談。

樓納 他來了。

約翰·湯尼森从右边進來。

博尼克 (迎上去)約翰——

約翰 (做手势叫他走开)讓我先說。昨天早晨我答应你不說話。

博尼克 你答应过的。

約翰 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

博尼克 約翰，讓我說兩句話把当时的情形解釋一下——

約翰 不用解釋。当时的情形我很清楚。那时候你們公司的情形很危險，我在美國，你可以把我的沒保障的名譽隨便利用和

糟蹋。这也罢了，我不十分責备你，那时候咱們年紀小，腦子糊塗。可是我現在要你說实話，你非說实話不可。

博尼克　目前正是我最需要道德威望的时候，我不能說实話。

約翰　你在我身上揑造的那些謊話我倒不十分計較，可是另外那件事你必須自己担当。我一定要跟棣納結婚，我要跟她在这兒住下去。

棣納　你眞打算这么办？

博尼克　你跟棣納結婚！要她做你的妻子？还要在这兒住下去？

約翰　一点不錯，正是在这兒。我要在这兒住下去跟那些撒謊造謠的家伙斗口气。可是你先得把我洗刷干淨，我才能跟她結婚。

博尼克　可是你想过沒有，要是我承認了这件事，我也必須承認那件事？你也許会說，我可以公布公司的賬目，証明并沒有人盜窃公款。可是我不能公布賬目，因为那时候我們的賬目不大靠得住。退一步說，即使賬目可以公布，公布了又有什么好处？公布之后，在人家眼睛里我至少是个借着撒謊搭救自己的人，并且十五年以來絲毫不肯認錯。你說是不是？你一定忘了咱們的社会是怎么个社会，要不然，你会明白，說了实話我会身敗名裂。

約翰　我再說一遍，我要跟鐸尔夫太太的女兒結婚，在本地住下去。

博尼克　（擦擦头上的汗）約翰，你听我說——你也听着，棣納。我目前的处境很特別。我目前的情形是这样，要是你这么打击我，我馬上就会完蛋。不但我完蛋，并且本地的——也是你小时候家鄉的——光明前途也就跟着完蛋。

約翰　要是我不打击你，我自己將來的幸福就会完蛋。

樓納　你往下說，卡斯騰。

博尼克　好，你們听着。关鍵都在这鉄路計划上，情形不像你們想的那样簡單。你們一定听見过去年有人提議修一条沿海鉄路，那时候本地許多有勢力的人都贊成那計划，新聞界尤其出力拥护。可是計划被我推翻了，因为那条綫路会妨害我們輪船公司沿海的航業。

樓納　輪船公司你有股份沒有？

博尼克　有，可是沒人敢疑惑我有私心。我的名声很清白，这是我極大的保障。我有力量担当輪船公司的損失，可是地方上沒力量担当。后來就决定修一条內地鉄路。路綫一决定，我馬上就暗地里盤算，想修一条通到本城的支綫。

樓納　卡斯騰，你为什么暗地里盤算？

博尼克　你沒听說有人在沿綫大批收買森林、礦山、水力的消息嗎？

約翰　听說了，是別的地方一家公司收買的。

博尼克　这些產業分散在許多人手里可以說是毫無用处，所以賣价很便宜。要是等到修支綫的消息傳开之后再去收買，賣主就会漫天討价。

樓納　也許是吧，后來怎么样？

博尼克　現在我要說一件事，这件事可以有好的看法，也可以有坏的看法——这是一件冒險的事，除了本地有声望的人，誰也不敢做。

樓納　嗯？

博尼克　收買整批產業的人就是我，不是別人。

樓納　是你？

約翰　給你自己買的？

博尼克　給我自己買的。要是那条支綫修得起來，我就是个百万富翁；要是修不起來，我就会傾家蕩產。

楼納　卡斯騰，这个風險可不小啊。

博尼克　我这做法可以說是"孤注一擲"。

楼納　我不是指錢說，我是說万一洩漏了消息——

博尼克　不錯，这是关鍵問題。憑着我过去的名譽声望，即使洩漏了消息，我也有力量担当应付，我会向大家宣布，"諸位，我冒这風險是为了社会的福利！"

楼納　社会的福利？

博尼克　是的，沒人会怀疑我另外有私心。

楼納　我覺得有几个人的举动好像比你光明些，他們沒有私心，肚子里沒鬼。

博尼克　你說的是誰？

楼納　当然是魯米尔、桑斯达和維紀蘭。

博尼克　为了要他們支持我，我不能不把秘密告訴他們。

楼納　他們怎么說？

博尼克　他們要求五分之一的利潤。

楼納　哼，这些社会支柱！

博尼克　难道你看不出是社会逼着我們采取偷偷摸摸的手段嗎？要是我不偷偷地幹，你猜局面会怎么样？不用說，人人都想伸把手，这件事一定会搞得乱七八糟，一蹋糊塗。除了我，本地誰都沒能力組織这么大規模的企業。咱們这兒眞有办事能力的人几乎都不是在本地生長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头我的良心幷不难受。只有把產業集中在我手里，那一大批靠着这些產業生活的人才能得到永久的利益。

楼納　卡斯騰，你的話也許不錯。

約翰 你說的“那一大批人”跟我不相干，可是我一生幸福的关鍵都在这个問題上。

博尼克 你家鄉福利的关鍵也在这个問題上。要是对于我早年歷史不利的消息傳出去，我的敌人会联合起來攻击我。在咱們这兒，年輕时候做的錯事，人家永远忘不了。他們会把我从前幹的事一件一件仔細推敲，把鷄毛蒜皮的小事兒全都翻出來，用新發現的材料解釋和批評我从前的歷史。他們会用謠言和謊話把我压得抬不起头來。到那时候我只好辞掉鉄道委員会的职务。只要我一松手，整个兒計划管保会垮台，我不但要傾家蕩產，并且也会身敗名裂。

楼納 約翰，听了这一段話，你非走不可了，并且一句話也別說。

博尼克 对，对，約翰，你非走不可！

約翰 好，我走，一句話也不說。可是將來我还要回來，那时候我要說話。

博尼克 約翰，你去了別回來。只要你肯不說話，我願意分給你——

約翰 我不要你的錢，我要你恢复我的名譽。

博尼克 你要我犧牲我自己的名譽？

約翰 这个問題你得跟你的“社会”去解决。我一定要跟棣納結婚。所以明天我就搭“印第安女孩号”上美國。

博尼克 搭“印第安女孩号”？

約翰 是的，船長已經答应帶我走。我告訴你，我到美國把農庄賣掉，把事情料理清楚，兩个月以后就回來。

博尼克 到那时候你就要說話了？

約翰 不錯，到那时候，犯罪的人就要自己担当罪名了。

博尼克 难道你忘了除了我自己的罪名我还要担当別人的罪名？

約翰　誰是在那十五年前無耻的謠言上头沾过光的人？

博尼克　你逼得我無路可走了！要是你宣布出來，我会一句都不承認。我会說，这是个害我的陰謀，你想在我身上报复，你这次回來是想敲詐我！

楼納　不要臉，卡斯騰！

博尼克　我告訴你，我是个無路可走的人，我只能拚命！我会一句都不承認——一句都不承認。

約翰　我手里有你給我的兩封信，我在箱子里找出來的。今天早晨我把兩封信仔細又看了一遍，信里的話說得清清楚楚。

博尼克　你打算公布那兩封信？

約翰　嗯，要是你逼得我沒办法的話。

博尼克　是不是兩个月以后你就回來？

約翰　大概是吧。这时候海里風浪很平靜。要是"印第安女孩号"不沉下去的話，三个星期我可以到紐約。

博尼克　(吃驚)沉下去？为什么"印第安女孩号"会沉下去？

約翰　是啊，我也这么說，無緣無故怎么会沉下去。

博尼克　(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見)沉下去？

約翰　卡斯騰，現在你已經知道在你面前擺着个什么問題。在这兩个月里头你必須好好兒准备。再見！替我問候貝蒂——虽然她待我不像个姐姐。可是我一定得見見馬塞。她一定得告訴棣納——她一定得答应我——(話沒說完就从左边第二个門走出去。)

博尼克　(自言自語)"印第安女孩号"——？(很快地)楼納，你得攔住他！

楼納　卡斯騰，你親眼看見的，我已經管不住他了。(跟着約翰走進左边屋子。)

博尼克　(心神不定)沉下去？

遲尼从右边進來。

遲尼　博尼克先生，对不起，我可以跟您說句話嗎？

博尼克　(轉过身來，滿臉怒容)你來幹什么？

遲尼　博尼克先生，我想問您一句話。

博尼克　有話快說。什么事？

遲尼　我想問問，要是"印第安女孩号"明天开不出去，是不是您还拿定主意——一点兒都不通融——非把我开除不可？

博尼克　怎么？不是明天可以开船嗎！

遲尼　不錯，明天可以开船。可是万一开不出去——是不是我一定得卷鋪盖？

博尼克　問这些廢話幹什么？

遲尼　先生，我想問个踏实。請您告訴我：是不是我一定得卷鋪盖？

博尼克　我是不是說了話不算数的人？

遲尼　是不是說，从明天起我在家庭里的地位要改变了？我在工人弟兄中間的力量要消滅了？我不再有机会帮助那些受人欺負的伙伴兒了？

博尼克　遲尼，这个問題咱們早就討論过了。

遲尼　这么說，"印第安女孩号"一定得开出去。

靜默片刻。

博尼克　听我說，我不能事事自己操心，自己負責。我想你大概可以对我保証修理工程已經徹底完成了吧？

遲尼　博尼克先生，您給我的限期太短。

博尼克　可是你說过工程保証沒問題？

遲尼　現在天气好，又正是夏天。

又是一陣靜默。

博尼克　你还有别的話沒有？

渥尼　我想沒什么可說的了，先生。

博尼克　既然如此——“印第安女孩号”要开出去——

渥尼　明天？

博尼克　明天。

渥尼　好吧。(鞠躬，出去。)

博尼克站了会兒，拿不定主意，他快步走到門口，好像想把渥尼叫回來，可是又在門口站住，攥着門拉手，犹豫不决。正在这当口，克拉普从外头开門進來。

克拉普　(低声)嘿嘿，他剛來过。他說实話沒有？

博尼克　嗯——你查出什么毛病沒有？

克拉普　还用查？难道你沒看見那家伙一臉的虧心样子？

博尼克　喔，沒有的話，这种事臉上看不出來。我問你查出什么毛病沒有。

克拉普　我沒法子查，我去得太晚了。他們正在忙着把船从船塢里拖出去。他們那种急急忙忙的样子正好証明——

博尼克　不能証明什么。檢驗手續办过了？

克拉普　当然，可是——

博尼克　你看！他們一定沒發現毛病啊？

克拉普　博尼克先生，你知道得很清楚，这种檢驗是怎么回事，尤其是在咱們这么个有名的船厂。

博尼克　沒关系，反正責任不在咱們身上。

克拉普　博尼克先生，难道你真看不出渥尼脸上——

博尼克　我告訴你，我对渥尼的工作很滿意。

克拉普　博尼克先生，我告訴你，憑良心說——

博尼克　克拉普先生，你这是怎么回事？我看得很清楚，你跟这个人有仇。可是你跟他作对不应該挑这时候。你应該知道，我有要緊事——或者可以說船主人有要緊事——“印第安女孩号”明天必須开出去。

克拉普　好吧，就这么办。可是要是这只船不出事的話——哼！

維紀蘭从右边進來。

維紀蘭　你好，博尼克先生！有工夫說句話嗎？

博尼克　有話請說，維紀蘭先生。

維紀蘭　我只想問問，你是不是同意明天把“櫻樹号”开出去。

博尼克　当然——这是已經决定的問題。

維紀蘭　可是船長剛才跑來告訴我，風暴信号已經挂起來了。

克拉普　从今天早晨起，气压降得很快。

博尼克　哦？風暴就要來了？

維紀蘭　至少有陣急風，可是不是逆風，風向倒很順。

博尼克　嗯，你的意見怎么样？

維紀蘭　我的意見是，剛才我跟船長說过了，“櫻樹号”有上帝保佑。再說，它一起头只开到北海，眼前英國的运費高得很，所以——

博尼克　对，要是咱們拖日子，可能受損失。

維紀蘭　你知道，“櫻樹号”船身很結实，还保足了十成險。我告訴你，“印第安女孩号”的情形可不同——

博尼克　这話怎么講？

維紀蘭　它明天也要开出去。

博尼克　是啊，船老板催得緊，况且——

維紀蘭　要是那只破船可以开出去——再加上那批混蛋水手——咱們的船不能开可就丟臉了。

博尼克　对。船上的証件你都帶來了嗎？

維紀蘭　都帶來了，在这兒。

博尼克　好。那么請你跟克拉普先生去——

克拉普　維紀蘭先生，請走这边。咱們馬上就可以办齐。

維紀蘭　謝謝！博尼克先生，以后的事咱們就听天由命了。（跟着克拉普走進办公室。罗冷从花園里進來。）

罗冷　哦！博尼克先生，这时候你还在家里待着！

博尼克　（心不在焉）是啊！

罗冷　我是來找你太太的。我想她也許需要我安慰她兩句。

博尼克　也許是吧。可是我也想跟你說句話。

罗冷　好極了。你怎么回事？臉这么白，精神这么恍惚。

博尼克　是嗎？眞的嗎？嗳，这也难怪，这么一大堆事兒一下子都挤在我头上。除了我原來那些事，再加上修鉄路的事——罗冷博士，我想費你点兒时間，請教个問題。

罗冷　有話尽管說吧，博尼克先生。

博尼克　近來我心里發生了这么个問題：要是一个人正在創办一件大事業——对于千千万万人有利的事業——万一必須牺牲一个人——

罗冷　这話我不懂。

博尼克　打个比方吧，有人打算創办一个大工厂，他心里很明白——因为他有經驗——办工厂迟早总得牺牲几条人命。

罗冷　这是难免的。

博尼克　或者比方說，他想开礦，他雇用了一批有老婆孩子的和年輕力壯的工人。咱們是不是可以預先估計將來必定有一部分工人会送命？

罗冷　不幸可以这么說。

博尼克 好，这个人事先知道，在他的事業里，迟早一定有人会送命。可是他的事業是为大多数人謀福利，牺牲一条命，好几千人准可以得好处。

罗冷 啊，你是在想修鉄路的事——怎么开地道、怎么炸山洞这一类危險玩意兒——

博尼克 不錯，不錯，我是在想修鉄路的事。再說，修了鉄路，跟着就要办工厂开礦。可是你看是不是——？

罗冷 我的博尼克先生，你这人顧慮太多。要是你把这件事交給老天爺——

博尼克 是，是，当然，老天爺——

罗冷 要是你信任老天爺，你就可以問心無愧。你尽管大胆去修鉄路。

博尼克 是，可是我要談个特殊問題。比方說，有个危險地方必須用炸藥，要是不炸开，鉄路就得停工。工程师明明知道点引綫的工人性命一定保不住，可是引綫不能不点，工程师应該派人去做这件事。

罗冷 嗯哼——

博尼克 我知道你会說：工程师应該自告奋勇拿火去点引綫。可是这个办法行不通，所以他必須牺牲一个工人。

罗冷 咱們这兒的工程师都不肯这么办。

博尼克 可是大國家的工程师都肯这么办，一点兒不躊躇。

罗冷 大國家？嗯，也許是吧。在那种腐敗無耻的社会里——

博尼克 喔，那种社会也有長处。

罗冷 像你这么个人也說这种話？

博尼克 在大國家里，一个人至少还有机会做点有用的事業。在那些地方，人們有勇气为大事業牺牲。可是在咱們这兒就不

同了，小顧慮太多，把人拘束得不能活动。

罗冷　一条人命难道能說是小顧慮？

博尼克　要是那条人命妨碍了几千人的福利那就不值得顧慮。

罗冷　博尼克先生，你說的都是無中生有的例子！你今天說的話不容易懂。你提起大國家——請問在那些國家里一条人命算得了什么？他們把人命当作賭錢的筹碼。可是咱們用完全跟他們不一样的道德观点來看問題。看看咱們的船厂老板們多正派！咱們这兒有沒有一个老板肯为自己的小利益牺牲别人的性命？再看看大國家的那些沒良心的坏蛋，他們只顧自己發財，把有毛病的輪船一只一只开出去——

博尼克　我不是說有毛病的船！

罗冷　我可正說的是那些輪船，博尼克先生。

博尼克　你說那个幹什么？那跟眼前的問題不相干。喔，这种縮手縮脚的小顧慮！我想，要是咱們國家有位將軍帶着隊伍去打仗，打死了几个弟兄，大概他会几夜睡不着覚。在别的國家，情形就不一样。你应該听听那家伙怎么說——（說到这兒，指着左边的門。）

罗冷　你說的是誰？是不是說那美國人？

博尼克　那还用說。你应該听他講講在美國——

罗冷　他在屋里嗎？你为什么不早告訴我？我馬上就去——

博尼克　你去也沒用。反正你劝不动他。

罗冷　那也不一定。喔，他出來了。

約翰·湯尼森从左边屋里走出來。

約翰　（在門口冲着里屋說）是了，是了，棣納，就这么办，可是我不会把你扔下。我还要回來，到时候咱們的事兒一定沒問題。

罗冷　对不起，請問你說这些話是什么意思？你打算怎么样？

約翰　我打算跟昨天你在她面前糟蹋我的那个女孩子結婚。

罗冷　你跟她結婚？你眞打算——

約翰　我一定要跟她結婚。

罗冷　好，既然如此，我只能对你說实話——（走到那半开的門口）博尼克太太，請你出來做个見証，好不好——还有馬塞小姐。請把棣納也帶出來。（看見楼納）哦，你也在这兒？

楼納　（在門口）我能不能進來。

罗冷　誰愛來誰來——人越多越好。

博尼克　你打算幹什么？

楼納、博尼克太太、馬塞、棣納和希尔馬·湯尼森都从左边屋里走出來。

博尼克太太　罗冷博士，我把話都說尽了，可是沒法子阻止他——

罗冷　博尼克太太，我有法子阻止他。棣納，你是个不懂事的女孩子。我不十分責备你。这些年你一直缺少精神上的支持。我只怪自己不能早支持你。

棣納　你現在別說話！

博尼克太太　这是怎么回事？

罗冷　棣納，虽然你昨天和今天的举动給我添了十倍的困难，可是我現在不能不說話。为了要搭救你，別的事就顧不得了。你一定还記得我答应你的那句話。你一定还記得，你答应过，到了適当的时候怎么答复我。現在我不能再迟疑了，所以我——（向約翰·湯尼森）——我告訴你，你追求的这女孩子已經跟我訂了婚。

博尼克太太　你說什么？

博尼克　棣納！

約翰　她跟你訂了婚？

馬塞　沒有的事，棣納！

楼納　他撒謊！

約翰　棣納——那家伙說的是眞話嗎？

棣納　（沉默片刻）是眞話。

罗冷　現在你那套勾引女人的手段大概沒法子施展了。現在我要讓大家知道，我走这一步路是为棣納謀幸福。我希望——不，我簡直有把握——人家不会誤会我的意思。博尼克太太，現在我想最好把棣納帶到別处去，想法子讓她的精神平靜一下。

博尼克太太　对，跟我走。喔，棣納，你好福气！（帶着棣納从左边出去。罗冷跟在她們后面。）

馬塞　約翰，再見！（出去。）

希尔馬　（在花園門口）哼——眞不像話——

楼納　（眼睛盯着棣納，向約翰）孩子，別灰心！我待在这兒監視牧师。（从右边出去。）

博尼克　約翰，現在你不搭“印第安女孩号”上美國了吧？

約翰　現在我越發要走。

博尼克　那么你去了不回來了？

約翰　我要回來。

博尼克　这么个局面你还回來？回來幹什么？

約翰　回來跟你們这伙人算帳，打倒你們几个算几个。（从右边出去。維紀蘭和克拉普从博尼克办公室出來。）

維紀蘭　博尼克先生，証件都办齐了。

博尼克　好，好——

克拉普　（低声）这么說，“印第安女孩号”明天决定开出去？

博尼克　决定开出去。（走進办公室。維紀蘭和克拉普从右边出去，希尔

馬·湯尼森跟在他們后面，这时候渥拉夫在左边門口偷偷探头張望。）

渥拉夫　舅舅！希尔馬舅舅！

希尔馬　哦，是你？你为什么不在楼上待着？你知道爸爸不許你出門。

渥拉夫　（走近几步）噓！希尔馬舅舅，你听見新聞沒有？

希尔馬　我听見你今天挨了一頓打。

渥拉夫　（狠狠地瞧着他父親的办公室）往后他再也别想打我了。你听見沒有，約翰舅舅明天要跟那些美國人一塊兒走？

希尔馬　跟你有什么相干？快上楼去！

渥拉夫　舅舅，也許有一天我也能去打野牛。

希尔馬　胡說！像你这么个乏貨——

渥拉夫　別忙，明天你瞧着吧！

希尔馬　小傻瓜！（从花園里出去。）

克拉普正从右边進來，渥拉夫一眼看見他，馬上躲進屋子，把門关上。

克拉普　（走到博尼克办公室門口，把門推开一点兒）博尼克先生，对不起，我又來了，現在外头正在起暴風。（等了会兒，里头沒有人答話）有暴風，“印第安女孩号”是不是照样开？（过了半晌，才听見下面这句話。）

博尼克　（在办公室里回答）有暴風，“印第安女孩号”还是照样开。

克拉普关上門，仍从右边出去。

第 四 幕

还是博尼克家对着花園那間屋子。桌子搬走了。黃昏时候，狂風怒吼，天气昏暗，夜色越來越深。

一个男用人在点燭台上的蠟燭，兩个女用人把花盆、灯和蠟燭从外头搬進來，分別安置在桌子上和靠牆的架子上。魯米尔穿着礼服，戴着白手套，繫着白領帶，站在屋里指揮用人。

魯米尔　(吩咐男用人)杰克，蠟不用都点，一支隔一支就行了。屋子別布置得太刺眼，要做得像是突如其來的样子，不是預先安排的。这些花兒怎么办？喔，擱着沒关系，讓人看着好像原來就在屋子里。

博尼克从办公室出來。

博尼克　(在門口)唔，这是怎么回事？

魯米尔　嘿，嘿，你來了？(吩咐用人)好，你們出去吧。

用人們从左边第二道門里出去。

博尼克　(走進屋子)魯米尔，这是怎么回事？

魯米尔　这就是說，你一生最光荣的时候到了。全体市民排着隊伍就要上这兒來向公民領袖致敬。

博尼克　什么？

魯米尔　他們打着旗子，帶着乐隊！本來还想拿火把，因为風太

大，怕有危險，所以沒拿。可是有灯彩——明天登在报紙上格外体面。

博尼克 魯米尔，你听我說——我不要这一套。

魯米尔 喔，來不及了，还有半点鐘他們就來了。

博尼克 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訴我？

魯米尔 就因为怕你不贊成。这件事是我跟你太太安排的。她叫我把屋子布置一下，她自己在准备茶点。

博尼克 （听）这是什么声音？他們这么快就來了？我好像听見有人唱歌。

魯米尔 （在花園門口）唱歌？喔，是那些美國人在唱歌。他們正在把“印第安女孩号”从船塢里拖出去。

博尼克 从船塢里拖出去！喔——魯米尔，今天晚上我不行，我身体不舒服。

魯米尔 你臉色确实不好看。可是你得打起精神來。喂，喂，朋友，快把精神打起來。我和桑斯达、維紀蘭都把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咱們要用群众的力量压倒敌人。外头謠言四起，收買產業的事情不能再不發表了。今天晚上，趁着唱歌、演說、碰杯的当口——趁着慶祝会的热烈空气——你一定得把你做的事当众宣布，說明是为本地人謀福利。借着慶祝会的热烈空气，我剛說过，你可以在群众中間取得巨大的勝利。可是咱們首先必須制造这种热烈空气，不然就沒办法。

博尼克 是，是，是——

魯米尔 咱們眼前这件事非常扎手，更得格外小心。博尼克，幸虧你的名譽很好，可以支持咱們。現在咱們必須安排几个節目。希尔馬·湯尼森先生給你寫了一首歌詞。开头一句漂亮得很：“高举起理想的旗帜”。罗冷博士答应在会上致詞。你

当然要致答詞。

博尼克　魯米尔，今天晚上我不行。你能不能替我——

魯米尔　我倒很願意，可是办不到。你要知道，罗冷博士今晚在会上致詞，当然主要是对你說話，他在我們这几个人身上也許順便只提一兩句。这話我已經跟維紀蘭和桑斯达說过。我們商量好了，你致答詞的时候应該提議为社会公共福利干杯。你說完之后，桑斯达要談一談本地各階層的友好关系，維紀蘭也要說几句話，热烈希望咱們的新事業不至于破坏本地的道德基礎。最后，我要用几句恰当的話請大家注意妇女的权利，她們力量虽然有限，对于社会却是很有用处。啊，你怎么不听——

博尼克　哦，哦，我在这兒听。你說这时候海里風浪是不是很大？

魯米尔　哦，你是为"櫻樹号"担心！它已經保足了險，你不知道嗎？

博尼克　我知道它保了險，可是——

魯米尔　而且船身一点兒毛病都沒有，这是最要緊的事。

博尼克　嗯。即使輪船出事兒，船上的人不一定都会死。船也許会沉下去，貨物也許会沉下去——箱子和文件也許会沉下去——

魯米尔　嗳呀，箱子和文件沒多大关系。

博尼克　沒多大关系！不錯，不錯，我只是說——快听——他們又唱起來了！

魯米尔　这是在"櫻樹号"船上唱。

維紀蘭从右边進來。

維紀蘭　他們正在把"櫻樹号"拖出去。博尼克先生，你好！

博尼克　（向維紀蘭）飄洋过海，你是行家，怎么不再仔細——

維紀蘭　博尼克先生，我相信上帝！再說，我剛到船上去过，發了几份小册子，他們随身帶着可以消灾免禍。

桑斯达和克拉普从右边進來。

桑斯达　（在門口跟人說話）不出乱子才怪呢！啊，諸位先生，晚安。

博尼克　克拉普先生，出了什么事兒？

克拉普　博尼克先生，我不知道。

桑斯达　“印第安女孩号”的水手全都喝醉了。要是这群畜生能活着到美國，往后誰也别信我的話。

楼納从右边進來。

楼納　（向博尼克）約翰叫我替他給大家辞行。

博尼克　他已經上船了嗎？

楼納　还沒上船，反正快了。我們在旅館外头分的手。

博尼克　他还是拿定主意要走？

楼納　决不改主意。

魯米尔　（在一扇窗戶上乱摸）这些新玩意兒眞討厭。我不会拉这窗帘。

楼納　要拉上窗帘嗎？我还以为你要——

魯米尔　海斯尔小姐，咱們先把窗帘拉上。你当然知道外头在幹什么？

楼納　喔，我知道。讓我帮你拉。（拉住一根窗帘繩）我給妹夫閉上幕——其实我倒願意給他把幕拉开。

魯米尔　回头你可以再給他把幕拉开。等到花園里挤滿了人，你把窗帘拉开，讓人家看看这又驚又喜的一家子。公民的家庭应該讓大家一目了然。

博尼克好像要說話，可是忽然急忙轉身走進办公室。

魯米尔　喂，咱們進去开一次最后的参謀会議吧。克拉普先生，

你也進來，我們要請你供給点材料。

几个男人都走進博尼克办公室。楼納已經把窗帘都拉好了，正要去拉开着的玻璃門的帘子，渥拉夫忽然从楼上屋子里跳下來，落在花園台階的頂端。他肩膀上披着圍巾，手里拿着一卷东西。

楼納　天呀，孩子，你吓死我了！

渥拉夫　(不讓她看見手里的东西)阿姨，别作声！

楼納　你为什么从窗戶里跳出來？你上哪兒去？

渥拉夫　噓，阿姨，别告訴人。我去找約翰舅舅，就在碼头上——給他送行。明天見，阿姨！(从花園里跑出去。)

楼納　别走！站住！渥拉夫！渥拉夫！

約翰·湯尼森穿着旅行服裝，肩膀上背着背包，小心地从右边門里溜進來。

約翰　楼納！

楼納　(轉身)怎么着！你又回來了？

約翰　还有几分鐘工夫。我一定得再見她一面。我們不能就这么分手。

馬塞和棣納从左边第二道門里進來。她們都穿着外套，棣納手里拿着个小旅行袋。

棣納　我一定要見他！我一定要見他！

馬塞　好，棣納，你去找他吧！

棣納　他來了！

約翰　棣納！

棣納　帶我一塊兒走！

約翰　你說什么！

楼納　你眞願意走？

棣納　眞願意，帶我一塊兒走。那家伙寫信給我，說今天晚上他

要宣布——

約翰 棣納——你不愛他嗎？

棣納 我从來沒愛过那家伙！我寧可淹死在海峽里也不願意跟他訂婚！喔，昨天他說了一大篇迁就我的話，好像他是我的大恩人，好像我的身分比他矮一截兒。他好像要我明白他在抬举一个下賤女孩子！我不願意再讓人家瞧不起。我一定要走。我跟你一塊兒走行不行？

約翰 行，行——一百个行！

棣納 我决不長期拖累你。只要你把我帶到美國去，帮我起个头兒——

約翰 好極了！棣納，这一定办得到。

棣納 （指着博尼克办公室）噓！声音小点兒！

約翰 棣納，我一定用心照顧你。

棣納 不，我不用你照顧。我自己会想办法。到了美國我一定有办法。只要讓我离开这兒。喔，你不知道，那些女人眞可笑，今天她們給我寫信，說我运气怎么好，說他的气量怎么大，劝我必須知道好歹。从明天起，她們每天要注意我是不是对得起这步好运气。这番好意我实在受不了！

約翰 棣納，老实告訴我，你想离开这兒是不是只为这件事？是不是你沒把我放在心上？

棣納 不，約翰，你是我最親愛的人。

約翰 喔，棣納——

棣納 他們都对我說，我应該恨你，应該瞧不起你——他們說这是我的义务。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是我的义务。我一輩子不会明白。

棣納 孩子，你不必明白！

馬塞　眞是，你不必明白，所以你一定得跟他結婚一塊兒走。

約翰　对，对！

楼納　什么！馬塞，我要親你一親！我沒想到你会說这話。

馬塞　不錯，你大概沒想到。連我自己都沒想到。不过我知道事情早晚会發作。喔，本地的風俗習慣把咱們压得多苦啊！棣納，起來反抗！跟他結婚！讓大家看看，咱們有胆量反抗傳統的風俗習慣！

約翰　棣納，你怎么說？

棣納　我願意跟你結婚。

約翰　棣納！

棣納　可是首先我要工作，像你似的，做个有出息的人。我要对人家有貢献，不願意只做个被人家收容的人。

楼納　对，对！应該这样。

約翰　好，我願意等着，希望——

楼納　孩子，你的希望会实現。現在上船去吧。

約翰　好，上船去！楼納，我跟你說句話。过來——（把她帶到后面，跟她很快地說了几句話。）

馬塞　棣納——你这有福气的孩子！讓我再看看你，跟你親一親——这是最后一次了。

棣納　不是最后一次。我的好阿姨，咱們將來还能見面。

馬塞　不会見面了！棣納，答应我，不要再回來。（抓住她兩只手，仔細瞧她）好孩子，飄洋过海去过幸福日子吧！我在学校里也常常盼望能到那边去过新生活。那地方一定很美丽，天比这兒寬，云比这兒高，人們呼吸的空气比这兒自由——

棣納　喔，馬塞阿姨，早晚有一天你会來找我們的。

馬塞　我？我永远不会來。我在这兒有点兒小事業，現在我想我

可以一心一意地幹下去。

棣納　我舍不得撇下你。

馬塞　棣納，有好些事舍不得撇也得撇。(吻她)不过你將來吃不着这种苦，好孩子。你要答应我，讓他快快活活过日子。

棣納　我不願意預先答应什么事。我最恨事情沒做先許願。事情該怎么样一定怎么样。

馬塞　是，是，你說得有理。只要你不改样子——对自己忠实。

棣納　我一定这样，馬塞阿姨。

楼納　(把約翰剛給她的几張紙掖在衣袋里)好，好，約翰，我的好孩子，走吧。

約翰　对，不能再耽擱了。楼納，再見，謝謝你一向这么照顧我。馬塞，也謝謝你对我的深情厚意。

馬塞　約翰，再見！棣納，再見！祝你們倆一輩子幸福！

馬塞和楼納催他們走到后門口。約翰和棣納急忙穿花園出去。

楼納关上門，拉上門帘。

楼納　馬塞，現在剩下咱們兩个人了。你丟了棣納，我丟了約翰。

馬塞　你——丟了約翰？

楼納　喔，其实在美國我已經只能做他一半兒主了。这孩子一心想自立，因此我在他面前假裝想家要回來。

馬塞　原來是这么回事！現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回來。楼納，可是他將來还要你去。

楼納　像我这么个不同胞的老姐姐，他要我回去幹什么？幸福生活一招手，男人就把親爱的老朋友撇在腦后了。

马塞　有时候确是如此。

楼納　馬塞，咱們倆現在必須要靠緊。

馬塞　我对你能有用嗎？

楼納　誰都比不上你对我用处大。咱們都做过乾媽媽——現在咱們的乾兒女都走了。只剩下咱們兩个人。

馬塞　不錯，只剩下咱們兩个人。現在我要老实告訴你一句話：他是我最心爱的人。

楼納　馬塞！（抓住她的胳臂）这是眞話？

馬塞　我的生命就在这句話里头。我爱他，我等着他。每年夏天我都盼望他回來。后來他果然回來了——可是不把我放在心上了。

楼納　你从前爱过他！可是給他成全这段美滿姻緣的就是你自己。

馬塞　我旣然爱他，我怎么能不成全他？不錯，我从前爱他。自从他走了，我整个的心都在他身上。你也許要問，我有什么理由癡心等着他？喔，我想从前我有理由。可是后來他回來了，好像把从前的事都忘了。他不把我放在心上了。

楼納　馬塞，你被棣納压下去了。

馬塞　她把我压下去，倒是件好事情。約翰出去的时候我跟他年紀一样大。可是这回我再看見他——喔，見面时候眞难受——我觉得自己比他大十歲。这些年他在光明燦爛的陽光里过日子，呼吸青春健康的空气，我却坐在家里不停手地紡綫——

楼納　紡出綫來給他織幸福的生活。

馬塞　不錯，我給他紡的是金綫。我心里不难受！楼納，咱們都是他的好姐姐，你說是不是？

楼納　（拥抱她）馬塞！

博尼克从办公室出來。

博尼克　（向办公室里的人）好，好，你們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到那时候我会——（把門关上）哦，你們在这兒！喂，馬塞，你把衣

服穿整齐点兒。告訴貝蒂也換件衣服。当然我并不要你們穿得特別講究，只要家常衣服整整齐齐就行。可是你們得快点兒。

楼納　馬塞，你得高高兴兴，快快活活的。要知道这是一件意外的大喜事。

博尼克　叫渥拉夫也下楼來。我要他站在我旁边。

楼納　嗯，渥拉夫——

馬塞　我去告訴貝蒂。（从左边第二道門里出去。）

楼納　偉大庄嚴的时候就在眼前了。

博尼克　（走來走去，心神不定）不錯，就在眼前了。

楼納　在这么个时候，一个人一定覺得又驕傲又快活。

博尼克　（瞧她）嗯——

楼納　我听說今天晚上全城都要張灯結彩。

博尼克　嗯，大概有这么回事。

楼納　各团体都要打着旗子排隊游行。你的名字要用灯彩紮出來。今晚各报館要用电报把这条新聞打到全國各城市，新聞里寫着："博尼克先生，被他的快乐家庭圍繞着，接受了本地公民的致敬，大家公認他是社会的支柱。"

博尼克　不錯，并且大街上的群众还要高声欢呼，要求我走到門口跟他們見面，我不能不出去鞠躬道謝。

楼納　为什么不能不——？

博尼克　你以为那时候我心里快活嗎？

楼納　我想你不会很快活。

博尼克　楼納，你心里瞧不起我。

楼納　現在还不。

博尼克　你不应該瞧不起我。你不应該！楼納，你不能了解，在

这狹小偏促的社会里，我完全是單槍匹馬一个人做事——我本打算痛痛快快幹点大事業——可是事業的圈子縮得一年比一年小。表面上看着很热鬧，其实我做了什么事？我只做了点零零碎碎、微不足道的事。在这兒做不出大事業。要是我打算在思想上比別人多迈一小步，大家就会跟我过不去，我在社会上就会失掉勢力。人家說我們是社会的支柱，其实我們是什么？我們不过是社会的工具。

樓納　为什么你現在才明白这道理？

博尼克　因为自从你回來之后——尤其是今天晚上——我想得很多。喔，我只恨自己在那时候——在当初——为什么不能徹底了解你。

樓納　了解了又怎么样？

博尼克　那我当初就不会把你撇开。你不离开我，我就不会弄到今天这地步。

樓納　你撇了我跟貝蒂結婚的时候难道沒想过她將來是你怎么样的一个帮手？

博尼克　別的不說，反正我知道她不是我需要的那么个帮手。

樓納　那是因为你从來沒讓她参加你的事業。因为你不讓她跟你自由坦白地交換意見。因为你做了对不起她親人的事兒，害她成天心里难受。

博尼克　对，对，对，这都是我撒謊欺騙人的下場。

樓納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撒謊欺騙的丑事一齐都揭露出來？

博尼克　現在？樓納，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樓納　卡斯騰，我問你——这套騙人的把戲究竟对你有什么好处？

博尼克　对我一点兒好处都沒有。我迟早一定会垮台，这个乱七

八糟的社会会跟着我完蛋。可是咱們这兒有新的一代，我正在为我兒子賣力气，給他的事業打基礎。在咱們社会里，眞理总有一天会抬头，那时候他的生活可以过得比他父親更快活。

楼納　可是他的生活还不是建筑在謊話的基礎上？你仔細想一想，你給他的是一份什么样的產業？

博尼克　（忍住絕望的情緒）我給他的產業比你知道的坏一千倍。可是这个罪孽迟早会消除。可是——可是——（發狠）你怎么能把这些事兒一齐都堆在我头上！現在事情已經做出來了。幹下去再說吧！你沒法子打倒我！

希尔馬·湯尼森手里拿着一封拆开的信，慌慌張張从右边跑進來。

希尔馬　哦，这是——。貝蒂，貝蒂！

博尼克　幹什么？他們已經來了嗎？

希尔馬　沒有，沒有。我要馬上找人說句話——（从左边第二道門出去。）

楼納　卡斯騰，你說我們这次回來打算跟你过不去。我老实告訴你这个浪子是怎么一等人吧。你們这些假道学看他好像身上有鼠疫，不敢走近他。他是个好漢子。他不用你們帮忙，他已經走了。

博尼克　可是他还要回來——

楼納　約翰不回來了。棣納也跟他走了。他們倆都永远不回來了。

博尼克　永远不回來了？棣納也走了？

楼納　走了，去做他老婆了。你看，像我从前似的，他們倆在你們这些正派人臉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不必再提了！

博尼克　約翰走了！棣納也走了！他們坐的是“印第安女孩号”？

楼納　不，約翰帶着这件宝貝不敢坐混帳水手开的那只船。他帶着棣納坐的是“櫻樹号”。

博尼克　啊！这么說都是白操心——(慌忙跑到办公室門口，把門使勁拉开，朝着里头喊)克拉普，赶緊截住“印第安女孩号”！今晚別讓它开出去！

克拉普　(在办公室里)博尼克先生，“印第安女孩号”已經开出去了。

博尼克　(关門，低声說)來不及了———切都是白操心——

楼納　这話什么意思？

博尼克　沒什么，沒什么！別管我的事！

楼納　嗯。卡斯騰，你听我說。約翰叫我告訴你，从前你借用过他的名譽，他在外國时候你也偸用过他的名譽，現在他把他的名譽交給我保管。約翰自己不說話。这件事我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你看，現在我手里拿的是你給他的兩封信。

博尼克　信在你手里！現在——現在你打算——也許就在今天晚上——游行隊伍來的时候——

楼納　我这次回來不是想揭开你的假面具，我只想試一試能不能劝你自己把假面具揭下來。这事我沒做成功。你还照样在撒謊。你瞧，我把这兩封信撕碎了。撕碎的信你拿去。卡斯騰，現在証据消滅了。你沒有危險了，并且，要是你做得到的話，还可以尽量地快活。

博尼克　(非常感动)楼納，你为什么不早这么做！現在太迟了。我这一輩子都完了。明天我就活不下去了。

楼納　这是怎么回事？

博尼克　別問我。話虽然这么說，我还得活下去。为了渥拉夫，我还得活下去。我要他恢复我的事業，并且替我贖罪——

樓納　卡斯騰！

希尔馬·湯尼森又慌慌張張走進來。

希尔馬　一个人都找不着。都出去了。連貝蒂都不在家。

博尼克　你究竟有什么事？

希尔馬　我不敢告訴你。

博尼克　什么事？你一定得告訴我。

希尔馬　也罢——渥拉夫坐了“印第安女孩号”逃走了。

博尼克　（身子搖晃着往后一退）渥拉夫——坐了“印第安女孩号”逃走了！沒有的事！

樓納　眞的！現在我才明白——我看見他从窗戶里跳出去的。

博尼克　（在办公室門口，絕望悲哀地喊道）克拉普，無論如何要截住“印第安女孩号”！

克拉普　博尼克先生，办不到了。咱們沒法子——

博尼克　咱們一定得截住它！渥拉夫在船上！

克拉普　什么！

魯米尔　（从办公室出來）渥拉夫逃走了？沒有的事！

桑斯达　（也从办公室出來）博尼克先生，領港的人会把他送回來的。

希尔馬　不会，不会，那孩子有信給我。（把信拿出來）他說他要藏在貨艙里，等船开到大海里他才鑽出來。

博尼克　我再也見不着他了！

魯米尔　喔，胡說。这么一只結实船，又是新修理——

維紀蘭　（也進屋來了）——幷且还是在你自己厂里修理的，博尼克先生。

博尼克　我告訴你們，我再也見不着他了。樓納，我沒有兒子了，幷且，我現在才明白，从前他也不能算是我兒子。（听）什么声音？

魯米尔　奏乐的声音。游行隊伍來了。

博尼克　我不能見人，我不願意見人。

魯米尔　你在打什么主意？不行——

桑斯达　不行，不行，博尼克先生，这件事可不能开玩笑。

博尼克　現在我还有什么可計較的？現在我还給誰出力？

魯米尔　这是什么話？你可以給我們出力，給社会出力。

维紀蘭　一点不錯。

桑斯达　博尼克先生，你一定記得，咱們——

馬塞从左边第二道門里進來。街上远处有音乐声。

馬塞　游行隊伍來了，可是貝蒂不在家，不知她上哪兒去了——

博尼克　她不在家！楼納，你看！快活的时候，伤心的时候，都沒人支持我。

魯米尔　快把窗帘門帘都拉开！克拉普先生，过來帮我拉！桑斯达，你也來！眞糟糕，偏偏在这时候他們一家子东一个西一个的不在一塊兒！跟預定的節目完全不一样。

門帘窗帘全都拉开了。滿街都是明晃晃的灯彩。博尼克住宅对面有一幅灯彩大标語：“社会支柱卡斯騰·博尼克万歲！”

博尼克　（往后退）快把标語摘下來！我不願意看！快把灯吹滅！

魯米尔　博尼克先生，对不起，你是不是神志不清？

馬塞　楼納，他怎么了？

楼納　噓！（湊在馬塞耳朵上說話。）

博尼克　快把挖苦我的标語摘下來，听見沒有！你們难道看不見这些灯光一閃一閃地都在眨眼笑咱們？

魯米尔　嗳，我知道——

博尼克　喔，你知道什么！可是我——我——我看这些灯光像送丧的蠟燭！

克拉普　嗯——

魯米尔　喂，我告訴你，你把事情看得太認眞了。

桑斯达　你那孩子在大西洋上走一趟就会回來的。

維紀蘭　博尼克先生，你只要信任上帝。

魯米尔　并且信任那只船。我知道那只船很靠得住。

克拉普　嗯——

魯米尔　我听說大國家的輪船公司常把破爛的棺材船①装运客貨，要是“印第安女孩号”也像那种船，那就糟了——

博尼克　我急得头髮都白了。

博尼克太太头上蒙着大披肩，从花園門里進來。

博尼克太太　卡斯騰，卡斯騰，你知道不知道——？

博尼克　我知道——可是你——你眞糊塗，不把兒子的事情放在心上——

博尼克太太　喔，听我說——

博尼克　你为什么不小心照管他？現在兒子丢了。你有本事給我把他找回來？

博尼克太太　我有本事！我把他找着了！

博尼克　你把他找着了！

男人們　(同时)啊！

希尔馬　啊，我早就料到。

馬塞　卡斯騰，現在你兒子又找回來了。

楼納　是的，并且还得讓他眞心愛你。

博尼克　你把他找着了！眞的嗎？他在什么地方？

博尼克太太　等你饒了他，我才告訴你。

博尼克　喔，饒他，当然饒他！可是你怎么知道他——

---

①“棺材船”是不適于航海的破旧船。

博尼克太太　做母親的难道是瞎子？我提心吊胆怕你知道这件事。昨天他露了点兒口風。后來楼上屋子里沒人了，他的背包和衣服也不見了——

博尼克　后來怎么样？

博尼克太太　我馬上跑出去，抓住渥尼，我們坐了他的小船追出去，那时候那只美國船正要往外开。幸虧我們到得早——我們到貨艙里一陣子搜查——才把他找着了。喔，你千万別責罰他！

博尼克　貝蒂！

博尼克太太　你也別責罰渥尼！

博尼克　渥尼？跟他什么相干？"印第安女孩号"后來开出去了嗎？

博尼克太太　沒有，現在我要說的就是这件事——

博尼克　快說，快說！

博尼克太太　那时候渥尼像我一样地心慌。搜查耽誤了时候，天黑下來了，領港的不願意开船。因此渥尼假借你的名义——自己作主——

博尼克　怎么样？

博尼克太太　把开船的日期往后推了一天。

克拉普　嗯——

博尼克　喔，我真是說不出的高兴！

博尼克太太　你不生气？

博尼克　喔，貝蒂，我高兴極了！

魯米尔　你太緊張了。

希尔馬　喔，跟自然斗爭的时候当然会緊張——嘿！

克拉普　（在窗口）博尼克先生，游行隊伍从花園門里進來了。

博尼克　好，現在讓他們來吧！

魯米尔　花園里挤滿了人。

桑斯达　大街上也挤满了。

魯米尔　博尼克，全城的人都出來了。眞叫人高兴。

維紀蘭　魯米尔先生，咱們的态度要謙虛点兒。

魯米尔　旗子都打起來了。隊伍多整齐！啊，代表团來了，罗冷博士帶着头。

博尼克　讓他們進來！

魯米尔　博尼克，可是你这么心慌意乱的——

博尼克　怎么样？

魯米尔　我倒願意替你說話。

博尼克　不，謝謝你。今天晚上我要自己說話。

魯米尔　你知道不知道該說什么話？

博尼克　喔，魯米尔，别害怕——現在我知道該說什么話了。

这时候音乐停止。花園門突然敞开。罗冷率領代表团从外头進來，兩个雇工抬着一只有盖兒的籃子跟在后头。各种市民随着進屋，把屋子挤得水洩不通。花園里，大街上，到处都是打旗子拿标語的人。

罗冷　博尼克先生！看了你臉上驚訝的神气，我就知道今天晚上你坐在安静幸福的家庭里，公正热心的同事朋友圍着你，你沒想到我們这些客人会突然跑來打攪你。我們敢來打攪你，是因为我們的热情逼着我們來向你致敬。当然，我們不是第一次向你致敬了，可是今天的規模特别大。我們不止一次地感謝你把咱們的社会像大楼似的，建立在寬闊穩固的道德基礎上。今天我們向你致敬，主要是因为你是个有眼光、有毅力、不自私并且肯犧牲自己的公民，你帶头办了一件事，我們相信，这件事会大大地促進本地的物質繁荣和公共福利。

群众的声音　（喝采）好！好！

罗冷　博尼克先生，这些年你在本城是个赫赫有名的模范人物。現在我不提你的模范家庭和你的高尚品格。你的这些美德是私人談心的題目，不必当着大家宣揚。今天我要說的是你在公共事業上表現的成績。船身坚固、設备完善的輪船一只一只从你的船厂里开出去，挂着咱們的國旗在大海洋上航行。一大批快乐幸福的工人把你当父親那么敬重。你創办了許多新工業，給好几百个家庭帶來了幸福。換句話說，你簡直是咱們社会的支柱、社会的基礎。

群众的声音　好，好！說得好！

罗冷　你的大公無私的光明举动給地方上帶來了說不尽的利益，尤其是在这时候。目前你正在給我們筹划——不怕俗气說句老实話——一条鉄路。

群众的声音　好！好！

罗冷　不过这个計划似乎注定了有困难，主要是因为有一批人只在自己狹小的利益上头打算盤。

群众的声音　听吧，听吧！听他說什么，听他說什么！

罗冷　現在我們知道，有几个外來的人偷偷地搶在埋头苦幹的本地人前面，把应該屬于本地社会的利益抓在自己手里。

群众的声音　对，对！听他說，听他說！

罗冷　博尼克先生，当然你不是不知道这件不幸的事情。可是你还照样埋头苦幹，因为你知道一个爱國公民不应該只顧本地的利益。

群众的声音　（不同的意見）嗯！不对，不对！对，对！

罗冷　所以我們今晚开会向你致敬，你是个理想的公民，你是一切公民道德的模范。我們預祝你的事業会促進本地的眞正永久的福利！不用說，修了鉄路，惡劣分子容易从外头鑽進

來，可是，修了鉄路，咱們也可以很快地把惡劣分子从內部清除出去。目前，外來的惡劣分子还沒肅淸。可是，我听說就在今天晚上咱們这兒淸除了几个这样的惡劣分子，这是意外的好消息，要是这消息可靠的話——

群众的声音　噓，噓！

罗冷　——我認为对于咱們的事業这是个吉利的預兆。現在我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咱們知道在眼前这位模范公民的家庭里，道德观念比親屬关系更被重視。

群众的声音　說得好，說得好！

博尼克　（同时說）讓我——

罗冷　博尼克先生，我只剩几句話了。你給本地人出力办事当然不希望物質报酬。可是本地市民感激你，对你有一点兒小小的表示，你决不能推辞——在目前这重要当口更不能推辞，因为做实际事务的人告訴我們，我們正在跨進一个新时代。

群众的声音　說得好！听他說，听他說！

罗冷对兩个雇工打了个招呼，他們馬上把籃子抬上來。罗冷說下面的話的时候，代表們照着他說的次序把籃子里的礼物一件一件遞上來。

罗冷　博尼克先生，現在請你收下这套銀咖啡用具，等到將來我們像过去一样到你府上打攪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擺在桌子上做个点綴的东西。

还有你們几位跟咱們領袖热誠合作的先生，我們也准备了几件不成意思的小东西，务必請你們賞臉收下來。魯米尔先生，这只銀酒盃是送給你的。你不止一次地在宴会碰杯的时候發表流利动听的演說，拥护大众的利益。祝頌你將來常有机会用这只杯子在宴会上干杯。桑斯达先生，請你收下这

本像片簿，里头是本地公民的照片，你待人慷慨厚道，所以社会各階層都有你的朋友。維紀蘭先生，我們送你这本家庭禱告書，它是羊皮紙印的，裝璜很精致，随着年齡的增長，你做人的态度嚴肅起來了。崇高神聖的思想提高了你在世俗生活中的行动。(轉过臉去对群众)朋友們，現在咱們給博尼克先生和他的同事們致敬！社会支柱万歲！

全体群众　博尼克先生万歲！社会支柱万歲！万歲！万歲！万歲！

楼納　妹夫，我給你道喜！

群众肅靜無声，等博尼克說話。

博尼克　(嚴肅而迟緩地开始說話)諸位朋友，你們的發言人剛才說过咱們正在跨進一个新时代，我希望事实确是如此。可是，要想跨進新时代，咱們必須認識一个咱們这社会从前不認識的眞理。(群众表示驚訝)我首先必須声明，我不能接受罗冷博士那一篇在这种場合照例有的頌揚文章，我担当不起，因为到現在为止，我的行动并不是大公無私。即使我并不一味只想發財，至少在大部分事情上头我的动机是为爭取权力、地位和別人对我的尊敬。

魯米尔　(低声)底下怎么样？

博尼克　在大家面前，我不說这是我的錯誤，因为我至今还相信在本地最会办事的人里头我也算得上一把好手。

許多人　对，对，对！

博尼克　我的毛病是喜欢用拐弯抹角的手段，我不敢老老实实，因为我知道我們無論做什么事，社会上的人总疑惑我們居心不正。現在讓我举个眼前的例子。

魯米尔　(着急)哼——哼！

博尼克　外头有謠言，說有人在新鉄路綫旁边收買大批的產業。

这些產業都是我買的——都是我一个人買的。

群众 (竊竊私語)他說什么？他？博尼克先生？

博尼克 这些產業目前都在我手里。当然，我沒瞞我的同事魯米尔、維紀蘭和桑斯达三位先生，我們商量好——

魯米尔 这話不是眞的！拿証据來！拿証据來！

維紀蘭 我們沒商量什么！

桑斯达 哼，这簡直是——

博尼克 不錯，关于剛才我正要談的那件事，我們的意見还不一致。可是我現在决定組織一个开發这些產業的股份公司，願意入股的人都可以入股，我想这三位先生一定贊成我的主張。

許多人 好！博尼克先生万歲！

魯米尔 (低声向博尼克)这种出賣朋友的下流举动——

桑斯达 (也低声說)这么說，你一直在耍我們——

維紀蘭 眞混帳！喔，天呀，我說的什么話！

群众 (在外头)万歲，万歲，万歲！

博尼克 諸位朋友，請安靜点兒。你們的敬意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現在决定的办法不是我原來的意思。我原來打算把全部產業都留在自己手里。并且我現在还相信，要是全部產業交給一个人經营，成績可以做得特別好。究竟怎么办，应該讓股东們决定。要是股东願意把事情交給我，我一定拿出最大的力气給他們服务。

群众的声音 贊成，贊成！

博尼克 可是，諸位，首先你們必須徹底了解我，然后每人也捫心自己問一問，讓咱們在今天晚上眞正开始一个新时代。咱們要拋弃旧时代，把旧社会的假面子、假道德、假正經和怯懦的劣根性都送進博物院讓大家去展覽，当做个敎訓。这套

咖啡用具，这只酒盃，这本像片簿和这本羊皮紙印的精裝縢告書，是不是也应該送進博物院？

魯米尔　当然。

維紀蘭　(嘴里嘰咕)要是别的东西你都拿走了，那么——

桑斯达　随你的便。

博尼克　現在我要清算最主要的一筆賬。剛才有人說，惡劣分子今天晚上走掉了。我可以补充一个你們不知道的消息：你們說的那个惡劣分子不是單身走的，他还帶走了个女人給他做老婆——

楼納　(高声)那个女人是棣納·鐸尔夫！

罗冷　什么！

博尼克太太　你說什么？(一陣騷动。)

罗冷　跑了？跟他跑了！沒有的事！

博尼克　罗冷先生，她要做他的老婆。底下我还有話說。(低声向他老婆)貝蒂，沉住气，听我說下去。(高声)我說，我要向那个人致敬，因为他勇敢地把别人的罪名担当在自己肩膀上。朋友們，我要招認这件撒謊欺騙的事情，我身体上每个細胞里几乎都沾染了欺騙的毒素。現在我要說实話。十五年前犯罪的人是我。

博尼克太太　(声音發顫，低低地說)卡斯騰！

馬塞　(同样)喔，約翰——

楼納　現在你总算認清了自己的眞面目！

听众驚訝得說不出話。

博尼克　朋友們，犯罪的是我，逃走的是他。后來傳布的那些下流無稽的謠言現在來不及反駁了，可是我用不着抱怨。十五年前我借了这些謠言的力量青云直上爬到了社会的上層，現

在謠言揭穿了，我是不是也跟着下台，这应該讓大家决定。

罗冷 眞像是个晴天霹靂！本地第一号大人物——（低声向博尼克太太）喔，博尼克太太，我眞替你难受！

希尔馬 一篇好供狀！唉，这眞是——

博尼克 可是今天晚上你們不必急于作决定。我劝諸位回家去——平心靜气，捫心自己間一間。头腦淸醒之后，你們就可以判斷，今天我說了实話，是吃虧还是不吃虧。諸位朋友，明天見！我还有好些事兒要懺悔，不过那是我自己的良心問題。明天見！把这場面赶緊收起來，誰看着都覚得刺眼。

罗冷 眞是刺眼。（低声向博尼克太太）她跑了！这么說，她到底不配受抬举。（把声音提高些，向代表团）諸位，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咱們还是赶緊散会吧。

希尔馬 以后叫我怎么再把理想的旗帜举起來——嘿！

这时候消息已經在群众中悄悄地傳开，参加游行的人陸續走出花園。魯米尔、桑斯达和維紀蘭一边走一边低声热烈地爭辯。希尔馬·湯尼森从右边溜出去。屋里只剩下博尼克夫妇、馬塞、楼納和克拉普。半晌無声。

博尼克 貝蒂，你能不能原諒我？

博尼克太太 （帶笑瞧他）卡斯騰，你知道不知道这些年我沒像今天晚上这么快活过？現在我有了新希望。

博尼克 为什么？

博尼克太太 这許多年我老覚得你曾經愛过我，后來才不愛我了。現在我才知道，你从來就沒愛过我，可是总有一天我会使你眞愛我。

博尼克 （把她摟緊）喔，貝蒂，我現在已經愛你了！听了楼納一篇話我才眞正了解你。快叫渥拉夫進來。

博尼克太太　你放心，他会來。克拉普先生——(在后方对克拉普低声說了句話，克拉普从花園門里走出去。随着，各处的灯光逐漸熄滅。)

博尼克　(低声)楼納，謝謝你，你保全了我的良心——并且还救了我。

楼納　你以为我原先有别的打算嗎？

博尼克　是啊，你原先有什么打算？我猜不透。

楼納　嗯——

博尼克　这么說，你不是恨我？也不是要报仇？你究竟回來幹什么？

楼納　撇不下从前的旧交情。

博尼克　楼納！

楼納　約翰把十五年前的謊話在我面前揭穿的时候我就發狠对自己說：“我一定要讓我年輕时候的意中人做个自由誠实的人。”

博尼克　喔，像我这沒出息的人不配你这么抬举！

楼納　喔，卡斯騰，說什么配不配，要是我們女人在这上头太認眞——

話沒說完，渥尼帶着渥拉夫从花園里進來。

博尼克　(跑过去)渥拉夫！

渥拉夫　爸爸，下回我不这样了。

博尼克　不逃走了？

渥拉夫　嗯，爸爸，你放心，我不走了。

博尼克　你也放心，以后我不会再把你逼走了。你長大了有自己的事業，我不强迫你幹我的事業。

渥拉夫　將來我想做什么你就讓我做什么嗎？

博尼克　你愛幹什么就幹什么。

渥拉夫　謝謝你，爸爸。那么，我不願意做社会支柱。

博尼克　啊！为什么不願意？

渥拉夫　喔，我想那一定怪沒意思的。

博尼克　渥拉夫，你应該做你自己；做了你自己，別的事自然就有办法了。渥尼，你——

渥尼　博尼克先生，我知道，您把我开除了。

博尼克　不，渥尼，咱們不分手。幷且还要請你原諒我——

渥尼　什么？今天晚上船开不出去。

博尼克　明天也不开。我給你的期限太短了。那只船必須徹底大修理。

渥尼　对，应該大修理——还得裝新机器！

博尼克　就这么办——記着，要老老实实、徹底修理。咱們这兒有好些事都应該老老实实、徹底修理。你去吧，渥尼，明天見！

渥尼　明天見，博尼克先生。謝謝您。（从右边出去。）

博尼克太太　現在他們都走了。

博尼克　只剩下咱們几个自己人了。我的名字不在灯光里照耀了。窗戶外头的灯都滅了。

楼納　你要那些灯再点起來嗎？

博尼克　再也不要了。这些年我过的日子是什么滋味？你知道了会吓一大跳。我現在好像中了毒的人剛醒过來。可是我覺得——我覺得我还可以做个年輕有力的人。喔，你們湊緊点兒——过來挨着我。貝蒂，过來！渥拉夫，过來！馬塞，你也过來，这些年我好像沒看見你似的。

楼納　恐怕是。你的社会在本質上是光身漢的社会，你眼睛里看不見女人。

博尼克　你說得一点兒都不錯。正因为如此，楼納，你别离开貝蒂和我。咱們就这么約定了，好不好？

博尼克太太　对，楼納，你千万别走！

楼納　好，我不走。你們一对年輕人剛起头过日子，我怎么舍得把你們扔下。难道我不是你們的乾媽媽嗎？馬塞，咱們是兩个老姑姑——喂，你在瞧什么？

馬塞　你看，天晴了，海面上多光明。"櫻樹号"运气眞好。

楼納　幸福就在那船上。

博尼克　咱們——咱們面前还擺着一大串正經事，我的事比别人格外多。可是我不怕！只要你們这几个忠实可靠的女人緊緊挨着我。这几天我学会了一条道理：你們女人是社会的支柱。

楼納　妹夫，你学会的道理靠不住。（把手使勁按在他肩膀上）你說錯了。眞理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才是社会的支柱。

——全剧完

玩偶之家

(1879)

人物表

托伐·海尔茂。

娜拉——他的妻。

阮克医生。

林丹太太。

尼尔·柯洛克斯泰。

海尔茂夫妇的三个孩子。

安娜——孩子們的保姆。

爱倫——女用人。

脚夫。

事情發生在克立斯替阿尼遏①海尔茂家里。

① 克立斯替阿尼遏是挪威首都的旧名，現在叫奥斯陸。

第　一　幕

一間屋子，布置得很舒服雅致，可是并不奢華。后面右边，一扇門通到門廳。左边一扇門通到海尔茂書房。兩扇門中間有一架鋼琴。左牆中央有一扇門，靠前一点，有一扇窗。靠窗有一張圓桌，几把扶手椅和一只小沙發。右牆里，靠后，又有一扇門，靠牆往前一点，一只瓷火爐，火爐前面有一对扶手椅和一張搖椅。側門和火爐中間有一張小桌子。牆上挂着許多版画。一只什錦架上擺着瓷器和小古玩。一只小書橱里放滿了精裝書籍。地上鋪着地毯。爐子里生着火。正是冬天。

門廳里有鈴声。緊接着就听見外面的門打开了。娜拉高高兴兴地哼着从外面走進來，身上穿着出門衣服，手里拿着几包东西。她把东西擱在右边桌子上，讓門廳的門敞着。我們看見外头站着个脚夫，正在把手里一棵聖誕樹和一只籃子遞給开門的女用人。

娜拉　爱倫，把那棵聖誕樹好好兒藏起來。白天別讓孩子們看見，晚上才点呢。(取出錢包，問脚夫)多少錢？

脚夫　五十个渥兒①。

① 挪威幣制單位。一百个渥兒等于一个克罗納。

娜拉　这是一克罗納。不用找了。

脚夫道了謝出去。娜拉随手关上門。她一边脫外衣，一边还是在快活地笑。她从衣袋里掏出一袋杏仁甜餅干，吃了一兩塊。吃完之后，她踮着脚尖，走到海尔茂書房門口听动靜。

娜拉　嗯，他在家。(嘴里又哼起來，走到右边桌子前。)

海尔茂　(在書房里)我的小鳥兒又唱起來了？

娜拉　(忙着解包兒)嗯。

海尔茂　小松鼠兒又在淘气了？

娜拉　嗯！

海尔茂　小松鼠兒什么时候回來的？

娜拉　剛回來。(把那袋杏仁餅干掖在衣袋里，急忙擦擦嘴)托伐，快出來瞧我買的东西。

海尔茂　我还有事呢。(过了会兒，手里拿着筆，开門朝外望一望)你又買东西了？什么！那一大堆都是剛買的？我的乱花錢的孩子又糟蹋錢了？

娜拉　嗯，托伐，現在咱們花錢可以松点兒了。今年是咱們头一回过聖誕節不用打飢荒。

海尔茂　不对，不对，咱們还不能乱花錢。

娜拉　喔，托伐，現在咱們可以多花点兒了——只多花那么一丁点兒！你知道，不久你就要掙大堆的錢了。

海尔茂　不錯，从一月一号起。可是还有整整三个月才到我領薪水的日子。

娜拉　那沒关系，咱們可以先借点錢花花。

海尔茂　娜拉！(走到她面前，开玩笑地捏着她耳朵說道)你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要是今天我借了一千克罗納，聖誕節一个礼拜你随随便便把錢都花完了，万一除夕那天房上掉下一塊瓦片

把我砸死了——

娜拉 （用手捂住他的嘴）嘘！别这么胡說！

海尔茂 要是眞有这么回事怎么办？

娜拉 要是眞有这种倒霉事，我欠債不欠債还不是一样。

海尔茂 那些債主怎么办？

娜拉 債主！誰管他們的事？他們都是跟我不相干的外头人。

海尔茂 娜拉！娜拉！你眞不懂事！正經跟你說，你知道在錢財上头，我有我的主張：不欠債！不借錢！一借錢，一欠債，家庭生活馬上就会不自由，不美滿。咱們倆硬着頸子挺到了現在，难道說到末了兒反倒軟下來不成。

娜拉 （走到火爐边）好吧，随你的便，托伐。

海尔茂 （跟过去）喂，喂，我的小鳥兒别这么搭拉着翅膀兒。什么？小松鼠兒生气了？（掏出錢包來）娜拉，你猜这里头是什么？

娜拉 （急忙轉过身來）是錢！

海尔茂 給你！（給她几張鈔票）我当然知道过聖誕節什么东西都得花錢。

娜拉 （数着）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啊，托伐，謝謝你！这很够花些日子了。

海尔茂 但願如此。

娜拉 眞是够花些日子了。你快过來，瞧瞧我買的这些东西。多便宜！你瞧，这是給伊娃買的一套新衣服，一把小劍。这是巴布的一只小馬，一个喇叭。这个小洋娃娃和搖籃兒是給爱密的。这兩件东西不算太好，可是讓爱密拆着玩兒也就够好的了。另外还有几塊衣料几塊手絹兒是給用人的。其实我应該買几件好点兒的东西送給老安娜。

海尔茂　那包是什么？

娜拉　（大声喊叫）托伐，不許动，晚上才讓你瞧！

海尔茂　喔！乱花錢的孩子，你給自己買点兒什么沒有？

娜拉　給我自己？我自己什么都不要。

海尔茂　胡說！告訴我你正經要点兒什么。

娜拉　我眞不知道我要什么！喔，有啦，托伐，我告訴你——

海尔茂　什么？

娜拉　（玩弄海尔茂的衣鈕，眼睛不看他）要是你眞想給我買东西的話——你可以——

海尔茂　可以什么？快說！

娜拉　（急忙）托伐，你可以給我点兒現錢。用不着太多，只要是你手里富余的数目就够了。我留着以后買东西。

海尔茂　可是，娜拉——

娜拉　好托伐，别多說了，快把錢給我吧。我要用漂亮的金紙把錢包起來挂在聖誕樹上。你說好玩兒不好玩兒？

海尔茂　那些会花錢的小鳥兒叫什么名字？

娜拉　喔，不用說，我知道，它們叫敗家精。托伐，你先把錢給我。以后我再仔細想我最需要什么东西。

海尔茂　（一边笑）話是不錯，那就是說，要是你眞把我給你的錢花在自己身上的話。可是你老把錢都花在家用上头，買好些沒用的东西，到后來我还得再拿出錢來。

娜拉　可是，托伐——

海尔茂　娜拉，你能賴得了嗎？（一只手摟着她）这是一只可爱的小鳥兒，就是很能花錢。誰也不会相信一个男人养活你这么一只小鳥兒要花那么些錢。

娜拉　不害臊！你怎么說这話！我花錢一向是能節省多少就節省

多少。

海尔茂 (大笑)一点兒都不錯，能節省多少就節省多少，可是实际上一点兒都節省不下來。

娜拉 (一边哼一边笑，心里暗暗高兴)哼！你哪兒知道我們小鳥兒，松鼠兒的花費。

海尔茂 你眞是个小怪东西！活像你父親——一天到晚睜大了眼睛到处找錢。可是錢一到手，不知怎么又从手指头縫兒里漏出去了。你自己都不知道錢到哪兒去了。你天生就这副性格，我也沒办法。这是骨子里的脾气。眞的，娜拉，这种事情都是会遺傳的。

娜拉 我但願能像爸爸，有他那样的好性格，好脾气。

海尔茂 我不要你別的，只要你像現在这样——做我会唱歌的可爱的小鳥兒。可是我覚得——今天你的神气有点兒——有点兒——叫我說什么好呢？有点兒跟平常不一样——

娜拉 眞的嗎？

海尔茂 眞的。抬起头來。

娜拉 (抬头瞧他)怎么啦？

海尔茂 (伸出一个手指头吓唬她)爱吃甜的孩子又偸嘴了吧？

娜拉 沒有。別胡說！

海尔茂 剛才又溜到糖果店里去了吧？

娜拉 沒有，托伐，眞的沒有。

海尔茂 沒去喝杯果子露嗎？

娜拉 沒有，眞的沒有。

海尔茂 也沒吃杏仁甜餅干嗎？

娜拉 沒有，托伐，眞沒有，眞沒有！

海尔茂 好，好，我跟你說着玩兒呢。

娜拉　(朝右边桌子走去)你不贊成的事情我决不做。

海尔茂　这話我信，并且你还答应过我——(走近娜拉)娜拉宝貝，現在你尽管把聖誕節的秘密瞞着我們吧。到了晚上聖誕樹上的灯火一点起來，那就什么都瞞不住了。

娜拉　你記着約阮克大夫沒有?

海尔茂　我忘了。其实也用不着約。他反正会來。回头他來的时候我再約他。我買了点上等好酒。娜拉，你不知道我想起了今天晚上过節心里多高兴。

娜拉　我也一样。孩子們更不知怎么高兴呢，托伐!

海尔茂　唉，一个人有了穩固的地位和丰富的收入眞快活!想想都叫人高兴，对不对?

娜拉　对，眞是太好了!

海尔茂　你还記不記得去年聖誕節的事情?事先足足有三个礼拜，每天晚上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熬到大后半夜，忙着做聖誕樹的彩花和别的各种各样不讓我們知道的新鮮玩意兒。我覺得沒有比那个再討厭的事情了。

娜拉　我自己一点兒都不覺得討厭。

海尔茂　(微笑)娜拉，可是后來我們什么玩意兒都沒看見。

娜拉　喔，你又提那个取笑我呀?小貓兒要鑽進去把我做的东西抓得稀爛，叫我有什么办法?

海尔茂　是啊，可憐的娜拉，你确是沒办法。你想尽了方法使我們快活，这是主要的一点。可是不管怎么样，苦日子过完了总是椿痛快事。

娜拉　喔，眞痛快!

海尔茂　現在我不用一个人悶坐了，你的一双可爱的眼睛和兩只嫩手也不用吃苦了——

娜拉　(拍手)喔，托伐，眞是不用吃苦了！喔，想起來眞快活！(挽着海尔茂的胳臂)托伐，讓我告訴你往后咱們应該怎么过日子。聖誕節一过去——(門廳的門鈴响起來)喔，有人按鈴！(把屋子整理整理)一定是有客來了。眞討厭！

海尔茂　我不見客。記着。

爱倫　(在門洞里)太太，有位女客要見您。

娜拉　請她進來。

爱倫　(向海尔茂)先生，阮克大夫剛來。

海尔茂　他到我書房去了嗎？

爱倫　是的。

海尔茂走進書房。爱倫把林丹太太請進來之后自己出去，随手关上門。林丹太太穿着旅行服裝。

林丹太太　(侷促犹豫)娜拉，你好？

娜拉　(捉摸不定)你好？

林丹太太　你不認識我了吧？

娜拉　我不——哦，是了！——不錯——(忽然高兴起來)什么，克立斯替納！眞的是你嗎？

林丹太太　不錯，是我！

娜拉　克立斯替納！你看，剛才我簡直不認識你了。可是也难怪我——(声音放低)你很改了些样子，克立斯替納！

林丹太太　不錯，我是改了样子。这八九年工夫——

娜拉　咱們眞有那么些年沒見面嗎？不錯，不錯。喔，我告訴你，这八年工夫可眞快活！現在你進城來了。臘月里大冷天，那么老远的路！眞佩服你！

林丹太太　我是搭今天早班輪船來的。

娜拉　不用說，一定是來过个快活的聖誕節。喔，眞有意思！咱

們要痛痛快快过个聖誕節。請把外头衣服脫下來。你冻坏了吧？(帮她脫衣服)好。現在咱們坐下舒舒服服烤烤火。你坐那把扶手椅，我坐这把搖椅。(抓住林丹太太兩只手)現在看着你又像从前的样子了。在乍一見的时候眞不像——不过，克立斯替納，你的气色顯得沒有从前那么好——好像也瘦了点兒似的。

林丹太太　还比从前老多了，娜拉。

娜拉　嗯，也許是老了点兒——可是有限——只是一丁点兒。(忽然把話咽住，改說正經話)喔，我这人眞粗心！只顧乱說——親爱的克立斯替納，你会原諒我吧？

林丹太太　你說什么，娜拉？

娜拉　(声音低柔)可憐的克立斯替納！我忘了你是个單身人兒。

林丹太太　不錯，我丈夫三年前就死了。

娜拉　我知道，我知道，我在报上看見的。喔，老实告訴你，那时候我眞想給你寫封信，可是总沒工夫，一直就拖下來了。

林丹太太　我很明白你的困难，娜拉。

娜拉　克立斯替納，我眞不应該。喔，你眞可憐！你一定吃了好些苦！他沒給你留下点兒什么嗎？

林丹太太　沒有。

娜拉　也沒孩子？

林丹太太　沒有。

娜拉　什么都沒有？

林丹太太　連个可以紀念的东西都沒有。

娜拉　(瞧着她不敢相信)我的好克立斯替納，眞有这种事嗎？

林丹太太　(一边伤心地笑着，一边撫摩她的头髮)娜拉，有时候眞有这种事。

娜拉　一个人孤孤單單的！这种日子怎么受得了！我有三个頂可爱的孩子！現在他們都跟保姆出去了，不能叫來給你瞧瞧。可是現在你得把你的事全都告訴我。

林丹太太　不，不，我要先听听你的話——

娜拉　不，你先說。今天我不願意淨說自己的事。今天我只想听你的。喔！可是有件事我得告訴你——也許你已經听說我們交了好运？

林丹太太　沒听說。什么好运？

娜拉　你想想！我丈夫当了合資股份銀行經理了。

林丹太太　你丈夫！哦，运气眞好！

娜拉　可不是嗎！做律师生活不穩定，尤其像托伐似的，來歷不明的錢他一个都不肯要。这一点我跟他意見完全一样。喔，你想我們現在多快活！一过新年他就要接事了，以后他就可以拿大薪水，分紅利。往后我們的日子可就大不相同了——老实說，爱怎么过就可以怎么过了。喔，克立斯替納，我心里眞高兴，眞快活！手里有錢，不用为什么事操心，你說痛快不痛快？

林丹太太　不錯。不缺少日用必需品至少是樁痛快事！

娜拉　不單是不缺少日用必需品，还有大堆的錢——整堆整堆的錢！

林丹太太　（微笑）娜拉，娜拉，你的老脾气还沒改？从前咱們一塊兒念書时候你就是个頂会花錢的孩子。

娜拉　（笑）不錯，托伐說我現在还是。（伸出食指指着她）可是"娜拉，娜拉"并不像你們說的那么不懂事。喔，我从來沒机会可以乱花錢。我們倆都得辛辛苦苦地工作。

林丹太太　你也得工作嗎？

娜拉　是的，做点輕巧活計，像編織、繡花一类的事情。(說到这兒，口气变得隨隨便便的)还得做点别的事。你是知道的，我們結婚的时候，托伐辞掉了政府机关的工作。那时候他的位置并不高，升不上去，薪水又不多，当然只好想办法額外多挣几个錢。我們結婚以后头一年，他拚命地工作，忙得要死。你知道，为了要多点收入，各种各样的額外工作他都得做，起早熬夜地不休息。日子長了他支持不住，害起重病來了。医生說他得到南边去療养，病才好得了。

林丹太太　你們在意大利住了整整一年，是不是？

娜拉　住了一整年。我告訴你，那段日子可眞难对付。那时候伊娃剛生下來。可是，当然，我們不能不出門。喔，說起來那次旅行眞是妙，救了托伐的命。可是錢也花得眞不少，克立斯替納！

林丹太太　我想大概少不了。

娜拉　花了一千二百塊！四千八百克罗納①！你看数目大不大？

林丹太太　幸虧你們花得起。

娜拉　你要知道，那筆錢是从我爸爸那兒弄來的。

林丹太太　喔，原來是这样。他正是那时候死的，是不是？

娜拉　不錯，正是那时候死的。你想！我不能回家服侍他！那时候我正等着伊娃生出來，并且还得照顧害病的托伐！嗳，我那親愛慈祥的爸爸！我沒能再見他一面，克立斯替納。喔，这是我結婚以后最难受的一件事。

林丹太太　我知道你最爱你父親。后來你們就到意大利去了，是不是？

① 挪威旧幣制單位为"元"，在易卜生寫这个剧本之前不久，改用了"克罗納"新單位。

娜拉 是。我們錢也有了，医生叫我們別再耽誤时候。过了一个月我們就动身了。

林丹太太 回來时候你丈夫完全复原了嗎？

娜拉 完全复原了。

林丹太太 可是——剛才那位医生？

娜拉 你說什么？

林丹太太 我記得剛才進門时候你們的女用人說什么大夫來了。

娜拉 哦，那是阮克大夫。他不是來看病的。他是我們頂要好的朋友，沒有一天不來看我們。从那以后托伐連个小病都沒有害过。几个孩子身体全都那么好，我自己也很好。(跳起來拍手)喔，克立斯替納，克立斯替納，活着过快活日子多有意思！咳，我眞豈有此理！我又淨說自己的事了。(在靠近林丹太太的一張矮凳上坐下，兩只胳臂擱在林丹太太的腿上)喔，別生气！告訴我，你是不是眞不愛你丈夫？既然不愛他，当初你为什么跟他結婚？

林丹太太 那时候我母親还在，病在牀上不能动。我还有兩个弟弟要照顧。所以那时候我覺得不应該拒絕他。

娜拉 也許不应該。大概那时候他有錢吧？

林丹太太 他日子很过得去。不过他的事業靠不住，他死后事情就一敗塗地了，一个錢都沒留下。

娜拉 后來呢？

林丹太太 后來我对付着开了个小鋪子，办了个小学校，反正有什么做什么，想尽方法湊合过日子。这三年工夫在我是一个長期奋斗的过程。現在总算过完了，娜拉。苦命的母親用不着我了，她已經去世了。兩个弟弟也有事，可以照顧自己了。

娜拉　現在你一定覺得很自由了！

林丹太太　不，不見得，娜拉。我心里只覺得說不出的空虛。活在世上誰也不用我操心！（心神不定，站起身來）所以在那偏僻冷靜的地方我再也住不下去了。在这大地方，找点消磨时間——排遣煩悶的事情一定容易些。我只想找点安定的工作——像机关办公室一类的事情。

娜拉　克立斯替納，那种工作很辛苦，你的身体看上去已經很疲乏了。你最好到海边去休养一陣子。

林丹太太　（走到窗口）娜拉，我沒有父親供給我錢呀。

娜拉　（站起來）喔，别生气。

林丹太太　（走近她）好娜拉，别見怪。像我这种境遇的人最容易發牢騷。像我这样的人活在世上并不为着誰，可是精神老是得那么緊張。人总得活下去，因此我就变得这么自私，只会想自己的事。我听見你們交了好运——說起來也許你不信——我替你們高兴，尤其替自己高兴。

娜拉　这話怎么講？喔，我明白了！你想托伐也許可以帮你一点忙。

林丹太太　不錯，我正是那么想。

娜拉　他一定肯帮忙，克立斯替納。你把这事交給我。我会拐彎抹角想办法。我想个好办法先把他哄高兴了，他就不会不答应。喔，我眞願意帮你一把忙！

林丹太太　娜拉，你心腸眞好，这么热心帮忙！像你这么个沒經歷过什么艰苦的人眞是尤其难得。

娜拉　我？我沒經歷过——？

林丹太太　（微笑）喔，你只懂得做点輕巧活計一类的事情。你还是个小孩子，娜拉。

娜拉 （把头一揚，在屋子里走來走去）喔，你別擺出老前輩的架子來！

林丹太太 是嗎？

娜拉 你跟他們都一样。你們都覺得我这人不会做正經事——

林丹太太 嗯，嗯——

娜拉 你們都以为在这煩惱世界里我沒經过什么煩惱事。

林丹太太 我的好娜拉，剛才你不是已經把你的煩惱事都告訴我了嗎？

娜拉 哼，那点小事情算得了什么！（低声）大事情我还沒告訴你呢。

林丹太太 大事情？这話怎么講？

娜拉 克立斯替納，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可是你不应該小看我。你辛辛苦苦供养你母親那么些年，你覺得很得意。

林丹太太 我实在誰也沒看不起。不过想起了母親臨死那几年我能讓她寬心过日子，我心里确是又得意又高兴。

娜拉 想起了給兩个弟弟出了那些力，你也覺得很得意。

林丹太太 难道我不应該得意嗎？

娜拉 当然应該。可是，克立斯替納，現在讓我告訴你，我也做过一件又得意又高兴的事情。

林丹太太 这話我倒信。你說的是什么事？

娜拉 噓！声音小一点！要是讓托伐听見，那可不得了！別讓他听見——千万使不得！克立斯替納，这件事，除了你，我誰都不告訴。

林丹太太 究竟是什么事？

娜拉 你过來。（把林丹太太拉到沙發上，叫她坐在自己旁边）克立斯替納，我也做过一樁又得意又高兴的事情。我救过托伐的

命。

林丹太太　救过他的命？怎么救的？

娜拉　我們到意大利去的事情我剛才已經說过了。要不虧那一次旅行，托伐的命一定保不住。

林丹太太　那我知道。你們花的錢是你父親供給的。

娜拉　(含笑)不錯，托伐和別人全都那么想。可是——

林丹太太　可是怎么样？

娜拉　可是爸爸一个錢都沒給我們。籌划那筆款子的人是我。

林丹太太　是你？那么大一筆款子？

娜拉　一千二百塊。四千八百克罗納。你覚得怎么样？

林丹太太　我的好娜拉，那筆錢你怎么弄來的？是不是買彩票中了獎？

娜拉　(鄙視的表情)買彩票？哼！那誰都会！

林丹太太　那么，那筆錢你从什么地方弄來的？

娜拉　(嘴里哼着，臉上露出一副叫人捉摸不透的笑容）哼！脫拉——拉——拉——拉！

林丹太太　当然不会是你借來的.

娜拉　不会？为什么不会？

林丹太太　做老婆的不得她丈夫的同意沒法子借錢。

娜拉　(把头一揚)喔！要是做老婆的有点办事能力，会想办法——

林丹太太　娜拉，我实在不明白——

娜拉　你用不着明白。我沒說錢是借來的。除了借，我还有好些別的办法。(往后一仰，靠在沙發上)也許是从一个愛我的男人手里弄來的。要是一个女人長得像我这么漂亮——

林丹太太　你太無聊了，娜拉。

娜拉　克立斯替納，我知道你急于要打听这件事。

林丹太太　娜拉，你听我說，这件事你是不是做得太魯莽了点兒？

娜拉　(重新坐直身子)搭救丈夫的性命能說是魯莽嗎？

林丹太太　我覺得你瞞着他就是太魯莽。

娜拉　可是一讓他知道这件事，他的命就保不住。你明白不明白？不用說把这件事告訴他，連他自己病到什么地步都不能讓他知道。那些大夫偷偷地跟我說，他的病很危險，除了到南边去过个冬，沒有别的办法能救他的命。你以为一开头我沒使过手段嗎？我假意告訴他，像別人的年輕老婆一样，我很想出門玩兒一趟。他不答应，我就一边哭一边央告他为我的身体想一想，不要拒絕我。并且我的話里还暗示着要是沒有錢，可以跟人借。克立斯替納，誰知道他听了我的話非常不高兴，几乎發脾气。他埋怨我不懂事，还說他做丈夫的不应該由着我这么任性胡鬧。他尽管那么說，我自己心里想，“好吧，反正我一定得想法子救你的命”。后來我就想出办法來了。

林丹太太　难道你父親从來沒告訴你丈夫錢不是从他那兒借的嗎？

娜拉　沒有，从來沒有。爸爸就是那时候死的。我本打算把这事告訴我爸爸，叫他不要跟人說。可是他病得很厉害，所以就用不着告訴他了。

林丹太太　你也沒在你丈夫面前說实話？

娜拉　嗳呀！这話虧你怎么問得出！他最恨的是跟人家借錢，你难道要我把借錢的事告訴他？再說，像托伐那么个好勝、要面子的男子漢，要是知道受了我的恩惠，那得多慚愧，多难受呀！我們倆的感情就会冷淡，我們的美滿快乐家庭就会改

样子。

林丹太太　你是不是永远不打算告訴他？

娜拉　（若有所思，半笑半不笑的）唔，也許有一天会告訴他，到好多好多年之后，到我不像現在这么——这么漂亮的时候。你别笑！我的意思是說等托伐不像現在这么爱我，不像現在这么喜欢看我跳舞、化裝演戲的时候。到那时候我手里留着点东西也許穩当些。（把話打住）喔，沒有的事，沒有的事！那种日子永远不会來。克立斯替納，你听了我的秘密事覺得怎么样？現在你还能說我什么事都不会办嗎？你要知道我的心血費得很不少。按时准期付款不是开玩笑。克立斯替納，你要知道商業場中有什么分期交款、按季付息一大些名目都是不容易对付的。因此我就只能东拼西湊到处想办法。家用里头省不出多少錢，因为我当然不能讓托伐过日子受委屈。我也不能讓孩子們穿得太不像样，凡是孩子們的錢我都花在孩子們身上，这些小宝貝！

林丹太太　可憐的娜拉，你只好拿自己的生活費貼补家用。

娜拉　那还用說。反正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在筹划。每逢托伐給我錢叫我買衣服什么的时候，我老是頂多花一半，買东西老是挑最簡單最便宜的。幸虧我穿戴什么都好看，托伐从來沒疑惑过。可是，克立斯替納，我心里时常很难过，因为衣服穿得好是椿痛快事，你說对不对？

林丹太太　一点兒都不錯。

娜拉　除了那个，我还用别的法子去弄錢。去年冬天运气好，弄到了好些抄寫的工作。我每天晚上躲在屋子里一直抄到后半夜。喔，有时候我实在累得不得了。可是能这么做事掙錢，心里很痛快。我几乎覺得自己像一个男人。

林丹太太 你的債究竟还清了多少？

娜拉 这很难説。那种事不大容易弄清楚。我只知道凡是能拼拼凑凑弄到手的錢全都还了債。有时候我真不知道应該怎么办。（微笑）我时常坐着心里瞎想，好像有个闊人把我爱上了。

林丹太太 什么！那闊人是誰？

娜拉 并不是真有那么个人！是我心里瞎想的，只当他已經死了，人家拆开他的遺囑的时候看見里面用大字寫着："把我臨死所有的財產立刻全部交給那位可爱的娜拉·海尔茂太太。"

林丹太太 喔，我的好娜拉，你説的那人究竟是誰？

娜拉 唉，你还不明白嗎？并不是真有那么个人。那不过是我需要款子走头無路时候的窮思極想。可是現在沒关系了。那个討厭的老东西現在有沒有都沒关系了。連人帶遺囑都不在我心上了，我的艰难日子已經过完了。（跳起來）喔，克立斯替納，想起來心里真痛快！我完全不用再操心了！真自由！每天跟孩子們玩玩鬧鬧，把家里一切事情完全按照托伐的意思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大好的春光快來了，一片長空，万里碧云，那該多美呀！到时候我們也許有一次短期旅行。也許我又可以看見海了。喔，活在世上过快活日子多有意思！

門廳鈴响。

林丹太太 （站起來）外头有人按鈴。我还是走吧。

娜拉 不，別走。沒人会上这兒來。那一定是找托伐的。

爱倫 （在門洞里）太太，外头有位男客要見海尔茂先生。

娜拉 是誰？

柯洛克斯泰 （在門洞里）海尔茂太太，是我。

林丹太太吃了一驚，急忙躲到窗口去。

娜拉 （走近柯洛克斯泰一步，有点着急，低声説道）原來是你？什么

事？你要見我丈夫幹什么？

柯洛克斯泰　可以說是——銀行的事吧。我在合資股份銀行里是个小职員，听說你丈夫就要做我們的新經理了。

娜拉　因此你——

柯洛克斯泰　不是别的，是件討厭的公事，海尔茂太太。

娜拉　那么請你到書房去找他吧。

柯洛克斯泰轉身走出去。娜拉一边冷淡地打招呼，一边把通門廳的門关上。她回到火爐边，对着火出神。

林丹太太　娜拉——剛才來的那人是誰？

娜拉　他叫柯洛克斯泰——是个律师。

林丹太太　这么說起來眞是他？

娜拉　你認識他嗎？

林丹太太　从前認識——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他在我們那兒一个律师事务所里做事。

娜拉　不錯，他在那兒做过事。

林丹太太　他样子可改多了！

娜拉　听說从前他們夫妻很彆扭。

林丹太太　現在他是不是單身漢？

娜拉　是，他帶着几个孩子过日子。好！火旺起來了！

娜拉关上爐門，把搖椅往旁边推一推。

林丹太太　人家說，他做的事不怎么太体面。

娜拉　眞的嗎？不見得吧。我不知道。咱們不談那些事——討厭得很。

阮克医生从海尔茂書房里走出來。

阮克　（还在門洞里）不，不，我要走了。我在这兒会打攪你。我去找你太太說說話兒。（把書房門关好，一眼看見林丹太太）哦，对

不起。我到这兒也碍事。

娜拉　沒关系，沒关系。(給他們介紹)这是阮克大夫——这是林丹太太。

阮克　喔，不錯，我常听說林丹太太的名字。好像剛才我上楼时候咱們碰見的。

林丹太太　是的，我走得很慢。我最怕上楼梯。

阮克　哦——你身体不大好？

林丹太太　沒什么。就是工作太累了。

阮克　沒別的病？那么，不用說，你是進城休养散悶來了。

林丹太太　不，我是進城找工作來的。

阮克　找工作？那是休养的好办法嗎？

林丹太太　人总得活下去，阮克大夫。

阮克　不錯，人人都說这句話。

娜拉　喔，阮克大夫，你自己也想活下去。

阮克　那还用說。尽管我活着是受罪，能多拖一天，我总想拖一天。到我这兒看病的人都有这么个傻想头。道德有毛病的人也是那么想。这时候在里头跟海尔茂說話的人就是害了道德上治不好的毛病。

林丹太太　(低声)唉！

娜拉　你說的是誰？

阮克　喔，这人你不認識，他叫柯洛克斯泰，是个坏透了的人。可是他一張嘴，就說要活命，好像活命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似的。

娜拉　眞的嗎？他找托伐幹什么？

阮克　我不淸楚，好像是为銀行的事情。

娜拉　我从前不知道柯洛克——这位柯洛克斯泰先生跟銀行有关

系。

阮克　有关系。他是銀行里的什么职員。(向林丹太太)我不知道你們那兒有沒有一批人，东抓抓，西聞聞，到处搜索别人道德上的毛病，要是讓他們發現了一个有毛病的人，他們就擺开陣势包圍他，盯着他不放松。身上沒毛病的人，他們連理都不愛理。

林丹太太　我想有毛病的人确是需要多照顧。

阮克　(聳聳肩膀)对了！大家都这么想，所以咱們的社会变了一所大医院。

娜拉正在想心事，忽然低声笑起來，拍拍手。

阮克　你笑什么？你懂得什么叫“社会”？

娜拉　誰高兴管你們那討厭的社会？我剛才笑的是别的事———一樁非常好玩兒的事。阮克大夫，我問你，是不是銀行里的职員現在都归托伐管了？

阮克　你覺得非常好玩兒的事就是这个？

娜拉　(一边笑一边哼)沒什么，沒什么！(在屋里走來走去)想起來眞有趣，我們——托伐可以管这么些人。(从衣袋里掏出紙袋來)阮克大夫，你要不要吃塊杏仁甜餅干？

阮克　什么！杏仁甜餅干！我記得你們家不准吃这个。

娜拉　不錯。这是克立斯替納送給我的。

林丹太太　什么！我——？

娜拉　喔，沒什么！别害怕。你当然不知道托伐不准吃。他怕我把牙齒吃坏了。喔，别管它，吃一回沒关系！这塊給你，阮克大夫！(把一塊餅干送到他嘴里)你也吃一塊，克立斯替納。你們吃，我也吃一塊——只吃一小塊，頂多吃兩塊。(又來回地走)喔，我眞快活！我只想做一件事。

阮克　什么事？

娜拉　一件要跟托伐当面說的事。

阮克　旣然想說，为什么不說？

娜拉　我不敢說，說出來很难听。

林丹太太　难听？

阮克　要是难听，还是不說好。可是在我們面前你不妨說一說。你想跟海尔茂当面說什么？

娜拉　我恨不得說“我該死！”

阮克　你瘋了？

林丹太太　嗳呀，娜拉——

阮克　好——他來了。

娜拉　（把餅干袋藏起來）噓！噓！噓！

海尔茂从自己屋里走出來，帽子拿在手里，外套搭在胳臂上。

娜拉　（迎上去）托伐，你把他打發走了嗎？

海尔茂　他剛走。

娜拉　讓我給你介紹，这是克立斯替納，剛進城。

海尔茂　克立斯替納？对不起，我不認識——

娜拉　托伐，她就是林丹太太——克立斯替納·林丹。

海尔茂　（向林丹太太）不錯，不錯！大概是我太太的老同学吧？

林丹太太　一点不錯，我們从小就認識。

娜拉　你想想！她这么大老远地專誠來找你。

海尔茂　找我！

林丹太太　也不一定是——

娜拉　克立斯替納擅長簿記，她一心想在一个能幹人手下找点事情做，为的是自己可以進修学習。

海尔茂　（向林丹太太）这意思很好。

娜拉　她听說你当了經理——这消息她是在报上看見的——馬上就赶來了，托伐，看在我面上，給克立斯替納想想办法，行不行？

海尔茂　这倒不是做不到的事。林丹太太，現在你是單身人兒吧？

林丹太太　可不是嗎！

海尔茂　有簿記的經驗？

林丹太太　不算很少。

海尔茂　好吧，旣然这样，我也許可以給你找个事情做。

娜拉　（拍手）你看！你看！

海尔茂　林丹太太，你这回來得眞凑巧。

林丹太太　喔，我不知該怎么謝你才好。

海尔茂　用不着謝。（穿上外套）对不起，我要失陪会兒。

阮克　等一等，我跟你一塊兒走。（走到外廳把自己的皮外套拿進來，在火上烤烤。）

娜拉　別多耽擱，托伐。

海尔茂　一个鐘头，不会再多。

娜拉　你也要走，克立斯替納？

林丹太太　（穿外套）是，我得找个住的地方。

海尔茂　那么咱們一塊兒走好不好？

娜拉　（帮她穿外套）可惜我們沒有空屋子，沒法子留你住——

林丹太太　我不想打攪你們。再見，娜拉，謝謝你。

娜拉　回头見。今兒晚上你一定得來。阮克大夫，你也得來。你說什么？身体好就來？今兒晚上你不会害病。只要穿暖和点兒。（他們一边說話一边走到門廳里。外头楼梯上有好几个小孩子說話的声音）他們回來了！他們回來了！（她跑过去开門。保姆安娜帶着孩子們走進門廳）進來！進來！（彎腰跟孩子們親嘴）喔，我的小

宝貝！你看見沒有，克立斯替納？他們可爱不可爱？

阮克　咱們別站在風口里說話。

海尔茂　走吧，林丹太太。这股冷風只有做媽媽的受得了。

阮克医生、海尔茂、林丹太太一塊兒下楼梯。安娜帶着孩子進屋來，娜拉也走進屋來，把門关好。

娜拉　你們眞精神，眞活潑！小臉兒多紅！紅得像蘋果，也像玫瑰花兒。（娜拉說下面一段話的时候三个孩子也跟母親嘰哩呱拉說不完）你們玩兒得好不好？太好了！喔，眞的嗎！你推着爱密跟巴布坐雪車！——一个人推兩个，眞能幹！伊娃，你簡直像个大人了。安娜，讓我抱她一会兒。我的小宝貝！（从保姆手里把頂小的孩子接过來，抱着她在手里跳）好，好，媽媽也跟巴布跳。什么？剛才你們玩兒雪球了？喔，可惜我沒跟你們在一塊兒。安娜，你撒手，我給他們脫。喔，讓我來，眞好玩兒。你冻坏了，快上自己屋里去暖和暖和吧。爐子上有热咖啡。（保姆走進左边屋子。娜拉給孩子們脫衣服，把脫下來的东西随手乱扔，孩子們一齐乱說話）眞的嗎！一只大狗追你們？沒咬着你們吧？別害怕，狗不咬乖宝貝。伊娃，別偷看那些紙包兒。这是什么？你猜猜。留神，它会咬人！什么？咱們玩兒点什么？玩兒什么呢？捉迷藏？好，好，咱們就玩兒捉迷藏。巴布先藏。你們要我先藏？

她跟三个孩子在这間和右边連着的那間屋子里連笑帶嚷地玩起來。末了，娜拉藏在桌子底下，孩子們从外头跑進來，到处乱找，可是找不着，忽然听見她咯兒一声笑，他們一齐跑到桌子前，揭起桌布，把她找着了。一陣大笑乱嚷。娜拉从桌子底下爬出來，裝做要吓唬他們的样子。又是一陣笑嚷。在这当口，有人在敲通門廳的門，可是沒人理会。門自己开了一半，柯洛克

斯泰在門口出現。他站在門口等了会兒，娜拉跟孩子們还是在玩兒。

柯洛克斯泰　对不起，海尔茂太太——

娜拉　(低低叫了一声，轉过身來，半跪在地上)哦！你來幹什么？

柯洛克斯泰　对不起，外头的門是开着的，一定是有人出去忘了关。

娜拉　(站起來)柯洛克斯泰先生，我丈夫不在家。

柯洛克斯泰　我知道。

娜拉　那么你來幹什么？

柯洛克斯泰　我來找你說句話。

娜拉　找我說話？(低声告訴孩子們)你們進去找安娜。什么？別害怕，生人不会欺負媽媽。等他走了咱們再玩兒。(把孩子們送到左边屋子里，关好門。心神不定)你要找我說話？

柯洛克斯泰　不錯，要找你說話。

娜拉　今天就找我？还沒到一号呢——

柯洛克斯泰　今天是二十四号，是聖誕節的前一天。这个節能不能过得好全在你自己。

娜拉　你要幹什么，今天款子我沒預备好。

柯洛克斯泰　暫时不用管那个。我來是为別的事。你有工夫嗎？

娜拉　喔，有工夫，可是——

柯洛克斯泰　好。剛才我在对門飯館里，看見你丈夫在街上走过去——

娜拉　怎么样？

柯洛克斯泰　陪着一位女客。

娜拉　又怎么样？

柯洛克斯泰　請問你那女客是不是林丹太太？

娜拉　是。

柯洛克斯泰　她是不是剛進城？

娜拉　不錯，今天剛進城。

柯洛克斯泰　大概她是你的好朋友吧？

娜拉　是。可是我不明白——

柯洛克斯泰　从前我也認識她。

娜拉　我知道你認識她。

柯洛克斯泰　哦！原來你都知道。我早就猜着了。現在老实告訴我，是不是林丹太太在銀行里有事了？

娜拉　柯洛克斯泰先生，你是我丈夫手下的人，怎么敢这么盤問我？不过你旣然要打听，我索性告訴你。一点兒都不假，林丹太太就要進銀行。举荐她的人就是我，柯洛克斯泰先生。現在你都明白了？

柯洛克斯泰　这么說，我都猜对了。

娜拉　(走來走去)你看，一个人有时候多少也有点兒力量。并不是做了女人就——柯洛克斯泰先生，一个人在别人手下做事总得格外小心点兒，別得罪那——那——

柯洛克斯泰　別得罪那有力量的人？

娜拉　一点都不錯。

柯洛克斯泰　(換一副口气)海尔茂太太，你肯不肯用你的力量帮我点兒忙？

娜拉　什么？这話怎么講？

柯洛克斯泰　你肯不肯想办法帮我保全我銀行里的小位置？

娜拉　这話我不懂。誰想搶你的位置？

柯洛克斯泰　喔，你不用裝糊塗。我知道你的朋友躲着不肯見我。我也知道把我开除了誰补我的缺。

娜拉　可是我实在——

柯洛克斯泰　也許你眞不知道。干脆一句話，趁着現在还來得及，我劝你赶緊用你的力量擋住这件事。

娜拉　柯洛克斯泰先生，我沒力量擋住这件事——一点兒力量都沒有。

柯洛克斯泰　沒有？我記得剛才你还說——

娜拉　我說的不是那意思。我！你怎么会以为我在丈夫身上有这么大力量？

柯洛克斯泰　喔，从前我們同学时候我就知道你丈夫的脾气。我想他不見得比別人的丈夫难支配。

娜拉　要是你說話的时候对我丈夫不尊敬，我就請你走出去。

柯洛克斯泰　夫人，你的胆子眞不小。

娜拉　我現在不怕你了。过了一月一号，我很快就会把那件事整个兒擺脫了。

柯洛克斯泰　（耐着性子）海尔茂太太，你听我說。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会为我銀行的小位置跟人家拚命。

娜拉　不錯，我看你会。

柯洛克斯泰　我并不專为那薪水，那个我最不放在心上。我为的是別的事。嗯，我索性老实都对你說了吧。我想，你跟別人一样，一定听說过好些年前我鬧了点兒小乱子。

娜拉　我好像听說有那么一回事。

柯洛克斯泰　事情虽然沒鬧到法院去，可是从此以后我的路全讓人家堵住了。后來我就幹了你知道的那个行業。我总得抓点事情做，在那个行業里我不能算是最狠心的人。現在我想洗手不幹了。我的兒子都長大了，为了他們的前途，我必須尽力恢复我自己的名譽，好好兒爬上去，重新再做人。我那銀

行里的小位置是我往上爬的第一步，想不到你丈夫要把我一脚踢下來叫我再跌到泥坑里。

娜拉　柯洛克斯泰先生，老实告訴你，我眞沒力量帮助你。

柯洛克斯泰　那是因为你不願意帮忙。可是我有法子硬逼你。

娜拉　你是不是要把借錢的事告訴我丈夫？

柯洛克斯泰　唔，要是我眞告訴他又怎么样？

娜拉　那你就太丢人了。（帶着哭声）想想，我这件又高兴又得意的秘密事要用这么不漂亮的方式告訴他——并且还是从你嘴里說出來。他知道了这件事会給我惹許多煩惱。

柯洛克斯泰　僅僅是煩惱？

娜拉　（賭气）好，你尽管告訴他。到后來最倒霉的还是你自己，因为那时候我丈夫会看出你这人多么坏，你的位置一定保不住。

柯洛克斯泰　我剛才問你是不是只怕在家庭里鬧彆扭？

娜拉　要是我丈夫知道了，他当然会把我欠你的錢馬上都还清，从此以后我們跟你就再也不相干了。

柯洛克斯泰　（走近一步）海尔茂太太，听我告訴你。不是你記性太坏，就是你不大懂得做生意的規矩。我一定要把事情的底細跟你說一說。

娜拉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柯洛克斯泰　你丈夫害病的时候，你來找我要借一千二百塊錢。

娜拉　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想法子。

柯洛克斯泰　当时我答应給你想法子。

娜拉　后來你果然把錢給我借來了。

柯洛克斯泰　我答应給你弄錢的时候有几个条件。当时你只顧着你丈夫，急于把錢弄到手讓他出門去养病，大概沒十分注意

那些小節目。現在讓我提醒你一下。我借錢給你的时候，要你在我寫的一張借据上簽个字。

娜拉　不錯，我簽了字。

柯洛克斯泰　不錯，你簽了字。可是后來我又在那借据上加了几句話，要你父親做保人。你父親应該簽个字。

娜拉　应該簽？他确是簽了字。

柯洛克斯泰　我把借据的日期空着沒填寫。那就是說，要你父親親筆簽字塡日期。这件事你还記得不記得？

娜拉　不錯，我想大概是——

柯洛克斯泰　后來我把借据交給你，要你从邮局寄給你父親。这話对不对？

娜拉　对。

柯洛克斯泰　不用說，你一定是馬上寄去的，因为沒过五六天你就把借据交給我，你父親已經簽了字，我也就把款子交給你了。

娜拉　难道后來我沒按日子还錢嗎？

柯洛克斯泰　日子准得很。可是咱們还是回到主要的問題上來吧。海尔茂太太，那时候你是不是正为一件事很着急？

娜拉　一点兒都不錯。

柯洛克斯泰　是不是因为你父親病得很厉害？

娜拉　不錯，他躺在牀上病得快死了。

柯洛克斯泰　不久他果然就死了？

娜拉　是的。

柯洛克斯泰　海尔茂太太，你还記得他死的日子是哪一天？

娜拉　他是九月二十九死的。

柯洛克斯泰　一点都不錯。我仔細調查过。可是这里头有件古怪

事——(从身上掏出一張紙)叫人沒法子解釋。

娜拉　什么古怪事？我不知道——

柯洛克斯泰　海尔茂太太，古怪的是，你父親死了三天才在这張紙上簽的字！

娜拉　什么？我不明白——

柯洛克斯泰　你父親是九月二十九死的。可是你看，他簽字的日子是十月二号！海尔茂太太，你說古怪不古怪？(娜拉不作声)你能說出这是什么道理嗎？(娜拉还是不作声)另外还有一点古怪的地方，“十月二号”跟年份那几个字不是你父親的親筆，是別人代寫的，我認識那筆迹。不过这一点还有法子解釋。也許你父親簽了字忘了塡日子，別人不知道他死了，胡乱替他塡了个日子。这也算不了什么。問題都在簽名上头。海尔茂太太，不用說，簽名一定是眞的嘍？眞是你父親的親筆嘍？

娜拉　(等了会兒，把头往后一仰，狠狠地瞧着柯洛克斯泰)不，不是他的親筆。是我簽的父親的名字。

柯洛克斯泰　啊！夫人，你知道不知道承認这件事非常危險？

娜拉　怎么見得？反正我欠你的錢都快还淸了。

柯洛克斯泰　我再請問一句話，为什么那时候你不把借据寄給你父親？

娜拉　我不能寄給他。那时候我父親病得很厉害。要是我要他在借据上簽字，那我就一定得告訴他我为什么需要那筆錢。他病得正厉害，我不能告訴他我丈夫的病很危險。那万万使不得。

柯洛克斯泰　旣然使不得，当时你就不如取消你們出國旅行的計划。

娜拉　那也使不得，不出門养病我丈夫一定活不成，我不能取消

那計划。

柯洛克斯泰　可是难道你沒想到你是欺騙我？

娜拉　这事当时我幷沒放在心上。我一点兒都沒顧到你。那时候你虽然明知我丈夫病的那么厉害，可是还千方百計刁难我，我簡直把你恨透了。

柯洛克斯泰　海尔茂太太，你好像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老实告訴你，从前我犯的正是那么一樁罪，那樁罪弄得我身敗名裂，在社会上到处难站脚。

娜拉　你？难道你也冒險救过你老婆的性命？

柯洛克斯泰　法律不考慮动机。

娜拉　那么那一定是笨法律。

柯洛克斯泰　笨也罢，不笨也罢，要是我拿这張借据到法院去告你，他們就可以按照法律懲办你。

娜拉　我不信。难道法律不許女兒想法子讓病得快死的父親少受些煩惱嗎？难道法律不許老婆搭救丈夫的性命嗎？我不大懂法律，可是我想法律上总該有那样的条文允許人家做这些事。你，你是个律师，难道不懂得？看起來你一定是个坏律师，柯洛克斯泰先生。

柯洛克斯泰　也許是。可是像咱們眼前这种事我懂得。你信不信？好，信不信由你。不过我得告訴你一句話，要是有人二次把我推到溝里去，我要拉你作伴兒。（鞠躬，从門廳走出去。）

娜拉　（站着想了会兒，把头一揚）喔，沒有的事！他想吓唬我。我也不会那么傻。（动手整理孩子們剛才脫下來的衣服。住手）可是——？不会，不会！我幹那件事是为我丈夫。

孩子們　（在左边門口）媽媽，生人走了。

娜拉　我知道，我知道。你們別告訴人有生客到这兒來过。听見

沒有？連爸爸都別告訴！

孩子們 听見了，媽媽。可是你还得跟我們玩兒。

娜拉 不，不，現在不行。

孩子們 喔，媽媽，來吧，剛才你答应我們的。

娜拉 不錯，可是現在不行。快上你們自己屋里去。我有好些事呢。快去，快去，乖乖的，我的小宝貝！（輕輕把孩子們推進里屋去，把門关上。轉身坐在沙發上，挑了几針花，手又停住了）不会！（丢下手里的活計，站起身來，走到門廳口，喊道）爱倫，把聖誕樹搬進來。（走到左边桌子前，开抽屜，手又停下來）喔，不会有的事！

爱倫 （搬着聖誕樹）太太，擱在哪兒？

娜拉 那兒，屋子中間兒。

爱倫 还要別的东西不要？

娜拉 謝謝你，东西都齐了，不要什么了。

爱倫擱下聖誕樹，轉身走出去。

娜拉 （忙着裝飾聖誕樹）这兒得插支蠟燭，那兒得挂几朵花兒。那个人眞可惡！沒关系！沒什么可怕的！聖誕樹一定要打扮得漂亮。托伐，我要想尽办法讓你高兴。我給你唱歌，我給你跳舞，我还給你——

說到这兒，海尔茂胳臂底下夾着文件，从門廳里走進來。

娜拉 喔，这么快就回來了？

海尔茂 是。这兒有人來过沒有？

娜拉 这兒？沒有。

海尔茂 这就怪了。我看見柯洛克斯泰从咱們这兒走出去。

娜拉 眞的嗎？喔，不錯，我想起來了，他來过一会兒。

海尔茂 娜拉，从你臉上我看得出他來求你給他說好話。

娜拉　是的。

海尔茂　他还叫你假装説是你自己的意思，并且叫你别把他到这兒來的事情告訴我，是不是？

娜拉　是，托伐。不过——

海尔茂　娜拉，娜拉！你居然做得出这种事！跟那么个人談話！还答应他要求的事情！并且还对我撒謊！

娜拉　撒謊？

海尔茂　你不是説沒人來过嗎？（伸出一只手指头吓唬她）我的小鳥兒以后再不准撒謊！唱歌的鳥兒要唱得清清楚楚，不要瞎唱。（一只胳臂摟着她）你説对不对？应該是这样。（松开胳臂）現在咱們别再談这个了。（在火爐前面坐下）喔！这兒眞暖和，眞舒服！（翻看文件。）

娜拉　（忙着装飾聖誕樹，过了会兒，説道）托伐！

海尔茂　幹什么？

娜拉　我在盼望后天斯丹保家的化装跳舞会。

海尔茂　我倒急于要看看你准备了什么新鮮節目。

娜拉　喔，説起來眞心煩！

海尔茂　为什么？

娜拉　因为我想不出什么好節目。什么節目都無聊，都沒意思。

海尔茂　小娜拉居然明白了？

娜拉　（站在海尔茂椅子后面，兩只胳臂搭在椅背上）托伐，你是不是很忙？

海尔茂　唔——

娜拉　那一堆是什么文件？

海尔茂　銀行的公事。

娜拉　你已經办公了？

海尔茂　我得了旧經理的同意，人事和机構方面都要做一些必要的調整。我要趁着聖誕節把这些事赶出來，一到新年事情就都办齐了。

娜拉　难怪柯洛克斯泰——

海尔茂　哼！

娜拉　（还是靠在椅背上，慢慢地撫摩海尔茂的头髮）托伐，要不是你这么忙，我倒想向你求个大人情。

海尔茂　什么人情？快說！

娜拉　誰的審美能力都赶不上你。我很想在后天化裝跳舞会上打扮得漂亮点兒。托伐，你能不能給我帮忙出主意，告訴我扮个什么样兒的角色，穿个什么样兒的服裝？

海尔茂　啊哈！你这任性的孩子居然也会自己沒主意向人家求救。

娜拉　喔，托伐，帮我想想办法吧。你要是不帮忙，我就沒主意了。

海尔茂　好，好，讓我仔細想一想。咱們反正有办法。

娜拉　謝謝你！（重新走到樹旁。过了会兒）那几朵紅花兒多好看。托伐，我問你，这个柯洛克斯泰犯过的事当眞很嚴重嗎？

海尔茂　伪造簽字，一句話都在里头了。你懂得这四个字的意思不懂得？

娜拉　他也許是不得已吧？

海尔茂　不錯，他也許像有些人似的完全是粗心魯莽。我也不是那种狠心腸的人，为了一樁錯处就把人家罵得一个錢不値。

娜拉　托伐，你当然不是那等人。

海尔茂　犯罪的人只要肯公开認罪，甘心受罰，就可以恢复名譽。

娜拉　受罰？

海尔茂　可是柯洛克斯泰幷沒这么做。他使用狡猾手段，逃避法律的制裁，后來他的品行越來越墮落，就沒法子挽救了。

娜拉　你覺得他——？

海尔茂　你想，一个人幹了那种虧心事就不能不成天撒謊、做假、欺騙。那种人就是当着他們最親近的人——当着自己的老婆孩子——也不能不戴上一副假面具。娜拉，最可怕的是这种人在自己兒女身上發生的坏影响。

娜拉　为什么？

海尔茂　因为在那种撒謊欺騙的环境里，家庭生活全部沾染了毒气。孩子們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罪惡的細菌。

娜拉　（从后面靠得更近些）眞的嗎？

海尔茂　我的宝貝，我当了多少年律师，这一类事情見得太多了。年輕人犯罪的案子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撒謊的母親身上。

娜拉　为什么你只說母親？

海尔茂　当然父親的影响也一样，不过一般說都是受了母親的影响。这一点凡是做律师的都知道。这个柯洛克斯泰这些年一直是在欺騙撒謊，害他自己的兒女，所以我說他的品行已經墮落到不可救藥的地步。（把一双手伸給她）我的娜拉宝貝一定得答应我别再給他說好話。咱們拉拉手。怎么啦？把手伸出來。这才对，咱們現在說好了。我告訴你，要我跟他在一塊兒工作簡直做不到。跟这种人待在一塊兒眞是不舒服。

娜拉把手抽回來，走到聖誕樹的那一边。

娜拉　这兒好热，我事情还多得很。

海尔茂　（站起來，收拾文件）好，我也要在飯前看几个文件，并且还得給你想服裝。也許我还能給你想点用金紙包着挂在聖誕樹上的东西。（把手按在她头上）我的宝貝小鳥兒！（說完之后走

進書房，把門关上。）

娜拉　（过了会兒，低声說道）沒有的事。不会有的事！

安娜　（在左边門口）孩子們怪可憐地嚷着要上媽媽这兒來。

娜拉　不行，不行，别讓他們上我这兒來！安娜，讓他們跟着你。

安娜　好吧，太太。（把門关上。）

娜拉　（嚇得面如土色）帶坏我的兒女！害我的家庭！（頓了一頓，把头一揚）这話靠不住！不会有的事！

第　二　幕

还是第一幕那間屋子。牆角的鋼琴旁边立着一棵聖誕樹，樹上的东西都摘干凈了，蠟燭也点完了。娜拉的外套和帽子扔在沙發上。

娜拉心煩意乱地独自在屋里走來走去，突然在沙發前面站住，拿起外套。

娜拉　（又把外套丟下）外头有人來了！（走到通門廳的門口仔細听）沒人。今天是聖誕節，当然不会有人來。明天也不会有。可是也許——（开門往外看）信箱里沒有信。里头是空的，什么都沒有。（走向前來）胡說八道！他不过說說罢了。这种事情不会有！决沒有的事。我有三个孩子。

安娜拿着一只大硬紙盒从左边走進來。

安娜　我好容易把化裝衣服連盒子找着了。

娜拉　謝謝你，把盒子擱在桌上吧。

安娜　（把盒子擱在桌子上）那衣服恐怕得好好兒整理一下子。

娜拉　我恨不得把衣服撕成碎片兒！

安娜　使不得。不太难整理。耐点性兒就行了。

娜拉　我去找林丹太太來帮忙。

安娜　您还出門嗎，太太？这么冷的天！别把自己冻坏了。

娜拉　或許还有更坏的事兒呢！孩子們在幹什么？

安娜　小宝貝都在玩兒聖誕節的玩意兒，可是——

娜拉　他們想找我嗎？

安娜　你想，他們一向跟慣了媽媽。

娜拉　不錯，可是，安娜，以后我可不能常跟他們在一塊兒了。

安娜　好在孩子們什么事都容易習慣。

娜拉　眞的嗎？你看，要是他們的媽媽走掉了，他們也会不想她嗎？

安娜　什么話！走掉了？

娜拉　安娜，我时常奇怪你怎么舍得把自己孩子交給不相干的外头人。

安娜　因为我要給我的小娜拉姑娘当奶媽，就不能不那么办。

娜拉　你怎么能下那种决心？

安娜　我有那么个好机会为什么不下决心？一个上了男人的当的苦命女孩子什么都得將就点兒。那个沒良心的坏家伙扔下我不管了。

娜拉　你女兒也許把你忘了。

安娜　喔，太太，她沒忘。她在行堅信礼① 和結婚的时候都有信給我。

娜拉　（摟着安娜）我的親安娜，我小时候你待我像母親一个样兒。

安娜　可憐的小娜拉除了我就沒有母親了。

娜拉　要是我的孩子沒有母親，我知道你一定会——我在这兒胡說八道！（开盒子）快進去看孩子。現在我要——明天你瞧我打扮得多漂亮吧。

---

① 按照基督教習慣，小孩受了洗礼以后，到了青春發育期，一般要再受一次"堅信礼"，以加强和巩固小孩的宗教信心。

安娜　我准知道跳舞会上誰也赶不上我的娜拉姑娘那么漂亮。（走進左边屋子。）

娜拉　（从盒子里拿出衣服，又随手把衣服扔下）喔，最好我有胆子出去走一趟。最好我出去的时候沒有客人來。最好我出去的时候家里不出什么事。胡說！沒有人会來。只要不想就行。这个皮手筒多好看！这副手套真漂亮！别想，别想！一，二，三，四，五，六——（叫起來）啊，有人來了。（想要走到門口去，可是拿不定主意。）

林丹太太把外套和帽子擱在門廳里，从門廳走進來。

娜拉　哦，克立斯替納，原來是你。外头有沒有别的人？你來得正凑巧。

林丹太太　我听說你上我那兒去了。

娜拉　不錯，我路过你那兒。我有件事一定要你帮个忙。咱們在沙發上坐着談。明天晚上楼上斯丹保領事家里要开化装跳舞会，托伐要我打扮个意大利南方的打魚姑娘，跳一个我在喀普里島上学的特蘭特拉土風舞①。

林丹太太　喔，你还想扮那个角色。

娜拉　嗯，这是托伐的意思。你瞧，这就是那一套服装，托伐在意大利給我做的，現在已經扯得不像样子了，我不知道該——

林丹太太　喔，整理起來幷不难，有些花边帶子开了綫，只要縫几針就行了。你有針綫沒有？喔，这兒有。

娜拉　費心，費心！

林丹太太　（做針綫）娜拉，这么說，明天你要打扮起來了。我告訴你，我要來看你上了裝怎么漂亮。我还忘了謝謝你，昨天晚

① 喀普里島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灣，"特蘭特拉"是那不勒斯的一种土風舞。

上真快活。

娜拉 （站起來，在屋里走动）喔，昨天，昨天不像平常那么快活。克立斯替納，你应該早几天進城。托伐真的有本事把家里安排得又精致又漂亮。

林丹太太 我覺得你也有本事，要不然你就不像你父親了。我問你，阮克大夫是不是經常像昨天晚上那么不高兴？

娜拉 不，昨天晚上特别看得出。你要知道，他真可憐，身上害了一种病，叫作脊髓痨。人家說他父親是个吃喝嫖賭的荒唐鬼，所以他从小就有病。

林丹太太 （把手里活計擱在膝盖上）啊，我的好娜拉，你怎么懂得这些事？

娜拉 （在屋里走动）一个女人有了三个孩子，有时候就有懂点医道的女人來找她談談这个談談那个。

林丹太太 （繼續做針綫，过了会兒）阮克大夫是不是天天上这兒來？

娜拉 他沒有一天不來。他从小兒就是托伐最親密的朋友，他也是我的好朋友。阮克大夫簡直可以算是我們一家人。

林丹太太 他这人誠懇不誠懇？我意思是要問，他是不是有点喜欢奉承人？

娜拉 不，恰好相反。你为什么問这句話？

林丹太太 因为昨天你給我們介紹的时候，他說时常听人提起我，可是后來我看你丈夫一点都不認識我。阮克大夫怎么会——

娜拉 克立斯替納，他不是瞎說。你想，托伐那么癡心爱我，他常說要把我独占在手里。我們剛結婚的时候，只要我提起一个从前的好朋友，他立刻就妬忌，因此我后來自然就不再提了。可是阮克大夫倒喜欢听从前的事情，所以我就时常給他講一点兒。

林丹太太　娜拉，听我告訴你，在許多事情上头，你还是个小孩子。我年紀比你大，閱歷也比你深点兒。我有一句話告訴你，你跟阮克大夫这一套应該赶緊結束。

娜拉　結束什么？

林丹太太　結束整个兒这一套。昨天你說有个爱你的闊人答应給你籌款子——

娜拉　不錯，我說过，可惜眞的幷沒有那么一个人！你問这个幹什么？

林丹太太　阮克大夫有錢沒有？

娜拉　他有錢。

林丹太太　沒人靠他过日子？

娜拉　沒有。可是——

林丹太太　他天天上这兒來？

娜拉　不錯，我剛才說过了。

林丹太太　他做事怎么这么不檢点？

娜拉　你的話我一点兒都不懂。

林丹太太　娜拉，別在我面前裝糊塗。你以为我猜不出借給你一千二百塊錢的人是誰嗎？

娜拉　你瘋了吧？怎么会說这种話？一个天天來的朋友！要是眞像你說的，那怎么受得了！

林丹太太　这么說，借錢的人不是他？

娜拉　当然不是他。我从來沒想到过——况且那时候他也沒錢借給我，他的產業是后來到手的。

林丹太太　娜拉，我想那是你运气好。

娜拉　我从來沒想跟阮克大夫——可是我拿得穩，要是我向他开口——

林丹太太　你当然不会。

娜拉　我当然不会。并且也用不着。可是我拿得穩，要是我向他借錢——

林丹太太　瞞着你丈夫？

娜拉　另外有件事我也得結束，那也是瞞着我丈夫的。我一定要把它結束。

林丹太太　是的，我昨天就跟你說过了，可是——

娜拉　（走來走去）处理这种事，男人比女人有办法。

林丹太太　是，自己丈夫更有办法。

娜拉　沒有的事！（自言自語，站住）款子付清了，借据就可以收回來。

林丹太太　那还用說。

娜拉　并且还可以把那害人的髒东西撕成碎片兒，扔在火里燒掉！

林丹太太　（眼睛盯着娜拉，放下針綫，慢慢地站起來）娜拉，你心里一定有事瞞着我。

娜拉　你看我臉上像有事嗎？

林丹太太　昨天我走后一定出了什么事。娜拉，赶緊老实告訴我。

娜拉　（向她身边走过去）克立斯替納——（細听）噓！托伐回來了。你先上孩子們屋里坐坐好不好？托伐不愛看人縫衣服。叫安娜帮着你。

林丹太太　（拿了几件东西）好吧。可是回头你得把那件事告訴我，不然我不走。

海尔茂从門廳走進來，林丹太太从左边走出去。

娜拉　（跑过去接他）托伐，我等你好半天了！

海尔茂　剛才出去的是裁縫嗎？

娜拉　不是，是克立斯替納。她帮我整理跳舞衣服呢。你等着瞧

我明天打扮得怎么漂亮吧。

海尔茂　我給你出的主意好不好？

娜拉　好極了！可是我听你的話跳那土風舞，不也是待你好嗎？

海尔茂　（托着她下巴）待我好？听丈夫的話也算待他好？算了，算了，小冒失鬼，我知道你是随便說說的。我不打攪你，也許你要試試新衣服。

娜拉　你也要工作，是不是？

海尔茂　是。（給她看一疊文件）你瞧。我剛从銀行來。（轉身要到書房去。）

娜拉　托伐。

海尔茂　（站住）什么事？

娜拉　要是你的小松鼠兒求你点兒事——

海尔茂　唔？

娜拉　你肯不肯答应她？

海尔茂　我得先知道是什么事。

娜拉　要是你肯答应她，小松鼠兒就会跳跳蹦蹦在你面前耍把戲。

海尔茂　好吧，快說是什么事。

娜拉　要是你肯答应她，小鳥兒就会唧唧喳喳一天到晚給你唱歌兒。

海尔茂　喔，那也算不了什么，反正她要唱。

娜拉　要是你肯答应我，我变个仙女兒在月亮底下給你跳舞。

海尔茂　娜拉，你莫非想說今天早起提过的事情？

娜拉　（走近些）是，托伐，我求你答应我！

海尔茂　你眞敢再提那件事？

娜拉　是，是，为了我，你一定得把柯洛克斯泰留在銀行里。

海尔茂　我的娜拉，我答应林丹太太的就是柯洛克斯泰的位置。

娜拉　不錯，我得謝謝你。可是你可以留下柯洛克斯泰，另外辞掉一个人。

海尔茂　喔，沒見过像你这种拗脾气！因为你随随便便答应給他說好話，我就得——

娜拉　托伐，不是为那个，是为你自己。这个人在好几家最爱造謠言的报館里当通訊員，这是你自己說的。他跟你搗起乱來可沒个完。我实在怕他。

海尔茂　喔，我明白了，你想起从前的事兒所以心里害怕了。

娜拉　你这話怎么講？

海尔茂　你一定想起了你父親的事情。

娜拉　那还用說。你想想当初那些坏家伙給我爸爸造的謠言。要不是打發你去調查那件事，帮了爸爸一把忙，他一定会撤职。

海尔茂　我的娜拉，你父親跟我完全不一样。你父親不是个完全沒有缺点的人。我可沒有缺点，并且希望永远不会有。

娜拉　啊，坏人瞎搗乱誰也防不尽。托伐，現在咱們可以快快活活，安安靜靜，帶着孩子在甜蜜的家庭里过日子。所以我求你——

海尔茂　正因为你帮他說好話，我更不能留着他。銀行里已經都知道我要辞掉柯洛克斯泰。要是現在消息傳出去，說新經理讓他老婆牽着鼻子走——

娜拉　就算牽着鼻子走又怎么样？

海尔茂　喔，不怎么样，你这任性的女人只顧自己心里舒服！哼，难道你要銀行里的人全都取笑我，說我心軟意活，棉花耳朵？你瞧着吧，照这样子不久我就会受影响。再說，我不能把柯洛克斯泰留在銀行里，另外还有个原因。

娜拉　什么原因？

海尔茂　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品行上的缺点我倒也許可以不計較。

娜拉　托伐，眞的嗎？

海尔茂　并且我听說他的業务能力很不錯。問題是，他在大学跟我同过学，我們有过一段交情，当初我不小心，現在很后悔，这种事情常常有。我索性把話老实告訴你吧——他随便乱叫我的小名兒，不管旁边有人沒有人。他最爱跟我套親热，托伐長托伐短的叫个沒有完！你說讓我怎么受得了。要是他在銀行待下去，我这經理实在当不了。

娜拉　托伐，你是說着玩兒吧？

海尔茂　不，我为什么要开玩笑？

娜拉　你这种看法心眼兒太小。

海尔茂　你說什么？心眼兒太小？你說我心眼兒小？

娜拉　不，不是，托伐。正因为你不是小心眼兒所以我才——

海尔茂　沒关系。你說我做事小心眼兒，那么我这人一定也是小心眼兒。小心眼兒！好！咱們索性把这件事一刀兩段。（走到門廳門口，喊道）爱倫！

娜拉　幹什么？

海尔茂　（在文件堆里搜尋）我要了結这件事。（爱倫走進來）來，把这封信交給信差，叫他馬上就送去。信上有地址。錢在这兒。

爱倫　是，先生。（拿着信走出去。）

海尔茂　（整理文件）好，任性的太太。

娜拉　（提心吊胆）托伐，那是什么信？

海尔茂　是辞退柯洛克斯泰的信。

娜拉　托伐，赶緊把信收回來！現在还來得及。喔，托伐，为了我，为了你自己，为了孩子們，赶緊把信收回來！听見沒有，托伐？赶快！你不知道那封信会給咱們惹出什么大禍來。

海尔茂 來不及了。

娜拉 不錯，來不及了。

海尔茂 娜拉，你这么着急，我倒可以原諒你，可是这是侮辱我。我为什么要怕一个造謠言的坏蛋报复我？可是我还是原諒你，因为这証明你非常爱我。（摟着她）我的親娜拉，这才对呢。什么事都不用怕，到时候我自有胆子和力量。你瞧着吧，我的兩只闊肩膀足够挑起那副重担子。

娜拉 （吓楞了）你說什么？

海尔茂 我說一副重担子。

娜拉 （定下心來）不用你挑那副重担子！

海尔茂 很好，娜拉，那么咱們夫妻分着挑。这是应該的。（安慰她）現在你該滿意了吧？喂，喂，喂，別像一只吓傻了的小鴿子。这都是胡思乱想，都是不会有的事。現在你該用手鼓練習跳舞了。我到里屋去，把門都关上，什么声音我都不会听見。你爱怎么热鬧都可以。（在門洞里轉身說）阮克大夫來的时候，叫他到里屋來找我。（向娜拉点点头，帶着文件走進自己的房間，随手关上門。）

娜拉 （吓得糊里糊塗，站在那兒好像脚底下生了根，低声对自己說）他会幹出來的。他眞会做出來。他会什么都不管，他幹得出來的。喔，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使不得！什么都使得，只有那件事使不得！喔，总得想个脫身的办法！叫我怎么办？（外廳鈴响）是阮克大夫！什么都使得，只有那个使不得！

娜拉兩只手在臉上摸一把，定了定神，走过去开門。阮克医生正在外头掛他的皮外套。从这时候起，天色漸漸黑下來。

娜拉 阮克大夫，你好。我听見鈴声就知道是你。你先別上托伐那兒去，他手里事情忙得很。

阮克　你有工夫嗎？（一边問一边走進來，关上門。）

娜拉　你还不知道你來我一定有工夫。

阮克　謝謝你。你对我的好意，我能享受多么久，一定要享受多么久。

娜拉　你說什么？能享受多么久？

阮克　是的。你听了害怕嗎？

娜拉　我覺得你說的很古怪。是不是要出什么事？

阮克　这事我心里早就有准备，不过沒想到來的这么快。

娜拉　（一把抓住他胳臂）你又發現了什么？阮克大夫，你得告訴我。

阮克　（在火爐旁边坐下）我完了。沒法子救了。

娜拉　（松了口气）是你的事？

阮克　不是我的事是誰的事？为什么要自己騙自己？海尔茂太太，在我的病人里头，我自己的病最嚴重。这些日子我正在給自己盤貨底，算总帳。算出來的結果是破產！也許不到一个月我就爛在墳墓里了。

娜拉　喔！你說得眞难听。

阮克　这件事本身就难听。最糟糕的是还得經过好些丑惡的階段才会走到末了那一步。还有一次最后的檢查。到那时候我差不多就可以知道內部总崩潰哪一天开始。我要囑咐你一句話：海尔茂胆子小，一切丑惡的事情他都怕，我不要他到病房來看我。

娜拉　可是，阮克大夫——

阮克　我决不要他來看我，我会关上門不讓他進來。等到我确实知道了最后的消息，我馬上会給你寄一張名片，你看見上头画着黑十字，就知道我的总崩潰已經开始了。

娜拉　你今天簡直是胡鬧，剛才我还盼望你心情好一点。

阮克　死在臨头叫我心情怎么好得了？别人造了孽，我替他活受罪！这公平不公平？你仔细去打听，家家都有这么一筆無情的寃枉賬。

娜拉　（堵住耳朵）胡說，胡說！别这么伤心！

阮克　这件事实在只該招人笑。我父親欠了一筆荒唐賬，逼着我这倒霉寃枉的脊梁骨給他來还債。

娜拉　（在左边桌子前）是不是他太喜欢吃蘆筍和餡兒餅？

阮克　是的，还有香菌。

娜拉　不錯，还有香菌。还有牡蠣，是不是？

阮克　是的，还有牡蠣。

娜拉　还有葡萄酒，香檳酒！眞可憐，这些好东西都会伤害脊梁骨。①

阮克　最可憐的是，倒霉的脊梁骨并沒吃着那些好东西。

娜拉　啊，不錯，眞倒霉。

阮克　（凝神看着她）嗯——

娜拉　（过了会兒）剛才你为什么笑？

阮克　我沒笑，是你笑。

娜拉　阮克大夫，我沒笑，是你笑。

阮克　（站起來）我从前沒看透你这么坏。

娜拉　我今天有点不正常。

阮克　好像是。

娜拉　（兩手搭在阮克医生肩膀上）阮克大夫，要是你死了，托伐和我不会忘了你。

阮克　过不了多少日子你們就会忘了我。不在眼前的人很容易

① 这些好吃的东西当然害不了脊梁骨。阮克的父親是个荒唐鬼，得了花柳病，阮克不願意对娜拉說实話。

忘。

娜拉　(担心地瞧着他)你真这样想嗎?

阮克　一般人一結交新朋友就会——

娜拉　誰結交新朋友啦?

阮克　我死之后，你和海尔茂就会結交新朋友。我覺得你已經在搶先准备了。那位林丹太太昨天上这兒來幹什么?

娜拉　嘿，嘿!你是不是妬忌可怜的克立斯替納?

阮克　就算是吧。將來她会在这兒做我的替身。我一死，这个女人說不定就会——

娜拉　噓!声音小点兒!她在里屋呢。

阮克　她今天又來了?你瞧!

娜拉　她是來給我整理衣服的。嗳呀，你这人眞不講理!(坐在沙發上)乖点兒，阮克大夫。明天你看我跳舞的时候只当我是为了你——不用說也是为托伐。(从盒子里把各种东西拿出來)阮克大夫，坐到这兒來，我拿点东西給你瞧。

阮克　(坐下)什么东西?

娜拉　你瞧!

阮克　絲袜子。

娜拉　肉色的。漂亮不漂亮?这时候天黑了，明天——不，不，只許你看我的脚。喔，也罢，别处也讓你看。

阮克　唔——

娜拉　你在仔細瞧什么?是不是那些东西我不配穿?

阮克　这些事情我外行，不能發表意見。

娜拉　(瞧了他半晌)不害臊!(用絲袜子在他耳朵上輕輕打一下)这是教訓你。(把絲袜子卷起來。)

阮克　还有什么别的新鮮玩意兒給我瞧?

娜拉 不給你瞧了，因为你不老实。(一边哼着一边翻东西。)

阮克 (沉默了会兒)我坐在这兒跟你聊天兒的时候，我想不出——我眞想不出——要是我始終不到你們这兒來，我的日子不知怎么过。

娜拉 (微笑)不錯，我覺得你跟我們非常合得來。

阮克 (声音更低了，眼睛直着看前面)現在我只能一切都丢下——

娜拉 胡說。我們不許你离开。

阮克 (还是那声調)連表示感謝的一点兒紀念品都不能留下來，几乎連讓人家嘆口气的机会都沒有——留下的只是一个空位子，誰來都可以补上这个缺。

娜拉 要是我問你要——？不。

阮克 問我要什么？

娜拉 要一个咱們的交情的紀念品。

阮克 說下去！

娜拉 我的意思是，要你給我出一大把力。

阮克 你眞肯讓我有个快活的机会嗎？

娜拉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阮克 那么老实告訴我。

娜拉 阮克大夫，不行，我沒法子出口。这件事情太大了——不但要請你出点力，还要請你帮忙出主意。

阮克 那就更好了。我猜不透你說的是什么。赶緊說下去。难道你不信任我嗎？

娜拉 我最信任你。我知道你是我最靠得住、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我要告訴你。阮克大夫，有件事你得帮我擋住。托伐怎么愛我，你是知道的。为了我，他会毫不躊躇地犧牲自己的性命。

阮克 (彎身湊近她)娜拉，你以为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肯——

娜拉 （有点吃驚）肯什么？

阮克 肯为你牺牲自己的性命。

娜拉 （伤心）喔！

阮克 我已經發过誓，在我——在我走之前一定要把話說出來。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比这更好的机会了。現在我已經說出來了，你也知道你可以放心信任我。

娜拉 （站起來，愼重安詳地說道）讓我过去。

阮克 （讓她过去，可是坐着不动）娜拉——

娜拉 （在門洞里）爱倫，把灯拿進來。（走到火爐边）喔，阮克大夫，剛才你太不应該了。

阮克 （站起來）我像别人一样地爱你难道不应該？

娜拉 不是說那个，我說你不应該告訴我。实在用不着——

阮克 什么？你从前知道——？

爱倫把灯拿進來，放在桌子上，又走出去。

阮克 娜拉——海尔茂太太，我問你，你从前知道不知道？

娜拉 喔，我怎么知道我知道不知道？我实在沒法兒說——阮克大夫，你怎么这么沒分寸？咱們一向处得很合適！

阮克 不管怎么样，你現在已經知道我的整个生命都可以由你支配。往下說吧。

娜拉 （瞧着他）往下說？現在还能往下說？

阮克 告訴我，你想要我做什么。

娜拉 現在我不能告訴你了。

阮克 快說，快說！别这么捉弄我。只要是男人做得到的事，我都願意給你做。

娜拉 現在我沒有事情要你做了。再說，我实在也不要人帮忙。將來你会知道这都是我胡思乱想。不用說，一定是胡思乱想！

(在摇椅里坐下，含笑瞧着他)阮克大夫，你是个知趣的人！現在屋子里点了灯，你自己害臊不害臊？

阮克　不，不一定。可是也許我該走了——永远不再來了。

娜拉　那可不行。以后你应該跟我們照常來往。你知道托伐沒有你不行。

阮克　不錯，可是你呢？

娜拉　喔，你知道我一向喜欢你上这兒來。

阮克　我上当就在这上头。你是我猜不透的一个啞謎兒。我时常觉得你喜欢我跟你作伴兒几乎像喜欢海尔茂跟你作伴兒一样。

娜拉　是呀，你不是看出來了嗎？有些人是我最爱的，也有些人我喜欢跟他們說話作伴兒。

阮克　不錯，这話有道理。

娜拉　我小时候当然最爱我爸爸。可是我老喜欢溜到用人屋子里，因为，第一，她們从來不教訓我，第二，听她們聊天兒怪有意思的。

阮克　喔，我明白了。現在我代替了她們的地位。

娜拉　(跳起來，赶緊向他跑过去)啊，阮克大夫，我不是这意思。你要知道，跟托伐在一塊兒有点像跟爸爸在一塊兒——

爱倫从門廳走進來。

爱倫　对不起，太太——(低低說了一句話，把一張名片遞給她。)

娜拉　(向名片瞟了一眼)哦！(把名片揣在衣袋里。)

阮克　出了什么事？

娜拉　沒什么，沒什么。只是为了我的新衣服。

阮克　你的新衣服！不是在那兒嗎？

娜拉　喔，不是那件。是另外定做的一件。千万別告訴托伐。

阮克　哈哈！原來是瞎瞞人的大事情。

娜拉　当然是。你去找他吧，他在里屋。我这兒有事，別讓他出來。

阮克　別着急，反正他跑不了。（走進海尔茂的屋子。）

娜拉　（向爱倫）他在厨房里等着嗎？

爱倫　是，他从后楼梯進來的。

娜拉　你沒跟他說我沒工夫嗎？

爱倫　我說了，可是不中用。

娜拉　是不是他不肯走？

爱倫　不肯走，太太，他說要見了您才肯走。

娜拉　那么就讓他進來吧，可是要輕一点兒。爱倫，你別跟人家說。这事得瞞着我丈夫。

爱倫　是了，太太，我明白。（走出去。）

娜拉　事情發作了！禍事到底發作了。喔，不会，不会，禍事不会落在我头上！

她走到海尔茂書房門口，从外面輕輕把門閂好。爱倫給柯洛克斯泰开門，等他進來之后又把門关上。柯洛克斯泰身上穿着出門的厚外套，脚上穿着高筒靴，头上戴着皮便帽。

娜拉　（迎上去）說話声音小一点，我丈夫在家。

柯洛克斯泰　好吧。其实跟我沒关系。

娜拉　你來幹什么？

柯洛克斯泰　报告一个小消息。

娜拉　那么，快說。什么消息？

柯洛克斯泰　你知道你丈夫已經把我辞掉了。

娜拉　柯洛克斯泰先生，我实在沒法子阻挡他。我用尽了力量帮助你，可是不中用。

柯洛克斯泰　你丈夫把你这么不放在心上？他明知道你在我手心里，还敢——

娜拉　我怎么能把实話告訴他？

柯洛克斯泰　老实說，我也沒想你会告訴他。我的朋友托伐·海尔茂本不像那么有胆量——

娜拉　柯洛克斯泰先生，請你对我丈夫客气点。

柯洛克斯泰　当然尽量地客气。不过我看你这么着急想把事情瞞起來，大概因为今天你对于自己做的事比昨天多明白了一点兒。

娜拉　我心里比你說的还明白。

柯洛克斯泰　是啊，像我这么个坏律师。

娜拉　你究竟來幹什么？

柯洛克斯泰　沒什么，海尔茂太太，只是來問候問候你。我替你想了一整天。我虽然是个放債鬼，虽然是个下流記者，总之一句話，像我这样一个人到底也还有一点兒人家常說的同情心。

娜拉　有就拿出來。替我的孩子想一想。

柯洛克斯泰　你和你丈夫替我的孩子想过嗎？不过这种話不必再提了。我今天來只想告訴你，不要把这事看得太認眞。我目前不会控告你。

娜拉　当然不会。我知道你不会。

柯洛克斯泰　这件事很可以和平解决。用不着告訴人。只有咱們三个人知道。

娜拉　千万别讓我丈夫知道。

柯洛克斯泰　那怎么做得到？剩下的債务你能还清嗎？

娜拉　一时还不清。

柯洛克斯泰　这几天里头你有法子凑出那筆錢來嗎？

娜拉　法子倒有，可是那种法子我不願意用。

柯洛克斯泰　即使你有法子，現在也不中用了。不論你給我多少錢，我也不肯把你的借据交还你。

娜拉　你留着做什么用？

柯洛克斯泰　我只想留着它，抓在我手里。不許外人知道这件事。万一你把心一横，想做点兒傻事情——

娜拉　那又怎么样？

柯洛克斯泰　万一你想丢下丈夫和兒女——

娜拉　那又怎么样？

柯洛克斯泰　再不然万一你想做点兒——比这更糟的事情——

娜拉　你怎么知道我想做什么？

柯洛克斯泰　万一你有那种傻念头，赶緊把它收起來。

娜拉　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

柯洛克斯泰　咱們这种人第一步差不多都是这么想。当初我也那么想过，只是沒胆量做出來。

娜拉　(声音低啞)我也沒胆量。

柯洛克斯泰　(放心)我沒有。你也沒有嗎？

娜拉　我沒有，我沒有。

柯洛克斯泰　再說，有也很無聊。至多家里鬧一場，事情过去就完了。我身上帶着一封給你丈夫的信。

娜拉　信里把这事完全告訴他了？

柯洛克斯泰　信里把情節尽量說得輕。

娜拉　(急忙)別讓他看那封信。快把信撕了。我好歹給你去弄錢。

柯洛克斯泰　对不起，海尔茂太太，我記得我說过——

娜拉　喔，我不是說我欠你的那筆債。我要你告訴我，你想問我

丈夫要多少錢，我去想法子湊出來。

柯洛克斯泰　我一个錢都不想跟你丈夫要。

娜拉　那么你想要什么？

柯洛克斯泰　告訴你吧。我想恢复我的社会地位。我想往上爬，你丈夫一定得給我帮忙。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一件坏事都沒幹。虽然日子苦得很，可是我耐着性子咬着牙一步一步往上爬。現在我又被人一脚踢下來了，要是人家可憐我，只把原來的位置还給我，我决不干休。我告訴你，我想往上爬。我一定要回到銀行去，位置要比从前高。你丈夫必須給我特別添个新位置——

娜拉　他决不会答应。

柯洛克斯泰　他会答应。我知道他的脾气，他不敢不答应。等我做了你丈夫的同事，你瞧着吧。用不了一年工夫，我就是經理离不开的一个好帮手。那时候合資股份銀行眞正的經理是尼尔·柯洛克斯泰，不是托伐·海尔茂。

娜拉　不会有这种事。

柯洛克斯泰　你是不是会——？

娜拉　現在我有胆量了。

柯洛克斯泰　喔，你別打算吓唬我！像你这么个嬌生慣养的女人——

娜拉　你瞧着吧！你瞧着吧！

柯洛克斯泰　是不是躺在冰底下？鑽在冰凉漆黑的深水里？明年春天开冻的时候飄到水面上，头髮也沒有了，丑得叫人不認識——

娜拉　你別打算吓唬我。

柯洛克斯泰　你也吓唬不了我。海尔茂太太，沒人会幹这种傻事

情。再說，幹了又有什么用？到那时候你丈夫还是在我手心里。

娜拉　以后还是在你手心里？將來我不在的时候——？

柯洛克斯泰　你忘了，你的名譽也在我手心里。(娜拉站着不作声，兩眼瞧着他)現在我已經通知你了。別幹傻事情。海尔茂一接到我的信，我想他就会答复我。你要記着，逼着我重新走上邪路的正是你丈夫。这件事我决不饒他。海尔茂太太，再見吧。(他从門廳里出去。娜拉赶緊跑到門口，把門拉开一点，仔細听。)

娜拉　他走了。他沒把信扔在信箱里。喔，这是不会有的事！(把門慢慢拉开)怎么啦！他站着不走，他不下楼！难道他改变了主意？难道他——(听見一封信扔到信箱里。柯洛克斯泰下楼脚步声漸漸地远了。娜拉低低叫了一声苦，跑到小桌子旁边，半晌不作声)信扔在信箱里了！(躡手躡脚地走到門廳門口)信在里头了！托伐，托伐，現在咱們完了！

林丹太太拿着衣服从左边進來。

林丹太太　衣服都弄好了。咱們試一試，好不好？

娜拉　(声音低啞)你过來，克立斯替納。

林丹太太　(把衣服扔在沙發上)什么事？我看你好像心里很乱。

娜拉　你过來。你看見那封信沒有？瞧，从信箱玻璃往里看。

林丹太太　不錯，我看見了。

娜拉　那封信是柯洛克斯泰的。

林丹太太　借錢給你的就是柯洛克斯泰嗎？

娜拉　是，現在托伐都要知道了。

林丹太太　娜拉，我告訴你，他知道了对于你們倆都有好处。

娜拉　你还不知道事情的全部底細呢。我簽过一个假名字——

林丹太太　什么！

娜拉　克立斯替納，听我說下去。將來你要給我作証人——

林丹太太　怎么作証人？要我証明什么事？

娜拉　要是我精神錯乱了——这事很容易發生——

林丹太太　娜拉！

娜拉　或是我出了什么別的事，到时候我不能在这兒——

林丹太太　娜拉，娜拉，你眞是精神錯乱了！

娜拉　將來要是有人要把全部責任、全部罪名拉到他自己身上去——

林丹太太　是，是，可是你怎么想到——？

娜拉　那时候你要給我作証人，証明不是那么一回事，克立斯替納。我的精神一点兒都沒錯乱，我自己說的話自己都明白。那件事是我一个人做的，別人完全不知道。你記着。

林丹太太　我一定記着。可是我不明白你說的什么話。

娜拉　喔，你怎么会明白？那是一樁还沒發生的奇迹。

林丹太太　奇迹？

娜拉　不錯，是个奇迹，克立斯替納，可是非常可怕，千万別讓它發生。

林丹太太　我馬上去找柯洛克斯泰談談这件事。

娜拉　你別去，你去会吃虧。

林丹太太　从前有一个时期我要他做什么他都肯答应。

娜拉　是嗎？

林丹太太　他住在什么地方？

娜拉　我怎么知道？喔，有啦——（在自己衣袋里摸索）这是他的名片。可是那封信，那封信——

海尔茂　（在書房里敲門）娜拉！

娜拉　（吓得叫起來）喔，什么事？你叫我幹什么？

海尔茂　别害怕。我們不是要進來，門讓你閂上了。你是不是正在試衣服？

娜拉　是，是，我正在这兒試衣服。衣服很合適，托伐。

林丹太太　（看过名片）喔，他住得离这兒不远。

娜拉　不錯，可是現在你去也不中用。我們完了。他那封信已經扔在信箱里了。

林丹太太　信箱鑰匙在你丈夫手里嗎？

娜拉　老是在他手里。

林丹太太　咱們一定得想法子叫柯洛克斯泰把信原封不动要回去，叫他想个推托的主意。

娜拉　可是現在正是托伐每天——

林丹太太　你想法子攔着他，找点事，叫他沒工夫开信箱。我一定尽快赶回來。（急急忙忙从門廳走出去。）

娜拉　（开了海尔茂的屋門朝里望）托伐！

海尔茂　（在里屋）現在我可以走進自己的屋子了吧？來吧，阮克大夫，咱們去瞧瞧——（在門洞里）这是怎么回事？

娜拉　什么事，托伐？

海尔茂　阮克大夫叫我准备看一套大戲法。

阮克　（在門洞里）剛才我是那么想。恐怕是我弄錯了。

娜拉　明天晚上才許你們看我的打扮，現在不許看。

海尔茂　娜拉，我看你很疲乏，是不是練習得太辛苦了？

娜拉　不是，我还沒开始呢。

海尔茂　可是你一定得——

娜拉　喔，是，是，我一定得練習。可是，托伐，我沒有你帮忙不行。我全都忘了。

海尔茂　咱們温習温習就熟了。

娜拉 很好，托伐，你帮我温習。你一定得答应我。喔，我心里眞着急，明天晚上当着那么許多人。今天晚上你得把工夫都給我，别的事一件都不許做，連筆都不許动一动。好托伐，你肯不肯答应我？

海尔茂 好吧，我答应你就是了。今天晚上你叫我幹什么我就幹什么，可憐的小东西！哦，我想起來了，我要去——（向通門廳的門走过去。）

娜拉 你去幹什么？

海尔茂 我去看看有信沒有。

娜拉 你别去，托伐。

海尔茂 为什么？

娜拉 你别去，那兒沒有信。

海尔茂 喔，我去看一看。

他正走过去的时候娜拉在鋼琴上彈起特蘭特拉舞曲的开头几節。

海尔茂 （在門口站住）哈哈！

娜拉 今天我要是不跟你先練習一遍，明天我准跳不成。

海尔茂 （走近她）娜拉，你眞这么緊張嗎？

娜拉 眞的，我緊張得要命！讓我馬上就練習。晚飯前还來得及練一遍。喔，好托伐，坐下給我彈鋼琴，像从前似的，指点我，别讓我出錯兒。

海尔茂 好吧，我都依着你。

他在鋼琴前坐下。娜拉从盒子里抓出一面手鼓來，慌忙裹上一塊雜色的長披肩，一步跳到屋子当中。

娜拉 快給我彈琴！我要跳舞了！

海尔茂彈琴，娜拉跳舞。阮克站在海尔茂后头看跳舞。

海尔茂　(一边彈琴)慢一点！慢一点！

娜拉　我慢不了！

海尔茂　别这么使勁兒，娜拉。

娜拉　一定得使勁兒！

海尔茂　(停止彈琴)不行，不行，娜拉，你这步法完全不对头。

娜拉　(一边搖手鼓一边大笑)剛才我不是跟你說过嗎！

阮克　讓我給她彈鋼琴。

海尔茂　(站起來)好吧，你來。这么着我可以騰出手來指点她。

阮克坐下彈琴。娜拉跳得越來越瘋狂。海尔茂站在火爐旁边随时指点她，她好像沒听見。她的头髮松开了，披散在肩膀上，她自己不覺得，还接着跳下去。林丹太太走進屋子來，在門洞里呆住了。

林丹太太　啊！

娜拉　(不停地跳)克立斯替納，眞好玩兒！

海尔茂　娜拉，你这种跳法好像是到了生死关头似的。

娜拉　本來是嘛。

海尔茂　阮克，算了吧。这簡直是胡鬧！别彈琴了！

阮克停止彈奏，娜拉突然站住。

海尔茂　(向她走过來)我眞不信，你把我教給你的东西全都忘了。

娜拉　(扔下手鼓)你看，我沒說錯吧？

海尔茂　你眞得从头学。

娜拉　是啊，我眞得从头学。你得陪我練到底。托伐，你答应不答应？

海尔茂　答应，答应。

娜拉　今天和明天，只許你想我的事，不許想别的。不許你看信，也不許你开信箱。

海尔茂　啊，你还在怕那个人——

娜拉　不錯，我心里还是怕。

海尔茂　娜拉，从你臉上我可以看出來，信箱里有他寄來的一封信。

娜拉　我不知道，也許有。可是現在你什么都不許看。現在別讓丑事來打攪咱們，等到这件事情完了再說。

阮克　（低声囑咐海尔茂）你要順着她。

海尔茂　（伸出一只胳臂摟着她）我就順着这孩子。可是明天晚上开完跳舞会——

娜拉　那时候你爱幹什么就幹什么。

爱倫在右边門洞里出現。

爱倫　太太，飯开好了。

娜拉　我們要喝点兒香檳酒。

爱倫　是，太太。（出去。）

海尔茂　嗳呀！好講究的酒席！

娜拉　可不是嗎，咱們要吃到大天亮。（叫喊）爱倫，多拿点杏仁甜餅干——就这一回。

海尔茂　（抓住她的手）別这么瞎胡鬧！还是乖乖地做我的小鳥兒吧。

娜拉　好。上飯廳去吧。你也去，阮克大夫。克立斯替納，你帮我把头髮攏上去。

阮克　（一边走出去一边低声問海尔茂）会不会發生什么事？她是不是——

海尔茂　喔，沒什么。就是剛才我跟你說的那种小孩子爱發愁的脾气。

兩人一同从右边走出去。

娜拉　怎么样?

林丹太太　他出城去了。

娜拉　剛才我看你臉上的神气就知道。

林丹太太　他明天晚上就回來。我給他留了个字条兒。

娜拉　其实你不該管这件事。应該讓它自然發展。再說，等着奇迹發生也很有意思。

林丹太太　你等什么?

娜拉　喔，你不懂。快上飯廳去，一会兒我就來。

林丹太太走進飯廳。娜拉独自站了会兒，好像要定定神，接着看了看表。

娜拉　現在是五点。到半夜里还有七个鐘头。到明天半夜里再加上二十四个鐘头。那时候跳舞会已經开完了。二十四加七?还可以活三十一个鐘头。

海尔茂在右边門口出現。

海尔茂　我的小鳥兒在哪兒?

娜拉　(伸开双手跑过去)在这兒!

第　三　幕

还是那間屋子。桌子擺在当中，四面圍着椅子。桌上点着灯。通門廳的門敞着。楼上有跳舞音乐的声音。

林丹太太坐在桌子旁边，用手翻弄一本書。她想看書，可是沒心緒。她时时朝着通門廳的門望一眼，仔細听听有沒有动静。

林丹太太　(看表)还沒來，时候快过去了。只怕是他沒有——(再听)喔，他來了。(走進門廳，輕輕开大門。門外楼梯上有輕微的脚步声。她低声說)進來，这兒沒別人。

柯洛克斯泰　(在門洞里)我回家时候看見你留下的字条兒。这是怎么回事？

林丹太太　我一定得跟你談一談。

柯洛克斯泰　当眞？一定得在这兒談？

林丹太太　我不能讓你到我公寓去。公寓只有一个門，出入不方便。你進來，这兒只有咱們兩个人。女用人已經睡覺了，海尔茂夫妻在楼上开跳舞会。

柯洛克斯泰　(走進屋子來)啊！海尔茂夫妻今天晚上还跳舞？

林丹太太　为什么不可以？

柯洛克斯泰　問得对。为什么不可以？

林丹太太　尼尔，現在咱們談一談。

柯洛克斯泰　咱們还有什么可談的？

林丹太太　要談的話多得很。

柯洛克斯泰　我可沒想到。

林丹太太　那是因为你从來沒有眞正了解我。

柯洛克斯泰　有什么可以了解的？这是世界上最平常的事——一个沒良心的女人有了更好的机会就把原來的情人扔掉了。

林丹太太　你眞把我当作那么沒良心的人？你以为那时候我丢下你心里好受嗎？

柯洛克斯泰　有什么不好受？

林丹太太　尼尔，你当眞这么想？

柯洛克斯泰　要是你心里不好受，你为什么寫給我那么一封信？

林丹太太　那是沒办法。既然那时候我不能不跟你分手，我覺得应該寫信讓你死了心。

柯洛克斯泰　(捏緊双手)原來是这么回事。总之一句話——一切都是为了錢！

林丹太太　你别忘了那时候我有个無依無靠的母親，还有兩个小弟弟。尼尔，看你当时的光景，我們一家子实在沒法子等下去。

柯洛克斯泰　也許是吧，可是你也不应該为了别人就把我扔下，不管那别人是誰。

林丹太太　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时常問自己当初到底該不該把你扔下。

柯洛克斯泰　(和緩了一点)自从你把我扔下之后，我好像脚底下落了空。你看我現在的光景，好像是个翻了船、死抓住一塊破船板的人。

林丹太太　救星也許快來了。

柯洛克斯泰 前兩天救星已經到了我跟前，可是偏偏你又出來妨碍我。

林丹太太 我完全不知道，尼尔。今天我才知道我到銀行里就是頂你的缺。

柯洛克斯泰 你既然这么說，我就信你的話吧。可是現在你已經知道了，你是不是打算把位置讓給我？

林丹太太 不，我把位置讓給你对于你一点兒益处都沒有。

柯洛克斯泰 喔，益处，益处！不論有益处沒益处，我要是你，我一定会把位置讓出來。

林丹太太 我学会了做事要謹愼。这是閱歷和艰苦給我的教訓。

柯洛克斯泰 閱歷教訓我不要相信人家的甜言蜜語。

林丹太太 那么，閱歷倒是給了你一个好教訓。可是你应該相信事实吧？

柯洛克斯泰 这話怎么講？

林丹太太 你說你像翻了船、死抓住一塊破船板的人。

柯洛克斯泰 我这話沒說錯。

林丹太太 我也是翻了船、死抓住一塊破船板的人。沒有人需要我紀念，沒有人需要我照应。

柯洛克斯泰 那是你自願。

林丹太太 那时候我只有一条路。

柯洛克斯泰 現在呢？

林丹太太 尼尔，現在咱們兩个翻了船的人湊在一塊兒，你看怎么样？

柯洛克斯泰 你說什么？

林丹太太 兩个人坐在筏子上总比各自抱着一塊破板子希望大一点。

柯洛克斯泰　克立斯替納！

林丹太太　你知道我進城幹什么？

柯洛克斯泰　难道你还想着我？

林丹太太　我一定得工作，不然活着沒意思。現在我回想我一生从來沒閑过。工作是我一生唯一最大的快乐。現在我一个人过日子，空空洞洞，孤孤單單，一点兒乐趣都沒有。一个人为自己工作沒有乐趣。尼尔，給我一个人，給我一件事，讓我的工作有个目的。

柯洛克斯泰　我不信你这一套話。这不过是女人一股自我牺牲的浪漫热情。

林丹太太　你什么时候看見过我有那种浪漫思想？

柯洛克斯泰　难道你眞願意——？你知道不知道我的全部歷史？

林丹太太　我知道。

柯洛克斯泰　你知道不知道人家对我的看法？

林丹太太　你剛才不是說，当初要是有了我，你不会弄到这步田地嗎？

柯洛克斯泰　那是一定的。

林丹太太　現在是不是太晚了？

柯洛克斯泰　克立斯替納，你明白自己說的什么話嗎？我想你明白，从你臉上我可以看得出。这么說，难道你眞有胆量——

林丹太太　我想弄个孩子來照顧，恰好你的孩子需要人照顧。你缺少一个我，我也缺少一个你。尼尔，我相信你的良心。有了你，我什么都不怕。

柯洛克斯泰　（抓緊她兩只手）謝謝你，謝謝你，克立斯替納！現在我要努力做好人，讓人家看我也像你看我一样。哦，我忘了——

林丹太太　(細听楼上的音乐)嘘！这是特蘭特拉土風舞！快走，快走！

柯洛克斯泰　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林丹太太　你沒听見楼上的音乐嗎？这是末一个節目，这个一完事他們就要下來了。

柯洛克斯泰　是，是，我就走。可是走也沒有用。你当然不知道我对付海尔茂夫妻的手段。

林丹太太　我都知道，尼尔。

柯洛克斯泰　知道了你还有胆量——

林丹太太　我知道一个人在走头無路的时候什么手段都会使出來。

柯洛克斯泰　喔，我恨不能取消这件事。

林丹太太　現在还來得及。你的信还在信箱里。

柯洛克斯泰　眞的嗎？

林丹太太　眞的。可是——

柯洛克斯泰　(仔細瞧她)难道你的目的就在这上头？你一心想救你的朋友。老实告訴我，是不是这么回事？

林丹太太　尼尔，一个女人为了別人把自己出賣过一次，不会出賣第二次。

柯洛克斯泰　我要把那封信要回來。

林丹太太　不行，不行。

柯洛克斯泰　我一定得把信要回來。我要在这兒等海尔茂回家，叫他把信还給我，我只說信里說的是辞退我的事，現在我不要他看那封信。

林丹太太　尼尔，你千万別把信要回來。

柯洛克斯泰　老实告訴我，你把我弄到这兒來是不是就为这件事？

林丹太太　一起头我很慌張，心里确实有这个打算。可是現在一天已經过去了，在这一天里头，我在这兒看見了許多想不到的事。海尔茂应該知道这件事。这件害人的秘密事应該全部揭出來。他們夫妻应該徹底了解，不許再那么閃閃躲躲，鬼鬼祟祟。

柯洛克斯泰　好吧，要是你願意冒險，你就这么办吧。可是有件事我可以帮忙，我馬上就去办。

林丹太太　（細听）快走！快走！舞会散了，咱們再待下去就不行了。

柯洛克斯泰　我在街上等你。

林丹太太　好，你一定得送我回家。

柯洛克斯泰　我从來沒像今天这么快活！

柯洛克斯泰走大門出去。屋子与門廳之間的門还是开着。

林丹太太　（整理屋子，把自己的衣帽归置在一塊兒）多大的变化！多大的变化！現在我的工作有了目标，我的生活有了意义！我要为一个家庭謀幸福！万一做不成，决不是我的錯。我盼望他們快回來。（細听）喔，他們回來了！讓我先穿上衣服。

她拿起帽子和大衣。外面傳來海尔茂和娜拉的說話声音。門上鎖一轉，娜拉几乎硬被海尔茂拉進來。娜拉穿着意大利服裝，外面裹着一塊黑的大披肩。海尔茂穿着大礼服，外面罩着一件附帶假面具的黑舞衣，敞着沒扣好。

娜拉　（在門洞里跟海尔茂掙扎）不，不，不，我不進去！我还要上楼去跳舞。我不願意这么早回家。

海尔茂　親爱的娜拉，可是——

娜拉　親爱的托伐，我求你，咱們再跳一点鐘。

海尔茂　一分鐘都不行。好娜拉，你知道这是咱們事先說好的。

快進來，在这兒你要着凉了。(娜拉尽管掙扎，还是被他輕輕一把拉進來。)

林丹太太 你們好！

娜拉 克立斯替納！

海尔茂 什么！林丹太太！这么晚你还上这兒來？

林丹太太 是，請你別見怪。我一心想看看娜拉怎么打扮。

娜拉 你一直在这兒等我們？

林丹太太 是，我來迟了一步，你們已經上楼了，我不看見你，舍不得回去。

海尔茂 (把娜拉的披肩揭下來) 你仔細賞鑒吧！她实在值得看。林丹太太，你說她漂亮不漂亮？

林丹太太 眞漂亮。

海尔茂 她眞美極了。誰都这么說。可是这小宝貝脾气眞倔强。我不知該把她怎么办。你想，我差不多是硬把她拉回來的。

娜拉 喔，托伐，今天你不讓我在楼上多待一会兒——哪怕是多待半点鐘——將來你一定会后悔。

海尔茂 你听她說什么，林丹太太！她跳完了特蘭特拉士風舞，大家热烈鼓掌。难怪大家都鼓掌，她实在跳得好，不过就是表情有点兒过火，嚴格說起來，超过了藝術标准。不过那是小事情，主要的是，她跳得很成功，大家全都称讚她。难道說，大家鼓完掌我还能讓她待下去，減少藝術的效果？那可使不得。所以我就一把挽着我的意大利姑娘——我的任性的意大利姑娘——一陣風兒似的轉了个圈兒，四面道过謝，像小說里描寫的，一轉眼漂亮的妖精就不見了！林丹太太，下場时候应該講效果，可惜娜拉不懂这道理。嘿，这屋子眞热！(把舞衣脫下來扔在椅子上，打开自己書房的門)什么！里头这

么罴？哦，是了。林丹太太，失陪了。（進去点蠟燭。）

娜拉　（提心吊胆地急忙低声問）事情怎么样？

林丹太太　（低声回答）我跟他談过了。

娜拉　他——

林丹太太　娜拉，你应該把这件事全部告訴你丈夫。

娜拉　（平板的声調）我早就知道。

林丹太太　你不用怕柯洛克斯泰。可是你一定得对你丈夫說实話。

娜拉　我不說实話怎么样？

林丹太太　那么，那封信会說实話。

娜拉　謝謝你，克拉斯替納。現在我知道怎么办了。噓！

海尔茂　（从書房出來）怎么样，林丹太太，你把她仔細賞鑒过沒有？

林丹太太　賞鑒过了。現在我要走了。明天見。

海尔茂　什么！就要走？这塊編織的活計是你的嗎？

林丹太太　（把編織活計接过來）是，謝謝，我差点兒忘了。

海尔茂　你也編織东西？

林丹太太　是。

海尔茂　你不該編織东西，你应該刺綉。

林丹太太　是嗎！为什么？

海尔茂　因为刺綉的时候姿态好看得多。我做个样兒給你瞧瞧！左手拿着活計，右手拿着針，胳臂輕輕地伸出去，弯弯地拐回來，姿态多美。你看对不对？

林丹太太　大概是吧。

海尔茂　可是編織东西的姿勢沒那么好看。你瞧，胳臂貼緊了，針兒一上一下的——有点中國味兒。剛才他們的香檳酒眞好喝！①

林丹太太 明天見，娜拉，别再固执了。

海尔茂 說得好，林丹太太！

林丹太太 海尔茂先生，明天見。

海尔茂 (送她到門口)明天見，明天見，一路平安。我本來該送你回去，可是好在路很近。再見，再見。(林丹太太走出去，海尔茂关上大門回到屋子里)好了，好容易才把她打發走。这个女人眞嚕嗦！

娜拉 你累了吧，托伐？

海尔茂 一点兒都不累。

娜拉 也不想睡覚？

海尔茂 一点兒都不想。精神覚得特别好。你呢？你好像又累又想睡。

娜拉 是，我很累。我就要去睡覚。

海尔茂 你看！我不讓你再跳舞不算錯吧？

娜拉 喔，你做的事都不錯。

海尔茂 (親她的前額)我的小鳥兒这回說話懂道理。你看見沒有，今兒晚上阮克眞高兴！

娜拉 是嗎？他居然很高兴？我沒跟他說过話。

海尔茂 我也只跟他說了一兩句。可是我好久沒看見他兴致这么好了。(对她看了会兒，把身子湊过去)回到自己家里，靜悄悄的只有咱們兩个人，滋味多么好！喔，迷人的小东西！

娜拉 别那么瞧我。

海尔茂 难道我不該瞧我的好宝貝——我一个人兒的親宝貝？

娜拉 (走到桌子那边去)今天晚上你别跟我說这些話。

---

① 这些都是無意識的話。海尔茂有点喝醉了，所以胡說八道。

海尔茂　(跟过來)你血管里还在跳特蘭特拉——所以你今天晚上格外惹人爱。你听，楼上的客要走了。(声音放低些)娜拉，再过一会兒整个这所房子里就靜悄悄地沒有声音了。

娜拉　我想是吧。

海尔茂　是啊，我的娜拉。咱們出去作客的时候我不大跟你說話，我故意避开你，偶然偸看你一眼，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心里好像覚得咱們偸偸地在恋爱，偸偸地訂了婚，誰也不知道咱們的关系。

娜拉　是，是，是，我知道你的心都在我身上。

海尔茂　到了要回家的时候，我把披肩搭上你的滑溜的肩膀，圍着你的嬌嫩的脖子，我心里好像覚得你是我的新娘子，咱們剛結婚，我头一次把你帶回家——头一次跟你待在一塊兒，头一次陪着你这嬌滴滴的小宝貝！今天晚上我什么都沒想，只是想你一个人。剛才跳舞的时候我看見你那些輕巧活潑的身段，我的心也跳得按捺不住了，所以那么早我就把你拉下楼。

娜拉　走开，托伐！撒手，我不爱听这些話。

海尔茂　什么？你成心逗我嗎，娜拉？你不爱听！难道我不是你丈夫？(有人敲大門。)

娜拉　(吃驚)你听見沒有？

海尔茂　(走到門廳里)誰？

阮克　(在外面)是我。我能不能進來坐会兒？

海尔茂　(低声嘰咕)討厭！这时候他还來幹什么？(高声)等一等！(开門)請進，謝謝你从來不肯过門不入。

阮克　我走过这兒好像听見你說話的声音，因此就忍不住想進來坐一坐。(四面望望)啊，这个親热的老地方！你們倆在这兒眞快活，眞舒服！

海尔茂　刚才你在楼上好像也覚得很受用。

阮克　很受用。为什么不受用？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能享受为什么不享受？能享受多少就算多少，能享受多久就算多久。今晚的酒可眞好。

海尔茂　香檳酒特别好。

阮克　你也覚得好？我喝了那么多，說起來别人也不信。

娜拉　托伐喝的香檳酒也不少。

阮克　是嗎？

娜拉　眞的，他喝了酒兴致总是这么好。

阮克　辛苦了一天，晚上喝点兒酒沒什么不应該。

海尔茂　辛苦了一天！这句話我可不配說。

阮克　(在海尔茂肩膀上拍一下)我倒可以說这句話。

娜拉　阮克大夫，你是不是剛做完科学研究？

阮克　一点兒都不錯。

海尔茂　你听！小娜拉也談起科学研究來了！

娜拉　結果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給你道喜？

阮克　可以。

娜拉　这么說，結果很好？

阮克　好極了，对大夫也好，对病人也好，結果是确实無疑的。

娜拉　(追問)确实無疑？

阮克　絕对地确实無疑。知道了这样的結果，你說难道我还不应該痛快一晚上？

娜拉　不錯，很应該，阮克大夫。

海尔茂　我也这么說，只要你明天不还賬。

阮克　在这世界上沒有白拿的东西，什么全都得还賬。

娜拉　阮克大夫，我知道你很喜欢化裝跳舞会。

阮克　是，只要有新奇打扮，我就喜欢。

娜拉　我問你，下次化装跳舞会咱們俩应該打扮什么？①

海尔茂　不懂事的孩子！已經想到下次跳舞会了！

阮克　你問咱們俩打扮什么？我告訴你，你打扮个仙女。

海尔茂　好，可是仙女該怎么打扮？

阮克　仙女不用打扮，只穿家常衣服就行。②

海尔茂　你眞会説！你自己打扮什么角色呢？

阮克　喔，我的好朋友，我早打定主意了。

海尔茂　什么主意？

阮克　下次开化装跳舞会的时候，我要扮隱身人。

海尔茂　这話眞逗人。

阮克　我要戴一頂大黑帽子——你們沒听説过眼睛瞧不見的帽子嗎？帽子一套在头上，人家就看不見你了。③

海尔茂　（忍住笑）是，是。

阮克　哦，我忘了進來幹什么了。海尔茂，給我一支雪茄烟——要那种黑的哈瓦那④。

海尔茂　請。（把雪茄烟盒遞过去。）

阮克　（拿了一支烟，把烟头切掉）謝謝。

娜拉　（給他划洋火）我給你点烟。

阮克　謝謝，謝謝！（娜拉拿着洋火，阮克就着火点烟）現在我要跟你們告别了！

海尔茂　再見，再見！老朋友！

---

① 这时候娜拉已經有自殺的意思，所以說"咱們俩"。

② 阮克本就爱娜拉，說她穿家常衣服就像个仙女，是讚美她。

③ 死神常被画作骷髏，头上戴着黑帽子。戴了黑帽子人家看不見，就是死了。

④ 哈瓦那是雪茄烟名，出產在古巴京城哈瓦那。

娜拉　阮克大夫，祝你安眠。

阮克　謝謝你。

娜拉　你也应該照样祝我。①

阮克　祝你？好吧，旣然你要我說，我就說：祝你安眠。謝謝你給我点烟。

阮克向他們点点头，走出去。

海尔茂　（低声）他喝得太多了。

娜拉　（心不在焉）大概是吧。（海尔茂从衣袋里掏出一串鑰匙來，走進門廳）托伐，你出去幹什么？

海尔茂　我把信箱倒一倒，里头东西都滿了，明天早上报紙裝不下了。

娜拉　今晚你工作不工作？

海尔茂　你不是知道我今晚不工作嗎？唔，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弄过鎖。

娜拉　弄过鎖？

海尔茂　一定是。这是怎么回事？我想用人不会——？这兒有只拗折的头髮夾子。娜拉，这是你常用的。

娜拉　（急忙接嘴）一定是孩子們——

海尔茂　你得管敎他們別这么胡鬧。好！好容易开开了。（把信箱里的信件拿出來，朝着厨房喊道）爱倫，爱倫，把門廳的灯吹滅了。（拿着信件回到屋里，关上門）你瞧，攢了这么一大堆。（把整疊信件翻过來）哦，这是什么？

娜拉　（在窗口）那封信！喔，托伐，別看！

海尔茂　有兩張名片，是阮克大夫的。

① 娜拉知道阮克快死了，所以祝他安眠。又因为她自己也想死，所以叫阮克也祝她安眠。

娜拉　阮克大夫的？

海尔茂　（瞧名片）阮克大夫。这兩張名片在上头，一定是他剛扔進去的。

娜拉　名片上寫着什么沒有？

海尔茂　他的名字上头有个黑十字。你瞧，多么不吉利！好像他給自己报死信。

娜拉　他是这意思。

海尔茂　什么！你知道这件事？他跟你說过什么沒有？

娜拉　他說了。他說給咱們这兩張名片的意思就是跟咱們告別。他以后就在家里关着門等死。

海尔茂　眞可憐！我早知道他活不長，可是沒想到这么快！像一只受伤的野獸爬到窩里藏起來！

娜拉　一个人到了非死不可的时候最好还是靜悄悄地死。托伐，你說对不对？

海尔茂　（走來走去）这些年他跟咱們的生活已經結合成一片，我不能想像他会离开咱們。他的痛苦和寂寞比起咱們的幸福好像烏云襯托着太陽，苦乐格外分明。这样也許倒好——至少对他很好。（站住）娜拉，对于咱們也未必不好。現在只剩下咱們倆，靠得更緊了。（摟着她）親愛的宝貝！我总是覺得把你摟得不够緊。娜拉，你知道不知道，我常常盼望有樁危險事情威脅你，好讓我拚着命，犧牲一切去救你。

娜拉　（从他怀里掙出來，斬釘截鉄的口气）托伐，現在你可以看信了。

海尔茂　不，不，今晚我不看信。今晚我要陪着你，我的好宝貝。

娜拉　想着快死的朋友你还有心腸陪我？

海尔茂　你說的不錯。想起这件事咱們心里都很难受。丑惡的事情把咱們分开了，想起死人眞扫兴。咱們得想法子撇开这些

念头。咱們暫且各自回到屋里去吧。

娜拉 （摟着他脖子）托伐！明天見！明天見！

海尔茂 （親她的前額）明天見，我的小鳥兒。好好兒睡覺，娜拉！我去看信了。

他拿了那些信走進自己的書房，随手关上門。

娜拉 （瞪着眼瞎摸，抓起海尔茂的舞衣披在自己身上，急急忙忙，斷斷續續，啞着嗓子，低声自言自語）从今以后再也見不着他了！永远見不着了，永远見不着了。（把披肩蒙在头上）也見不着孩子們了！永远見不着了！喔，漆黑冰凉的水！沒底的海！快点完事多好啊！現在他已經拿着信了，正在看！喔，还沒看。再見，托伐！再見，孩子們！

她正朝着門廳跑出去，海尔茂猛然推开門，手里拿着一封拆开的信，站在門口。

海尔茂 娜拉！

娜拉 （叫起來）啊！

海尔茂 这是誰的信？你知道信里說的什么事？

娜拉 我知道。快讓我走！讓我出去！①

海尔茂 （拉住她）你上哪兒去？

娜拉 （竭力想脫身）别拉着我，托伐。

海尔茂 （驚慌倒退）眞有这件事？他信里的話难道是眞的？不会，不会，不会是眞的。

娜拉 全是眞的。我只知道愛你，别的什么都不管。

海尔茂 哼，别这么花言巧語的！

娜拉 （走近他一步）托伐！

---

① 娜拉想出去投水自殺。

海尔茂　你这坏东西——幹得好事情！

娜拉　讓我走——你别攔着我！我做的坏事不用你担当！

海尔茂　不用裝腔作势給我看。(把出去的門鎖上)我要你老老实实把事情招出來，不許走。你知道不知道自己幹的什么事？快說！你知道嗎？

娜拉　(眼睛盯着他，态度越來越冷靜)嗯，現在我才完全明白了。

海尔茂　(走來走去)嘿！好像做了一場惡夢醒过來！这八年工夫——我最得意、最喜欢的女人——沒想到是个伪君子，是个撒謊的人——比这还坏——是个犯罪的人。眞是可惡極了！哼！哼！(娜拉不作声，只用眼睛盯着他)其实我早就該知道。我早該料到这一步。你父親的坏德性——(娜拉正要說話)少說話！你父親的坏德性你全都沾上了——不信宗教，不講道德，沒有責任心。当初我給他遮盖，如今遭了这么个报应！我帮你父親都是为了你，沒想到現在你这么报答我！

娜拉　不錯，这么报答你。

海尔茂　你把我一生幸福全都葬送了。我的前途也讓你断送了。喔，想起來眞可怕！現在我讓一个坏蛋抓在手心里。他要我怎么样我就得怎么样，他要我幹什么我就得幹什么。他可以随便擺布我，我不能不依他。我这場大禍都是一个下賤女人惹出來的！

娜拉　我死了你就沒事了。

海尔茂　哼，少說騙人的話。你父親从前也老有那么一大套。照你說，就是你死了，我有什么好处？一点兒好处都沒有。他还是可以把事情宣布出去，人家甚至还会疑惑我是跟你串通一气的，疑惑是我出主意攛掇你幹的。这些事情我都得謝謝你——結婚以來我疼了你这些年，想不到你这么报答我。現

在你明白你給我惹的是什么禍嗎？

娜拉 （冷靜安詳）我明白。

海尔茂 这件事眞是想不到，我簡直摸不着头腦。可是咱們好歹得商量个办法。把披肩摘下來。摘下來，听見沒有！我先得想个办法穩住他，这件事無論如何不能讓人家知道。咱們倆，表面上照样过日子——不要改样子，你明白不明白我的話？当然你还得在这兒住下去。可是孩子不能再交在你手里。我不敢再把他們交給你——唉，我对你說这么一句話心里眞难受，因为你是我一向最心爱并且現在还——！可是現在情形已經改变了。从今以后再說不上什么幸福不幸福，只有想法子怎么挽救、怎么遮盖、怎么維持这个殘破的局面——（門鈴响起來，海尔茂嚇了一跳）什么事？三更半夜的！难道事情發作了？难道他——娜拉，你快藏起來，只推托有病。（娜拉站着不动。海尔茂走过去开門。）

爱倫 （披着衣服在門廳里）太太，您有封信。

海尔茂 給我。（把信搶过來，关上門）果然是他的。你别看。我念給你听。

娜拉 快念！

海尔茂 （湊着灯光）我几乎不敢看这封信。說不定咱們倆都会完蛋。也罢，反正总得看。（慌忙拆信，看了几行之后發現信里夾着一張紙，馬上快活得叫起來）娜拉！（娜拉莫名其妙地瞧着他。）

海尔茂 娜拉！喔，别忙！讓我再看一遍！不錯，不錯！我沒事了！娜拉，我沒事了！

娜拉 我呢？

海尔茂 当然你也沒事了，咱們倆都沒事了。你看，他把借据还你了。他在信里說，这件事非常抱歉，要請你原諒，他又說

他現在交了运——喔，管他还寫些什么。娜拉，咱們沒事了！現在沒人能害你了。喔，娜拉，娜拉——咱們先把这害人的东西消滅了再說。讓我再看看——(朝着借据瞟了一眼)喔，我不想再看它，只当是做了一場夢。(把借据和柯洛克斯泰的兩封信一齐都撕掉，扔在火爐里，看它們燒)好！燒掉了！他說自从二十四号起——喔，娜拉，这三天你一定很难过。

娜拉　这三天我眞不好过。

海尔茂　你心里难过，想不出好办法，只能——喔，現在别再想那可怕的事情了。我們只应該高高兴兴多說几遍"現在沒事了，現在沒事了！"听見沒有，娜拉！你好像不明白。我告訴你，現在沒事了。你为什么繃着臉不說話？喔，我的可憐的娜拉，我明白了，你以为我还沒饒恕你。娜拉，我賭咒，我已經饒恕你了。我知道你幹那件事都是因为愛我。

娜拉　这倒是实話。

海尔茂　你正像做老婆的应該愛丈夫那样地愛我。只是你沒有經驗，用錯了方法。可是难道因为你自己沒主意，我就不愛你嗎？我决不会。你只要一心一意依賴我，我会指点你，教導你。正因为你自己沒办法，所以我格外愛你，要不然我还算什么男子漢大丈夫？剛才我覺得好像天要塌下來，心里一害怕，就說了几句不好听的話，你千万别放在心上。娜拉，我已經饒恕你了。我賭咒不再埋怨你。

娜拉　謝謝你饒恕我。(从右边走出去。)

海尔茂　别走！(向門洞里張望)你要幹什么？

娜拉　(在里屋)我去脫掉跳舞的服裝。

海尔茂　(在門洞里)好，去吧。受驚的小鳥兒，别害怕，定定神，把心靜下來。你放心，一切事情都有我。我的翅膀寬，可以

保护你。(在門口走來走去)喔，娜拉，咱們的家多可爱，多舒服！你在这兒很安全，我可以保护你，像保护一只从鹰爪子底下救出來的小鴿子一样。我不久就能讓你那顆扑扑跳的心定下來，娜拉，你放心。到了明天，事情就不一样了，一切都会恢复老样子。我不用再說我已經饒恕你，你心里自然会明白我不是說假話。难道我舍得把你攆出去？別說攆出去，就說是責备，难道我舍得責备你？娜拉，你不懂得男子漢的好心腸。要是男人饒恕了他老婆——真正饒恕了她，从心坎兒里饒恕了她——他心里会有一股沒法子形容的好滋味。从此以后他老婆越發是他私有的財產。做老婆的就像重新投了胎，不但是她丈夫的老婆，并且还是她丈夫的孩子。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孩子，我的吓坏了的可憐的小宝貝。別着急，娜拉，只要你老老实实对待我，你的事情都有我作主，都有我指点。(娜拉換了家常衣服走進來)怎么，你还不睡覚？又換衣服幹什么？

娜拉　不錯，我把衣服換掉了。

海尔茂　这么晚还換衣服幹什么？

娜拉　今晚我不睡覚。

海尔茂　可是，娜拉——

娜拉　(看自己的表)时候还不算晚。托伐，坐下，咱們有好些話要談一談。(她在桌子一头坐下。)

海尔茂　娜拉，这是什么意思？你的臉色冰冷鉄板的——

娜拉　坐下。一下子說不完。我有好些話跟你談。

海尔茂　(在桌子那一头坐下)娜拉，你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不了解你。

娜拉　这話說得对，你不了解我，我也到今天晚上才了解你。別

打岔。听我説下去。托伐，咱們必須把总帳算一算。

海尔茂　这話怎么講？

娜拉　(頓了一頓)現在咱們面对面坐着，你心里有什么感想？

海尔茂　我有什么感想？

娜拉　咱們結婚已經八年了。你覺得不覺得，这是头一次咱們夫妻正正經經談談話？

海尔茂　正正經經！这四个字怎么講？

娜拉　这整整的八年——要是从咱們認識的时候算起，其实还不止八年——咱們从來沒在正經事情上头談过一句正經話。

海尔茂　难道要我經常把你不能帮我解决的事情麻煩你？

娜拉　我不是指着你的業务説。我説的是，咱們从來沒坐下來正正經經細談过一件事。

海尔茂　我的好娜拉，正經事跟你有什么相干？

娜拉　咱們的問題就在这兒！你从來就沒了解过我。我受尽了委屈，先在我父親手里，后來又在你手里。

海尔茂　这是什么話！你父親和我这么爱你，你还説受了我們的委屈！

娜拉　(搖头)你們何尝眞爱过我，你們爱我只是拿我当消遣。

海尔茂　娜拉，这是什么話！

娜拉　托伐，这是老实話。我在家跟父親过日子的时候，他把他的意見告訴我，我就跟着他的意見走。要是我的意見跟他不一样，我也不讓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他叫我"泥娃娃孩子"，把我当作一件玩意兒，就像我小时候玩兒我的泥娃娃一样。后來我到你家來住着——

海尔茂　用这种字眼形容咱們的夫妻生活簡直不像話！

娜拉　(滿不在乎)我是説，我从父親手里轉移到了你手里。跟你在

一塊兒，事情都归你安排。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者假裝爱什么——我不知道是眞还是假——也許有时候眞，有时候假。現在我回头想一想，这些年我在这兒简直像个要飯的叫化子，要一口，吃一口。托伐，我靠着給你耍把戲过日子。可是你喜欢我这么做。你和我父親把我害苦了。我現在这么沒出息都要怪你們。

海尔茂 娜拉，你眞不講理，眞不知好歹！你在这兒过的日子难道不快活？

娜拉 不快活。过去我以为快活，其实不快活。

海尔茂 什么！不快活！

娜拉 說不上快活，不过說說笑笑湊个热鬧罢了。你一向待我很好。可是咱們的家只是一个玩兒的地方，从來不談正經事。在这兒我是你的“泥娃娃老婆”，正像我在家里是我父親的“泥娃娃女兒”一样。我的孩子又是我的泥娃娃。你逗着我玩兒，我覺得有意思，正像我逗孩子們，孩子們也覺得有意思。托伐，这就是咱們的夫妻生活。

海尔茂 你这段話虽然說得太过火，倒也有点兒道理。可是以后的情形就不一样了。玩兒的时候过去了，現在是受教育的时候了。

娜拉 誰的教育？我的教育还是孩子們的教育？

海尔茂 兩方面的，我的好娜拉。

娜拉 托伐，你不配教育我怎样做个好老婆。

海尔茂 你怎么說这句話？

娜拉 我配教育我的孩子嗎？

海尔茂 娜拉！

娜拉 剛才你不是說不敢再把孩子交給我嗎？

海尔茂　那是气头兒上的話，你老提它幹什么？

娜拉　其实你的話沒說錯。我不配教育孩子。要想教育孩子，先得教育我自己。你沒資格帮我的忙。我一定得自己幹。所以現在我要离开你。

海尔茂　（跳起來）你說什么？

娜拉　要想了解我自己和我的环境，我得一个人过日子，所以我不能再跟你待下去。

海尔茂　娜拉！娜拉！

娜拉　我馬上就走。克立斯替納一定会留我过夜。

海尔茂　你瘋了！我不讓你走！你不許走！

娜拉　你不許我走也沒用。我只帶自己的东西。你的东西我一件都不要，現在不要，以后也不要。

海尔茂　你怎么瘋到这步田地！

娜拉　明天我要回家去——回到从前的老家去。在那兒找点事情做也許不太难。

海尔茂　喔，像你这么沒經驗——

娜拉　我会努力去吸取。

海尔茂　丢了你的家，丢了你丈夫，丢了你兒女！不怕人家說什么話！

娜拉　人家說什么不在我心上。我只知道我应該这么做。

海尔茂　这話眞荒唐！你就这么把你最神聖的責任扔下不管了？

娜拉　你說什么是我最神聖的責任？

海尔茂　那还用我說？你最神聖的責任是你对丈夫和兒女的責任。

娜拉　我还有別的同样神聖的責任。

海尔茂　沒有的事！你說的是什么責任？

娜拉　我說的是我对自己的責任。

海尔茂　别的不用說，首先你是一个老婆，一个母親。

娜拉　这些話現在我都不信了。現在我只信，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托伐，我知道大多数人贊成你的話，并且書本兒里也是这么說。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一味相信大多数人說的話，也不能一味相信書本兒里說的話。什么事情我都要用自己腦子想一想，把事情的道理弄明白。

海尔茂　难道你不明白你在自己家庭的地位？难道在这些問題上沒有顚扑不破的道理指導你？难道你不信仰宗教？

娜拉　托伐，不瞞你說，我眞不知道宗教是什么。

海尔茂　你这話怎么講？

娜拉　除了行坚信礼的时候牧师对我說的那套話，我什么都不知道。牧师告訴过我，宗教是这个，宗教是那个。等我离开这兒一个人过日子的时候我也要把宗教問題仔細想一想。我要仔細想一想牧师告訴我的話究竟对不对，对我合用不合用。

海尔茂　喔，从來沒听說过这种話！并且还是从这么个年輕女人嘴里說出來的！要是宗教不能帶你走正路，讓我喚醒你的良心來帮助你——你大概还有点道德观念吧？要是沒有，你就干脆說沒有。

娜拉　托伐，这个問題不容易回答。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事情我摸不清。我只知道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也听說，國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可是我不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父親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許女兒給他省煩惱。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許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講理的法律。

海尔茂　你說这些話像个小孩子。你不了解咱們的社会。

娜拉　我真不了解。現在我要去学習。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海尔茂　娜拉，你病了，你在發燒說胡話。我看你像精神錯乱了。

娜拉　我的腦子从來沒像今天晚上这么清醒、这么有把握。

海尔茂　你清醒得、有把握得要丢掉丈夫和兒女？

娜拉　一点不錯。

海尔茂　这么說，只有一句話講得通。

娜拉　什么話？

海尔茂　那就是你不爱我了。

娜拉　不錯，我不爱你了。

海尔茂　娜拉！你忍心說这話！

娜拉　托伐，我說这話心里也难受，因为你一向待我很不錯。可是我不能不說这句話。現在我不爱你了。

海尔茂　（勉强管住自己）这也是你清醒的有把握的話？

娜拉　一点不錯。所以我不能再在这兒待下去。

海尔茂　你能不能說明白我究竟做了什么事使你不爱我？

娜拉　能。就因为今天晚上奇迹沒出現，我才知道你不是我理想中的那等人。

海尔茂　这話我不懂，你再說清楚点。

娜拉　我耐着性子整整等了八年，我当然知道奇迹不会天天有。后來大禍臨头的时候，我曾經滿怀信心地跟自己說，“奇迹來了！”柯洛克斯泰把信扔在信箱里以后，我决沒想到你会接受他的条件。我滿心以为你一定会对他說，“尽管宣布吧”，而且你說了这句話之后，还一定会——

海尔茂　一定会怎么样？叫我自己的老婆出丑丢臉，讓人家笑駡？

娜拉　我滿心以为你說了那句話之后，还一定会挺身出來，把全部責任担在自己肩膀上，对大家說，“事情都是我幹的。”

海尔茂　娜拉——

娜拉　你以为我会讓你替我担当罪名嗎？不，当然不会。可是我的話怎么比得上你的話那么容易叫人家信？这正是我盼望它發生又怕它發生的奇迹。为了不讓奇迹發生，我已經准备自殺。

海尔茂　娜拉，我願意为你日夜工作，我願意为你受窮受苦。可是男人不能为他爱的女人犧牲自己的名譽。

娜拉　千千万万的女人都为男人犧牲过名譽。

海尔茂　喔，你心里想的嘴里說的都像个傻孩子。

娜拉　也許是吧。可是你想的和說的也不像我可以跟他过日子的男人。后來危險过去了——你不是怕我有危險，是怕你自己有危險——不用害怕了，你又裝作沒事人兒了。你又叫我跟从前一样乖乖地做你的小鳥兒，做你的泥娃娃，說什么以后要格外小心保护我，因为我那么脆弱不中用。（站起來）托伐，就在那当口，我好像忽然从夢里醒过來，我簡直跟一个生人同居了八年，給他生了三个孩子。喔，想起來眞难受！我恨透了自己沒出息！

海尔茂　（伤心）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在咱們中間出現了一道深溝。可是，娜拉，难道咱們不能把它塡平嗎？

娜拉　照我現在这样子，我不能跟你做夫妻。

海尔茂　我有勇气重新再做人。

娜拉　在你的泥娃娃离开你之后——也許有。

海尔茂　要我跟你分手！不，娜拉，不行！这是不能設想的事情。

娜拉　(走進右边屋子)要是你不能設想，咱們更应該分开。(拿着外套、帽子和旅行小提包又走出來，把东西擱在桌子旁边椅子上。)

海尔茂　娜拉，娜拉，現在別走。明天再走。

娜拉　(穿外套)我不能在生人家里过夜。

海尔茂　难道咱們不能像哥哥妹妹那么过日子？

娜拉　(戴帽子)你知道那种日子長不了。(圍披肩)托伐，再見。我不去看孩子了。我知道現在照管他們的人比我强得多。照我現在这样子，我对他們一点兒用处都沒有。

海尔茂　可是，娜拉，將來总有一天——

娜拉　那就难說了。我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

海尔茂　無論怎么样，你还是我的老婆。

娜拉　托伐，我告訴你。我听人說，要是一个女人像我这样从她丈夫家里走出去，按法律說，她就解除了丈夫对她的一切义务。不管法律是不是这样，我現在把你对我的义务全部解除。你不受我拘束，我也不受你拘束。双方都有絕对的自由。拿去，这是你的戒指。把我的也还我。

海尔茂　連戒指都要还？

娜拉　要还。

海尔茂　拿去。

娜拉　好。現在事情完了。我把鑰匙都擱在这兒。家里的事用人都知道——她們比我更熟悉。明天我动身之后，克立斯替納会來給我收拾我从家里帶來的东西。我会叫她把东西寄給我。

海尔茂　完了！完了！娜拉，你永远不会再想我了吧？

娜拉　喔，我会时常想到你，想到孩子們，想到这个家。

海尔茂　我可以給你寫信嗎？

娜拉　不，千万别寫信。

海尔茂　可是我总得給你寄点兒——

娜拉　什么都不用寄。

海尔茂　你手头不方便的时候我得帮点忙。

娜拉　不必，我不接受生人的帮助。

海尔茂　娜拉，难道我永远只是个生人？

娜拉　（拿起手提包）托伐，那就要等奇迹中的奇迹發生了。

海尔茂　什么叫奇迹中的奇迹？

娜拉　那就是說，咱們倆都得改变到——喔，托伐，我現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

海尔茂　可是我信。你說下去！咱們倆都得改变到什么样子——？

娜拉　改变到咱們在一塊兒过日子眞正像夫妻。再見。（她从門廳走出去。）

海尔茂　（倒在靠門的一張椅子里，双手蒙着臉）娜拉！娜拉！（四面望望，站起身來）屋子空了。她走了。（心里閃出一个新希望）啊！奇迹中的奇迹——

楼下砰的一响傳來关大門的声音。

——全剧完

群　鬼

(1881)

人物表

海倫·阿尔文太太——寡妇，她丈夫阿尔文上尉从前是御前侍衛①。

欧士華·阿尔文——她的兒子，画家。

曼德牧师。

杰克·安格斯川——木匠。

吕嘉納·安格斯川——阿尔文太太的女用人。

事情發生在靠近挪威西部一个大峽灣的阿尔文太太別墅里。

① "御前侍衛"（Chamberlain）是挪威國王賜給有家産有地位的人的一种爵銜，也可以譯为"爵爺"。

第　一　幕

一間通花園的大屋子，左边一扇門，右边兩扇門。屋子当中有一張圓桌，桌子周圍有几把椅子。桌上有書籍、雜志、报紙。左前方有一扇窗，靠窗有一張小沙發，沙發前面有一張帶抽屜的針綫桌。后方接連着一間比这間略小些的养花暖房，四面都是落地大玻璃窗。暖房右边有一扇門，开出門去就是花園。大玻璃窗外迷迷濛濛，正在下雨，隱隱約約可以望見峽灣里的蒼茫景色。

木匠安格斯川站在通花園的門边。他的左腿有点瘸，那只靴子底下加了一層厚木头底。呂嘉納手里拿着一把空噴水壺，攔着不許他進來。

呂嘉納　(低声)你幹什么？站着别动。你瞧你身上的雨水直往下滴答。

安格斯川　这是上帝的好雨，我的孩子。

呂嘉納　我說这是魔鬼下的雨！

安格斯川　天呀，这是什么話，呂嘉納。(往前拐了一兩步)我要跟你說的是这么档子事——

呂嘉納　你那只脚别这么呱噠呱噠的，听見沒有！少爺在楼上睡觉呢。

安格斯川　睡觉？晌午还睡觉？

呂嘉納　你管不着。

安格斯川　昨兒晚上我出去喝了个痛快——

呂嘉納　这話我倒信。

安格斯川　嗳，孩子，咱們都是拿不定主意的人——

呂嘉納　是啊。

安格斯川　——外头迷魂陣太多，不容易抵擋。可是今兒大清早五点半我就上工了。

呂嘉納　好，好，你还是快走吧。我不願意站在这兒好像跟你有 rendez-vous①似的。

安格斯川　你說好像跟我有什么？

呂嘉納　我不願意人家瞧見你在这兒。你明白了吧，快走。

安格斯川　（走近一兩步）那可不行！我得跟你說几句話才走。今兒晚半晌兒学校工程都完了，夜里我就搭輪船回家。

呂嘉納　（嘴里咕噥）祝你一路平安！

安格斯川　謝謝你，孩子。明天孤兒院开幕，不用說，准得热鬧一下子，大伙兒喝頓痛快酒。我不能讓人說杰克·安格斯川看見迷魂湯舍不得走。

呂嘉納　哼！

安格斯川　你瞧着吧，明兒來的闊人管保少不了。听說曼德牧师也要下鄉來。

呂嘉納　他今兒就來。

安格斯川　你瞧，我沒說錯吧！我得特別留点兒神，別讓他抓出錯兒來。你明白不明白？

呂嘉納　嘿嘿！是不是你又想搗鬼？

---

① 法文，意思是"約会"。呂嘉納喜欢說法文，表示她是上流社会的人。

安格斯川 你說我又想什么？

呂嘉納 （仔細打量他）这回你又想在曼德牧师身上打什么鬼主意？

安格斯川 嘘！嘘！你瘋了？我想在曼德牧师身上打主意？这是什么話！曼德牧师待我那么好，我能算計他！剛才我要跟你說的是我今晚回家的事兒。

呂嘉納 你越走得早越好。

安格斯川 可是我想把你帶着一塊兒走，呂嘉納。

呂嘉納 （吃驚）你要把我帶走？这是什么話？

安格斯川 我要把你帶回家。

呂嘉納 （瞧不起他）干脆一句話，办不到！

安格斯川 嗯，咱們瞧着吧！

呂嘉納 哼，你放心，咱們瞧着吧！我是在阿尔文太太这么个大戶人家長大的！她待我跟自己女兒差不多！你想把我帶回家？帶到你那么个烏糟地方去？你眞不要臉！

安格斯川 他媽的，你說什么？臭丫头，你敢跟你老子頂嘴？

呂嘉納 （嘴里咕嚕，連看也不看他）你說过不知多少回我不是你生的。

安格斯川 呸！提那些話幹什么？

呂嘉納 你不是駡过好儿回說我是个——？Fi donc！①

安格斯川 我敢賭咒沒說过这种髒字眼兒。

呂嘉納 我淸淸楚楚記得你說过。

安格斯川 那一定是我說話时候多喝了点兒酒。世界上的迷魂陣太多，我的孩子。

呂嘉納 嘿！

---

① 法文，意思是"不害臊！"

安格斯川　再說，那时候你媽一定正在發脾气，我得找句話頂住她。你媽最愛裝腔作勢，混充上等人。（学他老婆說話）“别管我，安格斯川，你管不着。别忘了我在罗森伏庄園阿尔文爵爺家里待过三年，他家的人見过皇上。”眞肉麻！她老忘不了在他家当差时候阿尔文上尉封了御前侍衛。

呂嘉納　苦命的媽！沒几天你就把她折磨死了。

安格斯川　（把肩膀一聳）哼，不用說！什么都是我的錯兒。

呂嘉納　（轉过身去，声音不大）哼！还有那条腿！

安格斯川　你說什么？

呂嘉納　Pied de mouton。①

安格斯川　你說的是英國話？

呂嘉納　是。

安格斯川　对，对，你在这兒学的东西眞不少。現在也許有用了，呂嘉納。

呂嘉納　（半晌不說話）你要我進城幹什么？

安格斯川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虧你問得出我要你回去幹什么！我現在还不是个無依無靠的孤老头兒？

呂嘉納　哼，别給我來这套鬼話！干脆說你要我回去幹什么？

安格斯川　老实告訴你，我一直想幹个新行当。

呂嘉納　（瞧不起他）你的行当换过不止一回了，可是哪回都是一团糟。

安格斯川　这回你瞧着吧，呂嘉納！他媽的，要是我——

呂嘉納　（跺脚）嘴里干净点兒！

安格斯川　噓！噓！这話对，孩子。我要跟你說的是——在这孤

---

① 法文，意思是“羊腿”。

兒院的工程上我很攢了几文錢。

呂嘉納　是嗎？那更好了。

安格斯川　你說这鄉下地方有錢能往哪兒花？

呂嘉納　那你打算怎么办？

安格斯川　我想搞点兒掙錢的買賣。我打算开个水手飯店。

呂嘉納　呸！

安格斯川　当然是个規規矩矩的上等飯店，不是那种接待平常水手的烏糟的爛猪窩。不，沒那事兒！我这飯店專伺候船長和大副，还有——还有——地道的闊主顧。

呂嘉納　你要我去——？

安格斯川　不用說，要你去帮忙。我只要你做幌子，一点兒粗活都不讓你碰。你要幹什么就幹什么。

呂嘉納　哦，原來是这么回事！

安格斯川　你知道，开飯店总得有个娘們兒，这是明擺着的事。到了晚半晌兒，总得唱唱歌，跳跳舞，來点什么熱鬧玩意兒。你知道飯店主顧都是飄洋过海、在船上住膩了的人。（走近一步）呂嘉納，你別想不开，別把自己耽誤了！在这兒待下去你將來怎么个了局？阿尔文太太用心栽培你，可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听說她要你上孤兒院照管小孩子。那种事兒是你幹的嗎？难道說你真这么死心眼兒，願意一輩子給那群臭孩子当苦力？

呂嘉納　不，只要事情能如意，我就——唔，事情难說——事情难說。

安格斯川　什么叫“事情难說”？

呂嘉納　你不用管。你究竟攢了多少錢？

安格斯川　算到一塊兒，大概有七八百克罗納①。

呂嘉納　倒也不算少。

安格斯川　起头兒足够了，我的孩子。

呂嘉納　你不肯給我点兒嗎?

安格斯川　这可办不到!

呂嘉納　連買塊料子做件新衣服的錢都不給?

安格斯川　姑娘，只要你跟我進城，管保你新衣服穿不完。

呂嘉納　呸!要是想新衣服穿不完，我自己也有办法。

安格斯川　可是你得有做爸爸的給你出主意，呂嘉納。我在小港街看中了一所好房子，不用付多少現錢就能租下來。咱們可以开个水手公寓。

呂嘉納　可是我不想跟你在一塊兒过日子!我跟你絲毫不相干。快走!

安格斯川　姑娘，你跟我反正住不長。我沒那么大造化!只要你开竅，像你在这兩年長得这么漂亮——

呂嘉納　怎么样?

安格斯川　用不了多少日子你准能抓上个大副——說不定还能找个船長。

呂嘉納　我不願意嫁那等人。做水手的不懂得 savoir vivre。②

安格斯川　你說他們不懂得什么?

呂嘉納　老实告訴你,我知道水手是怎么一等人。那等人嫁不得。

安格斯川　那就别嫁他們。不結婚照样兒能弄錢。(更为机密地)你还記得那个英國人——坐着游艇的那家伙——在她身上就花了七十英鎊，她長得一点兒也不比你漂亮③。

---

① 挪威幣制單位，是一种銀幣。

② 法文，意思是“礼貌”。

③ 安格斯川这里說的“她”是指他老婆。这件事后文有交代。

呂嘉納　(逼近他)滚出去！

安格斯川　(倒退)嗳！嗳！你敢揍我？

呂嘉納　敢！你要这么說話糟蹋我媽媽，我就敢揍你。滚出去，听見沒有！(把他推到園門口)关門声音小点兒。少爺在——

安格斯川　他在睡覚，我知道。眞怪，你这么关心小阿尔文先生。(声音放低了些)哦嗬！难道他——

呂嘉納　快滚！你簡直胡說八道。喂，别走那条路。曼德牧师來了，你快从厨房台階兒下去。

安格斯川　(向右走)是，是，我就走。回头他來的时候，你跟他談一談。他会教導你做女兒的該怎么孝順爸爸。不管怎么說，我总算是你爸爸。你不信，我有教堂登記簿。

他从呂嘉納給他打开的右边第二道門里走出去，呂嘉納隨手关上門，匆匆忙忙在鏡子里照了一照，用手絹兒把身上撣一撣，整一整領帶，就忙着澆花兒。

曼德牧师从通花園的門里走進暖房來。他穿着外套，拿着雨傘，肩膀上用皮帶背着个旅行小提包。

曼德　你早，安格斯川姑娘。

呂嘉納　(轉过身來，裝出一副又驚又喜的样子)哦，我当是誰，原來是曼德牧师，您好！輪船到得这么早？

曼德　剛到。(从暖房走進大屋子)这些日子天天下雨，眞討厭。

呂嘉納　(跟他進來)这雨庄稼人可喜欢。

曼德　对，对。我們城里人想不到这上头。(脫外套。)

呂嘉納　來，讓我帮您脫！好了。您瞧外套湿得这样子！我給您挂在門廳里。还有那把傘，我拿去張开，讓它吹吹干。

呂嘉納拿着外套、雨傘，从右边第二道門里走出去。曼德牧师把提包从肩膀上卸下來連帽子一齐擱在一把椅子上。这时候呂

嘉納已經回到屋里。

曼德　啊，从外头進來眞舒服。这兒事情大概都順当吧？

呂嘉納　都順当，謝謝您关心。

曼德　你們准备明天的事兒大概很忙吧？

呂嘉納　可不是嗎，事情眞不少。

曼德　阿尔文太太大概在家吧？

呂嘉納　在家。她剛上樓給少爺預备巧克力去了。

曼德　哦，我正要問你，剛才我在碼头上听說欧士華回來了。

呂嘉納　是。他前天回來的。我們本來算計他今天才能到家。

曼德　他身体很好吧？

呂嘉納　謝謝您，很好。就是路上太累了。他从巴黎一直赶回來，整天坐火車，路上沒休息。这时候他也許正睡覚呢，咱們說話声音还是小点兒好。

曼德　对，越小越好。

呂嘉納　（把一張扶手椅推到桌子旁边）請坐，曼德牧师，别客气。（曼德牧师坐下，呂嘉納給他搬过一个脚踏來）好！这么舒服嗎？

曼德　謝謝，这么很舒服。（瞧着她）安格斯川姑娘，自从我上回看見你之后，你眞長高了。

呂嘉納　是嗎？阿尔文太太說我也長胖了。

曼德　長胖了？唔，也許是，不太胖，正合適。（沉默了一会兒。）

呂嘉納　要不要告訴阿尔文太太說您來了？

曼德　謝謝，不忙，好孩子。哦，我想問問你，呂嘉納，你爸爸在这兒过得怎么样？

呂嘉納　喔，謝謝您，他过得很好。

曼德　他上回進城时候找过我。

呂嘉納　是嗎？他最愛跟您老人家說話。

曼德　你大概常到工地瞧他吧？

呂嘉納　我？喔，当然，我有工夫的时候，总是——

曼德　安格斯川姑娘，你爸爸是个沒主意的人，他不大靠得住，必須有人照管他。

呂嘉納　喔，他是这么个人。

曼德　他經常需要一个能照顧又能指点他的人。这是他上回進城找我親口說的話。

呂嘉納　是的，他也跟我說过这一类的話。可是我不知道阿尔文太太能不能讓我走。現在新盖的孤兒院正好又需要人照管。再說，我也不願意离开阿尔文太太，她一向待我那么好。

曼德　可是，好孩子，做女兒的应該——当然，咱們先得問你主人願意不願意。

呂嘉納　可是我不知道像我这么大的女孩子給單身漢管家合適不合適。

曼德　什么話！安格斯川姑娘！那單身漢是你自己的爸爸呀！

呂嘉納　就算是吧，可是——要是眞是个好人家，眞是个上等人——

曼德　喔，呂嘉納——

呂嘉納　——要是眞是个值得親爱，值得敬重，够得上做我爸爸的人——

曼德　喔，我的好孩子——

呂嘉納　那我倒也願意進城去。这兒鄉下的日子太冷靜，曼德先生，一个人过日子的滋味兒您是知道的。要是有好地方，我眞願意去。曼德先生，您能不能給我找个合適的事兒？

曼德　我？我办不到。

呂嘉納　曼德先生，好歹別把我忘了，要是——

曼德　（站起來）喔，当然不会忘，安格斯川姑娘。

呂嘉納　因为，要是我——

曼德　請你告訴阿尔文太太，說我要見她。

呂嘉納　好，我馬上就去。（从左边走出去。）

曼德　（來回走了几步，背着手在屋子后方玻璃窗口站着往外瞧。随后他又回到桌子旁边，随手拿起一本書，看看封面，吓了一跳，再看一些别的書的封面）哦！可了不得！

阿尔文太太从左边走進來。呂嘉納跟在后面，可是馬上就从右边第一道門走出去。

阿尔文太太　（伸出手來）曼德牧师，你好？

曼德　阿尔文太太，你好？我答应來現在眞來了。

阿尔文太太　你倒老是那么准时候。

曼德　这回我下鄉可眞不容易。我要參加那么些教区会和董事会——

阿尔文太太　这么說，你來得这么早就更得謝謝你了。咱們把事情赶完了再吃飯。你的行李呢？

曼德　（赶緊回答）我的行李在旅館里。今兒晚上我在旅館住。

阿尔文太太　（忍着不笑出來）难道說現在还沒法子劝你在我家里住一夜？

曼德　不，不。多謝，多謝！我还像每回似的住旅館好。那兒离碼头近，上輪船最方便。

阿尔文太太　当然随你的便。可是我覺得实在沒关系，現在咱們都老了——

曼德　哈哈！你又說笑話。也难怪你今天兴致这么好，孤兒院明天要开幕，欧士華又是剛回家。

阿尔文太太　可不是嗎？你說我心里多痛快！他有兩年多沒回家

了。他說这回要陪着我过个冬。

曼德 眞的嗎？这是他孝順你，要不然他怎么肯扔下罗馬和巴黎的繁華生活到鄉下过日子。

阿尔文太太 是啊，可是他媽媽在鄉下呀。眞是个好孩子，他心眼兒里还有他媽媽！

曼德 要是为了学藝術那种东西就把母子感情冷淡了，那可太不像話了。

阿尔文太太 你說得很对。可是我兒子沒問題。我很想看看你是不是还認識他。他快下楼了。这会兒他在楼上沙發上躺着休息呢。請坐，親爱的牧师。

曼德 謝謝。你有工夫嗎？

阿尔文太太 当然有。

曼德 很好。那么讓我拿几件东西給你看——（走到擱小提包的椅子边，从提包里拿出一包文件來，在阿尔文太太对面坐下，想在桌子上找塊空地方擱文件）这是第一樁——（把話打住）阿尔文太太，你先告訴我，桌子上这些書是幹什么的？

阿尔文太太 你問这些書？是我看的呀。

曼德 你看这一类东西？

阿尔文太太 不錯。

曼德 你看了这种書心里是不是舒服点兒，快活点兒？

阿尔文太太 我看了这些書好像覺得自己心里多点兒把握。

曼德 眞怪！你这話是什么意思？

阿尔文太太 喔，我平日心里想的問題好像在書里都得到了答案，得到了証实。曼德牧师，最奇怪的是，这些書里說的都是平常人想得到、信得过的道理，不是什么新鮮玩意兒。不过平常人不是沒把那些道理整理起來，就是不敢說出來。

曼德　噯呀，天啊！难道你眞相信平常人——

阿尔文太太　我眞相信。

曼德　这兒的人总不会这样吧？像咱們这些人总不会这样吧？

阿尔文太太　为什么不？鄉下城里都一样。

曼德　我眞想不到——

阿尔文太太　再說，你为什么討厭这些書？

曼德　討厭？我有閒工夫看这些無聊东西嗎？

阿尔文太太　其实你并不懂得你所討厭的东西。

曼德　我讀过好些批評这些書的文章，所以我不贊成这些書。

阿尔文太太　不錯，可是你自己的見解——

曼德　阿尔文太太，在好些事情上头咱們必須倚仗别人的意見。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安排的，这么安排很恰当。要不然，咱們的社会还成什么样子？

阿尔文太太　你說得也許有道理。

曼德　我当然不否認这种書可能很吸引人。而且，我听說在外國——就是你讓你兒子去待那么些年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思想講得很热鬧，你想知道点兒情况，我也不能埋怨你。可是——

阿尔文太太　可是什么？

曼德　（声音低下來）可是嘴里不許說，阿尔文太太。一个人在自己家里想些什么，看些什么書，当然不必一五一十地去告訴别人。

阿尔文太太　当然不必。我的意見完全跟你一样。

曼德　可是你得替这孤兒院想一想，在你决定創办孤兒院的时候——要是我沒看錯的話——你对宗教的看法跟現在很不一样。

阿尔文太太　喔，不錯，这一点我承認。可是咱們剛才正要談孤兒院——

曼德　不錯，咱們正要談孤兒院的事。我只想囑咐你一句話：你要小心，阿尔文太太！現在咱們談正經事。(打开紙包，拿出几張文件來)你看見沒有？

阿尔文太太　是不是文件？

曼德　是。都在里头了——手續全都办齐了。老实告訴你，把这些东西按时弄到手可眞不容易。我一步都不能放松。遇到產权問題，地方当局認眞得要命。可是現在到底都办齐了。(翻看文件)你瞧！这是罗森伏庄園索尔衛那塊地的过戶契約——連地帶新盖的教室、教員住宅、教堂、全部建筑都在里头了。这是孤兒院章程的批准書。你看一遍好不好？(念道)"阿尔文上尉孤兒院章程"。

阿尔文太太　(对文件瞧了好半天)喔，都办好了。

曼德　我故意用"上尉"，沒用"爵爺"。"上尉"不像"爵爺"那么招搖。

阿尔文太太　对，对，你覺得怎么好就怎么办。

曼德　这是銀行存款簿，存款利息指定作为孤兒院的經常开支。

阿尔文太太　謝謝。可是別交給我，你拿着方便些。

曼德　好吧。我想目前还是把款子存在銀行里。利息确是不大，年息四分，提款六个月前通知。要是將來能做利息大点兒的押款——当然抵押品一定得來歷分明，确实可靠——咱們再重新安排。

阿尔文太太　对，对，曼德牧师。这些事你最会安排。

曼德　反正我随时留意就是了。可是还有一件事我好几回想問你。

阿尔文太太　什么事？

曼德　孤兒院的房子要不要保火險？

阿尔文太太　那还用說，当然要保險。

曼德　啊，别忙，阿尔文太太。咱們再仔細想一想。

阿尔文太太　我家里什么东西都保了火險——房子、家具、牲口、粮食，什么都保了險。

曼德　不用說，那是你私人的產業。当然我也是这么办的。可是孤兒院就完全不同了。孤兒院可以說是椿神聖的事業。

阿尔文太太　是啊，可是咱們不应該因此就不——

曼德　就我自己說，我覺得保火險預防意外，幷沒什么不应該。

阿尔文太太　我的想法也一样。

曼德　可是本地一般人的想法怎么样？这一点当然你比我更清楚。

阿尔文太太　唔——一般人的想法——

曼德　会不会有一批——眞正重要的人物——不贊成保火險？

阿尔文太太　什么叫“眞正重要的人物”？

曼德　我指的是那些有地位有势力的人，他們的意見咱們不能不理会。

阿尔文太太　本地有几个这样的人会反对，要是咱們——

曼德　你看！这样的人城里也很多。拿我同事的教友們說吧，他們就会說咱們保火險就是不相信上帝。

阿尔文太太　可是在你这方面，我的好牧师，你心里至少該明白——

曼德　当然，我知道——我知道。我問心無愧，决沒問題。可是咱們还是难免讓人家誤会，人家的誤会就許对孤兒院不利。

阿尔文太太　既然如此，那么——

曼德　还有一層，我也不能不考慮我將來的处境可能發生困

难——或者甚至于很苦惱。城里那些有势力的人非常注意咱們这孤兒院。不用說，这个孤兒院也应該照顧城里人，那些人希望能給他們大大減輕貧民救济税①。我一向是你的顧問，替你照管孤兒院的事，所以我怕心里怀恨的人將來会拿我开刀——

阿尔文太太　喔，你千万别担这風險。

曼德　更不用說有些报紙雜志准会罵我嘍。

阿尔文太太　好，好，我的好牧师，既然如此，咱們就把事情决定下來。

曼德　那么你的意思是孤兒院不必保火險？

阿尔文太太　对，不必保火險。

曼德　（靠在椅子里）可是万一出点兒乱子呢？事情可难說啊——到那时候你有沒有力量弥补那筆損失？

阿尔文太太　沒有。老实告訴你，我也决不想弥补。

曼德　不过，我得告訴你，阿尔文太太，不保火險，咱們肩膀上的責任可不輕啊。

阿尔文太太　你看有沒有别的办法？

曼德　沒有。問題就在这兒。咱們簡直沒别的办法。咱們不应該讓人家發生誤会，也不該做得罪教友的事。

阿尔文太太　你是牧师，当然不应該那么办。

曼德　并且我覺得咱們可以相信这么个慈善事業不会遭殃——上天一定会特别保佑它。

阿尔文太太　但願如此，曼德牧师。

曼德　那么，咱們就碰碰运气吧？

---

① 一种征收來救济貧民的地方税。

阿尔文太太　好。

曼德　很好。就这么决定了。(記下來)好——不保火險。

阿尔文太太　說起來眞可笑，凑巧你今天提起这件事——

曼德　我想問你这件事不是一天了。

阿尔文太太　——因为昨天咱們工地上差点兒沒着火。

曼德　眞的嗎？

阿尔文太太　眞的，幸虧沒什么大关系。木工場里有一堆刨花讓火引着了。

曼德　是不是安格斯川做活的地方？

阿尔文太太　是。人家說他划了洋火老爱隨地乱扔。

曼德　他心里事情太多——怪可憐的——他有那么些心事。謝天謝地，現在好了，听說他想規規矩矩过日子了。

阿尔文太太　眞的嗎？誰說的？

曼德　是他自己告訴我的。他手藝眞不坏。

阿尔文太太　嗯，不喝酒的时候倒是不坏。

曼德　唉，那个害人的毛病！可是他說長了那只坏腿不能不喝点兒酒。他上次進城找我的时候，我听了他的話心里很感动。他千恩万謝地感激我給他在这兒找活做，讓他好跟呂嘉納在一塊兒。

阿尔文太太　他不常看見呂嘉納。

曼德　可是他說他跟她天天見面說話兒。这是他親口告訴我的。

阿尔文太太　唔，也許是吧。

曼德　他自己很明白迷魂陣包圍他的时候必得有人好好兒管着他。他怪可憐地跑來找我，自己罵自己，承認自己的毛病，这是杰克·安格斯川最可爱的地方。他上回進城找我提起——阿尔文太太，要是他眞用得着呂嘉納回家的話——

阿尔文太太　(急忙站起來)呂嘉納!

曼德　——你可別反对。

阿尔文太太　哼，我一定反对。再說，呂嘉納將來在孤兒院有工作。

曼德　可是你別忘了，他究竟是呂嘉納的爸爸。

阿尔文太太　哼，我很清楚他一向怎么对待呂嘉納。不行!我决不讓她跟他走。

曼德　(站起來)我的好太太，別生气。你錯怪了安格斯川。你好像很躭心——

阿尔文太太　(安靜了些)那沒关系。从前我照管呂嘉納，以后我还得照管她。(听)噓，曼德先生，別再說下去了。(面有喜色)你听!欧士華下樓來了。現在咱們只該想他的事。

欧士華·阿尔文身上穿一件薄外套，手里拿着帽子，嘴里叼着一只海泡石大烟斗，从左边門里走進來。

欧士華　(在門口站住)哦，对不起，我以为你在書房里。(走上前來)曼德牧师，你好。

曼德　(瞪着眼瞧他)哦!眞怪!

阿尔文太太　你看他怎么样，曼德先生?

曼德　我——我——难道眞是——

欧士華　不錯，正是那浪子，曼德先生。

曼德　親愛的年輕朋友——

欧士華　迷路的綿羊回來了。

阿尔文太太　欧士華是在想你从前反对他学画画兒的事情。

曼德　有些事乍一看似乎不妥当，可是后來——(抓住他的手)不管怎么样，欢迎你回家!親愛的欧士華——現在我还能叫你欧士華嗎?

欧士華　有什么别的可叫的?

曼德　很好，謝謝你。我想說的是，親愛的欧士華，你别以为我完全反对学藝術。我相信有好些人虽然学藝術，可是跟学别的东西一样，还能不損伤自己的內心。

欧士華　但願如此。

阿尔文太太　(笑容滿面)我知道有一个人外表和內心都沒受損伤。你瞧瞧那个人，曼德先生。

欧士華　(心神不定，走來走去)是，是，親愛的媽媽。咱們别再說了。

曼德　沒問題，誰都得承認。你已經漸漸地出名了。报紙上时常提起你，对你的批評很好。可是近來我好像不大看見你的名字了。

欧士華　(朝暖房走去)近來我不能多画画兒。

阿尔文太太　藝術家还不是跟别人一样，有时候也得休息休息。

曼德　对，对。休息的时候可以养精蓄銳，准备更偉大的創作。

欧士華　对。媽媽，快开飯了嗎?

阿尔文太太　再等不到半点鐘。他胃口这么好，倒是要感謝上帝。

曼德　并且还要抽烟。

欧士華　我在楼上屋子里找着了爸爸这只烟斗——

曼德　哦，怪不得!

阿尔文太太　怪不得什么?

曼德　怪不得剛才欧士華走進門的时候嘴里叼着烟斗，样子活像他父親。

欧士華　眞的嗎?

阿尔文太太　喔，沒有的事!欧士華像我。

曼德　話是不錯，不过看他嘴边那股神气——那兩片嘴唇——我

就想起阿尔文先生來了——現在他抽烟的时候特别像父親。

阿尔文太太 一点兒都不像。我倒覺得欧士華的嘴弯弯的有点像牧师。

曼德 对，对，我有几个同事的嘴都是这样子。

阿尔文太太 可是，好孩子，你得把烟斗擱下。我这兒不許抽烟。

欧士華 （放下烟斗）好吧。我只是学抽着玩兒，因为我小时候抽过一回。

阿尔文太太 你？

欧士華 是，那时候我才一点兒大。我記得有天晚上走到楼上爸爸屋里去，正赶上他很高兴。

阿尔文太太 喔，那时候的事情你怎么会記得。

欧士華 我記得很清楚。他抱我坐在他腿上，叫我抽他的烟斗。他說，“抽吧！孩子，使勁兒抽！”于是我就使勁兒抽，抽得臉都發青了，腦袋上的汗珠子像黃豆那么大。爸爸就哈哈大笑——

曼德 眞是太怪了。

阿尔文太太 曼德先生，不是眞事，是欧士華做的夢。

欧士華 不，媽媽，我不是做夢。你忘了嗎？你進來把我抱到我自己屋子里，后來我就病了，我还看見你哭呢。爸爸是不是常愛这么开玩笑？

曼德 他年輕时候兴致好——

欧士華 可是他还做了那么些事——又好又有用的事——虽然他死得那么早。

曼德 不錯，欧士華·阿尔文，你父親是个精明强幹、了不起的人，你有这么个父親，一定可以鼓励你上進——

欧士華 不錯，应該这样。

曼德　你能回家参加你父親的紀念会，是你的孝心。

欧士華　紀念我爸爸我不能不回來。

阿尔文太太　并且他还要在家里陪我住那么些日子！这件事我最高兴。

曼德　我听說你要在家过冬。

欧士華　我要長期待下去，曼德先生。喔，在家里待着真好！

阿尔文太太　(面有喜色)可不是嗎，好兒子！

曼德　(同情地望着欧士華)我的好欧士華，你很早就出門上外头去了。

欧士華　是啊。有时候我也想那是不是太早了点兒。

阿尔文太太　喔，一点兒都不早。身体健康的孩子出去得早更好。他要是沒有姐妹兄弟，更不应該在家里老挨着爸爸媽媽，把脾气慣坏了。

曼德　嗯，这还是个值得討論的問題，阿尔文太太。一个小孩子的正常住处应該是他自己的家。

欧士華　这一点我的意思跟你完全一样，曼德牧师。

曼德　就拿你自己兒子說吧——咱們不妨当着他的面說——結果对他怎么样？他今年二十六七歲了，还不知道一个規規矩矩的家庭是什么样子。

欧士華　对不起，牧师，这話你可完全說錯了。

曼德　是嗎？我还以为你差不多老在藝術家的圈子里过日子呢。

欧士華　一点兒都不錯，我是这样。

曼德　主要是跟青年藝術家待在一塊兒，是不是？

欧士華　是，一点兒都不錯。

曼德　可是我一向总以为那些年輕人难得有力量成家立業，养活老婆孩子。

欧士華　是，好些人沒錢結婚。

曼德　是啊，我說的正是这意思。

欧士華　可是他們还是可以有个家，事实上好些人确是有家，并且还是个規規矩矩、舒舒服服的家。

阿尔文太太用心細听兒子的話，点头贊成，可是沒說什么。

曼德　喔，我不是說單身漢住的地方。我說的“家”是一个家庭住的地方——一个男人帶着他老婆孩子过日子的地方。

欧士華　是啊，或者是帶着他孩子和孩子的媽媽过日子的地方。

曼德　(吃驚，捏緊双手)你說什么？

欧士華　怎么样？

曼德　跟他孩子的媽媽？

欧士華　是啊，难道你要他把孩子的媽媽攆出去嗎？

曼德　鬧了半天你說的是不合法的結合！那叫作不正常的婚姻！

欧士華　我看不出那些人过的日子有什么特别不正常的地方。

曼德　要体面的青年男女难道好意思公开过那种日子？

欧士華　他們有什么别的办法？一个是年輕的窮藝術家——一个是苦命的女孩子——結婚的費用大得很。你說叫他們怎么办？

曼德　叫他們怎么办？阿尔文先生，讓我告訴你他們应該怎么办。他們一起头就应該管住自己。这才是他們应該做的事。

欧士華　正在恋爱的热情青年男女可不容易接受你这条道理。

阿尔文太太　实在不容易接受！

曼德　(接着說下去)政府当局怎么不干涉！讓他們公然幹这种事！(向阿尔文太太)現在你看，当初我为你兒子躭心难道是多事？在有些地方不道德的行为非常流行，并且还有人支持——

欧士華　曼德牧师，我告訴你，每星期日我差不多总到一兩个这

种不正常的人家去做客——

曼德　偏偏还在星期日！

欧士華　星期日难道不是应該休息玩兒的日子？在这种人家我从來沒听見过一句难听的話，更沒看見过一件可以叫作不道德的事情。从來沒有。你知道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見过藝術界有不道德的事情？

曼德　喔，我怎么知道！

欧士華　好，讓我告訴你。我看見不道德的事情是在你們的模范丈夫和模范父親私自上巴黎开眼界、光顧藝術圈子的时候。他們是行家。我們連夢都沒做过的地方和事情，他們都能告訴我們。

曼德　什么！你是不是說規矩人一到外头就会——

欧士華　这些規矩人回到家里的时候，你沒听見过他們批評外头風俗怎么坏、道德怎么墮落嗎？

曼德　是，是，我当然听見过，不过——

阿尔文太太　我也听見过。

欧士華　你可以信他們的話。他們有些人是这里头的老行家。（双手抱头）喔！想不到外头那种偉大、自由、光輝的生活讓人家糟蹋到这步田地！

阿尔文太太　欧士華，你别生气。生气对你沒好处。

欧士華　是，媽媽，你說得很对。我知道生气对我沒好处。你看，我疲乏得要命。我想出去活动活动再吃飯。曼德牧师，对不起；我知道你决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可是我不能不說老实話。（从右首第二道門里出去。）

阿尔文太太　可憐的孩子！

曼德　你說得不錯。这就是他的下場！

阿尔文太太瞧着他，一言不發。

曼德 (走來走去)他說自己是个浪子。唉！唉！

阿尔文太太还是瞧着他。

曼德 你的意見怎么样?

阿尔文太太 我覺得歐士華的話句句都正确。

曼德 正确? 正确? 这种意見还算得上正确?

阿尔文太太 曼德牧师，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也有他那种想法。只是我从來不敢說話。好！現在有我兒子替我發言了。

曼德 阿尔文太太，你眞可憐。可是現在我要正正經經跟你說几句話。現在站在你面前的不是替你办事的經理，不是你的顧問，也不是你和你丈夫的老朋友。現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你的牧师，就像当年有一次在你走岔道的緊要关头他站在你面前一样。

阿尔文太太 請問牧师要跟我說什么話?

曼德 首先我要用过去的事情來提醒你一下。現在这时候非常合適。明天是你丈夫去世的十周年。明天他的紀念碑就要揭幕了。明天我要在全体到会的人面前發言。可是今天我要跟你單独先說几句話。

阿尔文太太 很好，曼德牧师。有話請說！

曼德 你还記得不記得，在你結婚不到一年的时候，有一次你走到了懸崖峭壁的边沿? 你还記得不記得，你扔下了你的家庭，从你丈夫那兒逃走了? 阿尔文太太，你还記得不記得，你逃走了，并且不管你丈夫怎么央告，你还是坚决不回去?

阿尔文太太 你难道忘了我結婚第一年日子多痛苦?

曼德 想在这个世界上求幸福就是反叛精神的表現。咱們有什么权利享受幸福? 咱們只能尽自己的义务，阿尔文太太！那时

候你的义务就是靠緊你自己选定的并且上帝叫你貼緊的那个男人。

阿尔文太太　那时候我丈夫过的什么日子，他怎么荒唐，怎么胡鬧，你不是不知道。

曼德　外头对他的傳說我都知道，要是傳說靠得住的話，你丈夫年輕时候那些行为我最不贊成。可是做老婆的不是她丈夫的裁判人。你的义务是低声下气地忍受上帝在你身上安排的苦难。可是你偏不那么做，不肯忍受苦难，你扔下你应該扶持的墮落男人，損伤你自己的名譽，并且还差点兒損伤了别人的名譽。

阿尔文太太　别人的名譽？你大概是說某一个人的名譽吧。

曼德　你最魯莽的一件事是跑來找我。

阿尔文太太　找我們的牧师算魯莽？找我們的知己朋友算魯莽？

曼德　正因为是朋友，你更不該找我。你应該感謝上帝，虧得那时候我主意拿得穩，劝你丟掉了原來的荒唐計划，并且上帝保佑我，使我終于把你重新帶上正路去尽义务，去找你自己的丈夫。

阿尔文太太　不錯，曼德牧师，这是你的成績。

曼德　我不过是替上帝办事的僕人。难道我当初劝你回去尽义务，服从命令，后來沒証明是为你的幸福打算嗎？难道我的預料后來沒实現嗎？难道你丈夫后來沒認識錯誤、改邪归正嗎？难道他从此以后沒一直跟你和和气气、規規矩矩地过日子嗎？难道他沒捐款施舍，做地方上的恩人嗎？难道他沒把你抬得像他自己那么高，指導你帮他处理事务嗎？并且你还是个头等的好帮手！阿尔文太太，我不应該埋沒你这点功劳。可是現在我要談你一生的第二个大錯誤了。

阿尔文太太　你指什么說？

曼德　正像你第一次抛弃了做老婆的义务，后來你又抛弃了做母親的义务。

阿尔文太太　啊——

曼德　你一生吃了固执任性的大虧。你腦子里老是有不服从、不守法的念头。你从來不肯忍受束縛。凡是你应該負担的义务你都肆無忌憚地推开，好像是一副你可以随意推开的担子。你不高兴做老婆，就馬上丢下你丈夫。你嫌做母親太麻煩，就把孩子送到生人手里过日子。

阿尔文太太　不錯，我是这么做的。

曼德　所以你兒子就跟你疏远了。

阿尔文太太　不！不！他沒跟我疏远！

曼德　他跟你疏远了，一定疏远了。現在你兒子回來了，他的思想怎么样？你仔細想一想，阿尔文太太。从前你很对不起你丈夫，这件事你自己也承認，所以你才給他办这所孤兒院。現在你也应該承認怎么对不起你兒子——現在也許还來得及把他引到正路上。你自己赶緊回头，挽救在他身上还來得及挽救的东西。因为（举起食指）阿尔文太太，你确实是个罪孽深重的母親！我不能不对你說这句話，这是我的义务。

静默。

阿尔文太太　（話說得很慢，自己管着自己）曼德牧师，現在你的話都說完了，明天你要在大会發言紀念我丈夫。我明天不發言。可是現在我要老老实实跟你說几句話，就像剛才你跟我說話那样。

曼德　不用說，你一定想找理由替自己辯护——

阿尔文太太　不是。我只想講个故事給你听。

曼德　什么故事？

阿尔文太太　剛才你說的关于我和我丈夫的事情，关于你把我劝回去尽义务之后——这是借用你的話——我們的生活情况，这一切你都是从别人那兒听來的，不是親眼看見的。从前你是我們的知己朋友，可是从那时候起你的脚就再沒沾过我們家的地。

曼德　你和你丈夫后來不是就搬出城了嗎？

阿尔文太太　是的。我丈夫在世的时候你也沒再來看过我們。后來你担任了孤兒院的事才不能不找我。

曼德　（声調低柔吞吐）海倫①——要是你說这話埋怨我，我只能請你想一想——

阿尔文太太　不錯，想一想你的职位；再想一想我是个从丈夫家里私奔出來的女人。像我这种不要臉的女人人家当然越躲得远越好。

曼德　親爱的——阿尔文太太，你这話說得太过火了——

阿尔文太太　好吧，就算我过火。我主要的意思是，你对于我婚后生活的批評，除了一般的傳說沒有别的根据。

曼德　这一点我承認。底下你还想說什么？

阿尔文太太　好，曼德牧师，讓我把眞情实話告訴你。我曾經賭过咒，迟早有一天要把眞情实話告訴你——只告訴你一个人。

曼德　眞情是什么？

阿尔文太太　眞情是这样，我丈夫死的时候还像他活着时候那么荒淫無度。

曼德　（用手摸索，想找一張椅子）你說什么？

① 阿尔文太太的小名。

阿尔文太太　結婚十九年之后他还像你給我們証婚时候那么荒淫無度——至少他心里还是那么想。

曼德　少年放蕩——不守規矩——哪怕有点过火，能說是荒淫無度嗎？

阿尔文太太　这句話是給他看病的医生說的。

曼德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阿尔文太太　你也不必明白。

曼德　我听了你的話腦袋發暈。这么說，你这些年的日子——表面上像夫妻在一塊兒过活——其实是一片別人不知道的苦海！

阿尔文太太　正是如此。現在你算明白了。

曼德　这事——这事我眞想不到。我沒法子了解！我沒法子体会！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瞞得过人？

阿尔文太太　正是为了要瞞人，我才一天一天地不断掙扎。欧士華生下來之后，我覚得我丈夫的情形似乎好了一点兒。可是好了沒几天。后來我得加倍使勁地掙扎，好像在拚命，为的是不讓人知道我孩子的父親是怎么一等人。你是知道的，阿尔文最有本事叫人喜欢他。人家好像只相信他是个好人，不信他有別的事。有些人的生活方式不妨碍他們的名譽，阿尔文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是到最后，曼德先生——我得把故事全部告訴你——發生了一樁最丑的事情。

曼德　比你告訴我的那些事还丑？

阿尔文太太　虽然他在外头那些偸偸摸摸的事兒我知道得很淸楚，我一直耐着性不做声。可是后來他索性把丑事鬧到自己家里來了——

曼德　在家里！不会吧！

阿尔文太太　正是在我們自己家里。就在那兒，（用手指着右首第一

道門）我头一回知道是在飯廳里。那时候恰好我在飯廳里有点事，門开着一点兒。我听見我們那女用人从花園里走進來，拿着水壺澆花。

曼德　后來怎么样？

阿尔文太太　过了不多会兒我听見阿尔文也从花園里進來了。我听見他跟女用人低低地說了兩句話。后來我就听見（一声冷笑）——喔！現在那声音还在我耳朵里，叫人好气又好笑——我听見我自己的女用人低低地說，"撒手，阿尔文先生！別这么着！"

曼德　他怎么那么輕狂！可是我想不会有別的事，阿尔文太太，一定不会有。

阿尔文太太　不久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阿尔文把那女孩子弄上了手，上手之后就有了下文，曼德先生。

曼德　（好像吓呆了似的）这些事都出在这所房子里！出在这所房子里！

阿尔文太太　在这所房子里我吃过不少的苦。为了傍晚和夜里不讓他出門，我只好耐着性陪他在屋里偸偸地喝酒胡鬧，做他的酒伴兒。我不能不一个人陪着他，跟他碰杯喝酒，听他說一大堆不堪入耳的無聊話。最后我得用尽力气，把他硬拉上床睡覚——

曼德　（心里不忍）这些事你都能忍受！

阿尔文太太　我为了自己的孩子不能不忍受。可是后來事情鬧得太不像話了，連我自己的女用人都——我就自己發狠賭咒說：我决不能容許他再鬧下去！因此我就把权柄一把抓过來——無論是他的事或是別的事都归我掌管。你知道，我手里有了对付他的武器，他就不敢不听話了。就在那时候我把欧士華

打發出門了。那时候欧士華还不到七歲，像普通小孩子一样已經开始懂事，懂得問話了。那种情形我不能忍受。我覺得要是那孩子呼吸这个家庭的骯髒空气一定会中毒。因此我就把他打發出門了。現在你該明白为什么父親在世的时候我老不讓孩子回家來。誰也不知道为了这件事我心里多痛苦。

曼德　你的那种日子实在不好过。

阿尔文太太　要不是我有事情做，那种日子我也沒法兒过。不是我自已誇口，这些年我确实做了不少事。我添置了產業，做了些改革工作，采用了節省人力的新設备，为了这些事人家都滿口称贊阿尔文，都說这一切是他做出來的成績。其实呢，他成天躺在沙發上看一本旧縉紳錄，你說他会有精神幹那些事？沒有的事。我索性都告訴你吧。在他腦子清醒的时候，是我逼着他做人，硬給他撑面子；在他老毛病發作，或是長吁短嘆發牢騷罵人的时候，是我挑着那副千斤担子，一个人受罪。

曼德　你給他造紀念碑的就是这么个人？

阿尔文太太　你看良心不安逸多么可怕。

曼德　良心不安逸？你这話是什么意思？

阿尔文太太　我一直躭心，怕事情瞞不住，早晚会讓人知道。所以我就創办这所孤兒院，平平外头的謠言，解解別人的疑心。

曼德　你的目的可眞是达到了，阿尔文太太。

阿尔文太太　另外，我还有个理由。我打定主意不讓我自己的孩子欧士華承繼他父親一絲一毫的產業。

曼德　这么說，你是用阿尔文先生的產業——

阿尔文太太　一点兒都不錯。这些年我花在孤兒院上头的款子——我仔仔細細核算过——恰好抵过阿尔文原有產業的价值，就

是为了那份產業当年人家都把阿尔文中尉① 当作一塊肥肉。

曼德　我不明白——

阿尔文太太　那份產業就是我当初的賣身錢。我不願意把我的賣身錢留給欧士華。我打定主意，欧士華的錢都得由我給他。

欧士華·阿尔文从右首第二道門里進來。他已經摘了帽子，脫了外套，把帽子和外套擱在門廳里。

阿尔文太太　(迎上去)你已經回來了？我的宝貝兒子！

欧士華　是的。老是下不完的雨，在外头有什么可幹的？听說飯已經預备好了。好極了！

呂嘉納　(手里拿着个小包裹，从飯廳里進來)阿尔文太太，有人給你送來一包东西。(把包裹遞給她。)

阿尔文太太　(看了曼德一眼)大概是明天孤兒院开幕唱的歌詞。

曼德　嗯——

呂嘉納　飯开好了。

阿尔文太太　好。我們馬上就來。我先把——(动手解包裹。)

呂嘉納　(問欧士華)阿尔文先生喝紅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

欧士華　兩样都要，安格斯川姑娘。

呂嘉納　Bien。② 很好，阿尔文先生。(走進飯廳。)

欧士華　我帮你开酒瓶。(跟着她走進飯廳，飯廳門半敞着。)

阿尔文太太　(已經把包裹解开)果然是。这就是开幕典礼唱的歌。

曼德　(合着双手)明天叫我在大会上怎么說話呢！

阿尔文太太　喔，你好歹总会对付过去的。

曼德　(低声，为的是不讓飯廳里的人听見)不錯，咱們千万別讓人家

---

① 那时候他还是中尉。

② 法文，意思是"好。"

起疑心。

阿尔文太太 (低声，可是口气很坚决)是的。从此以后这出演了多少年的丑戲就可以結束了。从后天起，我过日子就只当沒我丈夫这个人，只当他从來沒在这所房子里住过。从今以后除了我孩子和他母親家里再沒有第三个人了！

飯廳里傳來一把椅子倒下來的声音，同时听見呂嘉納低声用力說:“欧士華！別鬧！你瘋了？快撒手！”

阿尔文太太 (吓得跳起來)啊——

她緊張地用眼睛瞪着那扇半开的門。欧士華在飯廳里咳着，笑着，嘴里还哼着調子。接着听見酒瓶拔塞子的声音。

曼德 (慌張起來)怎么回事，阿尔文太太？什么事？

阿尔文太太 (啞着嗓子)鬼！鬼！暖房里的兩个鬼又出現了！

曼德 会有这种事？呂嘉納——？难道她——？

阿尔文太太 是。快來。別作声——

她抓着曼德牧师的胳臂，搖搖晃晃地朝着飯廳走过去。

第二幕

还是那間屋子。外头的景致依然籠罩在濃霧里。曼德和阿尔文太太从飯廳里進來。

阿尔文太太　（还在門口）請便，曼德先生。（轉过身去朝着飯廳）欧士華，你也進來，好不好？

欧士華　（在飯廳里）不，对不起。我想出去会兒。

阿尔文太太　好，去吧。天气似乎好点兒了。（关上飯廳門，走到門廳口，叫道）呂嘉納！

呂嘉納　（在外头）太太，什么事？

阿尔文太太　快去洗衣服，把那些花圈兒也拾掇拾掇。

呂嘉納　是，太太。

阿尔文太太等呂嘉納确实走了才把門关上。

曼德　他大概听不見咱們說話吧？

阿尔文太太　关了門听不見。再說，他就要出去。

曼德　我心里还是那么乱。我不知道剛才那頓飯是怎么咽下去的。

阿尔文太太　（走來走去，竭力压住心里的煩躁）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吃的。可是現在該怎么办呢？

曼德　是啊，該怎么办？我簡直想不出主意。这种事我一点兒經

驗都沒有。

阿尔文太太 我相信眼前还沒出乱子。

曼德 乱子可千万出不得！不过这已經不像話了。

阿尔文太太 你放心，这是欧士華一时糊塗，开个小玩笑。

曼德 是啊，我剛說过，这种事情我外行。不过我想应該——

阿尔文太太 吕嘉納非走不可——并且还得馬上就走。这一点是毫無疑問的。

曼德 当然，她非走不可。

阿尔文太太 可是叫她上什么地方去呢？咱們不应該——

曼德 上什么地方去？当然回家找她父親。

阿尔文太太 你說找誰？

曼德 找她的——唉，安格斯川不是她的——？喔，天呀，难道眞会有这种事？我想一定是你弄錯了。

阿尔文太太 可惜我一点兒都沒弄錯。乔安娜① 在我面前全都承認了，阿尔文也沒法兒抵賴。所以那时候我沒办法，只好把事情瞞起來。

曼德 是啊，你也只好那么办。

阿尔文太太 当时我們馬上就把乔安娜打發走，还給了她一筆錢堵住她的嘴。她到了城里就自己想办法。她又去找她的老相好安格斯川，不用說她一定先对他露口風，說自己手里有多少錢，还对他撒了个謊，說什么那年夏天有个坐游艇的外國人上这兒來。后來她跟安格斯川就急急忙忙結了婚。唉，那件事还是你自己給他們办的呢。

曼德 可是我不明白怎么——我清清楚楚記得安格斯川來找我商

---

① 吕嘉納母親的名字。

量結婚的事情。他后悔的了不得，埋怨自己不該跟未婚妻幹那种丑事情。

阿尔文太太 他当然只好把罪名担当在自己身上。

曼德 可是他那么不老实！并且还在我面前撒謊！我眞想不到杰克·安格斯川会幹这种事。我一定得狠狠地教訓他一頓，我一定不饒他。这种婚姻多么不道德！为了几个錢——！你們給了那女孩子多少錢？

阿尔文太太 三百塊錢。

曼德 想想！为了三百塊錢那么个小数目就願意跟一个墮落的女人結婚！

阿尔文太太 那么你說我呢？我也讓自己跟一个墮落的男人結了婚。

曼德 喔，豈有此理！你这是什么話！一个墮落的男人！

阿尔文太太 你以为跟我結婚时候的阿尔文比跟安格斯川結婚时候的乔安娜淸白干净点兒嗎？

曼德 这兩件事完全不一样——

阿尔文太太 其实并沒什么不一样——区別只是在身价数目上：一个是三百塊錢的小数目，一个是一整份兒大家当。

曼德 你怎么能把兩件絕不相同的事情相提并論呢？我想那时候你自己心里一定盤算过，也跟自己家里人商量过。

阿尔文太太 （眼睛不瞧他）你該知道你說的我那顆心当时在什么地方。

曼德 （冷淡地）要是那时候我知道你的心事，我就不会天天到你丈夫家里來了。

阿尔文太太 反正我自己并沒考慮过这問題，这是实話。

曼德 那么，你一定跟你最親近的人——跟你母親，跟你兩个姑

姑——商量过，这是你的义务。

阿尔文太太 不錯，这件事是她們三个人替我决定的。現在回想起來眞奇怪，她們怎么看得那么准，說我要是拒絕那么一門好親事，那簡直是糊塗透了頂。要是我母親今天还活着，我眞要讓她看看这門親事的好下場！

曼德 有这个下場，誰也不負責任。你的婚姻完全沒違背法律、沒違背秩序，这一点至少沒問題。

阿尔文太太 （在窗口）喔！老是法律和秩序！我时常想这世界上作怪害人的东西就是法律和秩序。

曼德 你說这話是罪过。

阿尔文太太 也許是吧。可是我一定要撇开这一套拘束人欺騙人的坏东西。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爭取自由。

曼德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

阿尔文太太 （輕輕敲着玻璃窗）我不应該隱瞞阿尔文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那时候我不敢告訴人——一半也是为自己。那时候我是个胆怯的人。

曼德 胆怯的人？

阿尔文太太 当时我躭心，要是別人知道了那件事，他們会說，"可憐的男人！他老婆从他那兒逃走了，难怪他胡作非为。"

曼德 这兩句話倒不是完全沒道理。

阿尔文太太 （眼睛盯着他）要是我有胆量的話，我应該老实告訴欧士華，"听我告訴你，我的孩子，你父親是个荒唐鬼——"

曼德 豈有此理——

阿尔文太太 我还应該把我剛才告訴你的話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告訴他。

曼德 你的話把我吓坏了，阿尔文太太。

阿尔文太太　是，我知道。我很明白。我自己也吓了一跳。(离开窗子)我胆子太小。

曼德　你尽了义务能說是胆小嗎？难道你忘了做兒子的应該敬爱父母嗎？

阿尔文太太　咱們別說这种空泛話。咱們要問：欧士華应該不应該敬爱阿尔文爵爺？

曼德　难道你做母親的就忍心破坏你兒子的理想嗎？

阿尔文太太　顧了理想，眞理怎么办？

曼德　顧了眞理，理想怎么办？

阿尔文太太　喔，理想！理想！当初我要是不这么胆怯就好了！

曼德　別瞧不起理想，阿尔文太太。理想会报仇。就拿欧士華說吧，可惜他沒有很多的理想，可是我覚得在他腦子里他父親却是个理想。

阿尔文太太　你这話不錯。

曼德　他所以会把父親当作个理想，是你自己多少年來給他寫信培养出來的。

阿尔文太太　不錯，我受了义务的压迫，再加上对別人的顧慮，就只好一年一年地对我兒子撒謊。唉，我胆子眞小——我一直是个胆小的人！

曼德　阿尔文太太，你在你兒子心里已經培养了一个幸福的幻想，你不应該看輕它。

阿尔文太太　哼！誰知道这究竟是不是好事呢？不过，無論如何，我不能讓他跟呂嘉納胡鬧。我不能讓他害那女孩子一輩子。

曼德　对。眞要那样，可就太造孽了！

阿尔文太太　要是我知道他眞爱她，跟她結婚他能有幸福，那么——

曼德　怎么？你打算怎么样？

阿尔文太太　可是不行，可惜吕嘉納不合適。

曼德　我不明白。你这話是什么意思？

阿尔文太太　要是我不这么胆小，不这么不中用，我会对我兒子說：“跟她結婚，要不然，就另想你願意的办法——只是别做鬼鬼祟祟的事情。”

曼德　豈有此理！讓他們結婚！沒听見过这种荒唐事情！

阿尔文太太　什么叫“沒听見过”？說老实話，曼德牧师，你以为咱們这兒許多夫妻的血統关系不是这么近嗎？

曼德　我一点兒都不懂你的意思。

阿尔文太太　其实你懂得。

曼德　你大概是在想，可能——喔，不錯，有些人的家庭生活不太清白，不过像你說的这种事可不一定有，至少不能說准有。再說，你是做母親的，怎么能讓你兒子——

阿尔文太太　我不許他幹这种事。我不願意有这种事。我說的就是这个。

曼德　你不許他幹这种事，因为，像你自己說的，你是个“胆小”的人。可是如果你不是个“胆小”的人，那么难道——天呀！这种結合实在太荒唐！

阿尔文太太　据說咱們的老祖宗就是这么結合的。当初是誰把这世界这么安排下來的，曼德牧师？

曼德　我不能跟你討論这一类問題，阿尔文太太，你的心情很不正常。可是你竟把良心的顧慮当作“胆小”——

阿尔文太太　讓我把我的意思告訴你。因为有一大群鬼把我死纏着，所以我的胆子就吓小了。

曼德　你說什么东西死纏着你？

阿尔文太太　一大群鬼！我听見呂嘉納和欧士華在飯廳里說話的时候，我眼前好像就有一群鬼。我几乎覚得咱們都是鬼，曼德牧师。不但咱們从祖宗手里承受下來的东西在咱們身上又出現，并且各式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也在咱們心里作怪。那些老东西早已經失去了力量，可是还是死纏着咱們不放手。我只要拿起一張报紙，就好像看見字的夾縫兒里有鬼在乱爬。世界上一定到处都是鬼，像河里的沙粒兒那么多。咱們都怕看見光明。

曼德　嘿嘿！这都是你看坏書的結果。那些書可眞把你害苦了！哼，那些講革命、講自由、坏心術的書！

阿尔文太太　我的好牧师，你的話說錯了。当初使我动腦子思想的人正是你自己。这件事我非常感激你。

曼德　感激我！

阿尔文太太　是的，在你逼着我服从义务遵守本分的时候，在你把我深惡痛絕的事情說成正确、合理的事情的时候，我才动腦子思想。那时候我就开始檢查你講的那些大道理。我本來只想解开一个疙瘩，誰知道一个疙瘩解开了，整塊兒东西就全都松开了。我这才明白这套东西是机器縫的。

曼德　(低声，伤心)这就是我一生最堅苦的一場斗爭的結果？

阿尔文太太　不如說那是你一生最大的失敗。

曼德　海倫，那是我最大的勝利——我在我自己身上的勝利。

阿尔文太太　那是对于咱們倆的一樁罪惡。

曼德　那时候你走錯了道兒，跑來找我，对我說："我來了！把我收留下吧！"，我吩咐你："女人，快回到自己丈夫那兒去！"，难道这是罪惡嗎？

阿尔文太太　我覚得是罪惡。

曼德　咱們倆彼此不了解。

阿尔文太太　至少現在不了解。

曼德　就是在最見不得人的心窩兒里，我也从來沒不把你当別人的老婆看待。

阿尔文太太　哦，眞的嗎？

曼德　海倫！

阿尔文太太　一个人很容易忘記自己过去的情形。

曼德　我沒忘記。我現在还是跟从前一样。

阿尔文太太　（換話題）好，好，好，別再談过去的事了。現在你一天到晚忙的是教区会和董事会的事情，我忙的是跟鬼打架，跟心里的鬼和外头的鬼打架。

曼德　外头的鬼我可以帮你打。我今天听你說了这些可怕的事情，良心不容我讓那沒人保护的女孩子在你家里住下去。

阿尔文太太　你看最好的办法是不是給她找个安身地方？——我意思是說，給她找一門好親事。

曼德　沒問題。从各方面說，这个办法对她都合適。呂嘉納的年紀已經——这些事我当然太外行，不过——

阿尔文太太　呂嘉納成熟得很早。

曼德　不錯，我也这么想。我記得給她安排受堅信礼① 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經發育得很好了。可是这会兒她应該先回家——讓她父親照管她——喔，安格斯川当然不是她的——唉，眞荒唐，他不把实話告訴我！

有人敲外廳門。

阿尔文太太　是誰？進來！

① 在基督教里，小孩受了洗礼以后，到了青春發育期，一般都要再受一次"堅信礼"，以加强和巩固小孩对宗教的信心。

安格斯川穿得很齐整，站在門口。

安格斯川　对不起——

曼德　嘿嘿！哼——

阿尔文太太　哦，原來是你，安格斯川？

安格斯川　用人都不在，我就大胆自己敲門了。

阿尔文太太　好，沒关系。進來。你是不是有事找我？

安格斯川　(走進來)不是，謝謝您，太太。我想跟曼德牧师說一兩句話。

曼德　(在屋里走來走去)哼，你！你想跟我說話，是不是？

安格斯川　是的，我很想——

曼德　(在他面前站住)你有什么事？

安格斯川　喔，不是什么别的事，曼德牧师。我們工程做完了，工錢也算淸了——阿尔文太太，我得特别謝謝您。現在什么事都結束了，我想我們这些一向在一塊兒規規矩矩做活的伙伴兒——我想今兒晚上我們是不是应該开个小小的禱告会。

曼德　禱告会？在孤兒院开禱告会？

安格斯川　喔，要是您老人家覺得不合適的話——

曼德　唔，合適。不过——嗯——

安格斯川　每天晚上我自己也总要做点兒禱告——

阿尔文太太　是嗎？

安格斯川　是，說不上什么，無非做点兒小功德。可惜我是个平常人，沒什么德行，上帝可憐我！——所以我想趁着曼德牧师老人家在这兒，也許——

曼德　你听我說，安格斯川。我先得問你一句話。你的心情是不是可以开会做禱告？你的良心干淨不干淨？好受不好受？

安格斯川　喔，上帝饒恕我这有罪孽的人！曼德牧师，我的良心

值不得您提。

曼德　可是咱們必須談的正是这問題。剛才我問的話你怎么回答我？

安格斯川　我的良心？喔，有时候我的良心很不好受。

曼德　哦，你自己承認了。旣然这样，你肯不肯一点兒都不撒謊，把呂嘉納的实在情形老老实实告訴我？

阿尔文太太　（急忙攔阻）曼德先生！

曼德　（叫她別慌）讓我來——

安格斯川　您問呂嘉納的事？嗳呀，可把我吓坏了！（瞧着阿尔文太太）她沒鬧什么乱子吧？

曼德　但願沒有。我要問你，你跟呂嘉納究竟是什么关系？你算是她父親，是不是？

安格斯川　（慌張）嗯——嗯——我跟可憐的乔安娜的事兒您老人家都知道。

曼德　快說老实話，別再吞吞吐吐的！你老婆辞工回去之前在阿尔文太太面前把实話全說出來了。

安格斯川　怎么！她眞說了嗎？

曼德　你看，現在你不能撒謊了，安格斯川。

安格斯川　那时候她还賭过咒，拿着聖經賭过咒——

曼德　她拿着聖經賭过咒？

安格斯川　唔，沒有，她只是賭咒，可是很認眞。

曼德　这些年你一直把实話瞞着我？瞞着我这么个完全信任你的人？

安格斯川　这我沒法子抵賴。

曼德　你憑什么欺騙我，安格斯川？难道我沒用話沒用行动随时随地尽力帮助过你？你說？

安格斯川　有好几件事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我就走头無路了。

曼德　所以你就这么报答我！你害我在教会登記簿上塡寫假材料，幷且这些年你还把应該告訴我幷且憑良心应該說的实話瞞着我不說。你的行为絕不能寬恕，安格斯川，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管你的事了！

安格斯川　(嘆口气)是了！恐怕也沒办法了。

曼德　你还能給自己的行为辯护嗎？

安格斯川　难道您要我把丑事告訴别人讓那苦命的女孩子多出点兒丑嗎？您老人家想想，要是您自己幹了乔安娜的事兒，过她那种日子——

曼德　我！

安格斯川　对不起，我不是說您跟她完全一样。我的意思是，比方說，要是您老人家幹了見不得人的丑事。曼德先生，咱們男人不应該把个苦命的女人責备得太狠。

曼德　我責备的不是她。我責备的是你。

安格斯川　我能不能大胆問您老人家一句話？

曼德　你問吧。

安格斯川　一个人应該不应該帮助墮落的人？

曼德　当然应該。

安格斯川　一个人起誓說的話能不能不算数？

曼德　当然不能，那还用說。可是——

安格斯川　乔安娜跟那英國人鬧了乱子之后——有人說是美國人，也有人說是俄國人，他們說法不一样——她就進城來了。可憐的女人，从前我碰过她一兩回釘子，那时候她眼睛里只看得上漂亮男人，我偏偏長着这条倒霉腿。您老人家該記得有一回我闖進一家跳舞廳，看見一群水手正在喝酒瞎胡鬧，

我上去想劝他們改邪归正——

阿尔文太太　（在窗口咳嗽）嗯哼！

曼德　我知道，安格斯川，那群畜生把你从楼上推下來了。这件事你从前已經跟我說过。你腿上的毛病就是你的成績。

安格斯川　我倒不想居功，牧师先生。我想告訴您的只是，乔安娜來找我的时候，一五一十的跟我說了实話，她一边兒哭一边兒咬牙，不瞞您老人家說，那时候我听了她的話心里眞难受。

曼德　眞的嗎，安格斯川？后來怎么样？

安格斯川　后來我就跟她說："那美國佬是个到处为家的家伙。你呢，乔安娜，你做了天大的錯事，你是个墮落的女人。可是，眼前有我杰克·安格斯川，他很靠得住，兩条腿長得結結实实的——"对不起，您老人家，我这句話只是打个比方。

曼德　我很明白你的意思。快往下說。

安格斯川　我就这么救了她，跟她結了婚，为的是不讓人家知道从前她跟外國人有过事。

曼德　这些事你做得都很对。我只是不贊成你收下那筆錢——

安格斯川　錢？我？一个錢都沒拿！

曼德　（轉过去問阿尔文太太）可是——

安格斯川　哦，别忙！我想起來了。乔安娜手里是有几个錢。可是我沒要。我說："呸，我才不希罕这昧心錢呢。这是造孽得來的。这些臭金子——或是鈔票，不管它是什么——应該当面摔还那个美國人。"可是他漂洋过海，走得沒影兒了。

曼德　他眞走了嗎，我的好朋友？

安格斯川　眞走了。所以乔安娜和我說好了把那筆錢留着給孩子作教育費。后來那筆錢就是这么花的，我有細賬，一个錢都

不含糊。

曼德　照你这么説，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

安格斯川　这是实在情形。我敢説我这做爸爸的从來沒虧待过呂嘉納——只要我力量办得到，可惜我是个拿不定主意的人！

曼德　好，好，我的朋友——

安格斯川　可是我还敢説我到底把孩子帶大了，我跟苦命的乔安娜和和气气过日子，像聖經上説的那样管着家务事。可是我从來不敢在您老人家面前誇自己，説像我这么个人居然也会做樁好事情。不，我不这么办。要是杰克·安格斯川做过一件好事情，他自己决不提。不过就是好事情不常有。每次我找您老人家，总有好些麻煩事、好些倒霉事跟您談。因为我剛説过，現在再説一遍，一个人的良心有时候不那么太好受。

曼德　把手遞过來，杰克·安格斯川。

安格斯川　喔，使不得！您老人家——

曼德　胡説。(抓緊他的手)这才对了！

安格斯川　要是您老人家肯原諒我——

曼德　原諒你？恰好相反，我倒应該請你原諒我——

安格斯川　喔，这可使不得！

曼德　确实是这样。我説的是眞心話。对不起，我錯怪了你。我恨不得給你出点兒力，一則算是对你抱歉，二則表示我对你的好意——

安格斯川　您老人家眞願意帮忙？

曼德　眞願意。

安格斯川　好極了，眼前湊巧倒有个机会。我手里攢了几个錢，正想在城里开个水手公寓。

阿尔文太太　你？

安格斯川　是的。这公寓也可以算个孤兒院。水手們一上岸，撞來撞去都是迷魂陣。我想，他們住在我这公寓里就好像孩子們有了父母的照应。

曼德　你看这事怎么样，阿尔文太太？

安格斯川　一起头我手里的錢不大够，可是要是有人帮我一把忙——

曼德　好，好，咱們以后再細談。你的計划我很贊成。現在你先回到孤兒院，把东西准备齐，把蠟燭点起來，讓人看着像个喜慶事。然后咱們再在一塊兒做会兒禱告，現在我很相信你的心情可以做禱告。

安格斯川　是的，我想可以。那么我走了，阿尔文太太，謝謝您的好心。求您好好兒給我照顧呂嘉納。(擦眼泪)苦命的乔安娜的孩子。說起來也怪，我越來越喜欢她，她好像是我心上的一塊肉。眞是的。

他鞠了一躬，从門廳里出去。

曼德　現在你看这人怎么样，阿尔文太太？他这段話跟別人說的完全不一样。

阿尔文太太　很不一样。

曼德　这么看起來，咱們批評人一点兒都不能馬虎。可是我發現自己錯怪了好人，心里眞痛快！你覺得我的話对不对？

阿尔文太太　曼德，我覺得你是个大孩子，將來也不会改样子。

曼德　你說我？

阿尔文太太　(兩只手按着他肩膀)我眞想摟着你的脖子，親一親。

曼德　(赶緊往后退)使不得，使不得！眞是豈有此理！

阿尔文太太　(一笑)喔，你不用怕我。

曼德　(在桌子旁边)你的举动有时候真太过火。現在讓我把文件收在皮包里。(一边說一边收拾)好，收拾完了。我要走了，回头見。欧士華回來时候你要小心。回头我再來。

他拿了帽子，从外廳門出去。

阿尔文太太　(嘆口气，对着窗出了会兒神，把屋子稍稍整理了一下，正要走進飯廳，却低低地驚叫一声，在門口站住)欧士華，你还在飯桌上坐着？

欧士華　(在飯廳里)我想抽完这支雪茄烟。

阿尔文太太　我还以为你出去散步了呢。

欧士華　这样的天气还出去散步？

一只酒杯叮噹地响了一下。阿尔文太太讓門敞着，拿起活計坐在窗口沙發上。

欧士華　剛出去的是不是曼德牧师？

阿尔文太太　是，他上孤兒院去了。

欧士華　唔。(又听見酒壶碰酒杯的声音。)

阿尔文太太　(臉上發愁)欧士華，小心，那酒很厉害。

欧士華　酒能擋潮气。

阿尔文太太　你進來上我这兒坐着好不好？

欧士華　我進來就不能抽烟了。

阿尔文太太　你还不知道，抽雪茄沒关系。

欧士華　好吧，那么我就進來。讓我再喝一小口。好！(抽着雪茄走進來，随手把門关上。半晌不說話)牧师上哪兒去了？

阿尔文太太　我剛說过，他上孤兒院去了。

欧士華　哦，不錯，你說过。

阿尔文太太　欧士華，你不該在飯桌上坐那么些时候。

欧士華　(把雪茄藏在背后)我覺得坐着很舒服，媽媽。(用手摸她，跟

她親热地)你替我想想——回到家里，坐在媽媽的飯桌上，待在媽媽的屋子里，吃媽媽給我預备的好东西，这多有意思。

阿尔文太太　我的親宝貝！

欧士華　(一边走一边抽烟，有几分不耐煩)在家里除了吃喝，叫我幹什么？我沒法子工作。

阿尔文太太　你为什么不能工作？

欧士華　天气这么坏，整天見不着一絲太陽光！(在屋子里走來走去)喔，不能工作簡直是——

阿尔文太太　也許你这次回家打錯了主意？

欧士華　喔，我沒打錯主意，媽媽。我不回來不行。

阿尔文太太　你知道，我寧願你不回來，讓我心里牽罣，不願讓你——

欧士華　(在桌子旁边站住)媽媽，老实告訴我，我回家你心里是不是眞快活？

阿尔文太太　虧你怎么問得出这句話！

欧士華　(搓弄一張报紙)我还以为你有我跟沒有我几乎是一样。

阿尔文太太　欧士華，你怎么忍心对你媽媽說这种話？

欧士華　可是这些年你沒跟我在一塊兒，日子不也过得挺好嗎？

阿尔文太太　这些年我沒跟你在一塊兒过日子，这倒是实話。

半晌無声。天色慢慢黑下來。欧士華在屋子里走个不停。他已經把雪茄放下了。

欧士華　(在阿尔文太太身旁站住)媽媽，我挨着你坐在沙發上行不行？

阿尔文太太　(讓出点兒地方)当然可以，好孩子。

欧士華　媽媽，有件事我一定得告訴你。

阿尔文太太　(着急)什么事？

欧士華　(向前呆看)我不能再瞞下去了。

阿尔文太太　瞞什么？什么事？

欧士華　(还是那样)我沒法子寫信告訴你。自从我回家之后——

阿尔文太太　(抓住他胳臂)欧士華，到底是什么事？

欧士華　昨天，今天，这兩天我总想撇开这些念头，把腦子安靜下來，可是做不到。

阿尔文太太　(站起來)欧士華，你非把实話告訴我不可。

欧士華　(重新把她拉到沙發上)媽媽，坐着别动，讓我慢慢兒告訴你。这次路上我覚得很疲乏——

阿尔文太太　疲乏？疲乏又怎么样？

欧士華　我不是說那个。我的疲乏跟平常人不一样——

阿尔文太太　(想要站起來)你不是病了吧，欧士華？

欧士華　(又把她拉下去)坐着别动，媽媽。别着急。我不能算眞有病，我害的不是平常的"病"。(兩手抱着腦袋)媽媽，我的腦子坏了，完全不中用了，我再也不能工作了！(兩手捂着臉，鑽在她怀里，抽抽噎噎地哭起來。)

阿尔文太太　(臉色發白，渾身打顫)欧士華！抬起头來！沒有的事！

欧士華　(抬起头來，眼睛里露出絕望的神情)我再也不能工作了！完了！完了！我像个活着的死人！媽媽，你說世界上有这么伤心的事情沒有？

阿尔文太太　可憐的孩子！这个怪病怎么在你身上害起來的？

欧士華　(重新坐直身子)我正是想不通这件事。我从來沒做过荒唐事——無論从哪方面說都沒有。这一点你得相信我，媽媽！我从來沒荒唐过。

阿尔文太太　我确实相信你沒荒唐过，欧士華。

欧士華　可是这病平白無故在我身上害起來了——你說多倒霉。

阿尔文太太 喔，沒关系，过几天就好了，好孩子。不是别的，是你工作太累了。相信我的話，确实是这样的。

欧士華 （伤心）一起头我也这么想，可是現在我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阿尔文太太 你把事情从头到尾告訴我。

欧士華 好，讓我告訴你。

阿尔文太太 你什么时候开始覺得不舒服？

欧士華 那是在我上次从家里回到巴黎的时候。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覺得腦袋痛得要命——后腦痛得最厉害，好像有个鉄箍兒套緊了我的脖子，在一直往上擰。

阿尔文太太 后來怎么样？

欧士華 最初我以为只是發育时期常犯的那种头痛病。

阿尔文太太 是，不錯——

欧士華 后來才知道不是。不久我就明白了。我不能再工作了。我想动手画一張新的大画，可是我的腦子好像不听我指揮，我的体力好像也支持不住了。我的思想也不能集中了，东西在我眼前乱轉乱晃——來回打圈子。喔，那股滋味实在不好受！后來我請了个医生來看病——从医生嘴里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阿尔文太太 这話怎么講？

欧士華 給我看病的是巴黎的一位名医。我先把病症告訴他，接着他就仔細問了一大串我覺得跟这病毫不相干的問題。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阿尔文太太 快往下說。

欧士華 最后他說："你生下來的时候身上就帶着一种有虫子的病。"他說的那个字是 vermoulu ①。

阿尔文太太　(提心弔胆)那个字怎么講?

欧士華　我听了也不懂，我就請他再仔細講一講。那只老狐狸精就說了——(捏緊拳头)喔——!

阿尔文太太　他說什么?

欧士華　他說:"父親造的孽要在兒女身上遭报应。"

阿尔文太太　(慢慢站起來)父親造的孽!

欧士華　当时我气得几乎要照他臉上打过去——

阿尔文太太　(走到屋子那头)父親造的孽——

欧士華　(慘笑)是啊，你說他可恨不可恨?不用說，我馬上告訴他，他的說法一点兒根据都沒有。可是你猜他認錯不認錯?他不認錯，他一口咬定自己那套話，到后來我把你寫給我的那些信拿出來，把提到爸爸的地方翻譯出來給他看——

阿尔文太太　后來怎么样?

欧士華　后來他当然不能不認錯，就換了另一套說法——这一下子我才明白了——明白了一个不容易理解的事实!原來我不应該跟朋友过那种快乐自在的日子。我的体力吃不消，因此我才害了病，这怨我自己不好!

阿尔文太太　欧士華!不是，不是，别信医生的話!

欧士華　他說，不可能有别的解釋。自己不小心，断送了自己的一生!这件事最讓我伤心!我打算做的那些事——喔，我不敢再想了——我也不能再想了。喔，我恨不得能重新投胎再做人——把我做过的事都取消!

他把臉伏在沙發上。阿尔文太太捏緊双手，靜悄悄地走來走去，心里在斗爭。

---

① 法文，意思是"虫蛀的"。

欧士華 （过了会兒，把头抬起來，支在胳臂肘子上）要是这是遺傳病——不是我自己招惹的，倒也罢了！可是偏偏是因为我自己荒唐，自己糊塗，自己不小心，断送了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前途，自己的生命——

阿尔文太太 不，不，我的好孩子，沒有的事！（俯着身子看他）情形不至于像你說的这么坏。

欧士華 喔，你不知道——（跳起來）媽媽，我还連累你，害你这么伤心！我有时候恨不得要你别这么疼我。

阿尔文太太 别疼你，欧士華？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兒子！你是我的宝貝！我只疼你一个人！

欧士華 （抓住她兩只手，用嘴去親）是，是，我知道你愛我。我在家的时候当然知道你眞愛我，这可以說是我心里最难受的事。現在我把話都告訴你了，今天咱們不必再談了。我不能一下子想得太長久。（走到屋子上方）給我点兒东西喝喝，媽媽。

阿尔文太太 喝喝？你想喝什么？

欧士華 喔，什么都行。家里有沒有涼果子酒？

阿尔文太太 有，可是親愛的欧士華——

欧士華 别攔着我，媽媽。行行好吧！我一定得喝点兒什么冲洗冲洗在我腦子里抓咬的东西。（走進暖房）并且——这兒又这么陰沉沉的！（阿尔文太太拉了拉鈴繩）雨老下不完！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接着下——說不定会連下几个月。見不着一絲太陽光！我記得几次在家的时候都沒見过出太陽。

阿尔文太太 欧士華——你心里想离开我！

欧士華 唉！——（長嘆一声）我什么都沒想。我什么都不能想！（低声）我也只好不想。

呂嘉納 （从飯廳里進來）您拉鈴了嗎，太太？

阿尔文太太　拉了，給我們把灯拿進來。

呂嘉納　好，太太。灯早就点好了。(出去。)

阿尔文太太　(走到欧士華身边)你要跟我說老实話。

欧士華　我沒瞞你什么事，媽媽。我覺得告訴你的話已經不少了。

呂嘉納把灯拿進來，擱在桌子上。

阿尔文太太　呂嘉納，你給我們拿一小瓶香檳酒。

呂嘉納　好吧，太太。(出去。)

欧士華　(一只手摟着阿尔文太太的脖子)这才对了。我早就知道媽媽舍不得讓兒子干着嗓子沒酒喝。

阿尔文太太　我的親宝貝兒子欧士華，現在什么事我能不依你？

欧士華　(急忙)眞的嗎，媽媽？你眞的願意？

阿尔文太太　願意什么？

欧士華　願意什么都依我？

阿尔文太太　喔，我的好孩子——

欧士華　別作声！

呂嘉納用托盤托着一小瓶香檳酒和兩只玻璃杯走進來，把盤子擱在桌上。

呂嘉納　酒要不要开？

欧士華　不用，謝謝。我自己开。(呂嘉納又走出去。)

阿尔文太太　(在桌子旁边坐下)剛才你說我什么事都得依你——这是什么意思？

欧士華　(忙着开酒瓶)咱們先喝一杯——再不就兩杯。

瓶塞子拍的一声响，他先斟滿一杯，剛要斟第二杯。

阿尔文太太　(用手捂着酒杯)我不喝，別給我斟。

欧士華　哦，你不喝？那么我喝！(把酒喝干，斟滿，又喝干，这才在桌旁坐下。)

阿尔文太太 （焦心等待）怎么样？

欧士華 （眼睛不看她）剛才吃飯时候我覺得你和曼德牧师的神气那么古怪——話那么少，告訴我，究竟为什么？

阿尔文太太 你看出來了嗎？

欧士華 是的。嗯哼——（过了会兒）老实告訴我：你覺得呂嘉納怎么样？

阿尔文太太 我覺得怎么样？

欧士華 是。你看她是不是眞不錯？

阿尔文太太 親愛的欧士華，你看她沒有我看她那么淸楚——

欧士華 那又怎么样？

阿尔文太太 可惜呂嘉納在自己家里待得太久了。我应該早把她帶过來。

欧士華 是啊，可是她長得够漂亮的吧，媽媽？（斟酒。）

阿尔文太太 呂嘉納有好些毛病。

欧士華 喔，那有什么关系？（又喝酒。）

阿尔文太太 可是我还是喜欢她，要照顧她。無論如何我不能讓她吃虧。

欧士華 （跳起來）媽媽，只有呂嘉納能救我！

阿尔文太太 （站起來）你这話是什么意思？

欧士華 我不能老是一个人忍受这种精神上的痛苦。

阿尔文太太 你不是有你媽媽帮你忍受嗎？

欧士華 是啊，我从前是这么想，所以我才回家來。可是沒用处。現在我知道滿不是那么回事。在家里我沒法子过日子。

阿尔文太太 欧士華！

欧士華 我得換个样兒过日子，媽媽。所以我只好离开你。我不願意叫你看着我，讓你难受。

阿尔文太太　可憐的孩子！欧士華，可是現在你病成这个样子了——

欧士華　要是我只是有病，那我可以在家里跟你住下去，因为你是世界上待我最好的人。

阿尔文太太　是啊，欧士華，可不是嗎？

欧士華　（心神不定，來回走动）可是最难受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和良心上的責备——还有那叫人提心吊胆的恐懼。喔，我害怕得要命！

阿尔文太太　（跟着他走）害怕？害怕什么？你这話什么意思？

欧士華　喔，别再追問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沒法子形容。（阿尔文太太走到右边拉鈴）你幹什么？

阿尔文太太　我要我兒子快活——这是我的心願。我不讓他把事情老憋在心里。（吕嘉納剛到門口，就对吕嘉納說）还要香檳酒——再拿一大瓶來。（吕嘉納答应了出去。）

欧士華　媽媽！

阿尔文太太　你是不是覺得我們在鄉下住的人不懂得过日子？

欧士華　你看她多美！身段多漂亮，体格多健康！

阿尔文太太　（在桌子旁边坐下）坐下，欧士華，咱們安安靜靜一塊兒說說話。

欧士華　（坐下）媽媽，你大概不知道我还該着吕嘉納一筆小債呢。

阿尔文太太　你？

欧士華　事情都怪我說話不小心，喔，怎么說都行——反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上次我回家的时候——

阿尔文太太　怎么样？

欧士華　她常跟我打听巴黎的情形，我也常跟她随便講点兒。我記得有一天順口間了她一句："你也想上巴黎嗎？"

阿尔文太太　怎么样？

欧士華　我看她臉一紅，接着就說："我很想去。"我就說："好，也許办得到"——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句話。

阿尔文太太　后來呢？

欧士華　这件事我当然不記得了，可是前天我無意中問起她是不是願意我在家住得那么久——

阿尔文太太　她怎么說？

欧士華　她听了之后拿一副奇怪的眼光瞧着我，問我："那么我上巴黎的事兒怎么办？"

阿尔文太太　她上巴黎的事！

欧士華　我这才明白原來她把我那句話認了眞，她一直在想我，并且还一直在用心学法文——

阿尔文太太　怪不得——

欧士華　媽媽——当时我看見那么个嬌嫩、可爱、漂亮的女孩子站在我面前——从前我簡直沒注意过她——她站在我面前，就好像張开了胳臂等着我——

阿尔文太太　欧士華！

欧士華　我一下子才明白我的救星就在她身上，因为我看她渾身都是生活的乐趣。

阿尔文太太　（吃驚）生活的乐趣——？那里头怎么有救星？

呂嘉納　（拿着一瓶香檳酒从飯廳里進來）对不起，我去了这半天，我得下地窖去拿酒。（把酒瓶擱在桌子上。）

欧士華　再去拿只玻璃杯。

呂嘉納　（瞧着他，不明白他的意思）太太的杯子在那兒。

欧士華　我知道，我說給你自己拿一只，呂嘉納。（呂嘉納吃驚，从側面对阿尔文太太瞟了一眼）你为什么不去拿？

呂嘉納　(低声，犹豫)这是不是太太的意思？

阿尔文太太　去拿杯子吧，呂嘉納。(呂嘉納走進飯廳。)

欧士華　(眼睛盯着她)你看她走道兒的姿态多么美！又穩重又輕松！

阿尔文太太　这事办不到，欧士華。

欧士華　事情已經决定了。难道你看不出來嗎？反对也沒用。

呂嘉納拿着一只空杯子進來，沒把杯子放下。

欧士華　坐下吧，呂嘉納。

呂嘉納眼睛瞧着阿尔文太太，看她意思怎么样。

阿尔文太太　坐下吧。(呂嘉納在靠近飯廳門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空杯子还拿在手里)欧士華，剛才你說什么生活的乐趣？

欧士華　啊，媽媽，生活的乐趣！你們在这兒过日子的人不懂得。我在家里也沒嚐过那种滋味。

阿尔文太太　跟我在一塊兒过日子你也沒有生活的乐趣？

欧士華　在家里永远得不到。你不懂得这件事。

阿尔文太太　我懂，我現在差不多懂了。

欧士華　并且还有工作的乐趣！其实兩件事是一件事。可是你也不懂得工作的乐趣。

阿尔文太太　你的話也許不錯。你再多講点兒給我听，欧士華。

欧士華　我的意思是，此地的人从小兒就相信工作是遭殃，是罪孽的报应，生活是煩惱，越早擺脫它越好。

阿尔文太太　不錯，这是个“煩惱世界”，我們是在想尽方法給自己找煩惱。

欧士華　可是外头的人可不信这套話。外头沒人再相信这种騙人的教条。他們覺得只要能活着，就是眞幸福，就是最大的快乐。媽媽，你看出來沒有，我画的画兒都是集中描寫生活的乐趣。永远是生活的乐趣——光明，太陽，節日的气氛——

只看見人們臉上閃耀着幸福。所以我怕待在家里跟你过日子。

阿尔文太太　怕？为什么怕跟我在一塊兒？

欧士華　我怕我的本性会歪曲成丑惡的样子。

阿尔文太太　（目不轉睛地看着他）你覺得待在家里就会發生这种事？

欧士華　是的。就是在家里过跟外头一样的日子，也还是不同。

阿尔文太太　（一直很焦心地听他說話，現在滿臉心事地站起來）現在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都明白了。

欧士華　你明白了什么？

阿尔文太太　这是我头一次明白。現在我可以說話了。

欧士華　（站起來）媽媽，我不懂你的意思。

呂嘉納　（也站起來）也許我該走吧？

阿尔文太太　不，別走。現在我可以說話了。我的兒子，讓我把实話全都告訴你。你听了之后自己打主意。欧士華！呂嘉納！

欧士華　噓！牧师來了！

曼德　（从門廳里走進來）你們瞧！我們在孤兒院做了点对精神有益的工作。

欧士華　我們也做了。

曼德　咱們一定得帮安格斯川开水手公寓。呂嘉納一定得回去帮她父親——

呂嘉納　謝謝您，曼德先生，我不去。

曼德　（这时候才看見她）什么？你在这兒？手里还拿着酒杯！

呂嘉納　（赶緊放下杯子）Pardon！①

---

① 法文，意思是"对不起！"

欧士華　呂嘉納就要跟我走，曼德先生。

曼德　她就要走！跟你走！

欧士華　是的，跟我結婚——要是她願意的話。

曼德　天呀——

呂嘉納　这不能怪我。

欧士華　再不然，要是我在这兒待着，她也在这兒待着。

呂嘉納　(不由自主)在这兒！

曼德　阿尔文太太，你的举动实在叫我摸不着头腦。

阿尔文太太　兩条路他們都不会走，因为我現在可以跟他們說实話了。

曼德　你千万別說！說不得，說不得！

阿尔文太太　我不但可以說，并且一定要說。并且說出來也碍不着誰的理想。

欧士華　媽媽——你究竟有什么事瞞着我？

呂嘉納　(一边听一边說)喔，太太，您听！您沒听見外头有人嚷嗎？(走進暖房，往外瞧。)

欧士華　(走到左边窗口)什么事？那片火光是什么地方來的？

呂嘉納　(大声喊叫)孤兒院着火了！

曼德　着火了！沒有的事！我剛打那兒來。

欧士華　我的帽子呢？喔，不戴沒关系——爸爸的孤兒院要緊——(从花園門里跑出去。)

阿尔文太太　我的披肩呢，呂嘉納！整个兒孤兒院都着了！

曼德　多可怕！阿尔文太太，这場大火是造孽人家的报应！

阿尔文太太　一点兒都不錯。快跟我來，呂嘉納。

她和呂嘉納急急忙忙从門廳里出去。

曼德　(双手捏緊)咱們偏偏沒保火險！(也从門廳里出去。)

第 三 幕

还是那間屋子。所有的門都敞着。桌子上的灯还点着。外面漆黑一团，只是后面左边窗外还有点淡淡的火光。

阿尔文太太头上蒙着披肩，站在暖房里往外瞧。吕嘉納也圍着披肩，站得比阿尔文太太略靠后些。

阿尔文太太　整个兒都燒完了！燒成了一片平地！

吕嘉納　房子的底層还在燒。

阿尔文太太　欧士華怎么还不回來？反正救不出什么东西來了。

吕嘉納　我把帽子給他送去好不好？

阿尔文太太　他連帽子都沒戴？

吕嘉納　（指着門廳）沒有，帽子在那兒挂着呢。

阿尔文太太　沒关系。他一会兒就会回來。我自己去找他。（从花園門里出去。）

曼德　（从門廳里進來）阿尔文太太不在这兒嗎？

吕嘉納　她剛上花園去。

曼德　我从來沒遇見过像今天晚上这种可怕的事情。

吕嘉納　是啊，可不是一場大禍嗎？

曼德　喔，别再提了！我連想都不敢想。

吕嘉納　这場大火是怎么着起來的？

曼德　别問我，安格斯川姑娘！我怎么知道！难道你也想——你父親还不够我受的——

呂嘉納　他又怎么了？

曼德　他几乎把我气瘋了。

安格斯川　（从門廳里進來）曼德牧师——

曼德　（轉过身來，吓了一跳）你索性追到这兒來了？

安格斯川　是，我該死，可是我不能不——喔，老天爺！我說什么來着？这个乱子可不小，曼德牧师！

曼德　（走來走去）嗳！嗳！

呂嘉納　怎么回事？

安格斯川　你瞧，都是剛才我們做禱告惹的漏子。（低声向呂嘉納）孩子，这回老头兒可叫咱們拿住了。（高声）唉，这都是我的错兒，連累曼德牧师闖这場大禍！

曼德　安格斯川，可是我并沒有——

安格斯川　除了您老人家，誰手里都沒拿蠟燭。

曼德　（站住）你这么說嗎？可是我不記得我手里拿着蠟燭。

安格斯川　我瞅得清清楚楚您老人家怎么拿着蠟燭，使手指头夾蠟花兒，把一截有火的燭芯子扔在一堆刨花里。

曼德　你在旁边看見的？

安格斯川　是的，我瞅得清清楚楚，一点兒不假。

曼德　这我可不明白了。再說，我从來不用手指头夾蠟花兒。

安格斯川　是啊，这不像您老人家平素幹的事。可是誰想得到会惹这么大的乱子呢？

曼德　（來回走动，心神不定）喔，别問我。

安格斯川　（跟着他走）您老人家也沒保火險？

曼德　（不停地走）沒有，沒有，我已經跟你說过了。

安格斯川 （跟在他后头）不保火險！还放火把那整片房子燒得干干淨淨！唉，眞倒霉！

曼德 （擦头上的汗）你也可以这么說，安格斯川。

安格斯川 偏偏这場火燒的是一所据說城里鄉下都沾得着光的慈善机关！我想报館里一定不会放过您老人家。

曼德 是的，我現在想的正是这件事。最糟的就是这个。將來那些惡毒的咒駡和攻击！唉，我想起來都害怕！

阿尔文太太 （从花園里進來）我沒法子劝他离开火場。

曼德 哦，你來了，阿尔文太太。

阿尔文太太 現在你不必硬着头皮致开幕詞了，曼德牧师。

曼德 喔，我倒寧願——

阿尔文太太 （低声）这場火燒得很好。这所孤兒院反正不会有好下場。

曼德 你覚得不会？

阿尔文太太 你覚得会嗎？

曼德 这究竟是一場大禍。

阿尔文太太 咱們不必大驚小怪的，把它当作一件普通事情处理就是了。安格斯川，你是不是在等曼德先生？

安格斯川 （在門廳門口）我是在等他老人家，太太。

阿尔文太太 那么你先坐一坐。

安格斯川 謝謝，太太，我願意站着。

阿尔文太太 （向曼德）你是不是坐輪船走？

曼德 是，还有一个鐘头开船。

阿尔文太太 那么請你把全部契約文件都帶走。这件事我一个字都不願意再听了。我心里还要想別的事——

曼德 阿尔文太太——

阿尔文太太　过几天我再把委托書寄給你，你覺得怎么合適就怎么办。

曼德　我願意效劳。那筆遺產基金原來的計划恐怕整个兒都要变动了。

阿尔文太太　当然。

曼德　我想首先把索尔衛那份產業撥給敎区。那塊地很值几个錢，將來好歹总有用处。至于銀行存款利息，我想最好撥給一个对本城有好处的事業。

阿尔文太太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現在完全不在我心上了。

安格斯川　曼德先生，您老人家別忘了我的水手公寓。

曼德　对，这意見不坏，不过我們还得考慮考慮。

安格斯川　(低声)哼，考慮个鬼！喔，老天爺！

曼德　(嘆气) 唉，我不知道这些事能管多少时候——不知道社会上的輿論会不会逼着我辞职。这就完全要看官方調查起火原因的結果了。

阿尔文太太　你說什么？

曼德　結果怎么样可沒法子預料。

安格斯川　(走近曼德)嗯，也許可以。因为这兒有我杰克·安格斯川。

曼德　話是不錯，可是——

安格斯川　(放低声音)杰克·安格斯川不是俗語說的見死不救、忘恩負义的那号人。

曼德　是的，可是，老朋友，怎么——

安格斯川　打个比方吧，您老人家可以把杰克·安格斯川当作命里的救星。

曼德 不行，不行，我不能讓你替我担錯兒。

安格斯川 喔，將來反正是那么回事。我知道从前有过一个人把別人的錯兒担在自己肩膀上。

曼德 杰克！（抓緊他的手）像你这样的好人眞少有。好，水手公寓的事我一定帮忙。你放心吧。

安格斯川想要道謝，可是感激得說不出話。

曼德 （把旅行提包搭在肩膀上）現在咱們走吧。咱們倆一塊兒走。

安格斯川 （站在飯廳門口，低声对呂嘉納）我的好姑娘，你也跟我進城吧！管保你舒服得骨头發酥。

呂嘉納 （把头一揚）Merci！①

呂嘉納走進門廳，把曼德的外套拿來。

曼德 再見，阿尔文太太！希望法律和秩序的精神赶緊走進你們的家門！

阿尔文太太 再見，曼德牧师。

她看見欧士華正从花園門里進來，馬上走進暖房去接他。

安格斯川 （和呂嘉納一起帮着曼德穿外套）孩子，再見。要是出了什么事，你知道上哪兒找杰克·安格斯川。（低声）記着，小港街，唔！（向阿尔文太太和欧士華）我給水手們安的这个家名字要叫“阿尔文公寓”，我一定这么办！要是事情能遂我的心，我还敢大胆說一句，准得讓它对得起去世的阿尔文先生。

曼德 （在門口）喂，喂，走吧，我的好朋友。再見！再見！（和安格斯川从門廳里出去。）

欧士華 （走到桌子旁边）他剛才說的是什么公寓？

阿尔文太太 喔，他說的是他想跟曼德牧师合办的一个公寓。

---

① 法文，意思是“謝謝！”

欧士華　將來也会像孤兒院似的燒得精光。

阿尔文太太　你为什么这么說？

欧士華　什么东西都会燒掉。凡是紀念我爸爸的东西全都保不住。就拿我說吧，我这人也在这兒燒。（呂嘉納吓了一跳，轉眼看他。）

阿尔文太太　欧士華！剛才你不应該在外头待得那么久，可憐的孩子。

欧士華　（在桌子旁边坐下）你这話差不多說对了。

阿尔文太太　我給你擦擦臉，欧士華，你滿臉都是水。（拿自己的手絹兒給他擦臉。）

欧士華　（瞪着眼睛向前呆看）謝謝你，媽媽。

阿尔文太太　你累不累，欧士華？想不想睡覚？

欧士華　（心神不定）不，不，不想睡！我从來不想睡。我只是假睡覚。（伤心）睡覚的日子反正不远了。

阿尔文太太　（瞧着他發愁）好孩子，你真是病了。

呂嘉納　（关心）阿尔文先生病了嗎？

欧士華　（煩躁）喔，快把門都关上！我害怕得要命！

阿尔文太太　呂嘉納，把門都关上。

呂嘉納把門都关上，站在門廳門口。阿尔文太太摘下披肩。呂嘉納也摘下披肩。阿尔文太太拉过一張椅子，在欧士華旁边坐下。

阿尔文太太　好啦！現在我挨着你坐。

欧士華　对，挨着我坐。呂嘉納也別走。呂嘉納永远得陪着我。你肯不肯救救我，呂嘉納？

呂嘉納　我不懂你的話。

阿尔文太太　救救你？

欧士華　是啊，在必要的时候。

阿尔文太太　欧士華，难道你母親不能救你嗎？

欧士華　你？（一笑）这件事你不肯做。（伤心地大笑）你，哈哈！（一本正經地瞧着她）其实你不救我誰救我？（急躁）呂嘉納，你为什么不跟我親热点兒？为什么不叫我"欧士華"？

呂嘉納　（低声）我怕阿尔文太太不願意。

阿尔文太太　不久你就可以叫他"欧士華"了。你先过來挨着我坐下。（呂嘉納靜靜地不好意思地在桌子那一头坐下）可憐的受罪的孩子，我現在要把压在你心上的那塊石头搬开——

欧士華　你，媽媽？

阿尔文太太　我要把你說的那些懊惱痛苦扫除干淨。

欧士華　你做得到嗎？

阿尔文太太　現在我做得到了，欧士華。剛才你提起生活的乐趣。我听了那句話，我对自己一生的各种事情馬上就有了一种新的看法。

欧士華　（搖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阿尔文太太　你早就該知道你爸爸当陸軍中尉时候是怎么一个人。那时候他渾身都是生活的乐趣！

欧士華　不錯，我知道他是那么个人。

阿尔文太太　那时候，人家一看見他就覺得輕松快活。他眞是生气勃勃，精力飽滿！

欧士華　后來怎么样？

阿尔文太太　后來，那个快活的孩子——那时候你爸爸还像个小孩子——憋在一个不开通的小地方，除了荒唐胡鬧，沒有别的乐趣。除了衙門里的差事，他沒有别的正經事可幹。沒有事需要他用全副精神去做，他只做点無聊的事务。他也沒个朋友懂得什么叫生活的乐趣——跟他來往的淨是些游手好閒

的酒肉朋友——

欧士華　媽媽——

阿尔文太太　因此就發生了那樁不可避免的事情。

欧士華　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阿尔文太太　就是剛才你自己說的要是你在家里待下去也会發生的那件事情。

欧士華　你是不是說爸爸——

阿尔文太太　你爸爸憋着一股生活的乐趣沒地方發洩。我在家里也沒法子使他快活。

欧士華　連你都沒法子？

阿尔文太太　从小人家就教給我一套尽义务、守本分，諸如此类的大道理，我一直死守着那些道理。反正什么事都离不开义务——不是我的义务，就是他的义务，再不就是——喔，后來我把家里的日子搞得你爸爸过不下去了。

欧士華　为什么你从前寫信給我的时候不提这些事？

阿尔文太太　你是他兒子，我从前沒想到可以把这种事告訴你。

欧士華　从前你是怎么个看法？

阿尔文太太　（慢慢地）从前我只看清楚这一件事：在你生下來之前你爸爸已經是个廢物了。

欧士華　（語音梗塞）哦——（站起來走到窗口。）

阿尔文太太　后來我每天心里都撇不下一件事，就是：照道理，呂嘉納应該像我自己兒子一样，待在我家里。

欧士華　（急忙轉过身來）呂嘉納——！

呂嘉納　（跳起來，低声問）我——？

阿尔文太太　不錯，現在你們倆都明白了。

欧士華　呂嘉納！

呂嘉納 （自言自語）原來媽媽是那么个女人。

阿尔文太太 呂嘉納，你媽媽長处很多。

呂嘉納 不錯，可是她反正是那么个女人。喔，从前我也怀疑过，可是——太太，我現在是不是可以馬上就走？

阿尔文太太 你眞想走，呂嘉納？

呂嘉納 是的，我眞想走。

阿尔文太太 当然，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可是——

欧士華 （走近呂嘉納）你現在就走嗎？这是你的家呀。

呂嘉納 Merci，阿尔文先生！現在我也許可以叫你欧士華了，可是老实說，这情形可跟我从前預料的完全不一样。

阿尔文太太 从前我沒跟你說老实話——

呂嘉納 你沒跟我說老实話。要是我早知道欧士華是个病人——現在我跟他也沒什么正經事可說了。我不能待在鄉下把精神白費在病人身上。

欧士華 跟你这么親近的病人你都不願意照看他？

呂嘉納 我不願意。一个窮人家的女孩子应該趁着年輕打主意，要不然，一轉眼就沒人理她了。再說，我也有我的生活乐趣，阿尔文太太！

阿尔文太太 眞可惜，你也有你的生活乐趣。可是别把自己白白地糟蹋了，呂嘉納。

呂嘉納 喔，事情該怎么一定得怎么。要是欧士華像他爸爸，我也許就像我媽媽。阿尔文太太，我能不能問你一句話，我这些事曼德牧师知道不知道？

阿尔文太太 曼德牧师都知道。

呂嘉納 （忙着圍披肩）既然如此，我还是赶緊搭这班輪船走。曼德牧师是个容易对付的老实人，他給那个混帳木匠的錢我也应

该得一份兒。

阿尔文太太　我希望你能得一份兒，吕嘉納。

吕嘉納　(仔細瞧她)阿尔文太太，要是从前你把我当大戶人家女兒那么調理我，也許对我更合適。(把头一揚)哼，好在也沒关系！(对那瓶沒开的酒狠狠地斜盯一眼)我总有一天能跟上等人在一塊兒喝香檳酒。

阿尔文太太　吕嘉納，要是你需要一个家，尽管來找我。

吕嘉納　謝謝你，用不着，阿尔文太太。我知道曼德牧师会給我想法子。到了沒办法的时候，我还有个地方可以去。

阿尔文太太　什么地方？

吕嘉納　“阿尔文公寓”。

阿尔文太太　吕嘉納——現在我明白了——你打算毀掉你自己。

吕嘉納　哼，沒有的事！再見吧。(对他們点点头打了个招呼，从門廳里出去。)

欧士華　(站在窗口朝外看)她走了嗎？

阿尔文太太　走了。

欧士華　(自言自語)我覺得这件事做錯了。

阿尔文太太　(走到他身后，兩手按在他肩膀上)欧士華，好孩子，你是不是很难受？

欧士華　(轉过臉來对着她)你是不是說我为了爸爸的事情很难受？

阿尔文太太　不錯，是說你那可憐的爸爸。我担心你听了受不了。

欧士華　你为什么这么想？当然我听了很吃驚，不过反正跟我不相干。

阿尔文太太　(把手放下)不相干！你爸爸一輩子倒霉跟你不相干！

欧士華　我当然可憐他，像我可憐別人一样。可是——

阿尔文太太　只是可憐他就完了？你不想他是你爸爸！

欧士華　(不耐煩)哼，“爸爸”，“爸爸”！我对爸爸很生疏。我不記得他别的事，只記得有一次他把我弄病了。

阿尔文太太　想起來眞可怕！不管怎么样，难道做兒子的不应該愛父親？

欧士華　要是做兒子的沒事可以感謝父親呢？要是做兒子的根本不知道他父親是怎么一等人呢？在别的事情上头你都很开通，为什么偏偏死抱着这个古老的迷信？

阿尔文太太　难道只是一种迷信嗎？

欧士華　当然是，媽媽，难道你不明白？世界上的迷信多得很，这是其中的一种，所以——

阿尔文太太　(感情激动)它們是鬼！

欧士華　(走过去)不錯，是鬼，你可以这么說。

阿尔文太太　(忍不住)欧士華——这么說，你也不愛我了！

欧士華　我了解你，这一点沒問題——

阿尔文太太　不錯，你了解我，可是就这么完了嗎？

欧士華　当然我也知道你怎么疼我，我不能不感激你。再說，現在我病了，你对我的用处大得很。

阿尔文太太　可不是嗎，欧士華？我几乎要感謝这場病把你逼回家。我看得很清楚，你的心不在我身上，我得想法子把你的心拉过來。

欧士華　(不耐煩)对，对，对。这些話不过白說說罢了。媽媽，你要記着，我是个病人。我不能在别人身上多操心。我自己的事就够我操心的了。

阿尔文太太　(低声)我一定耐着性兒將就你。

欧士華　并且你还应該高高兴兴的，媽媽。

阿尔文太太　好孩子，你說得很对。(走近他)現在我是不是把你心里的懊惱痛苦全都解除了？

欧士華　不錯，这一点你已經做到了。可是現在誰能解除我心里的害怕呢？

阿尔文太太　害怕？

欧士華　(走过去)要是吕嘉納不走，只要我求她一句話，她就办得到。

阿尔文太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害怕的是什么？那跟吕嘉納又有什么相干？

欧士華　天是不是很晚了，媽媽？

阿尔文太太　已經是大清早了。(从暖房的窗里望外看)山上的天光已經亮起來了。天快晴了，欧士華。再过一会兒你就可以看見太陽了。

欧士華　我很高兴。也許还有好些事能讓我快活，能讓我活下去——

阿尔文太太　我想是的。

欧士華　即使我不能工作——

阿尔文太太　喔，好孩子，不久你就可以工作了——現在你心里沒有痛苦煩悶的事情了。

欧士華　是的，你替我除掉了那些胡思乱想，这是好事情。等我再把这件事打發开之后——(在沙發上坐下)現在咱們說几句話，媽媽。

阿尔文太太　好，說吧。

她把一張扶手椅推到沙發旁边，挨着他坐下。

欧士華　太陽快出來了。到那时候你就都明白了。我也不用再害怕了。

阿尔文太太　我明白什么？

欧士華　(没听她的話)媽媽，剛才你不是說，只要我求你，你什么事都願意替我做？

阿尔文太太　不錯，我是这么說的！

欧士華　你是不是說得到做得到？

阿尔文太太　你放心，我的親兒子。我活着就为你一个人。

欧士華　那么，很好。現在讓我告訴你。媽媽，我知道你是个有胆量的人。你听我說話的时候要靜靜地坐着。

阿尔文太太　究竟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欧士華　你听了可别吓得叫起來。你听見了嗎？你答应不答应？咱們坐下靜靜地談一談。你答应不答应，媽媽？

阿尔文太太　好，好，我答应。你說吧！

欧士華　你要知道，我疲乏，我不能用心想工作，这些都不是病根子。

阿尔文太太　那么你的病根子是什么？

欧士華　我的病是从胎里帶來的——(用手摸摸前額，輕輕地說下去)——我的病在这兒。

阿尔文太太　(几乎說不出話來)欧士華！没——没有的事！

欧士華　别嚷！我受不了。不錯，媽媽，我的病在这兒等着我。这病每天都可以發作——随时都可以發作。

阿尔文太太　喔，眞可怕！

欧士華　媽媽，安靜点兒。这是我的实在情形。

阿尔文太太　(跳起來)不是，欧士華！没有的事！不会这样！

欧士華　在巴黎的时候我的病發作过一次，虧得一下子就过去了。可是后來我知道了自己的病情，我馬上就害怕起來了，所以我就赶緊回家來。

阿尔文太太　这就是你从前說的那种害怕嗎？

欧士華　是的，你知道，这种滋味眞难受。喔，要是我的病只是一种尋常的絕症，那倒沒有什么！因为我并不怎么怕死，虽然能多活一天我也願意多活一天。

阿尔文太太　是，是，欧士華，你一定得活下去！

欧士華　可是这种滋味眞难受。重新再做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要人家餵东西，要人家——！喔，簡直不能說！

阿尔文太太　小孩子有他媽媽照顧啊。

欧士華　（跳起來）不，那可不行！我就是不願意过那种日子。我想起來就害怕，也許我会一年一年这么捱下去，捱到老，捱到头髮白。你在这段时間里也許会撇下我先死。（在阿尔文太太的椅子里坐下）因为医生說我这病不一定馬上就会死。他說这是一种腦子軟化一类的病。（慘笑）我覺得这名字眞好听，一听就讓我想起紅絲絨——摸上去軟綿綿的。

阿尔文太太　（尖声喊叫）欧士華！

欧士華　（跳起來，在屋里來回走动）現在你把呂嘉納从我手里搶走了。有她在这兒，事情就好办了！我知道她会救我。

阿尔文太太　（走近他）你这話什么意思，宝貝孩子？难道說有什么事我不肯帮你做？

欧士華　我的病第一次在巴黎發作治好了，医生告訴我，要是第二次再發作——并且一定会發作——那就沒有指望了。

阿尔文太太　他就这么狠心地說——

欧士華　是我逼他說的。我告訴他，我还有些事要准备。（狡猾地一笑）我果然就准备了。（从前胸內衣袋里掏出一只小盒子，把盒子打开）媽媽，你看見沒有？

阿尔文太太　这是什么？

欧士華　嗎啡。

阿尔文太太　（吓得对他呆看）欧士華——我的孩子！

欧士華　我一共攒了十二顆丸子。

阿尔文太太　（伸手搶盒子）把盒子給我，欧士華。

欧士華　还不到时候呢，媽媽。（又把盒子藏在前胸內衣袋里。）

阿尔文太太　要是眞有这种事，我一定活不下去。

欧士華　你一定得活下去。要是呂嘉納还在这兒，我会把我的实在情形告訴她，求她最后帮我一把忙。我知道她会答应我。

阿尔文太太　决不会！

欧士華　到了最后的关头，要是她看我躺在那兒像个剛生下地的小孩子，自己不会动，像廢物一样，沒希望，沒法子挽救——

阿尔文太太　呂嘉納决不会幹这件事！

欧士華　她会。她是个快乐活潑的女孩子。她不会有耐性長期照顧我这么个病人。

阿尔文太太　这么說，謝謝老天，虧得呂嘉納不在这兒。

欧士華　現在到了要你救我的时候了。

阿尔文太太　（高声喊叫）我！

欧士華　不是你是誰？

阿尔文太太　我！我是你母親！

欧士華　正因为你是我母親。

阿尔文太太　你的命是我給你的！

欧士華　我沒叫你給我这条命。再說，你給我的是一条什么命？我不希罕这条命！你把它拿回去！

阿尔文太太　救命啊！救命啊！（跑到門廳里。）

欧士華　（跟她出去）别把我扔下！你上哪兒去？

阿尔文太太　(在門廳里)我去找医生，欧士華！讓我出去！

欧士華　(也在外面)不許你出去。別人也不許進來。(听見鎖門的声音。)

阿尔文太太　(又走進來)欧士華！欧士華！我的孩子！

欧士華　难道你这做母親的心腸这么狠，看着我活受罪不肯救一把？

阿尔文太太　(靜了会兒，定定神，咬咬牙)好，我答应你。

欧士華　你是不是願意——？

阿尔文太太　要是必要的話。可是那个日子永远不会來。不会，不会，决不会！

欧士華　好，但願如此。讓咱們在一塊兒活下去，能活多久就活多久。謝謝你，媽媽。

他在剛才阿尔文太太搬到沙發旁边的扶手椅里坐下。天亮起來了。灯还在桌上点着。

阿尔文太太　(輕輕走近他)現在你心里平靜了嗎？

欧士華　平靜了。

阿尔文太太　(俯着身子看他)欧士華，这都是你胡思乱想——其实什么事也沒有。你这么着急，身体会吃虧。現在你可以在家里長期休息了。跟着媽媽过日子吧，好孩子。你要什么我就給你什么，就像你小时候那样。好了。病的凶势过去了。你看过去得多容易！喔，我早就知道。欧士華，你看今兒天气多么好。金黃的太陽！現在你可以仔細看看你的家了。

她走到桌前把灯熄滅。太陽出來了。远方的冰河雪山在晨光中閃耀。

欧士華　(坐在扶手椅里，背朝着外头的景致，一动都不动。突然說)媽媽，把太陽給我。

阿尔文太太 （在桌子旁边，吓了一跳，瞧着他）你說什么？

欧士華 （声調平板地重复說）太陽。太陽。

阿尔文太太 （走到他身边）欧士華，你怎么啦？（欧士華在椅子里好像抽成了一团，他的肌肉都松开了，臉上沒有表情，眼睛呆呆地瞪着。阿尔文太太吓得直哆嗦）这是怎么回事？（尖声喊叫）欧士華！你怎么啦？（跪在他身边，使劲搖他）欧士華！欧士華！抬头瞧我！你不認識我了嗎？

欧士華 （声調还是像先前一样平板）太陽。太陽。

阿尔文太太 （絕望地跳起來，兩只手乱抓头髮，嘴里喊叫）我受不了！（好像吓傻了似的，低声說）我受不了！不行！（突然）他把葯擱在哪兒了？（在他胸前摸索）在这兒！（退后几步，喊叫）不行，不行，不行！——啊！——不行，不行！（站在离他几步的地方，双手插在头髮里，吓得說不出話，瞪着眼看他。）

欧士華 （依然坐着不动，嘴里說）太陽。太陽。

——全剧完

人民公敌

(1882)

人 物 表

湯莫斯·斯多克芒医生——温泉浴場医官。

斯多克芒太太——他的妻。

裴特拉——他們的女兒，教师。

艾立夫——十三歲 }他們的兒子。
摩鄧——十歲

彼得·斯多克芒——医生的哥哥，市長兼警察局長、浴場委員会主席，此外还担任一些别的职务。

摩鄧·基尔——制革厂老板，斯多克芒太太的义父。

霍夫斯达——"人民先鋒报"編輯。

畢凌——报館职員。

霍斯特——船長。

阿斯拉克森——印刷所老板。

参加市民大会的群众：各种身分的男人，一些女人和一群小学生。

事情發生在挪威南海岸的一个城市里。

第一幕

晚上。斯多克芒医生家的起坐室。室内陈設虽然朴素，布置得却很雅致。右牆有兩扇門，靠后的一扇通到門廳，靠前的一扇通到医生書房。左面牆上，正对門廳的門，有一扇門通到其余各屋。貼着左牆正中，有一只火爐。再往前來，有一張沙發。沙發頂上挂着一面鏡子，前面放着一張鋪着桌毯的長圓桌。桌上点着一盞帶罩的灯。后牆有扇敞着的門通到飯廳，观众可以看見飯廳里吃晚飯的桌子，桌上有一盞灯。

畢凌坐在飯桌前，脖子底下掖着飯巾。斯多克芒太太站在桌旁，正在把盛着一大塊烤牛肉的盤子放到他面前。其余的座位都空着，桌上乱七八糟，像是吃过飯的样子。

斯多克芒太太　畢凌先生，你看，你來晚一点鐘，就只好將就吃頓冷飯了。

畢凌　（一边吃着东西）这肉好極了——实在太好了。

斯多克芒太太　你知道，斯多克芒一向准时吃飯——

畢凌　喔，沒关系。我覚得这么一个人坐着，沒人攪我，吃起來似乎更有味兒。

斯多克芒太太　好吧，要是你覚得有味兒——（轉身冲着門廳細听）大概霍夫斯达先生也來了。

畢凌　大概是吧。

斯多克芒市長走進屋來，身上穿着外套，头上戴着金綫官帽，手里拿着手杖。

市長　弟妹，你好。

斯多克芒太太　（从飯廳走進起坐室）哦，原來是你！你好。謝謝你來看我們。

市長　我碰巧路过这兒，所以——（眼睛望着飯廳）哦，你們請客。

斯多克芒太太　（有点侷促）喔，不是，不是，碰巧來了个人。（急忙）你也坐下吃点晚飯，好不好？

市長　我？我不吃，謝謝。嗳呀！晚上吃烤肉！我的胃消化不了。

斯多克芒太太　偶然吃一回怕什么。

市長　不行，不行，謝謝。晚上我只吃茶和面包黃油。日子長了有好处——再説也省錢。

斯多克芒太太　（笑）你別把湯莫斯和我当作乱花錢的人。

市長　我知道你們不是乱花錢的人，弟妹，我絕沒这意思。（指着医生書房）他不在家嗎？

斯多克芒太太　不在家，吃过晚飯上外头散步去了——还帶着兩个孩子。

市長　我看这不見得有好处吧？（听）一定是他回來了。

斯多克芒太太　不，不是他。（有人敲門）請進！

霍夫斯达从門廳進來。

斯多克芒太太　哦，是霍夫斯达先生——

霍夫斯达　对不起，我在印刷所給事情絆住了。市長，晚安。

市長　（鞠躬，样子很勉强）噢，霍夫斯达先生？你來大概有事吧？

霍夫斯达　一半兒是有事。为了报紙上一篇文章。

市長　我早猜着了。听説我兄弟在“人民先鋒报”上投的稿子多極

了。

霍夫斯达　是的，在某些問題上，他心里憋不住要發表意見的时候总把稿子先給"人民先鋒报"。

斯多克芒太太　（向霍夫斯达）你不進去——？（指着飯廳。）

市長　我絕不埋怨他給跟他最表同情的讀者寫文章。就拿我个人說吧，我对于貴报也沒什么惡感，霍夫斯达先生。

霍夫斯达　我想沒有。

市長　大体上說，咱們本地人都有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这是很好的大公無私的精神。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有一个極大的公共事業把咱們团結在一起，这个事業凡是公正的市民都同样地关心——

霍夫斯达　嗯——你說的大概就是那浴場吧。

市長　一点不錯。正是咱們这个富丽堂皇的新浴場。你等着瞧吧！將來咱們这城市的全部生活会圍繞着浴場發展起來，霍夫斯达先生。这是毫無疑問的！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也这么說。

市長　你想，就在过去这兩年里，这地方發展得多快！市面上款子也活动了，事業跟着都有起色了。房价地租天天往上漲。

霍夫斯达　失業的人数也少了。

市長　不錯。还有，压在富裕階級肩膀上的貧民救济稅也減輕了，并且往后还能再減輕，只要今年夏天咱們有个眞正兴旺的季節——游客來得多——养病的人來得多，把咱們浴場的名声傳出去。

霍夫斯达　我听說这件事很有希望。

市長　事情非常有希望。打听租房子这一类事情的信件，每天不斷地寄到咱們这兒來。

霍夫斯达　这么說，現在把斯多克芒大夫那篇文章登出來正是好时候。

市長　近來他又寫文章了嗎？

霍夫斯达　那篇文章是他去年冬天寫的，在文章里他仔細敍述浴場的优点怎么多、本地的衛生情况怎么好。可是当时我把那篇文章擱着沒發表。

市長　哦——是不是有不大妥当的地方？

霍夫斯达　不是，不是。是我估計把它留在今年春天發表更好一点，因为春天正是大家打主意找避暑地方的时候——

市長　不錯，不錯，霍夫斯达先生。

斯多克芒太太　只要是浴場的事兒，湯莫斯总是不厭不倦的。

市長　他是浴場医官，这是他的責任。

霍夫斯达　并且，不消說，他是浴場的眞正創办人。

市長　他是創办人？是嗎！我想，有些人是这么看法。不过我覺得在这件事上头我也有一点兒小功劳。

斯多克芒太太　不錯，湯莫斯也常这么說。

霍夫斯达　誰也不想抹殺你的功劳，市長。你首先發动这件事，給这件事打下了踏实的基礎，这大家都知道。我剛才只是說，办浴場的意見是斯多克芒大夫头一个提出來的。

市長　不錯，可惜我兄弟从前發表的意見太多了——可是到了实行的时候，霍夫斯达先生，就得借重另外一等人。我覺得，在我們家至少——

斯多克芒太太　喔，大伯子——

霍夫斯达　市長，你怎么——？

斯多克芒太太　霍夫斯达先生，別說了，進去吃晚飯吧。我丈夫一会兒准回來。

霍夫斯达　謝謝。我吃不下多少。(走進飯廳。)

市長　(低声)眞怪，庄稼人家出身的子弟永远那么不知趣。

斯多克芒太太　你何必放在心上？反正有面子你們哥兒倆都有份兒，分什么彼此。

市長　是啊，按說应該这样。可是有些人好像得了一份兒面子还嫌不够。

斯多克芒太太　什么話！你跟湯莫斯向來是和和气气的。(听)这回眞是他回來了。(走过去开門廳的門。)

斯多克芒医生　(在外面大声說笑)凱德林，又來了位客人。眞好，是不是？請進，霍斯特船長。把外套挂在那只鉤子上。什么！你沒穿外套？凱德林，我在大街上碰見他，好容易才把他拉進來了。

霍斯特船長走進來，向斯多克芒太太鞠躬。

斯多克芒医生　(在門口)孩子們，進來吧。他們又餓了！霍斯特船長，來，你一定得尝尝我們的烤牛肉——

他把霍斯特拉進飯廳。艾立夫和摩跟在他們后面。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你沒看見——

斯多克芒医生　(在飯廳門口轉过身來)哦，哦，彼得，你在这兒！(走过去，伸出手來)这可眞是好極了。

市長　可惜我馬上就要走——

斯多克芒医生　胡說！我們馬上就要喝噴奇酒。凱德林，你沒忘了預备噴奇酒吧？

斯多克芒太太　当然沒忘。水都开了。(走進飯廳。)

市長　还有噴奇酒！

斯多克芒医生　有。坐下，咱們舒舒服服喝一口。

市長　謝謝，我向來不参加酒会。

斯多克芒医生 这不是酒会。

市長 不是酒会是什么？(眼睛盯着飯廳)眞怪，他們吃得下那么些东西。

斯多克芒医生 (搓搓手)是啊，瞧着年輕人吃东西眞痛快，你說是不是？他們什么时候都吃得下！这是应該的。他們应該吃点扎扎实实的好东西才能有力气有精神。彼得，將來發酵揉面的事兒全得仗他們。

市長 請問，你說的"發酵"是怎么回事？

斯多克芒医生 那你得間他們年輕人——到时候他們自然知道。咱們当然看不出來。像你我这么兩个老頑固——

市長 什么，老頑固！这个字眼用得太奇怪——

斯多克芒医生 彼得，別計較我随口胡說的一句話。你知道，我实在太高兴了。在这朝气蓬勃、新芽怒發的生活里，我心里說不出的快活。咱們这时代眞了不起！好像咱們周圍正在出現一个新世界。

市長 是嗎？

斯多克芒医生 当然。你不会看得像我这么眞切。你一直在这里头过日子，印象迟鈍了，覺不出來了。可是我跟你不一样。这些年我老在北边一个小旮旯兒里糊里糊塗混日子，几乎沒碰見过一个人对我說句發揚鼓舞的話——因此，我到了这兒就好像一脚迈進了一个兴旺的大都市。

市長 唔，大都市？

斯多克芒医生 哦，我不是不知道，跟好些別的地方比，咱們这兒規模还小得很。可是咱們这兒有生气——有前途——有無窮無尽的事業可以努力經营。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叫喊)凱德林，有我的信沒有？

斯多克芒太太 (在飯廳里)沒有，一封都沒有。

斯多克芒医生 在这兒，我还有一份兒好收入，彼得！只有尝过拿工錢吃不飽飯的滋味的人才能体会这里头的甘苦——

市長 这是什么話！

斯多克芒医生 哦，真的，老实告訴你，从前我們在北边的时候常打飢荒。現在我們的日子过得像个財主！就拿今天說吧，我們午飯吃的是烤牛肉，并且还剩下一些当晚飯。你吃点兒好不好？來——即使不吃，也不妨瞧一瞧——

市長 不，不，我不進去——

斯多克芒医生 好吧，那么你看这兒——我們買了条桌毯，看見沒有？

市長 不錯，剛才我就看見了。

斯多克芒医生 我們还買了个灯罩。看見沒有？这些都是凱德林省下錢買的。有了这些东西，屋子就顯得舒服，你說是不是？你走到这边來。不，不，不，不是那边。对——从这兒看过去！現在你看，灯罩把光都聚在一塊兒了——看上去多雅致。是不是？

市長 嗯，要是一个人買得起这种奢侈品的話——

斯多克芒医生 現在我買得起了。凱德林說，我掙的錢差不多够开銷了。

市長 差不多够了，哼！

斯多克芒医生 再說，一个科学家的生活多少也得講究一点。哼，我看一个州官一年花的錢就比我多得多。

市長 当然嘍！一州的最高長官——

斯多克芒医生 不說做官的，就拿一个普通的船老板說吧！那么个身分的人一年花的錢也比我多好几倍——

市長　那是当然，地位不一样。

斯多克芒医生　彼得，其实我并沒乱花錢。可是我不肯不招待朋友。我一定得交朋友。在偏僻地方住了那么些年，現在我覺得必須結交一批开通活潑、热爱自由、勤苦工作的年輕人——現在在飯廳里吃得那么起劲兒的正是这么一批人。我希望你能多了解霍夫斯达——

市長　哦，你提醒我啦——剛才霍夫斯达告訴我，他又准备發表你的一篇文章。

斯多克芒医生　我的文章？

市長　是啊，关于浴場的文章。你去年冬天寫的。

斯多克芒医生　哦，那篇文章！目前我不願意發表。

市長　为什么不願意？我覺得目前正是应該發表的时候。

斯多克芒医生　照普通情形說——也許应該——(走过去。)

市長　(用眼睛盯着他)現在的情形有什么特殊？

斯多克芒医生　(站定)彼得，現在我还不能告訴你——至少今天晚上还不能說。也許这里头会有很特殊的情形。也許什么事都沒有。很可能只是我个人的猜想。

市長　你的話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腦。难道出了什么事兒啦？瞞着不肯告訴我？我是浴場委員会主席，我想——

斯多克芒医生　我是浴場——。算了，算了，咱們倆都不必生气，彼得。

市長　沒有的事！我从來不像你說的动不动就“生气”。可是我一定得坚持这一点：一切計划都应該通过合法人員，按照合法手續才能制訂实行。我不許別人使用鬼鬼祟祟的手段。

斯多克芒医生　我几时使过鬼鬼祟祟的手段？

市長　你至少有个独断独行的固执脾气。这种脾气在有秩序的社

会里几乎叫人不能容忍。个人应該服从社会，或者說得更具体些，个人应該服从照管社会利益的当局。

斯多克芒医生 你这話也許有理。可是于我什么屁事？

市長 湯莫斯，这个道理你好像永远懂不透。可是你得留点神，早晚你会吃大虧。現在我提醒你了，听不听由你。再見吧。

斯多克芒医生 难道你瘋了嗎？你把事情完全看錯了。

市長 我輕易不看錯事情。并且，我还得声明一句——。（冲着飯廳鞠躬）弟妹，再見。諸位先生，再見。（出去。）

斯多克芒太太 （走進起坐室）他走了嗎？

斯多克芒医生 走了，他走的时候一肚子气。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你又把他怎么了？

斯多克芒医生 我沒把他怎么呀。反正不到时候我不能向他做报告。

斯多克芒太太 你有什么事要向他做报告？

斯多克芒医生 嗯——你不用打听，凱德林。——郵差不來，眞怪！

霍夫斯达、畢凌和霍斯特都从飯桌旁站起來，走進起坐室。不多会兒，艾立夫和摩鄧也跟着進來。

畢凌 （伸懶腰）啊，眞痛快！吃了这么頓飯，要不像換了个人才怪呢。

霍夫斯达 今天晚上市長似乎不大高兴。

斯多克芒医生 他有胃病。他消化力很坏。

霍夫斯达 恐怕他覺得我們“人民先鋒报”这几个人格外难消化。

斯多克芒太太 我还以为你們俩已經把話說开了，不吵架了。

霍夫斯达 不錯，不过这只是暫时休战。

畢凌 对！这四个字把整个兒局勢全說明白了。

斯多克芒医生　咱們别忘了，彼得是个孤零零的光棍兒，怪可憐的！他没有家庭乐趣，一天到晚淨是办公，办公。还有，他每天灌那么些稀淡的茶也耽誤事兒！孩子們，把椅子圍着桌子！凱德林，我們現在可以喝嗊奇酒了吧？

斯多克芒太太　（走向飯廳）我正要去拿。

斯多克芒医生　霍斯特船長，你挨着我坐在沙發上。像你这么一位难得來的客人——。諸位請坐。

大家圍桌而坐。斯多克芒太太端着一只托盤進來，盤子里擺着水壺、酒杯、酒壺等等。

斯多克芒太太　东西都來了：这是椰子酒，这是甜酒，那是白蘭地。大家随意請，别客气。

斯多克芒医生　（拿起一只杯子）好，我們自己來。（一边說一边調弄嗊奇酒）索性把雪茄烟也拿來。艾立夫，你知道擱雪茄烟的地方。摩鄧，你去給我拿烟斗。（孩子們走進右边屋子）我覺得艾立夫有时候要偷我一支雪茄烟，可是我假裝不知道。（高声）摩鄧，还有我的便帽！凱德林，你告訴他我把便帽扔在什么地方了。哦，他找着了。（孩子們把东西都拿來）好，朋友們，大家随意請。你們知道，我离不开我的烟斗。这只烟斗在北边的时候跟着我經歷了不知多少場風波。（大家碰杯）祝諸位健康！啊，舒舒服服坐在这兒，不怕風吹雨打，眞有意思。

斯多克芒太太　（坐着編織活計）霍斯特船長，你們快开船了吧？

霍斯特　我想大概下星期可以开船了。

斯多克芒太太　是不是上美國？

霍斯特　不錯，是这么打算。

畢凌　那么，你不能參加这一次市議会的选举了。

霍斯特　又要选举了？

畢凌　你沒听說嗎？

霍斯特　沒听說，我不理会那些事兒。

畢凌　公共的事兒你沒兴趣嗎？

霍斯特　那些事兒我一点兒都不懂。

畢凌　不管怎么样，你应該去投票。

霍斯特　外行的人也該去投票？

畢凌　外行？什么叫外行？社会就像一条船，人人都該去掌舵。

霍斯特　这話在岸上也許說得通，在海里可絕对办不到。

霍夫斯达　眞怪，在船上做事的人对于公共事業照例这么不关心。

畢凌　怪得很。

斯多克芒医生　航海的人像候鳥似的，到处为家，南北都一样。所以咱們这些人更应該加倍努力，霍夫斯达先生。明天的"人民先鋒报"上有沒有地方公益事業的新聞？

霍夫斯达　关于本地的沒有。可是后天我打算登你那篇文章——

斯多克芒医生　哦，那篇文章！要不得！你先把它擱一擱，別發表。

霍夫斯达　眞的嗎？目前我們报紙上有的是空地方，我覺得这时候發表正合適。

斯多克芒医生　嗯，嗯，你的話也許不錯，可是我那篇文章你还是得压一压。过一半天我把理由告訴你。

裴特拉戴着帽子，穿着外套，胳臂底下夾着一壘練習本兒从門廳里進來。

裴特拉　爸爸，你好。

斯多克芒医生　你好，裴特拉。你回來了？

大家互相打招呼。裴特拉把外套、帽子、練習本兒一齐擱在靠門的一張椅子上。

裴特拉　好啊，你們坐在这兒享福，我在外头辛苦！

斯多克芒医生　好，你也过來享享福。

畢凌　我給你兑一小杯酒好不好？

裴特拉　(走到桌前)謝謝你，我寧可自己动手——每回你都兑得太釅。哦，我想起來了，爸爸，这兒有你一封信。(走到擱东西的椅子旁边拿信。)

斯多克芒医生　有封信。誰給我的？

裴特拉　(在外套口袋里摸索)剛才我上学校去的时候郵差給我的。

斯多克芒医生　(站起來，走过去)你这时候才交給我？

裴特拉　剛才我实在沒工夫再跑回來了。喏，信在这兒。

斯多克芒医生　(把信搶过來)快讓我瞧，快讓我瞧，孩子。(念發信人地址)对，对，一点不錯！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这几天你急着追問的就是这封信嗎？

斯多克芒医生　正是。我馬上得去看信。哪兒有灯，凱德林？是不是我書房又沒灯？

斯多克芒太太　有，灯早点上了，在寫字桌上。

斯多克芒医生　好，好。对不起，失陪一会兒——(話沒說完就進了右边屋子。)

裴特拉　究竟是什么事，媽媽？

斯多克芒太太　誰知道呢。这几天他老是伸着脖子盼郵差。

畢凌　也許鄉下有病人——

裴特拉　爸爸眞可憐！他快忙不过來了。(兑噴奇酒)啊，这杯酒味兒一定錯不了！

霍夫斯达　今天你又在夜校上过課了嗎？

裴特拉　(端着酒杯抿一抿)上了兩点鐘。

畢凌　白天在学校上四点鐘——

裴特拉 (在桌旁坐下)五点鐘。

斯多克芒太太 我看你今天晚上还得改練習本兒。

裴特拉 不錯，一大堆呢。

霍斯特 我覚得你也太忙了。

裴特拉 是，可是我願意。做完了事累得挺痛快。

畢凌 你喜欢累嗎？

裴特拉 喜欢，累了睡得香。

摩鄧 姐姐，你一定是个罪孽挺重的人。

裴特拉 罪孽挺重的人？

摩鄧 是的，要是像你这么拚命工作的話。罗冷先生①說过，工作是我們罪孽的懲罰。

艾立夫 (鄙視地)胡說八道！你这傻子，会信这种廢話。

斯多克芒太太 算了，算了，艾立夫！

畢凌 (大笑)妙！妙！

霍夫斯达 摩鄧，你不願意拚命工作嗎？

摩鄧 我不願意。

霍夫斯达 那么，你長大了幹什么？

摩鄧 我想当海盜。

艾立夫 那么，你只能做个邪教徒。

摩鄧 那我就做邪教徒。

畢凌 摩鄧，这話我同意！我也这么說。

斯多克芒太太 (向畢凌打手势)畢凌先生，你的話是假的。

畢凌 不是眞話才怪呢。我是邪教徒，并且我还很得意。你瞧着吧，不久咱們都会变成邪教徒。

---

① 參看"社会支柱"。这个人物曾在"社会支柱"中出現过。

摩鄧　是不是到了那时候咱們想幹什么就可以幹什么？

畢凌　唔，摩鄧——

斯多克芒太太　孩子們，快走，我知道你們都要預备明天的功課。

艾立夫　媽媽，讓我再待一会兒——

斯多克芒太太　不行，你也得走。你們倆都走。

兩个孩子道了夜安，走進左屋。

霍夫斯达　你当眞覺得孩子們听了这些話有坏处嗎？

斯多克芒太太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願意他們听。

裴特拉　媽媽，說实話，我覺得你的看法很不正确。

斯多克芒太太　也許是吧。可是我不願意他們在家里听这些話。

裴特拉　家庭和学校都是一片虛伪。在家里不許人說話，在学校逼着人对孩子們撒謊。

霍斯特　你也对他們撒謊嗎？

裴特拉　当然。你难道不知道我們經常把一大堆自己都不信的話告訴孩子們？

畢凌　这話眞不假。

裴特拉　要是我有錢，我要自己办个学校，办法完全不一样。

畢凌　喔，这筆錢——！

霍斯特　要是你眞想办学校，斯多克芒小姐，我倒願意借地方給你。你知道，我父親給我留下的那所旧房子現在差不多全空着，楼下有間極大的飯廳——

裴特拉　（大笑）喔，謝謝你——恐怕我不过是白說說罢了。

霍夫斯达　据我看，裴特拉小姐將來倒說不定会幹新聞事業。提起新聞事業，你答应給我們翻譯的那篇英文小說已經动手了嗎？

裴特拉　还沒动手呢。可是一定誤不了你們的事。

斯多克芒医生拿着一封拆开的信，从自己屋里走出來。

斯多克芒医生 （搖晃着那封信）新聞來了，地方上要热鬧了！

畢凌 新聞來了？

斯多克芒太太 什么新聞？

斯多克芒医生 一个大發現，凱德林！

霍夫斯达 眞的嗎？

斯多克芒太太 是你發現的？

斯多克芒医生 一点不錯——是我發現的！（走來走去）現在讓他們再駡我什么瘋头瘋腦、胡思乱想吧。往后他們可得小心点兒了。哈哈！往后他們可不敢乱說了！

裴特拉 爸爸，快告訴我們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斯多克芒医生 別忙，我会把事情全都告訴你們。可惜彼得不在这兒！这件事可以証明，有时候我們發議論、下断語簡直像瞎眼的鼹鼠一样。

霍夫斯达 你这話什么意思，斯多克芒大夫？

斯多克芒医生 （在桌旁站住）是不是大家都說，咱們这城市是个極衛生的地方？

霍夫斯达 当然。

斯多克芒医生 是啊，大家都說，这是个少有的好地方，值得竭力推荐，对于有病的人和身体健康的人全都相宜——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可是——

斯多克芒医生 咱們确是花过力气給它吹噓捧場。在“人民先鋒报”上和小册子里头，我一次一次地寫文章贊揚咱們这地方——

霍夫斯达 怎么样？

斯多克芒医生 这个浴場——咱們說它是本地的命脉，說它是本

地的神經中樞，还有别的稀奇古怪的名字——

畢凌　我記得有一次在慶祝会上，我还說过这浴場是"咱們城市的活心臟"呢——

斯多克芒医生　可不是嗎。可是你知道不知道，这座規模宏大、富丽堂皇、費用浩大、人人称贊的浴場究竟是什么东西？

霍夫斯达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斯多克芒太太　快告訴我們是什么。

斯多克芒医生　是个傳染病的窩兒。

裴特拉　爸爸，你說的是那浴場？

斯多克芒太太　（同时）你說的是咱們的浴場！

霍夫斯达　（也同时）可是，斯多克芒大夫——！

畢凌　沒有的事！

斯多克芒医生　老实告訴你們，这个浴場像一座外头刷得雪白、里头埋着死人的墳墓——骯髒到了極点的害人地方！从磨坊溝流出來的那些臭气薰天的东西把帮浦房送水管里的水都弄髒了，并且这种害人的毒水还在海灘上滲出來——

霍夫斯达　就在海濱浴場那兒？

斯多克芒医生　一点不錯。

霍夫斯达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斯多克芒大夫？

斯多克芒医生　我一直在尽心竭力地考查这件事。我早就动过疑心。去年病人中間就發現过几种奇怪的病症——斑疹伤寒帶胃炎——

斯多克芒太太　不錯，我記得有这么回事。

斯多克芒医生　当时我們还以为是療养病人自己从别处把病帶來的。可是过了几个月——到了去年冬天——我才漸漸地覺得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我就动手尽力化驗浴場的水。

斯多克芒太太　原來你一天到晚忙的就是这个！

斯多克芒医生　嗯，凱德林，你可以說我是出力忙了一陣子。可是那时候我手里的科学仪器不够用，所以我就把咱們这兒喝的水和海水都取了些样品，送到大学，請一位化学專家仔細分析。

霍夫斯达　專家的化驗报告你收到沒有？

斯多克芒医生　(把信給他看)这就是！这个报告确确实实証明了礦泉里含着腐爛性有机体——千千万万的細菌。这种礦泉，不論是喝下去或是外用，对于人的健康都有絕对的損害。

斯多克芒太太　幸虧你發現得早。

斯多克芒医生　是可以这么說。

霍夫斯达　現在你打算怎么办呢，斯多克芒大夫？

斯多克芒医生　那还用說，当然得动手整頓嘍。

霍夫斯达　你覺得有法子整頓嗎？

斯多克芒医生　無論如何，非整頓不可。要不然，整个兒这座浴場就沒用了，就白糟蹋了。可是不用担心。我心里很有底，我知道該怎么着手。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可是你为什么把事情瞞得这么緊？

斯多克芒医生　难道說，底細还沒摸清楚，你就要我跑到大街上，逢人就告訴嗎？对不起，这可办不到，我不那么瘋。

裴特拉　可是告訴自己家里人——

斯多克芒医生　誰都不能告訴。可是你倒不妨去看看"老獾"①——

斯多克芒太太　喔，湯莫斯，这个称呼！

① "老獾"是斯多克芒医生給他老婆的义父摩邨·基尔取的綽号，等于說他是个老頑固。

斯多克芒医生　好，好，看看你外公。那老东西知道了一定会吓一大跳。他会把我当瘋子——不但是他，还有好些人也会把我当瘋子，我早看出來了。現在讓那些聪明人看看——我要讓他們看看！（一边搓手，一边走來走去）凱德林，你等着瞧这場热鬧吧！你想！所有的水管子都得重安。

霍夫斯达　（站起來）所有的水管子——？

斯多克芒医生　当然。水管的入口太低了，一定得拆了重新安得高高的。

裴特拉　爸爸，你从前的話到底沒說錯。

斯多克芒医生　是啊，裴特拉，你还記得不記得？当初他們动工的时候，我就寫文章反对那計划。可是那时候誰都不听我的話。現在我要对他們开火了——不用說，我已經給委員会寫了个报告，报告在我手里擱了一星期，專等这份化驗書。（指信）現在我可以把报告馬上給他們送去了。（走進書房，拿着一份手稿出來）瞧！寫得密密層層的四頁！我要把这份化驗書包在一塊兒。給我張旧报紙，凱德林！給我点兒紙把这兩件东西包起來。好——行了！把这包东西交給——交給——（叫不出名字，急得跺脚）——她叫什么？不管它。交給那女孩子，叫她馬上送給市長。

斯多克芒太太拿着包兒，走飯廳出去。

裴特拉　爸爸，你看彼得伯伯看了信会有什么話說？

斯多克芒医生　他有什么話可說？他知道了这么个重要發現一定很高兴。

霍夫斯达　我想把你的發現在“人民先鋒报”上登一段小新聞，你說行不行？

斯多克芒医生　行。謝謝你。

霍夫斯达　这个消息应該讓大家知道得越早越好。

斯多克芒医生　当然。

斯多克芒太太　(回來)东西送走了。

畢凌　斯多克芒大夫，我保險，往后你是本地第一号兒大人物！

斯多克芒医生　(兴致勃勃地走來走去)喔，哪兒的話！我不过尽我的本分罢了。我無非运气好，探宝先到手，别的說不上什么。可是話又說回來了——

畢凌　霍夫斯达，你看地方上要不要來个提灯会給斯多克芒大夫慶祝一下子？

霍夫斯达　我一定要提出这問題。

畢凌　那么，我去找阿斯拉克森談一談。

斯多克芒医生　喔，使不得！别这么招搖。我不願意你們这么搞。要是委員会給我加薪水，我也不接受。凱德林，听見沒有，加薪水我不要。

斯多克芒太太　你的話說得对，湯莫斯。

裴特拉　(举杯)爸爸，敬你一杯！

霍夫斯达
畢凌　｝敬你一杯，斯多克芒大夫！

霍斯特　(跟医生碰杯)祝你發現了这件事，前途順利！

斯多克芒医生　多謝，多謝，諸位好朋友！我眞是說不出的高兴！一个人給本鄉、本地人尽了点力，心里眞痛快！哈哈，凱德林！

他双手摟着她脖子，抱着她打轉。斯多克芒太太連笑帶嚷使勁想掙开。大家哈哈大笑，給医生鼓掌喝采。兩个孩子在門口探進头來瞧热鬧。

第二幕

斯多克芒医生家起坐室。飯廳門关上了。早晨。

斯多克芒太太　(从飯廳進來，手里拿着一封密封的信，走到右首最靠前的門口張望了一下)湯莫斯，你在家嗎？

斯多克芒医生　(在里头)在，我剛回來。(走進來)什么事？

斯多克芒太太　你哥哥有封信。(把信遞給他。)

斯多克芒医生　哈哈！咱們瞧瞧。(拆开信封，念信)"手稿退还——"(接着往下念，字眼听不清了)唔——

斯多克芒太太　他說什么？

斯多克芒医生　(把信往衣袋里一掖)沒說什么，他只說今天晌午要上这兒來。

斯多克芒太太　那么，記着别出門。

斯多克芒医生　行，反正上午的出診病人我都瞧完了。

斯多克芒太太　我猜不透他是怎么个态度。

斯多克芒医生　你瞧着吧，这件事是我發現的，不是他發現的，他心里一定不怎么高兴。

斯多克芒太太　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

斯多克芒医生　归根結底，他还是会高兴。不过，話又說回來了——彼得有个毛病，除了他自己，他不願意别人給地方上

出力。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我告訴你，你可以使点手法把功劳分給他一半。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讓人家看着好像是他指点你——

斯多克芒医生 我滿不在乎，只要我能把事情整頓好——

老头子摩鄧·基尔从門廳門口探進头來，四面一望，咯咯一笑，开口就問。

基尔 是——是眞的嗎？

斯多克芒太太 （迎上去）爸爸——你來了？

斯多克芒医生 啊，老丈人！你好，你好！

斯多克芒太太 請進。

基尔 要是眞的，我就進來。要是假的，我馬上就走。

斯多克芒医生 要是什么是眞的？

基尔 我問的是自來水这档子玄虛事兒。是不是眞的？

斯多克芒医生 那还用說，当然是眞的。你怎么知道的？

基尔 （一边說一边走進來）裴特拉上学校路过我那兒——

斯多克芒医生 嗄，是嗎？

基尔 哎，哎——她告訴我——。我还当她是糊弄我，可是裴特拉平素不是那等人。

斯多克芒医生 当然不是。你怎么疑惑她糊弄你？

基尔 哼，誰都靠不住。一个不小心，你就会上当。这么說，这是眞的了？

斯多克芒医生 一点都不假。請坐，老丈人。（硬拉他坐在沙發上）你說这是不是地方上的福气？

基尔 （几乎笑出來）地方上的福气？

斯多克芒医生 是啊，我及时發現了这件事——

基尔　（还是忍着笑）哎，哎，哎！我再也想不到你会跟自己的哥哥搗乱。

斯多克芒医生　搗乱！

斯多克芒太太　爸爸，你怎么——

基尔　（把两只手和下巴頦兒都貼在手杖头兒上，瞇着眼睛逗趣地瞧医生）怎么回事？是不是有活的东西鑽到了水管里？

斯多克芒医生　是，活的微生物。

基尔　裴特拉說，水管里進去了好些微生物，千千万万的数不清。

斯多克芒医生　对，千千万万的。

基尔　可是誰都看不見，是不是？

斯多克芒医生　不錯，誰都看不見。

基尔　（輕輕地咯咯一笑）真是出了娘胎头一回听見的新鮮事兒。

斯多克芒医生　这話什么意思？

基尔　反正你沒法子叫市長信这些話。

斯多克芒医生　好，咱們瞧着吧。

基尔　你当他真会那么傻？

斯多克芒医生　我希望全城的人都会那么傻。

基尔　全城的人！嗯，这也难說。讓他們吃点虧，可以学点乖。他們覚得自己比我們这些老头兒聪明得多。他們把我从市議会轟出來。真的，他們簡直把我当只狗似的轟出來。可是現在輪到他們自己头上了。你別把他們放松了，斯多克芒。

斯多克芒医生　是啊，老丈人，可是——

基尔　千万別放松。（站起來）要是你有本事讓市長和他手下那伙人栽个觔斗、丟个臉，我願意馬上捐一百克罗納①救济窮人。

① 挪威幣制單位。

斯多克芒医生　那好極了。

基尔　当然，我沒錢瞎糟蹋，可是要是你有本事幹那个，聖誕節我一定捐五十克罗納給窮人。

霍夫斯达从門廳走進來。

霍夫斯达　你早！(站住)哦，对不起——

斯多克芒医生　沒关系。請進，請進。

基尔　(又咯咯地笑起來)他！他也有份兒？

霍夫斯达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

斯多克芒医生　当然他也有份兒。

基尔　我早猜着了！要登报了。嘿，斯多克芒，你这人眞行！你們倆商量商量吧，我走了。

斯多克芒医生　別走，再坐会兒，老丈人。

基尔　不，我要走了。你使勁兒跟他們搗乱吧。別怕吃虧。

他走出去，斯多克芒太太送到門口。

斯多克芒医生　(大笑)你看，自來水的事兒这老头子一句都不信。

霍夫斯达　他就为这件事——？

斯多克芒医生　对，剛才我們談的就是这件事。大概你也是为这事來的吧？

霍夫斯达　正是。你騰得出一兩分鐘工夫嗎，斯多克芒大夫？

斯多克芒医生　老朋友，多少分鐘都行。

霍夫斯达　市長那兒有回信沒有？

斯多克芒医生　还沒有。他一会兒就來。

霍夫斯达　打昨天晚上起，我一直在想这問題。

斯多克芒医生　怎么样？

霍夫斯达　你是医生和科学家，在你看起來，这自來水的事好像跟別的事不相干。大概你从來沒想到过，这里头牽涉着一大

串問題。

斯多克芒医生　是嗎！怎么牽涉着一大串問題？朋友，坐下，咱們細談談。別坐在那兒，坐在沙發上。

霍夫斯达在沙發上坐下。医生坐在桌子那头一張軟椅里。

斯多克芒医生　怎么样，你覺得——？

霍夫斯达　昨天你說，泥土里有髒东西，把自來水弄髒了。

斯多克芒医生　沒問題。禍根子是靠近磨坊溝的那个害人的臭水坑。

霍夫斯达　对不起，斯多克芒大夫，我看禍根子恐怕是另外一个臭水坑。

斯多克芒医生　什么臭水坑？

霍夫斯达　就是把咱們全市生活泡得稀爛的那个臭水坑。

斯多克芒医生　豈有此理，霍夫斯达先生！你这是怎么个想法？

霍夫斯达　本城的事兒漸漸地都落到一群官僚手里去了——

斯多克芒医生　哎，他們不見得都是官僚。

霍夫斯达　話是不錯，不过有些人自己虽然不是官僚，却是官僚的狐群狗党。咱們讓地方上几个財主、闊人、老鄉紳整个兒牽着鼻子走。

斯多克芒医生　不錯，可是他們有才幹、有眼光。

霍夫斯达　当初安水管子的时候，他們的才幹眼光上哪兒去了？

斯多克芒医生　不用說，那件事当然做得笨透了。可是現在可以把事情改过來。

霍夫斯达　你看事情会这么順手嗎？

斯多克芒医生　嗯，不管順手不順手，事情总得办。

霍夫斯达　是啊，只要报館出把力。

斯多克芒医生　我看用不着。我哥哥一定——

霍夫斯达　对不起，斯多克芒大夫，老实告訴你，我正想动手搞这件事。

斯多克芒医生　在报紙上动手？

霍夫斯达　正是。当初我接办“人民先鋒报”的时候，我就拿定主意要打倒这批大权独攬的老頑固蠢家伙。

斯多克芒医生　可是后來你親口告訴过我，事情搞得一团糟，报館差点兒沒关門。

霍夫斯达　不錯，那时候我們不能不把鋒芒收一收。因为要是那批人一完蛋，浴場恐怕会落空。可是現在浴場已經办成了，咱們用不着借重这批大人先生了。

斯多克芒医生　不錯，現在用不着他們了。可是他們替咱們也出过不少力。

霍夫斯达　他們的功劳当然該承認。不过像我这么个民主派的新聞記者决不能讓这么个好机会白白地滑过去。咱們一定要打破“官僚神聖”的迷信傳統。跟別的迷信一样，这种荒謬心理必須扫除干凈。

斯多克芒医生　这兩句話我完全同意，霍夫斯达先生。如果是迷信，一定得扫除！

霍夫斯达　我要寫文章駡市長，不过心里很抱歉，因为他是你哥哥。可是我知道你的看法跟我一样：眞理比什么都重要。

斯多克芒医生　对，那还用說。(声調激昂)可是——！可是話虽然这么說——！

霍夫斯达　你別把我看錯了。我这人私心并不比別人重，野心也不比別人大。

斯多克芒医生　嗳呀，好朋友——誰說你这种話？

霍夫斯达　你是知道的，我出身很低微，所以我很有机会知道下

層社会的眞正願望。那就是說，他們想参預政治。参預了政治，才可以發展他們的才幹、知識和自尊心——

斯多克芒医生　这話我完全了解。

霍夫斯达　并且我想，要是新聞記者放过一个可以帮助受压迫的群众得到解放的机会，他就放弃了一个很大的責任。我很明白，本地的寡头政治集团会駡我是个搗乱分子什么什么的。可是我滿不在乎。只要我問心無愧，我——

斯多克芒医生　对，对，霍夫斯达先生。可是話虽然这么說——嘻——！（有人敲門）進來！

印刷所老板阿斯拉克森在通往門廳的門口出現。他的穿著虽不講究，可是很整齐，身上穿着一套黑衣服，打着一条不很平正的白領帶，手里拿着礼帽和手套。

阿斯拉克森　（鞠躬）对不起，斯多克芒大夫，恕我这么冒昧——

斯多克芒医生　（站起來）嗳呀！是阿斯拉克森先生，眞想不到！

阿斯拉克森　不錯，是我，斯多克芒大夫。

霍夫斯达　（站起來）你是不是找我，阿斯拉克森？

阿斯拉克森　不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在这兒。我是來找斯多克芒大夫——

斯多克芒医生　唔，找我什么事？

阿斯拉克森　畢凌先生告訴我，說你打算替我們搞一套好一点的自來水設备，这話是眞的嗎？

斯多克芒医生　不錯，为了那浴場。

阿斯拉克森　我明白，我明白。所以我順便進來說一句，我願意用全副力量支持这运动。

霍夫斯达　（向医生）你看！

斯多克芒医生　我很感激你。不过——

阿斯拉克森　有我們这批小中產階級支持你，对你会有大好处。我們在本地是个結实的多数派——那就是說，要是我們眞心团結起來的話。有多数派帮忙总是有好处，斯多克芒大夫。

斯多克芒医生　不錯，不錯。不过我想这件事用不着采取什么特別手段。我覺得像这么一樁光明正大的事情——

阿斯拉克森　不錯，不过有个准备总不会吃虧。我很熟悉本地官僚的脾气——那些掌权的人不太願意采納別人的意見。所以我想，要是咱們來个什么表示，恐怕不算过分。

霍夫斯达　我也正有这意思。

斯多克芒医生　你說，來个表示？怎么表示？

阿斯拉克森　当然要做得非常穩健，斯多克芒大夫。我一向主張穩健。穩健是公民最大的美德——至少这是我的想法。

斯多克芒医生　这一点我們都知道，阿斯拉克森先生。

阿斯拉克森　不錯，我做事穩健是大家知道的。这个自來水設备問題对于我們小中產階級关系非常重大。这个浴場，要是办好了的話，簡直可以这么說，是本城的一座小金礦。我們都要靠着浴場吃飯，尤其是我們这批有房產的人。所以我們要拚命拥护这浴場。我既然是房主联合会的主席——

斯多克芒医生　怎么样？

阿斯拉克森　我也是節制运动会①的負責人——不用說，斯多克芒大夫，你知道我是个有節制的人。

斯多克芒医生　当然，当然。

阿斯拉克森　你知道，我接触的人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謹愼守法的公民，所以，斯多克芒大夫，你自己也看得出來，

① 節制运动会主要是反对喝酒。在挪威文里，"Mådehold"这个字有"節制"和"穩健"兩重意思，在这兒是双关語。

我在地方上有几分势力，而且也有小小的一点权柄——虽然我不該这么說。

斯多克芒医生　我知道得很清楚，阿斯拉克森先生。

阿斯拉克森　所以，到了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安排一篇宣言，这是輕而易举的事兒。

斯多克芒医生　一篇宣言？

阿斯拉克森　是的，作为市民对你表示的謝意，因为你在这么一樁公共事業上头出了力。当然，那篇文章的措詞应該相当穩健，免得得罪掌权的官僚党派。只要咱們做得仔細，我想决沒人会見怪。

霍夫斯达　即使他們不贊成——

阿斯拉克森　喔，霍夫斯达先生，千万别得罪掌权的人。千万别得罪很容易在咱們身上报复的人。那种滋味我从前尝够了，一点好处都沒有。可是誰都不能攔住市民發表自由而又穩健的意見。

斯多克芒医生　(跟他拉手)阿斯拉克森先生，地方上的人这么热心支持我，我眞是說不出地高兴。我眞快活——眞快活！你喝杯雪利酒，好不好？

阿斯拉克森　不，謝謝。我从來不喝酒。

斯多克芒医生　好，那么，來杯啤酒，怎么样？

阿斯拉克森　謝謝，啤酒也不喝。白天我什么都不喝。現在我要到各处走一走，找几个房主談一談，發动一下群众的意見。

斯多克芒医生　阿斯拉克森先生，你眞是太热心了。可是我总看不出这些安排有什么必要。我覺得这件事很簡單明了。

阿斯拉克森　官僚做事总是慢吞吞的，斯多克芒大夫——我不是埋怨他們——

霍夫斯达　明天咱們在报紙上驚醒他們一下子，阿斯拉克森。

阿斯拉克森　別太激烈，霍夫斯达先生。步法要穩健，要不然，就办不成事兒。你得听我的劝告。这是我在社会上学來的經驗。斯多克芒大夫，現在我眞要告辞了。現在你已經知道，反正我們这些小中產階級分子像一座結結实实的大牆，願意給你做靠山。結实的多数派在你这一边，斯多克芒大夫。

斯多克芒医生　謝謝，謝謝，阿斯拉克森先生。(伸出手來)再見，再見。

阿斯拉克森　你上报館嗎，霍夫斯达先生？

霍夫斯达　一会兒就來。我还要料理一兩件事情。

阿斯拉克森　好。(鞠躬，出去。斯多克芒医生送到門廳里。)

霍夫斯达　(正当斯多克芒医生从外面走回來)斯多克芒大夫，你的意見怎么样？你看，这不正是咱們应該在这些畏畏縮縮、前怕狼后怕虎、胆子小得像老鼠的家伙头上使勁打一棒的时候嗎？

斯多克芒医生　你是不是說阿斯拉克森？

霍夫斯达　正是。他倒挺規矩——不过他是个掉在泥坑里拔不出脚的人。咱們这兒的人大半都像他。他們老是东一擺，西一晃，左顧慮，右害怕，一步都不敢往前迈。

斯多克芒医生　你的話很对，不过我覺得阿斯拉克森心眼兒挺好。

霍夫斯达　我覺得有件东西比好心眼兒更値錢，那就是自己依靠自己的剛性子。

斯多克芒医生　这句話我很同意。

霍夫斯达　所以我想抓住这机会，試一試能不能在他們的好心眼兒里給他們壯壯胆。本地人崇拜当局的坏心理必須徹底剷除。自來水工程这个大錯誤必須讓每个投票人知道得很清楚。

斯多克芒医生　很好。要是你覺得对地方上有好处，你就这么办。

不过得讓我先跟哥哥談一談。

霍夫斯达　反正我得先把社論寫起來。万一市長不理会这樁事——

斯多克芒医生　你怎么能料到他不理会？

霍夫斯达　哦，这不是料不到的事。到那时候——

斯多克芒医生　到那时候我应許你——。嗯，要是那样的話，你可以把我的文章登出來，一字不改动。

霍夫斯达　可以这么办嗎？你算应許了？

斯多克芒医生　（把手稿遞給他）喏，我把稿子交給你。你至少可以看一遍。以后再还我。

霍夫斯达　很好，我一定这么办。再見吧，斯多克芒大夫。

斯多克芒医生　再見，再見。事情一定很順利，霍夫斯达先生。

霍夫斯达　唔——咱們等着瞧吧。（鞠躬，走門廳出去。）

斯多克芒医生　（走到飯廳門口，往里瞧）凱德林！哦！你回來了，裴特拉？

裴特拉　（進來）回來了，剛从学校來。

斯多克芒太太　（進來）他还沒來？

斯多克芒医生　你問的是彼得？还沒來。我倒跟霍夫斯达談了半天。他对我的發現很热心。原來这件事的意义比我最初料想的重大得多。要是我用得着他帮忙的話，他的报紙願意讓我使喚。

斯多克芒太太　你用得着他帮忙嗎？

斯多克芒医生　我才用不着呢！不过，我知道开明自由的报紙願意帮忙，心里还是挺高兴。你覺得怎么样？剛才房主联合会主席也來找我了。

斯多克芒太太　眞的嗎？他來幹什么？

斯多克芒医生　他來保証帮忙。到了緊要关头，他們都会帮我。

你知道不知道我背后有什么东西？

斯多克芒太太 你背后？不知道。你背后有什么？

斯多克芒医生 我背后有結实的多数派。

斯多克芒太太 哦！这对你有好处嗎，湯莫斯？

斯多克芒医生 有，我想有好处。（一边來回走一边搓手）哈哈！一个人能跟地方上的人像親弟兄似的同心一致，心里眞痛快！

裴特拉 并且还能做这么些有益的事，爸爸！

斯多克芒医生 并且是为自己本鄉出力！

斯多克芒太太 有人拉鈴。

斯多克芒医生 一定是他來了。（有人敲門）進來！

市長从門廳里進來。

市長 你早。

斯多克芒医生 好極了，彼得，你來了。

斯多克芒太太 你早，大伯子。你好嗎？

市長 謝謝，也还將就。（向医生）昨天下午，下班之后，我收到了你寫的一篇討論浴場水料的文章。

斯多克芒医生 不錯。你看了沒有？

市長 我看了。

斯多克芒医生 你的意見怎么样？

市長 唔——（往旁边閃了一眼。）

斯多克芒太太 咱們走，裴特拉。

母女一同走進左屋。

市長 （頓了一頓）你調查这些事兒，是不是非得瞞着我不行？

斯多克芒医生 是。因为沒有絕对把握，我——

市長 是不是現在你有了絕对把握？

斯多克芒医生 你看了我那篇文章一定可以信得过我。

市長　你是不是打算把报告当作正式文件提交給浴場委員会？

斯多克芒医生　当然。这件事总得想个办法——而且得赶緊动手。

市長　跟平常一样，你在报告里，措詞还是那么激烈。除了好些别的話，你还說，咱們浴場供給療养病人的是一种慢性毒藥。

斯多克芒医生　彼得，不这么說，应該怎么說？你想——浴場的水，不論是喝是用，全都有毒！病人那么相信咱們，花那么些錢跑來治病，咱們拿这种水給他們使用！

市長　所以你的結論就是，咱們必須修一道溝，把你所說的从磨坊溝流出來的髒东西排洩出去，并且必須把水管重新安过。

斯多克芒医生　是的。你有什么别的办法？我可想不出來。

市長　今天早晨，我借了个題目去看市政工程师，并且，半眞半假地露了点口气，只說將來咱們可能考慮这些改建計划。

斯多克芒医生　將來！

市長　不用說，工程师听了笑了一笑，覺得我的說法是無謂的浪費。你仔細想过沒有，你提出來的那些改建工程得花多少錢？我听工程师的口气，那筆費用說不定要好几十万克罗納。

斯多克芒医生　用得了那么些錢嗎？

市長　用得了。这还不算。最糟的是，这些工程至少得花兩年工夫。

斯多克芒医生　兩年？你說要整整兩年工夫？

市長　至少。这兩年里头咱們把浴場怎么办？是不是关門？恐怕除了关門沒有别的办法。你想，要是大家知道水里有毒，誰还肯來？

斯多克芒医生　彼得，可是事情确实是这样。

市長　偏偏又湊在咱們浴場办得这么順利的当口！鄰近的城市也不是沒条件做療养区。难道他們不会馬上动手把潮水似的療

养病人吸引到他們那里去？他們当然会。这么一來，咱們的事不就擱淺了嗎？說不定咱們这么大本錢的買賣得整个兒歇手，那你就害了本地人啦。

斯多克芒医生　我——害了——！

市長　只有靠这浴場，咱們这地方將來才有点指望。这一点你也不是不知道。

斯多克芒医生　那么你說該怎么办？

市長　我看了你的报告，还不能相信浴場的情形眞像你說的那么嚴重。

斯多克芒医生　老实告訴你，也許比报告里說的更嚴重——到了夏天，天气一热，情形一定更嚴重。

市長　我再說一遍，我覺得你把事情說得太过火。万一这些情况确确实实遮掩不住了，一个能幹的医生应該懂得想办法——怎么防止、怎么消除有害的情况。

斯多克芒医生　唔——？那么——？

市長　眼前的自來水設备是个旣成事实，咱們就应該把它当旣成事实处理。可是有一天，委員会也許会願意考慮，是不是不必糟蹋許多錢就可以把工程稍微修改一下子。

斯多克芒医生　你說我能帮着别人幹这种欺騙的事嗎？

市長　欺騙？

斯多克芒医生　这种办法当然是欺騙——欺騙、撒謊，这是对于公众、对于整个社会的重大罪行！

市長　剛才我已經說过了，我不信眼前眞有这么大的危險。

斯多克芒医生　你不会不信！你不能不信！我的实驗和論証非常清楚，使人不能不信。彼得，你心里非常明白，就是嘴里不承認。浴場和自來水設备的地址当初是你堅持决定的，因此，

你不肯承認这个大錯誤——这个荒唐的大錯誤！哑！你当我沒看透你的心眼兒？

市長　就算是吧，又怎么样？就算我顧慮我自己的名譽，我也是为了照顧地方的利益。沒有道德威望，我就不能照着我認为对于公众有利的方式处理事情。因此——为了这个原因和許多别的原因——我决不能讓你把报告提交委員会。为了公众的利益，你的报告决不能提出來。过些时候，我再把問題提出來討論，咱們可以私下想个最好的办法。可是这件倒霉事决不能傳到大众耳朵里，一个字都提不得。

斯多克芒医生　彼得，現在要人家不知道，已經不行了。

市長　一定不能叫人家知道。

斯多克芒医生　不中用了。知道这事的人已經太多了。

市長　知道这件事的人？誰？不会是"人民先鋒报"那批人吧？

斯多克芒医生　是他們。他們知道了。自由、独立的报紙要監督你尽你的职务。

市長　(頓了一頓)你这人性子太鲁莽，湯莫斯。你也不想想，这件事会在你自己身上發生什么后果？

斯多克芒医生　后果？我身上的后果？

市長　不錯，在你自己身上，在你一家子身上。

斯多克芒医生　你这些話是什么意思？

市長　我一向願意帮助你。

斯多克芒医生　不錯，我也很感激。

市長　我不是要你感激。有时候我不能不那么办，也是为了我自己。我是这么打算的，要是我能帮你把手头弄得寬裕点兒，我的話你也許可以多听一兩句。

斯多克芒医生　什么！你帮我是为你自己打算！

市長　也可以这么說。自己家里人接連不断地凈幹沒面子的事兒，做官的人眞是苦透了。

斯多克芒医生　你說我凈幹沒面子的事兒？

市長　正是，可惜你幹了自己都不知道。你的脾气太倔强、太任性、爱搗乱。并且你还有个毛病，不管要得要不得，喜欢乱發表文章。只要你心里想到一点兒意思，馬上就在报紙上寫文章，再不就是寫个小册子。

斯多克芒医生　一个人有了一点新思想，把它貢献給公众，这难道不是公民的責任嗎？

市長　喔，公众用不着新思想。公众只要有了大家公認的旧思想，日子就可以过得挺不錯。

斯多克芒医生　你敢公然这么說？

市長　是的，今天我不能不跟你打开窗戶說亮話。从前我藏着不肯說，因为我知道你性子太急躁，可是現在我不能不对你說老实話，湯莫斯。你不知道，爱管閒事自己会吃多少虧。你駡地方当局，你还駡政府，你駡他們，硬說他們冷淡你、欺負你。可是像你这副怪脾气，叫人家怎么親近你？

斯多克芒医生　哦，眞的！我这人脾气怪？

市長　湯莫斯，你这人脾气怪，跟你难共事。我尝过这滋味，所以我知道。你做事从來沒个打算，也从來不替別人想一想。你好像完全忘了你做浴場医官是我的力量——

斯多克芒医生　医官应該是我做！应該我做，別人不配做！第一个發現本地有条件造療养浴場的人就是我，当初只有我一个人看出來。多少年來我單槍匹馬提倡这件事，我左一篇右一篇地寫文章——

市長　不錯。可是那时候还不能动手。当然，你住在那塊偏僻地

方，看不清这一点。后來，適当的机会一到眼前，我——还有别人——馬上就动手——

斯多克芒医生　不錯，你們把我那整整齐齐的計划搞得一团糟。喔，現在我才知道你們是一批大笨貨！

市長　据我看，現在你又打算借題發揮，跟我們过不去。你想跟你的上司作对头——这是你的老脾气。誰的权力比你大，你都嚥不下这口气。地位比你高的人你一概瞧不起，把他們当仇人——而且你什么手段都使得出。現在我已經对你把話說明白了，这件事对于全城的影响多么大，也就是对于我个人的影响多么大。因此，我警告你，湯莫斯，我坚决要求你做一件事。

斯多克芒医生　要求我做什么事？

市長　既然你已經冒冒失失把这件应該秘密的公事告訴了外头人，現在当然沒法子再瞞下去。各种各样的謠言馬上会起來，跟我們作对的人还会加油加醋地往里添作料。所以你必須公开批駁外头的謠言。

斯多克芒医生　我？怎么批駁？我不懂你的話。

市長　我們希望这么做，你再去調查一下子，做出个結論，說浴場的情形并不像你最初看的那么嚴重、那么迫切。

斯多克芒医生　嘿嘿！你們希望我这么做？

市長　我們还希望你公开表示信任委員会，相信只要浴場有缺点，他們一定会徹底負責想办法。

斯多克芒医生　可是你們这种敷衍塞責的态度永远办不成什么事。你記着我这句話，彼得。我把我的眞实确切的信念告訴你，我的信念是——

市長　作为一个公务員，你不配有个人的信念。

斯多克芒医生 （跳起來）不配有——？

市長 我說的是，作为一个公务員。当然，你个人的身分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作为浴場的下級官吏，你不配發表跟你上級相反的意見。

斯多克芒医生 这太不像話了！我是个医生，是个科学家，我不配——！

市長 目前这件事不是純粹科学問題，它还牽涉着技術和經济兩方面。

斯多克芒医生 我不管牽涉什么这个那个的！在任何問題上我都要說老实話！

市長 你尽管說——只要不牽涉浴場問題。在浴場問題上，我們不准你多嘴管閒事。

斯多克芒医生 （大声）你們不准——！你們这批——

市長 我不准——我是你的上司。我的命令你不能不服从。

斯多克芒医生 （捺着性子）彼得，要是你不是我哥哥，对不起——

裴特拉 （推門冲進來）爸爸，別忍这口气！

斯多克芒太太 （追進來）裴特拉！裴特拉！

市長 哦！原來你們在外头偷听！

斯多克芒太太 牆板这么薄，我們怎么能不听見——

裴特拉 我是成心站在外头听你們說的。

市長 好，反正我也不后悔——

斯多克芒医生 （走近市長）剛才你对我說什么“不准”、什么“服从”——

市長 是你逼得我不能不那么說。

斯多克芒医生 难道你要我当着大家打自己的嘴巴？

市長 我們認为你必須按照我剛才說的話發表个声明。

斯多克芒医生　要是我不照办呢？

市長　那我們就自己發表个声明，好讓大家安心。

斯多克芒医生　好，好，那我就寫文章駁你們。我要坚持我的意見，証明我是对的，你們是錯的。那时候看你怎么办？

市長　到那时候我就攔不住他們免你的职。

斯多克芒医生　你說什么——！

裴特拉　爸爸！免职！

斯多克芒太太　免职！

市長　撤掉你在浴場的职务。到那时候我不能不提議，馬上撤掉你的职务，从此以后浴場的事情你不能再过問。

斯多克芒医生　你眞敢这么办！

市長　是你自己逼着我走这一步棋。

裴特拉　伯伯，你用这种手段对待我爸爸，簡直太丢人！

斯多克芒太太　少說話，裴特拉！

市長　（瞧着裴特拉）嘿嘿！咱們自己家里已經有人說話了？当然，当然！（向斯多克芒太太）弟妹，我看你們一家子只有你最明白道理。好好兒劝劝你丈夫，讓他仔細想一想，这件事鬧出來会連累他家庭和——

斯多克芒医生　我的家庭是我自己的事！

市長　連累他家庭和他的本鄉。

斯多克芒医生　眞正关心本鄉的人是我！我要揭穿早晚免不了要暴露的坏事。哼！你等着瞧吧，究竟我爱不爱本鄉。

市長　像你这么死頑固，想切断繁荣本鄉的命根子，还說什么爱本鄉！

斯多克芒医生　那条命根子已經中了毒！难道你瘋了嗎？咱們現在是靠着販賣骯髒腐敗东西过日子！咱們这繁荣的社会整个

兒建筑在欺騙的基礎上！

市長　这都是胡思乱想——也許还別有居心。像你这么个散播謠言，糟蹋本鄉的人一定是社会公敌。

斯多克芒医生　(逼近市長)你敢——！

斯多克芒太太　(插身把他們隔开)湯莫斯！

裴特拉　(拉住她父親的胳臂)爸爸，別生气！

市長　我犯不上跟你动武。反正我警告过你了。仔細想想怎么才对得起你自己和你的家庭。再見。(出去。)

斯多克芒医生　(走來走去)我白讓他这么欺負！并且还是在自己家里，凱德林！你看是不是豈有此理！

斯多克芒太太　眞荒唐，眞不像話，湯莫斯——

裴特拉　我恨不得抓住伯伯——

斯多克芒医生　也怪我自己不好。我早就应該跟他們对抗——擺开陣势——对他們开火！他駡我是社会公敌！他駡我！我决不干休！我决不饒他們！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可是你哥哥有势力——

斯多克芒医生　他有势力，我有公理。

斯多克芒太太　不錯，公理，公理！可是要是你沒有势力，公理有什么用处？

裴特拉　喔，媽媽——你怎么說这种話？

斯多克芒医生　什么！你說在自由社会里，公理沒用处？这話沒道理，凱德林！再說，我不是还有自由独立的报紙給我打先鋒，結实的多数派給我作后盾嗎？这点势力就足够了！

斯多克芒太太　嗳，湯莫斯！你是不是想——！

斯多克芒医生　我想什么？

斯多克芒太太　我問你是不是想跟你哥哥作对。

斯多克芒医生　你不叫我坚持正义和眞理，叫我幹什么？

裴特拉　是啊，我也要問这句話。

斯多克芒太太　反正是白費勁兒。要是他們不答应，就是不答应。

斯多克芒医生　嘿嘿，凱德林！你别忙，看我能不能把这一仗打到底。

斯多克芒太太　不錯，打到人家把你免了职，这是必然的結果。

斯多克芒医生　人家罵我是社会公敌！我無論如何得对社会尽責任，对公众尽責任。

斯多克芒太太　可是你把家庭怎么办？把家里这些人怎么办？难道你这就算对老婆孩子尽責任嗎？

裴特拉　喔，媽媽，别老把咱們的事擱在前头。

斯多克芒太太　你説説挺容易。到了沒办法的时候，裴特拉，你可以靠自己。湯莫斯，可是你得想想兩个孩子；你也該顧一顧自己，还該替我想一想——

斯多克芒医生　凱德林，你簡直是説瘋話！要是我这么沒出息，在彼得那伙人面前低头不抵抗，往后我能不能再过一天快活的日子？

斯多克芒太太　你説的話我不懂。可是要是你拿定主意跟他們作对，咱們將來也沒有快活日子过。从前的苦日子又会到眼前，沒有進款，沒有固定收入，那种滋味咱們已經尝够了。湯莫斯，别忘了从前的苦日子，想想那是什么滋味。

斯多克芒医生　（捏緊拳头，捺着性子）这群臭官僚竟敢这么欺負一个自由正直的人！你説气人不气人，凱德林？

斯多克芒太太　是啊，他們对付你的手段眞卑鄙。可是天知道，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兒多着呢，不由你不忍受。哦，孩子們來

了，湯莫斯。想想孩子們！往后他們怎么办？喔，使不得！难道你忍心叫他們——

艾立夫和摩鄧已經拿着課本進來。

斯多克芒医生　孩子們——！（忽然坚决起來）就是地球碎了，我也决不低头讓步。（走向自己的屋子。）

斯多克芒太太　（跟他走过去）湯莫斯，你去幹什么？

斯多克芒医生　（在門口）將來孩子們長大成人之后，我得有臉見他們。（進屋。）

斯多克芒太太　（放声大哭）喔，天啊！

裴特拉　爸爸是个有气節的人，他决不讓步。

兩个孩子莫名其妙，想打听是什么事，裴特拉做手势叫他們别作声。

第 三 幕

"人民先鋒报"編輯室。后方左首是通外面的正門。右首是一扇玻璃門，从玻璃里可以看見排字間。右牆上又有一門。屋子当中攞着一張大桌子，桌上堆滿了稿件、报紙和書籍。往前來，靠左，有一扇窗，靠窗攞着一張寫字台，台前放着一只高櫈子。桌子旁边有兩把扶手椅，沿着兩道牆，另有几把椅子。屋子陰暗沉悶，叫人看着不痛快，家具都旧了，扶手椅又破又髒。观众可以看見排字間里有几个工人在排字，后方有个工人在搖一部手搖机。

霍夫斯达坐在寫字台前寫东西。不多会兒，畢凌拿着斯多克芒医生的手稿从右边走進來。

畢凌　唔，我說——！

霍夫斯达　（一边寫字）稿子你看完了沒有？

畢凌　（把稿子擱在寫字台上）我看过了。

霍夫斯达　你看斯多克芒大夫的話是不是很激烈？

畢凌　激烈！他不把人駡得沒法兒喘气才怪呢！每句話都像——都像一个大鉄錘。

霍夫斯达　不錯，可是他們那伙人一錘子打不倒。

畢凌　对。咱們得一錘連一錘地打下去，把这整个兒官僚世界打垮了才罢休。剛才我坐着看稿子的时候，我好像听見远处革

命的雷声轟隆轟隆响起來了。

霍夫斯达 (轉过身來)噓！别讓阿斯拉克森听見。

畢凌 (放低声音)阿斯拉克森是个胆小鬼，絲毫沒有漢子气。不过，这回你一定可以貫徹你的主張了，是不是？你要把斯多克芒大夫的文章登出來？

霍夫斯达 是的，要是市長不讓步的話——

畢凌 那可就麻煩了。

霍夫斯达 好在不管怎么样，咱們总可以从中討便宜。要是市長不贊成斯多克芒大夫的提議，所有的小中產階級——房主联合会和其他团体——都会起來反对他。要是市長贊成斯多克芒大夫的提議，他就会得罪浴場那伙子大股东——那些股东一向是市長的主要支持人——

畢凌 当然，因为那么一來，股东得掏出一大筆款子——

霍夫斯达 那是一定的。等他們那个小集团一破裂，咱們就可以在报紙上左一遍右一遍地指出來，市長在各方面怎么不称职，怎么地方上的重要位置都——干脆一句話，整个兒市政府——一定得交給自由派的人。

畢凌 要不这样才怪呢！我看見了，我看見了：革命就要來了！

(有人敲門。)

霍夫斯达 噓！(大声)進來！

斯多克芒医生从后方左首正門進來。

霍夫斯达 (迎上去)哦，是斯多克芒大夫！怎么样？

斯多克芒医生 赶緊發表，霍夫斯达先生！

霍夫斯达 事情已經到了这步田地啦？

畢凌 嗨，好極了！

斯多克芒医生 是的，赶緊發表！事情确实到了这步田地了。旣

然他們要这么幹，讓他們自作自受吧！已經开火了，畢凌先生！

畢凌　千万別讓步！一定要幹到底，斯多克芒大夫！

斯多克芒医生　这篇文章只是头一炮。我腦子里已經另外打好了四五篇稿子。阿斯拉克森在什么地方？

畢凌　（向印刷室喊叫）阿斯拉克森，上这兒來一趟。

霍夫斯达　什么？你說还有四五篇文章？都是談这件事？

斯多克芒医生　喔，不，不，不，我的好朋友。談的是另外几件不同的事情，可是跟自來水工程和下水道問題都有关系。这些事一樁牽連着一樁。像动手拆旧房子一样，你懂不懂？

畢凌　对，不对才怪呢！不把这堆破爛东西完全拆掉，咱們决不罢休。

阿斯拉克森　（从印刷室出來）拆掉！难道斯多克芒大夫要把浴場拆掉嗎？

霍夫斯达　不是，不是。別着急。

斯多克芒医生　不是，我們談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霍夫斯达先生，你覺得我这篇文章怎么样？

霍夫斯达　我覺得是篇了不起的好文章——

斯多克芒医生　眞的嗎？好極了——太好了。

霍夫斯达　文章寫得又清楚又恰当。不是專家也看得懂它的中心思想。我敢說，明白道理的人一定都贊成你那些意見。

阿斯拉克森　我希望穩健的人也会贊成。

畢凌　穩健的和不穩健的人都会贊成——全城的人都会贊成。

阿斯拉克森　这么說，咱們可以大胆把它登出來。

斯多克芒医生　我想可以！

霍夫斯达　明天就登。

斯多克芒医生　对，老实不客气地說，一天都迟不得。喂，阿斯拉克森先生，我想問你的是，你肯不肯親自監印这篇文章？

阿斯拉克森　当然。

斯多克芒医生　像宝貝似的，仔仔細細地排印。别讓它有一个錯字，每个字都很重要。回头我再來，到时候你把校样給我看一遍。啊，我急着要把文章印出來——看着它像——

畢凌　像晴天打了个霹靂！

斯多克芒医生　——讓每个明白道理的公民下一个判断。喔，你們不知道今天我受了多少委屈。他們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威脅我。他們要剝夺我做人的权利——

畢凌　什么！剝夺你做人的权利！

斯多克芒医生　——他們逼着我低首下心，逼着我忍气吞声，逼着我把个人利益放在最深切、最神聖的信念之上——

畢凌　这不是岂有此理才怪呢！

霍夫斯达　那批人幹得出什么好事情？

斯多克芒医生　可是这回我要讓他們知道，他們在我身上沒睜开眼睛！我要寫文章教訓他們！我要在“人民先鋒报”上每天向他們進攻，把炸彈一顆跟着一顆地向他們扔出去——

阿斯拉克森　可是——

畢凌　好啊！开仗了！开仗了！

斯多克芒医生　我要当着正派人的面打倒那批坏东西，把他們都打垮，把他們的堡壘打成平地。我一定要这么幹！

阿斯拉克森　可是第一要穩健，斯多克芒大夫。扔炸彈的时候也得要穩健——

畢凌　不行，不行！别舍不得炸藥！

斯多克芒医生　（不慌不忙說下去）要知道現在不單是自來水設备和

下水道的問題了。整个兒社会都得清洗一下子，都得消消毒——

畢凌　这是救苦救难的人說的話！

斯多克芒医生　这批昏瞶無用的老家伙得叫他們一齐卷鋪盖。每个部門全都得这么办！今天在我眼前展开了一片無边無际的新境界。現在我还沒全部看清楚，可是不久我就会把路綫找出來。咱們应該去找年輕力壯的先鋒隊。每个前哨崗位上都应該有司令官。

畢凌　对，对！

斯多克芒医生　只要咱們能团結，事情一定会很順利！这場革命会像一条新造的船，非常順利地从造船架上滑下來。你們看我說的对不对？

霍夫斯达　我覺得咱們現在很有希望把市政交給適当的人去管理。

阿斯拉克森　咱們只要做得穩健，我看不会有危險。

斯多克芒医生　管它有危險沒危險！現在我做这件事，为的是眞理，为的是良心。

霍夫斯达　斯多克芒大夫，你这人眞值得拥护。

阿斯拉克森　不錯，斯多克芒大夫是个給地方上出力的热心人。我說他是群众的好朋友。

畢凌　斯多克芒大夫不是人民的朋友才怪呢，阿斯拉克森！

阿斯拉克森　我想，房主联合会不久也会这么称呼他。

斯多克芒医生　（非常感动，跟大家拉手）謝謝你們这几位有义气的好朋友，听了你們的話我心里很高兴。我那位官老爺哥哥送給我一个相反的称呼。沒关系！將來我一定要加倍回敬他！現在我要去看个可憐的病人。回头我再來。阿斯拉克森先

生，請你仔細監印我那篇文章。千万别漏掉一个感嘆号。多添几个倒使得！好，回头見，回头見！

大家送他到門口，互相施礼。他出去。

霍夫斯达　他对于咱們用处大得很。

阿斯拉克森　是的，只要他不干涉浴場以外的事情。可是要是他把范圍擴大了，那咱們恐怕就不便跟着他走了。

霍夫斯达　唔——那完全要看——

畢凌　阿斯拉克森，你这人胆子老是这么小。

阿斯拉克森　我胆子小？不錯，跟本地当局作对，我的胆子是很小，畢凌先生。老实告訴你，这是我从經驗里得來的教訓。可是只要給我个机会参預國家大事，叫我跟政府打交道，那时候你看我还胆小不胆小。

畢凌　不錯，你不胆小，可是这正是你自相矛盾的地方。

阿斯拉克森　問題是，我是个極有責任心的人。要是你攻击政府，这至少对于社会沒坏处，因为政府那批人不怕人攻击，他們照样幹他們的。地方当局可就不一样，他們可能被人轟出去，換上一批不会办事的新人物，那时候房主和别的人都会吃大虧。

霍夫斯达　可是地方自治对公民是一种好鍛鍊——这一点你沒想到嗎？

阿斯拉克森　霍夫斯达先生，一个人要保护自己的切实利益，就不能事事都顧到。

霍夫斯达　照你这么說，我但願自己永远沒有切实的利益需要我保护。

畢凌　好，好！

阿斯拉克森　（一笑）哼！（指着寫字台）史丹斯戈部長从前就坐在你

这編輯位子上。①

畢凌 (啐了一口)呸！那么个叛徒！

霍夫斯达 我不是看風头的投机分子——我永远不会做那等人。

阿斯拉克森 搞政治的人什么都不能拿得这么穩，霍夫斯达先生。畢凌先生，現在你不是正在謀幹市議会秘書的缺位嗎，我要劝你把船篷稍微收一收。

畢凌 我——！

霍夫斯达 眞有这事嗎，畢凌？

畢凌 唔，呃——嗳，你还不知道，我是故意跟那批大老官搗麻煩。

阿斯拉克森 反正跟我不相干。不过要是有人罵我胆子小、罵我自相矛盾，那么我要指出一件事：我的政治歷史是可以公开見人的。我从來沒变过样子，除非是变得更穩健。我的感情永远跟着人民走，可是我也不否認，我的理智多少有点偏向当局那方面——我說的是地方当局。(走進印刷室。)

畢凌 你看咱們是不是該想法子不要他，霍夫斯达？

霍夫斯达 你看另外还有什么人可以給咱們垫付紙張印刷費？

畢凌 沒有資本眞麻煩！

霍夫斯达 (在寫字台前坐下)是啊，只要咱們有資本——

畢凌 你去找找斯多克芒大夫好不好？

霍夫斯达 (翻閱稿件)找他有什么用？他一个錢都沒有。

畢凌 不錯，他自己沒錢，可是他背后有个有錢的人——就是外

① 阿斯拉克森这个人物在“青年同盟”一剧里出現过。史丹斯戈是“青年同盟”的主角。在那个剧本第五幕的末尾，倫德斯达預言过，再过十年或是十五年，史丹斯戈可能当部長。在这里，阿斯拉克森証明这話果然应驗了，他的意思是說，霍夫斯达將來也許会做官，到时候他的态度可就难說了。这是諷刺他的話。

号叫"老貓"的摩鄂·基尔那老头兒。

霍夫斯达 (一边寫)你准知道他有錢嗎?

畢凌 他沒錢才怪呢! 他的產業的一部分將來准給斯多克芒一家子。他至少得拿錢供給兩个男孩子。

霍夫斯达 (身子轉过一半來)你想靠托那个嗎?

畢凌 靠托? 我怎么能靠托那个?

霍夫斯达 对, 最好別那么打算! 就是你想的那个秘書缺子也靠不住, 我准知道你弄不到手。

畢凌 你当我不知道?我正是要他們給我个釘子碰。碰这么个釘子可以激起我的反抗精神, 好像給我添一股子劲头兒。在咱們这种偏僻小地方, 輕易受不到刺激, 咱們需要的正是这股子劲。

霍夫斯达 (一边寫)对, 对。

畢凌 哼——别忙, 讓他們等着瞧我的吧! 現在我要去寫劝告房主联合会的文章了。(走進右屋。)

霍夫斯达 (坐在寫字台前, 咬着筆桿, 慢吞吞地自言自語)唔——是这么回事。(有人敲門)進來。

裴特拉从后边左首進來。

霍夫斯达 (站起來)哦, 是你? 你上这兒來有什么事嗎?

裴特拉 对不起——

霍夫斯达 (請她坐一張扶手椅) 坐下談好不好?

裴特拉 謝謝, 不坐了, 我就要走。

霍夫斯达 是不是你父親有什么話叫你告訴我?

裴特拉 不, 我是为自己的事來的。(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本書)这就是那篇英文小說。

霍夫斯达 为什么你又把它拿回來?

裴特拉　我不翻譯了。

霍夫斯达　可是你已經答应我——

裴特拉　我是答应翻譯的，可是当时我沒看。大概你也沒看过吧？

霍夫斯达　沒有。你知道我不懂英文，可是——

裴特拉　我知道，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要你另找点别的材料。（把書擱在桌子上）这篇小説不能登在“人民先鋒报”上。

霍夫斯达　为什么不能登？

裴特拉　因为它的內容跟你的思想正相反。

霍夫斯达　唔，説到这一層——

裴特拉　你沒明白我的意思。这篇小説的意思是説，冥冥之中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照顧着世界上的所謂好人，使他們到头來事事如意，另一方面，世界上的所謂坏人都得不到好結果。

霍夫斯达　这些話沒説錯啊。看报的人就愛看这种东西。

裴特拉　你想把这种無聊东西登出來讓大家看？这种鬼話你自己一句都不信。你明知道世界上的事并不眞是这么安排的。

霍夫斯达　我当然不信那一套，可是当編輯的有时候不能净照自己的意思做。在小事情上头，他得將就群众的嗜好。归根一句話，政治是最要紧的問題——至少办报的人应該这么看。我要領導群众往解放進步的路上走，我不应該把他們吓跑了。要是他們看見末一欄[1]有一篇倫理小説，他們就更容易接受上面几欄的东西——他們会覚得放心得多。

裴特拉　不害臊！你不該这么假仁假义，設下圈套讓讀者上当。你又不是个蜘蛛。

---

① 这兒説的“末一欄”是过去欧洲大陸报紙的一种版式，排在每版末尾，跟上头几欄不相干，一般叫作文藝欄，專門刊登小品文和長篇連載的小說。

霍夫斯达 (含笑)謝謝你指教。这实在是畢凌的主意，不是我的。

裴特拉 畢凌的主意！

霍夫斯达 不錯，至少前天他还發表过这样的意見。他急于要把那篇小說登出來。我根本不知道那本書。

裴特拉 畢凌思想那么進步，怎么会——

霍夫斯达 畢凌这人很复雜。我听說，他正在謀幹市議会秘書的差事。

裴特拉 我不信这話，霍夫斯达先生。他怎么肯幹那种事？

霍夫斯达 这件事你得問他自己。

裴特拉 我眞沒想到畢凌是那么个人！

霍夫斯达 (仔細打量她)当眞？你覺得这是料想不到的事？

裴特拉 是。可是——也許不見得。喔，我弄不清楚——

霍夫斯达 我們当新聞記者的人沒多大价值，裴特拉小姐。

裴特拉 你眞这么想嗎？

霍夫斯达 我有时候这么想。

裴特拉 在日常的小爭端上头也許沒什么价值——这个我懂得。可是現在你手里有了一件重大的事情——

霍夫斯达 你是不是說你父親的这件事？

裴特拉 当然。我想你現在一定覺得自己比一般人的价值高得多。

霍夫斯达 对，今天我有点这种感覺。

裴特拉 你一定有。喔，你的事業眞光榮！給群众还沒承認的眞理和大胆的新思想打先鋒！不說別的，甚至于敢仗义执言，支持一个受屈的人——

霍夫斯达 尤其因为那受屈的人是——我不知道該怎么說才好——

裴特拉 你意思要說受屈的是个正直誠实的人？

霍夫斯达　(低声)我的意思是——尤其因为他是你父親。

裴特拉　(吃了一驚)你为的是那个?

霍夫斯达　正是，裴特拉——裴特拉小姐。

裴特拉　哦，你主要是为那个，对不对?不是为事情本身?不是为真理?也不是为我父親的偉大的热誠?

霍夫斯达　喔，当然也是为那个。

裴特拉　謝謝，霍夫斯达先生，你已經露了馬脚了。往后什么事我都不信任你了。

霍夫斯达　难道因为我在这件事上头主要是为了你，你就这么責备我——

裴特拉　我責备你是因为你对我父親的态度不老实。你跟我父親談話的时候好像你关心的只是真理和公众的幸福。你欺騙我父親，也欺騙了我。你这人里外不一致。这一点我永远不能饒恕你——永远不能原諒你。

霍夫斯达　裴特拉小姐，你的話别說得太过火——尤其在这当口。

裴特拉　为什么尤其在这当口?

霍夫斯达　因为你父親沒有我帮忙不行。

裴特拉　(从上到下打量他)这种事你也幹得出來?哼，不要臉!

霍夫斯达　不，不，我不是那等人。剛才那句話是我沒加思索，信口說的。請你千万别認真。

裴特拉　我心里有底子。再見。

阿斯拉克森从印刷室走進來，一副急急忙忙、离奇古怪的样子。

阿斯拉克森　霍夫斯达先生，你看怎么办——(一眼看見了裴特拉)呦，这可糟了——

裴特拉　書在桌子上。你找別人翻譯吧。(走向正門。)

霍夫斯达　(跟她走过去)裴特拉小姐，可是——

裴特拉　再見。(出去。)

阿斯拉克森　我說，霍夫斯达先生！

霍夫斯达　唔，唔，什么事？

阿斯拉克森　市長在印刷室。

霍夫斯达　市長？

阿斯拉克森　是。他有話跟你說。他从后門進來的，你要知道，他不願意讓人家看見。

霍夫斯达　这是什么意思？等一等，我去見他——

他走到印刷室門口，开門，鞠躬，請市長進來，

霍夫斯达　瞧着点兒，阿斯拉克森，別讓——

阿斯拉克森　我懂得。(走進印刷室。)

市長　霍夫斯达先生，你大概沒想到我会來找你吧？

霍夫斯达　可以說沒想到。

市長　(四面一望)你这兒很舒服——地方好極了。

霍夫斯达　哦——

市長　我跑到这兒來，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打攪你的工作——

霍夫斯达　市長，这是哪兒的話。有什么事只管吩咐。你把帽子手杖交給我。(把东西接过來，擱在一張椅子上)請坐。

市長　(在桌旁坐下)謝謝。(霍夫斯达也在桌旁坐下)霍夫斯达先生，今天我心里簡直——簡直煩透了。

霍夫斯达　真的嗎？市長，我想你公事那么忙——

市長　今天我心煩为的是浴場医官。

霍夫斯达　是嗎！为了斯多克芒大夫？

市長　是，他給浴場委員会寫了个报告，据他說浴場有几个缺

点。

霍夫斯达　他真这么說？

市長　真这么說。他沒告訴你嗎？我記得他說过——

霍夫斯达　哦，不錯，我想起來了，他提过——

阿斯拉克森　（从印刷室出來）我來拿那篇稿子——

霍夫斯达　（含怒）噢！在寫字台上。

阿斯拉克森　（找着了手稿）有了。

市長　哦，这就是那篇——

阿斯拉克森　不錯，市長，这就是斯多克芒大夫寫的那篇文章。

霍夫斯达　哦，剛才你說的就是这篇东西？

市長　一点不錯。你看寫的怎么样？

霍夫斯达　技術問題我外行，只是隨便翻了翻。

市長　可是你就要把文章登出來！

霍夫斯达　我不能拒絕一篇簽名負責的报道文章——

阿斯拉克森　市長，編輯稿件与我不相干——

市長　当然与你不相干。

阿斯拉克森　人家給我什么，我就印什么。

市長　对，对。

阿斯拉克森　所以我要——（动身走向印刷室。）

市長　等一等，阿斯拉克森先生。霍夫斯达先生，讓我說句話——

霍夫斯达　尽管說，市長。

市長　你是个謹愼細心的人，阿斯拉克森先生。

阿斯拉克森　你过奬了，市長。

市長　并且很有势力。

阿斯拉克森　唔，主要是在小中產階級里头。

市長　小納稅人总是占多数——这情形到处都一样。

阿斯拉克森　这話不假。

市長　我想你一定知道他們的一般意見。我这話对不对？

阿斯拉克森　对。市長，我可以說知道他們的意見。

市長　好，既然地方上不大有錢的市民这么热心犧牲——

阿斯拉克森　怎么犧牲？

霍夫斯达　犧牲？

市長　这是一种使人高兴的热心公益的証据——非常使人高兴的証据。老实說，我簡直沒想到。不过，当然，群众的意見你比我清楚。

阿斯拉克森　可是，市長——

市長　在这件事上头，地方上的犧牲相当大。

霍夫斯达　地方上？

阿斯拉克森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浴場——？

市長　我們粗粗估計了一下，医生提出來的那几項改建工程要花費二三十万克罗納。

阿斯拉克森　这数目可不小。可是——

市長　当然我們只好發行一批市政公債了。

霍夫斯达　(站起來)难道你要地方上——？

阿斯拉克森　你是不是想在捐稅上打主意？想在小中產階級的小積蓄上头打主意？

市長　我的好阿斯拉克森先生，請問除此之外，这筆經費还有什么別的來源？

阿斯拉克森　浴場股东应該拿出錢來。

市長　股东沒力量再花錢了。

阿斯拉克森　市長，你的消息可靠嗎？

市長　絕对可靠。所以要是地方上的人想大規模改造这浴場，他

們只能自己掏腰包。

阿斯拉克森　嘿，眞他媽的——对不起！——不过这是另外一个問題，霍夫斯达先生。

霍夫斯达　当然。

市長　最糟的是，咱們这浴場得停办兩整年。

霍夫斯达　停办？把門关起來？

阿斯拉克森　停办兩年？

市長　正是，工程得兩年——这还是往少处說。

阿斯拉克森　豈有此理！我們受不了，市長。这兩年里头难道叫我們有房子的人喝西北風？

市長　阿斯拉克森先生，这話很难說。可是你說叫我們怎么办？你說，会不会还有一个客人走上門，要是咱們乱嚷咱們的水有毒，咱們的浴場有病菌，咱們整个兒这个城——

阿斯拉克森　这都是沒有根据的空想吧？

市長　我想來想去，想不出絲毫的根据。

阿斯拉克森　这么說，斯多克芒大夫簡直是瞎搗乱——哦，对不起，市長——可是——

市長　不幸你說的正是实話，阿斯拉克森先生。我兄弟做事一向很魯莽。

阿斯拉克森　霍夫斯达先生，这件事你还想支持他？

霍夫斯达　可是誰想得到——？

市长　我寫了一篇短文章，照着腦子清醒的人的看法把事实概括地叙述了一下，我还指出，即使浴場有缺点，也可以用適应委员会財力的办法來补救。

霍夫斯达　这篇文章你帶來沒有？

市長　（在衣袋里摸索）帶來了，准备你万一——

阿斯拉克森 (急忙)倒霉，他來了！

市長 誰？是我兄弟？

霍夫斯达 在哪兒？在哪兒？

阿斯拉克森 他剛走过排字間。

市長 眞不湊巧！我不願意在这兒跟他見面，可是我还有几件事要跟你們談談。

霍夫斯达 (指着右面的門)你上那里头坐一坐。

市長 可是——？

霍夫斯达 里头除了畢凌沒別人。

阿斯拉克森 快，快，市長。他來了。

市長 好，就这么办。可是想法子把他快点打發走。

他从右面的門出去，阿斯拉克森給他开門，在他走了以后把門关上。

霍夫斯达 阿斯拉克森，你裝着很忙的样子。

他坐下寫字。阿斯拉克森翻弄擱在右边一張椅子上的一大堆报紙。

斯多克芒医生 (从排字間進來)我回來了。(放下帽子手杖。)

霍夫斯达 (一边寫)这么快，斯多克芒大夫？阿斯拉克森，剛才咱們談的事赶緊办。今天咱們可不能糟蹋时候。

斯多克芒医生 (向阿斯拉克森)听說校样还沒出來？

阿斯拉克森 (不轉身)沒有。怎么來得及？

斯多克芒医生 我知道。可是我性急得很。文章不印出來我心里一会兒都不能安靜。

霍夫斯达 唔，很要些时候呢。是不是，阿斯拉克森？

阿斯拉克森 恐怕是。

斯多克芒医生 好，好，那么，我的好朋友，回头我再來。如果

有必要的話，我可以來兩趟。像这么一樁大事情，跟地方福利有关系——咱們不能怕麻煩。（正要出去，又停脚走回來）哦，我想起來了，我还有件事跟你說。

霍夫斯达　对不起，改天再說行不行？

斯多克芒医生　一兩句話就完了。是这么回事：明天大家在报上看了我的文章，知道我一冬天都在埋头給地方上謀幸福——

霍夫斯达　可是，斯多克芒大夫——

斯多克芒医生　我知道你想說什么。你覺得这不过是我的責任——做公民的責任。当然，这一点我也很明白。可是，你看，本地市民——嗳，眞想不到！他們那么看重我——

阿斯拉克森　斯多克芒大夫，本地人一向看重你。

斯多克芒医生　我正是因为这个才担心——。剛才我想說的是：將來这消息一傳到他們耳朵里——特别是窮苦的人听了这消息——号召他們把地方政权拿到自己手里——

霍夫斯达　（站起來）唔，斯多克芒大夫，不瞞你說——

斯多克芒医生　哈哈！我已經猜着大家在發动了。可是我不願听这种事。要是大家想發动这种事——

霍夫斯达　發动什么事？

斯多克芒医生　發动什么游行啊，宴会啊，再不就是捐款贈送紀念品啊，不管是什么吧——霍夫斯达先生，你得答应替我阻擋这种事。阿斯拉克森先生，你也得答应我。听見沒有？

霍夫斯达　对不起，斯多克芒大夫，我們不如趁早把老实話都告訴你吧——

斯多克芒太太从后边左首進來。

斯多克芒太太　（看見斯多克芒医生）啊！我果然猜着了。

霍夫斯达　（迎上去）斯多克芒太太，你也來了？

斯多克芒医生　你上这兒幹什么，凱德林？

斯多克芒太太　你当然知道我來幹什么。

霍夫斯达　請坐，好不好？再不就——？

斯多克芒太太　謝謝，別費事。我上这兒找我丈夫，請你別見怪。別忘了，我有三个孩子。

斯多克芒医生　廢話！誰都知道。

斯多克芒太太　可是今天你好像不大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放在心上，不然你不会这么害我們。

斯多克芒医生　你瘋了吧，凱德林？难道說一个人有了老婆孩子就不該宣傳眞理了？就不該做个積極有用的公民了？就不該給本鄉尽职服务了？

斯多克芒太太　做事要穩健，湯莫斯！

阿斯拉克森　我就是这么說。事事都要穩健。

斯多克芒太太　霍夫斯达先生，你很对不起我們，不讓我丈夫好好兒过日子，設下这圈套捉弄他。

霍夫斯达　我沒捉弄什么人——

斯多克芒医生　捉弄！你想我会讓人家捉弄嗎？

斯多克芒太太　你正在被人家捉弄。我知道你是本地最聪明的人，可是你很容易上当，湯莫斯。(向霍夫斯达)別忘了，要是你把他的文章登出來，他浴場的位置就沒有了——

阿斯拉克森　什么！

霍夫斯达　斯多克芒太太，当眞——

斯多克芒医生　(大笑)哈哈！讓他們試試！放心，我的好凱德林，他們不敢随便动手。你知道，我有結实的多数派支持我！

斯多克芒太太　倒霉就在这上头——有这么个討厭东西支持你。

斯多克芒医生　胡說，凱德林。你回去管家务，社会上的事讓我管。我这么有把握，有兴致，你为什么还那么害怕？（一边來回走，一边搓手）你放心，眞理和人民一定会勝利。我看見自由公民像一支勝利的軍隊大家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在一張椅子旁边站住）咦，那是什么东西？

阿斯拉克森　（瞧了一眼）糟糕！

霍夫斯达　（也瞧了一眼）嗯哼——

斯多克芒医生　嘿，这是一頂官帽！（用兩个指尖兒把市長的官帽小心夾着，高高举起。）

斯多克芒太太　那是市長的帽子！

斯多克芒医生　这兒还有一根官棒！这兩件宝貝怎么会——？

霍夫斯达　嗯，呃——

斯多克芒医生　哦，我明白了！他上这兒來运动你！哈哈！这回他可把算盤打錯了！他一看見我在印刷室——（放声大笑）——馬上就溜之大吉了。阿斯拉克森先生，你說是不是？

阿斯拉克森　（急忙）不錯，他就溜之大吉了，斯多克芒大夫。

斯多克芒医生　顧不得拿手杖和——。嗯，不会！彼得从來沒忘过东西。你們把他藏在哪兒了？哦——不用說，一定在里头。你瞧着，凱德林。

斯多克芒太太　喔，湯莫斯，使不得！

阿斯拉克森　別魯莽，斯多克芒大夫！

斯多克芒医生戴了市長的帽子，拿了市長的手杖，走到門口，使勁把門推开，行个軍礼。

市長進來，臉上气得通紅。畢凌跟在后面。

市長　你胡鬧些什么？

斯多克芒医生　彼得，拿出規矩來！現在我是本地掌权的人了。

（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

斯多克芒太太　（几乎要哭）喔，湯莫斯！

市長　（跟在他后面）把帽子手杖还我！

斯多克芒医生　（还是那副口气）你也許是警察局長，我可是市長。全城都归我管，你要明白！

市長　把帽子摘下來！别忘了这是法律規定的官帽。

斯多克芒医生　呸！你以为正在覺悟的人民会怕一頂金錢官帽嗎？我告訴你，明天地方上就要革命了。从前你威脅我，要撤我的职。可是現在我要撤你的职——我要把你的重要职务全部都撤消——。你以为我做不到嗎？哼，我做得到！社会上的强大力量都支持我。霍夫斯达和畢凌在“人民先鋒报”上开大炮，阿斯拉克森帶着房主联合会打头陣——

阿斯拉克森　不行，斯多克芒大夫，我不幹那个。

斯多克芒医生　你当然会幹——

市長　哈哈！是不是霍夫斯达先生还想鼓动風潮？

霍夫斯达　不，市長。

阿斯拉克森　霍夫斯达先生不是傻子，不会为了一件捕風捉影的事兒讓自己遭殃，讓报紙遭殃。

斯多克芒医生　（四面一望）唔，这是怎么回事？

霍夫斯达　斯多克芒大夫，你那篇文章里的話靠不住，所以我不能支持你。

畢凌　承市長給我解釋以后，我也——

斯多克芒医生　我的話靠不住！你不用管，有我負責。只要你把文章登出來，我自有眞憑实据給大家看。

霍夫斯达　我不登你那篇文章。我不能登，我不願意登，而且也不敢登。

斯多克芒医生　你不敢登？这是什么話？你是編輯。編輯总可以支配报紙吧！

阿斯拉克森　不行，斯多克芒大夫，支配报紙的是訂报的人。

市長　幸而如此。

阿斯拉克森　支配报紙的是輿論，是开明的多数派，是房主和其他的人。支配报紙的是这些人。

斯多克芒医生　（态度安詳）这些力量都跟我作对？

阿斯拉克森　不錯。要是你那篇文章登出來，全城都要遭殃。

斯多克芒医生　哦，原來是这么回事！

市長　把帽子手杖給我！

斯多克芒医生摘下帽子，連手杖一齐擱在桌上。

市長　（拿起帽子手杖）你这短命市長完蛋了。

斯多克芒医生　还沒完呢。（向霍夫斯达）你决定不在“人民先鋒报”上發表我的文章了？

霍夫斯达　决定不發表——这是为你家里人打算，即使不为别的原因。

斯多克芒太太　霍夫斯达先生，請你不必为他家里人打算。

市長　（从衣袋里掏出一篇稿子）这篇文章登出來，公众需要的材料都有了，里头説的全都是眞話。我把稿子交給你。

霍夫斯达　（把稿子接过來）好。一定按时登出來。

斯多克芒医生　我的文章你不登！你以为压住我的稿子就能压住我，就能压住眞理嗎！事情沒那么容易。阿斯拉克森先生，請你馬上把我的文章印成小册子。我自己花錢，自己發行。我要印四百本——不，五百——六百本。

阿斯拉克森　不行，斯多克芒医生，即使你給我几百本小册子那么重的黃金，我这印刷所也不敢担当这件事。我不敢跟輿論

做对头。本地哪家印刷所都不会給你印。

斯多克芒医生 那么，把稿子还我。

霍夫斯达 （把稿子交还他）好極了。

斯多克芒医生 （拿起自己的帽子手杖）文章反正要發表。我要在市民大会上把它念出來。讓大家听听眞理的声音！

市長 全城沒有一个团体肯把会場借給你做这么一件事。

阿斯拉克森 我担保一个都不肯。

畢凌 他們肯借才怪呢！

斯多克芒太太 太豈有此理！为什么他們都这么跟你作对？

斯多克芒医生 （生气）我告訴你为什么。因为咱們这兒的男人都是老太婆——都跟你一样。他們只关心自己家里人，不关心公众的利益。

斯多克芒太太 （挽着丈夫的胳臂）那么，这回我要讓他們看看，一个——一个老太婆也能做个大丈夫。湯莫斯，从今以后我决計帮着你。

斯多克芒医生 这話說得有胆量，凱德林！我敢賭咒，我一定要把眞理說出來！要是他們不肯借会場，我就借一面鼓，一边敲一边走，在街头巷尾念我的文章。

市長 你不会瘋到这步田地吧？

斯多克芒医生 我会。

阿斯拉克森 全城沒有一个人会跟你走。

畢凌 要有才怪呢！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别害怕。我叫兩个孩子跟你走。

斯多克芒医生 嗨，这主意好極了！

斯多克芒太太 摩鄧一定願意去。艾立夫也会去。

斯多克芒医生 对，裴特拉也会去！还有你自己，凱德林！

斯多克芒太太　我不去。我站在窗口看着你。

斯多克芒医生　（抱着她接吻）謝謝你給我打气！先生們，現在我們要动手打仗了！我們要看看，你們的卑鄙手段到底能不能压制一个想清洗社会的爱國者，讓他閉着嘴不說話！

他和他老婆一齐走后面正門出去。

市長　（半信半疑地搖搖头）他把他老婆也帶瘋了！

第 四 幕

霍斯特船長家一間旧式大屋子。后面的双扇合頁門开着，通到一个小套間。左边牆上有三扇窗。右牆居中的地方有个講台，台上擺着一張小桌子，桌上有兩支蠟燭、一个水瓶、一只玻璃杯和一个鈴。窗与窗之間点着几盞灯。前方左首有張桌子，桌上有支蠟燭，桌旁有把椅子。前方右首，有扇門，离門不远有几把椅子。

屋子里差不多挤滿了各种各样的市民，其中夾着几个女人和小学生。从后方進來的人还是絡繹不絕，一直到把屋子挤得水洩不通。

市民甲　(向站在旁边的一个市民)哦，你也來了，藍姆斯达？

市民乙　我逢会必到。

市民丙　你帶口哨子沒有？

市民乙　那还用說。你帶了沒有？

市民丙　当然。艾文生船老板說他要帶个大喇叭。

市民乙　艾文生这家伙眞逗人！（大家笑起來。）

市民丁　(走过來)喂，到底是怎么回事？今晚这兒开什么会？

市民乙　唔，斯多克芒大夫要發表演說駡市長。

市民丁　市長是他哥哥呀。

市民甲　沒关系。斯多克芒大夫不怕他。

市民丙　可是斯多克芒大夫事情做得不对头，"人民先鋒报"这么說。

市民乙　对，这回他一定做錯了，因为房主联合会和市民俱乐部都不肯借地方給他开会。

市民甲　浴場都不肯把大廳借給他。

市民乙　他們不肯借。

一个人　(在另外一群人中間)这回咱們跟誰走？

另外一个人　(也在那一群)咱們留神瞧着阿斯拉克森，他怎么办，咱們也怎么办。

畢凌　(夾着个公事包，从人堆里挤進來)对不起，諸位。請你們讓一讓。我是"人民先鋒报"的采訪員。謝謝。(在左边桌子旁坐下。)

工人甲　他是誰？

工人乙　你不認識他？他是阿斯拉克森报館的畢凌。

霍斯特船長照呼着斯多克芒太太和裴特拉从前方右首門里走進來。艾立夫和摩邸跟在后面。

霍斯特　你們就坐在这兒吧，万一出事兒，溜出去很方便。

斯多克芒太太　你看会不会鬧乱子？

霍斯特　这話可难說——今兒有这么些人。沒关系，别担心。

斯多克芒太太　(坐下)你肯把这屋子借給斯多克芒，心腸眞是好。

霍斯特　別人既然不肯借，我——

裴特拉　(已經同时坐下)你也很有胆量，霍斯特船長。

霍斯特　喔，說不上什么胆量不胆量。

霍夫斯达和阿斯拉克森同时走進門，可是分头从人堆里挤过去。

阿斯拉克森　(走到霍斯特面前)斯多克芒大夫还沒來？

霍斯特　他在里头等着呢。(后方門口一陣拥挤。)

霍夫斯达　(向畢凌)市長來了！快瞧！

畢凌　是啊，他要不來才怪呢！

市長从从容容从人堆里挤过來，一边走一边向兩旁的人客客气气打招呼，靠左牆站定。不多会兒，斯多克芒医生从右首門里走進來。他穿着黑礼服，系着白領帶。微微的一陣欢呼声馬上就被低低的噓噓声音压下去。全場寂靜無声。

斯多克芒医生　(低声)凱德林，你心里覺得怎么样？

斯多克芒太太　很舒服，謝謝你。(低声)湯莫斯，千万要沉住气。

斯多克芒医生　我决不發脾气。(瞧瞧自己的表，走上講台，向大家鞠躬)現在已經过了一刻鐘，我要开始——(从衣袋里把稿子掏出來。)

阿斯拉克森　我們应該先推选个主席。

斯多克芒医生　不，完全用不着。

几个有身分的人　(大声)要推选！要推选！

市長　我覺得应該推选个主席。

斯多克芒医生　彼得，这个会是我召集做报告的。

市長　斯多克芒大夫的报告可能引起不同的意見。

人群中几个声音　要个主席！要个主席！

霍夫斯达　大家的意思似乎贊成推选个主席！

斯多克芒医生　(勉强隱忍)好吧——就照大家的意思办。

阿斯拉克森　請市長担任主席好不好？

三个有身分的人　(鼓掌)好！好！

市長　我不能担任，理由不必多說，大家都明白。不过咱們这兒有一位可以当主席的人，我想大家一定都贊成。我說的是，房主联合会主席阿斯拉克森先生。

許多声音　对！阿斯拉克森好極了！拥护阿斯拉克森！

斯多克芒医生拿了稿子走下講台。

阿斯拉克森 既然大家要我担任这职务，我也不便推辞——

鼓掌欢呼。阿斯拉克森走上講台。

畢凌 （記錄）——“阿斯拉克森先生当选主席，群众一致欢迎——”

阿斯拉克森 既然承蒙大家推我当主席，我要簡單說几句話。我是个安分守己、喜欢和平的人。我一向贊成小心穩健——还贊成——还贊成穩健小心。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許多声音 对，对，阿斯拉克森！

阿斯拉克森 从生活經驗中我体会到，穩健是公民的最上算的美德——

市長 听，听！

阿斯拉克森 并且小心穩健对于社会也最有好处。所以我劝告今天召集大会的这位可敬的公民，說話时候不要超出穩健的范圍。

一个人 （在門口）節制运动会万歲！

一个声音 見鬼！

許多声音 嘘！嘘！

阿斯拉克森 諸位，别插嘴！現在有沒有人要發言？

市長 主席先生！

阿斯拉克森 市長要發言。

市長 因为我跟浴場医官有親屬关系——这件事你們大概都知道——今天晚上我本不打算在这兒說話。可是我是浴場委員会主席，并且我对地方上的重大利益有責任，因此我不能不提个建議。我敢說，今晚到会的人沒有一个贊成用靠不住的誇張言論，把浴場和本城的衛生情形傳布出去。

許多声音 不贊成！当然不贊成！

市長　所以我要提个建議："今晚的会不听取浴場医官打算發表的那篇报告或是演說。"

斯多克芒医生　(大怒)不听取——！这話什么意思？

斯多克芒太太　(咳嗽)嗯哼！嗯哼！

斯多克芒医生　(隱忍)你們不許我做报告？

市長　我在"人民先鋒报"發表的声明已經把重要事实說得清清楚楚了，凡是居心端正的公民看了都可以一目了然。从我那篇声明里，大家可以看出來，浴場医官的提議，除了攻击地方上的領導人之外，归根結底还要無緣無故在納稅人肩膀上增加至少十万克罗納的負担。

人群中發出反对和噓噓的声音。

阿斯拉克森　(搖鈴)維持秩序，諸位！我拥护市長提出的建議。市長說，斯多克芒大夫鼓动这件事，背后另有用意，这話我完全同意。他嘴里說的是浴場問題，其实心里想要革命，他想重新分配政权。人人都知道斯多克芒大夫的动机很不坏——在这个問題上大家的看法都一致。我也是贊成人民自治的人，只要納稅人的負担不太重。可是在这件事上头，納稅人的負担太重了，所以我死也不——对不起——干脆說，在这件事上头，我不能贊成斯多克芒大夫的主張。不管事情多么好，代价太大，还是犯不上。这是我的意見。

四面喝采鼓掌。

霍夫斯达　我也要把自己的态度說明一下。斯多克芒大夫的鼓动最初好像也有些人贊成，所以我就尽量支持他。可是不久我們就覺得上了一篇謊話的当——

斯多克芒医生　謊話！

霍夫斯达　嗯，就算是一篇靠不住的話吧。这一点市長的声明已

經証实了。我想今晚到会的人誰都不会怀疑我的自由思想。"人民先鋒报"对于全國性政治問題的态度大家都很清楚。可是我从有閱歷有見識的人那里学來一句話：在純粹地方性的問題上，报紙必須采取相当謹慎的态度。

阿斯拉克森　我完全同意这位發言人說的話。

霍夫斯达　在眼前这件事上头，大家都反对斯多克芒大夫，这是無可諱言的。可是，請問諸位，报館編輯最明顯最切要的責任是什么？难道不是跟讀者采取一致行动嗎？难道他不是無形中受了群众的委托，应該勤勤恳恳为他所代表的人謀幸福嗎？我这看法是不是錯了？

許多声音　不錯，不錯！霍夫斯达說得很对！

霍夫斯达　跟一个最近还时常往來的朋友絕交，我心里非常难受——这位朋友，直到今天为止，一向受着大家的敬愛——他唯一的缺点，或者說主要的缺点，是受感情的支配，不受理性的支配。

零零落落的几个声音　对！拥护斯多克芒大夫！

霍夫斯达　可是我对社会的責任要逼着我跟他絕交。此外，还有个原因逼着我反对他的主張，并且，要是可能的話，逼着我不讓他走那条他正在迈上去的險路。这个原因就是：为他的家屬着想——

斯多克芒医生　別离开自來水和下水道的題目！

霍夫斯达　为他老婆和生活沒着落的孩子們着想。

摩鄧　他是不是說咱們，媽媽？

斯多克芒太太　別說話！

阿斯拉克森　現在我要把市長的建議付表决。

斯多克芒医生　不必。今天晚上我不打算談浴場那些髒东西。我

不談那个。我要談的是完全另外一件事。

市長　(低声)又有什么新鮮玩意兒來了?

一个醉漢　(在正門口)我是个納稅人，我也有权利說話！我的全部、坚决、难以想像的意見是——

几个声音　少說話！

另外几个声音　他喝醉了！把他轟出去！

醉漢被人轟出去。

斯多克芒医生　我能不能發言?

阿斯拉克森　(搖鈴)斯多克芒大夫發言。

斯多克芒医生　前几天我倒很想看看是不是有人敢像今天晚上似的不許我說話！要是那样的話，我会像獅子似的跟他拚命，爭取我的神聖权利！可是現在我不計較了，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訴大家。

群众向他挤緊，基尔也从看热鬧的人叢里走了出來。

斯多克芒医生　(接着說)这几天我腦子里想了許多許多事情——事情想得太多了，腦子非常混乱——

市長　(咳嗽)嗯哼！

斯多克芒医生　可是不久事情就有了头緒，我把整个兒局势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今天晚上我才站在这兒跟大家講話。諸位，我要向你們揭露一件大事情。我要报告一个重要發現，跟它比起來，自來水有毒，浴場地点不衞生，这些小問題就顯得無足輕重了。

許多声音　(大声叫嚷)別提浴場的事！我們不听！別再說了！

斯多克芒医生　我剛說过，我要报告最近这几天的一个大發現，就是：咱們精神生活的根源全都中了毒，咱們整个社会机構都建立在害人的虛偽基礎上。

几个声音　(莫名其妙，低声)他說什么？

市長　这么暗地里駡人！

阿斯拉克森　(手按着鈴)我要請發言人把話說得穩健些。

斯多克芒医生　我爱我的本鄉，就像一个人爱他小时候的家庭一样。我离开咱們这兒的时候年紀还小。路程远，日子長，想家的心越來越厉害，我想起了本鄉和本地人，好像他們有一股迷人的力量。

有几个人鼓掌欢呼。

斯多克芒医生　我在北边老远的一个小旮旯兒里憋了好些年。我在荒山曠野跟稀稀落落的住戶接触的时候，我心里常想，与其派我这么个人，不如派个獸医，对于这些吃不飽的窮人也許更有好处。

大家窃窃私語。

畢凌　(把筆擱下)我要是听見过这种話才怪呢！

霍夫斯达　这是糟蹋可爱的農民的話！

斯多克芒医生　別忙！我想誰也不能埋怨我，說我住在那边心里忘了本鄉。我像一只伏在窩里的野鴨，我孵的是——这浴場計划。

贊成和反对的声音同时并起。

斯多克芒医生　后來，好容易机会湊巧，我又回到了本鄉——那时候，我覺得心滿意足，再沒有別的願望。可以說，我心里只有一个願望，就是：一心一意給本鄉和本鄉人出力做点事。

市長　(瞪眼直望)这做事的方法可真怪！

斯多克芒医生　从此以后我就沉迷在美好的幻想里。可是到了昨天早晨——不，說得正确些，到了前天晚上，我的眼睛才完全睁开，看見的第一件事是地方当局的昏聵糊塗——

叫喊笑鬧声。斯多克芒太太連声咳嗽。

市長　主席先生!

阿斯拉克森　(搖鈴)我以主席身分——!

斯多克芒医生　阿斯拉克森先生，抓住我一句話做文章，未免太小气!我只是說，咱們的領導人在浴場幹的那件糊塗事被我看清楚了。我决不能容忍那种領導人——他們那种人我已經看够了。他們好像闖進新農場的一批山羊，到处闖禍搗乱。他們不讓自由的人往前走——我想最好能把他們像別的害虫似的徹底消滅——

一陣喧嚷。

市長　主席先生，这种言論可以在这兒隨便發表嗎?

阿斯拉克森　(手按着鈴)斯多克芒大夫——

斯多克芒医生　我不明白，为什么現在我才看清楚这些老爺的眞嘴臉，我眼前不是天天擺着个头等好榜样嗎?我的哥哥彼得——他的感覚多么迟鈍，偏見多么深——

笑嚷和口哨声乱成一片。斯多克芒太太使勁咳嗽。阿斯拉克森拚命搖鈴。

醉漢　(又進來了)你是不是說我?一点兒不含糊，我叫彼得森，可是他媽的，要是說我——

許多怒声　把醉鬼轟出去!轟出去!(醉漢又被人轟出去。)

市長　那个人是誰?

市民甲　我不認識他，市長。

市民乙　他是別处來的。

市民丙　他大概是做木料生意的——。(底下的話听不清了。)

阿斯拉克森　那家伙顯然是喝醉了。斯多克芒大夫，往下說，可是請你說得穩健些。

斯多克芒医生　諸位公民，現在我不說咱們的領導人了。要是有人听了我剛才那段話，以为今天晚上我想解决这些官老爺，那他就把事情看錯了——完全看錯了。因为我心里拿得穩，这些落后分子，这些腐朽思想的殘余，正在加緊結束自己的性命，用不着医生給他們催命。眞正有害于社会的不是那等人。善于制造瘟疫、毒害咱們精神生活根源的人不是他們。在咱們社会上最能摧殘眞理和自由的人也不是他們。

四面喊声　那么是誰？是什么人？把名字說出來！

斯多克芒医生　你們放心，我当然要說！因为这就是我昨天的大發現。（提高嗓音）在咱們这兒，眞理和自由最大的敌人就是那結实的多数派。不是別人，正是那挂着自由思想幌子的該死的結实多数派！現在你們明白了！

会場秩序大乱。大多数人都在高声叫喊，跺脚，吹口哨。几个年紀大些有身分的人彼此傳遞眼風，好像覚得挺有滋味兒。斯多克芒太太慌得站起來。艾立夫和摩鄧走过去想动手打几个正在起鬨的小学生。阿斯拉克森使勁搖鈴，叫大家維持秩序。霍夫斯达和畢凌同时說話，可是听不見他們說些什么。过了半天，会場好容易才安靜下來。

阿斯拉克森　我要請發言人收回那些不恰当的詞句。

斯多克芒医生　办不到，阿斯拉克森先生！因为剝夺我的自由、想禁止我說眞話的正是这个多数派。

霍夫斯达　多数派永远有公理。

畢凌　幷且还有眞理，要沒有才怪呢！

斯多克芒医生　多数派从來沒有公理。从來沒有！这也是思想自由的人必須揭穿的一句社会上的謊話。多数派的分子是什么？是有智慧的人还是傻瓜？我想，大家一定同意，世界上

到处都是傻瓜占絕大多数。你們怎么能說，应該讓傻瓜統治有智慧的人？（騷嚷叫駡）对，对，你們可以高声把我駡倒，可是你們沒法子把我駁倒。多数派有势力——可惜沒有公理。只有我，只有少数的人，才有公理。少数派总是对的。（又是一陣騷嚷。）

霍夫斯达　哈哈！从前天起，斯多克芒大夫变成貴族了！

斯多克芒医生　我已經說过，我不想在那批胸襟狹小、气息奄奄的落后分子身上浪費口舌。活潑跳动的生命已經跟他們断絕了关系。現在我說的少数人是具有正在發芽的新眞理的人。这些人站在社会的前哨——他們向前走得这么远，結实的多数派來不及跟上他們——那少数派正在为剛出世而多数派还沒認識的眞理打先鋒。

霍夫斯达　这么說，斯多克芒大夫是个革命家了！

斯多克芒医生　当然是的，霍夫斯达先生！我要打倒"眞理完全屬于多数派"这句謊話。多数派拥护的眞理是什么？他們拥护的是老朽衰迈的眞理。一个眞理陈旧到那步田地，它就快变成謊話了。（譏笑声）好，好，信不信由你們。可是眞理的寿命并不像結实的瑪修撒拉①那么長。一条普通眞理的寿命照例不过十七八年，或者至多二十年，輕易不会再長了。年紀那么大的眞理总是非常衰弱無力，然而偏偏要到那时候多数派才肯把它們接受下來，当作滋养品推荐給社会。我可以告訴你們，那种食料沒有什么营养价值，我是医生，这話你們可以相信。这些"多数派眞理"好像隔年的醃猪肉，好像霉爛的臭火腿，社会上的道德坏血病都是它們傳播的。

① "聖經"中的長寿的人，据說活到九百六十九歲，事見"旧約""創世紀"五章二十七節。

阿斯拉克森　我覺得这位發言人的高論似乎离开本題太远了。

市長　我同意主席这句話。

斯多克芒医生　彼得，你簡直是瘋了！我一字一句都是貼着本題說的，我的本題是：群众，多数派，可惡的結实多数派——他們正是制造瘟疫、毒害咱們精神生活根源的人。

霍夫斯达　因为偉大独立的多数派只相信确定的公認的眞理，你就用这些話罵他們？

斯多克芒医生　嗐，霍夫斯达先生，别乱說什么确定的眞理。現在群众承認的眞理是咱們祖父时代先鋒隊拥护的眞理。咱們是今天的先鋒隊，不再承認那些眞理了。我想世界上只有一条确定的眞理，就是：一个社会决不能靠着那些陈旧衰朽、沒有精髓的眞理，去过健康的生活。

霍夫斯达　与其說这些空話，你何妨举几个例子，看看咱們倚靠的陈旧衰朽、沒有精髓的眞理究竟是什么。

好些人贊成这提議。

斯多克芒医生　噢，从这垃圾堆里，我可以举出無窮無尽的例子。可是目前我只想說一条公認的眞理，这条眞理其实是大謊話，可是霍夫斯达先生、"人民先鋒报"和拥护"人民先鋒报"的人都靠着它活命。

霍夫斯达　那是什么？

斯多克芒医生　那就是你們从祖宗手里繼承下來、到处糊里糊塗宣傳的一个教条，就是說：群众、普通人、平庸的人，是人民的精華——他們就是人民——一个沒有知識、沒受过培养的尋常人跟少数优秀知識分子同样有权裁判、批准、建議和管理。

畢凌　我要是听見过这种話才怪呢！

霍夫斯达　（同时大声喊）諸位公民，請听这句話！

許多憤怒的声音　嘿嘿！我們不是人民？只有大老爺們才配管事？

一个做工的人　这么胡說八道，把他轟出去！

另外几个　把他轟出去！

一个市民　（大声嚷）艾文生，快吹喇叭。

屋子里充滿了响亮的喇叭声、口哨声和乱糟糟的叫鬧声。

斯多克芒医生　（等声音平靜了一点）別胡鬧！难道你們偶然听一回眞理都办不到嗎？我并不要你們馬上贊成我的意見。可是剛才我确实以为霍夫斯达先生只要心气平靜点就会同意我的說法。霍夫斯达先生自称为自由思想家——①

許多声音　（低声，驚訝）他說什么？自由思想家？霍夫斯达先生是自由思想家？

霍夫斯达　（大声嚷）拿証据來，斯多克芒大夫！我在报紙上說过这話沒有？

斯多克芒医生　（想了一想）嗯，你沒說过。你从來沒那份兒胆量。好，霍夫斯达先生，我也不叫你为难。就算我是自由思想家。現在我要根据科学方法向你們証明："人民先鋒报"說你們这些平常人是人民的精華，这句話是哄你們上当。我告訴你們，那是报紙騙人的話。平常人不过是原料，要經过加工培养才会成为人民。

一陣笑罵騷动。

斯多克芒医生　別的动物还不也是一样嗎？一群培养得好跟一群培养得不好的动物区別多么大！拿一只平常鄉下老母鷄說吧。那副瘦骨头架子能有多少肉？有限得很，我告訴你們！它下的是什么蛋？一只像点样子的烏鴉差不多也能下那种蛋。要

---

① 这里說的"自由思想"主要是指不信上帝。

是拿它跟一只西班牙或是日本的好种鷄，或是一只好火鷄比一比——嘿！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再看看咱們最熟悉的狗。先說那最平常的狗——那些粗毛癩皮、到处鑽洞、滿街撒尿、沒教养的雜种狗。拿这么只狗跟一只獅子狗比一比，獅子狗是从好几代高貴品种繁殖出來的，它吃的是上等食物，听的是柔和悅耳的声音。你們想，那獅子狗的腦子是不是比雜种狗的發达得多！不用說，当然是！在耍狗的人手里受过訓練会做各种伶俐把戲的就是这品种优秀的獅子狗。那些把戲一只鄉下野狗再也学不会——死也学不会。

笑罵声四起。

市民甲　(大声)是不是你要叫我們变成狗？

市民乙　我們不是畜牲！

斯多克芒医生　朋友，咱們是畜牲！咱們都是畜牲，不管这話好听不好听。可是咱們中間高等畜牲并不很多。喔，“獅子狗的人”跟“雜种狗的人”分别大得很！最可笑的是，只要咱們談的是四条腿的畜牲，霍夫斯达先生就完全贊成我的意見——

霍夫斯达　畜牲究竟是畜牲。

斯多克芒医生　对——可是只要我把这条規律应用到兩条腿的畜牲身上，霍夫斯达先生馬上就打住，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主張，也不敢再往下推想。他把这原理倒了个过兒，在“人民先鋒报”上硬說，鄉下老母鷄和街上的野狗是动物界最优良的品种。不过这也难怪他，凡是精神沒脫离平庸境界、沒得到高級修养的人都是这样子。

霍夫斯达　我不想冒充什么高級人物。我是平常的庄稼人出身。我覺得很有体面，我的根基就是他現在侮辱的普通人。

工人們　說得好，霍夫斯达！說得眞好！

斯多克芒医生 我說的普通人幷不限于下層社会。在咱們周圍爬來爬去的——甚至于高高在上的头等闊人——都是些平庸的人。只要看看你們这位自鳴得意、气派十足的市長！我这位哥哥跟别的用兩条腿走路的人一样地平常——

嘲笑声和嘘嘘声。

市長 我反对这种攻击私人的言論。

斯多克芒医生 （声色不动）——我說他是平常人，幷不因为他像我似的是波米瑞尼亞①或是附近地区沒出息的海盜的子孙——那些沒出息的海盜就是我們的祖宗——

市長 这是荒謬的傳說！完全靠不住。

斯多克芒医生 ——我說他是平常人，是因为他盲从上司的意見，自己沒有独立的思想。从知識上說，这种人就叫平常人。所以我这位了不起的哥哥实在沒有什么了不起——因此也就够不上一个自由派。

市長 主席先生——

霍夫斯达 这么說，只有了不起的大人物才是自由派？我們倒長了个新見識！（笑声。）

斯多克芒医生 不錯，这是我的新發現的一部分。順着这个道理說下去，思想自由、胸襟寬闊几乎就是道德。所以我說，“人民先鋒报”眞荒唐，天天在报紙上瞎嚷，自由思想和道德是普通人和結实的多数派專利的东西，还瞎說什么罪惡、腐敗、和精神上的各种墮落都是从文化里滲出來的，正像浴場的髒东西都是从磨坊溝制革厂流出來的一样！

叫鬧插嘴的声音。

---

① 波罗的海沿岸普魯士的一个省。

斯多克芒医生 （不慌不忙，笑一笑，照常認眞說下去）然而“人民先鋒报”居然还宣傳什么提高群众的幸福！眞是活見鬼，要是“人民先鋒报”的理論靠得住的話，他們說的提高群众实在就是把群众送進地獄。幸而“文化敗坏道德”是一句相沿下來的謊話。敗坏道德的东西是愚蠢、貧窮和丑惡的生活！住在一所不是每天通風打扫的房子里——我老婆还說，連地板都得每天洗刷，这話也許太过分——住在这么一所房子里的人至多兩三年就会丧失按照良心去思想、去行动的能力。氧气一缺少，良心就会衰弱。咱們这兒許多人家好像都非常缺少氧气，因为結实的多数派沒良心到这步田地，想把本地的繁荣建筑在撒謊欺騙的泥坑里。

阿斯拉克森 我不能讓他这么侮辱整个兒社会。

一个有身分的人 我提議，主席叫發言人坐下。

許多憤怒的声音 对！对！坐下！坐下！

斯多克芒医生 （按捺不住）好，那么我到大街上去宣布！我給别处报紙寫文章！讓全國的人都知道咱們这兒是怎么个情形！

霍夫斯达 斯多克芒大夫的目的几乎好像是要毁掉自己的家鄉。

斯多克芒医生 不錯，正因为我非常爱护家鄉，所以与其看它靠着欺騙繁荣起來，我寧可把它毁掉。

阿斯拉克森 这倒是打开窗戶說亮話。

一陣乱烘烘的口哨声、叫罵声。斯多克芒太太咳嗽也不中用，她丈夫不再理会她。

霍夫斯达 （在滿屋乱烘烘的声音里使劲嚷）一个甘心毁掉家鄉的人一定是大家的公敌。

斯多克芒医生 （越來越激昂）毁掉一个撒謊欺騙的城市算得了什么！把它踩成平地都沒什么可惜！靠着欺騙过日子的人都应

該像害虫似的消滅干凈！照你們这样幹下去，全國都会中毒，总有一天國家也会滅亡。要是眞有那么一天的話，我老实不客气說：國家滅亡，人民滅亡，都是活該！

一个人 （在人群中）嘿，这家伙的口气簡直是人民公敌！

畢凌 对，这句話要不是人民的公意才怪呢！

整个会場 （大声）对！对！对！他是人民公敌！他恨國家！他恨全体人民！

阿斯拉克森 作为一个本城的公民，作为一个私人，今天晚上这种荒謬言論我听不下去。我实在夢想不到斯多克芒大夫会这么暴露他的本來面目。我不能不同意剛才有几位公民發表的意見，我想咱們应該把那些意見做成一个建議。所以我提議：“大会宣布浴場医官湯莫斯·斯多克芒大夫为人民公敌。”

会場响起一片鼓掌喝采声。好些人圍着斯多克芒医生叫罵。这当兒斯多克芒太太和裴特拉已經站起身來。摩郡和艾立夫跟几个湊热鬧叫罵的小学生打架。几个大人把他們拉开。

斯多克芒医生 （向叫罵的人）嘿，你們这些傻瓜！我告訴你們——

阿斯拉克森 （搖鈴）斯多克芒大夫不能發言了。現在就要正式投票，可是为了照顧私人面子，我們采取不記名書面投票。你有白紙沒有，畢凌先生？

畢凌 藍的白的我这兒都有——

阿斯拉克森 好極了，这省时候。把紙裁成小条兒。对，就这么裁。（向群众）藍紙条兒是反对，白紙条兒是贊成。回头我自己过來收票。

市長走出会場。阿斯拉克森和另外一兩个人帽子里盛着紙条兒繞行会場。

市民甲 （向霍夫斯达）斯多克芒大夫到底是怎么回事？

霍夫斯达　喔，这家伙做事一向鲁莽。

市民乙　(向畢凌)你不是常上他家去嗎，你看他是不是爱喝酒？

畢凌　我知道才怪呢。反正你什么时候去桌子上都有酒。

市民丙　不，恐怕他有时候精神不正常。

市民甲　我疑惑他上輩也許有瘋病。

畢凌　这可保不住。

市民丁　不，我看他是怀恨报仇。他想为一樁事出气。

畢凌　前天他提过加薪水的事，可是沒加到手。

甲、乙、丙、丁　(同时)啊哈！原來是这么回事！

醉漢　(又進來了)喂，我要一張藍票！我也要一張白票！

好几个人　那醉鬼又來了！快把他轟出去！

基尔　(走近斯多克芒医生)斯多克芒，你看，搗乱惹出漏子來了吧？

斯多克芒医生　我尽了我的責任。

基尔　剛才你說磨坊溝那些制革厂怎么样？

斯多克芒医生　你沒听見嗎——我說那些髒东西都是从制革厂流出來的。

基尔　我的制革厂也在內？

斯多克芒医生　对不起，你的制革厂最糟糕。

基尔　你是不是也要把这件事宣布出來？

斯多克芒医生　什么事我都不能遮掩。

基尔　那你恐怕要吃大虧，斯多克芒！(出去。)

一个胖紳士　(走近霍斯特，也不向女客們打招呼)船長，你把房子借給人民公敌开会嗎？

霍斯特　我自己的產業我可以随意处置，先生。

胖子　这么說，要是我学你的榜样，你一定不反对？

霍斯特　先生，你这話我不明白。

胖子　明天你就明白了。（轉身走出屋子。）

裴特拉　霍斯特船長，他不就是你的船老板嗎？

霍斯特　不錯，正是維克先生。

阿斯拉克森　（手里拿着票，走上講台，搖鈴）諸位！現在我宣布投票的結果。所有投票的人，除了一个——

一个年輕市民　就是那醉鬼！

阿斯拉克森　除了一个喝醉酒的人，到会的公民一致宣布浴場医官湯莫斯·斯多克芒大夫为人民公敌。（鼓掌欢呼声）咱們这古老光荣的城市万歲！（欢呼声）咱們精明强幹、大义滅親的市長万歲！（欢呼声）散会。（下台。）

畢凌　主席万歲！

全体群众　阿斯拉克森万歲！

斯多克芒医生　把帽子外套給我，裴特拉。船長，你船上有上新大陸的艙位沒有？

霍斯特　斯多克芒大夫，你們一家子要去，我們可以想办法。

斯多克芒医生　（裴特拉一面帮他穿外套）好。凱德林，跟我走。孩子們，跟我走！（伸胳臂挽着他老婆。）

斯多克芒太太　（低声）湯莫斯，咱們走后門出去吧。

斯多克芒医生　不走后門，凱德林！（高声）你們等着吧，人民公敌还不跟你們干休呢！我不像某人那么有耐性，我决不說：我饒恕你們，因为你們不知道自己幹的什么事！①

阿斯拉克森　（大声）这是褻瀆神明的話，斯多克芒大夫！

畢凌　不是才怪呢！这种話信仰宗教的人听不進去！

一个粗暴的声音　他还用話威脅我們！

---

① "某人"指耶穌。这兩句話是耶穌在十字架上說的。參看"新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節。

許多憤怒的声音　咱們去砸他的窗戶！把他扔在海峽里！

一个人　（在人群中）艾文生，快吹喇叭！吹，使勁吹！

喇叭声，口哨声，狂喊声，乱成一片。斯多克芒医生帶着老婆孩子走向門口。霍斯特給他們开路。

全体群众　（在他們后头叫罵）人民公敌！人民公敌！人民公敌！

畢凌　今兒晚上我要願意上斯多克芒家喝酒才怪呢！

群众挤到門口，外头有人接着叫罵，大街上响起一片“人民公敌！人民公敌！”的喊声。

第五幕

斯多克芒医生的書房。靠牆擺着許多書橱和盛标本的玻璃柜。后面一扇門通門廳，前面左首一扇門通起坐室。右牆有兩扇窗，玻璃都打碎了。屋子当中擺着医生的寫字桌，桌上堆着書籍稿件。屋子里乱七八糟。时間是早晨。

斯多克芒医生穿着睡衣、拖鞋，戴着便帽，弯着腰用伞柄在一張柜子底下掏东西，掏了半天，掏出一塊石头來。

斯多克芒医生 (对着起坐室的門)凱德林，我又找着了一塊。

斯多克芒太太 (在起坐室里)喔，再找吧，一定还多着呢。

斯多克芒医生 (把石头擱在桌上的一堆石头里)我要把这堆石头当珍貴的紀念品陈列起來，讓艾立夫和摩郢天天看，等我死了，給他們做傳家宝。(又在一只書橱底下掏)她——那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她去找过配玻璃的人沒有？

斯多克芒太太 (進屋)去过了，配玻璃的人說，不知今天能不能來。

斯多克芒医生 要是跟他說了实話，他一定不敢來。

斯多克芒太太 不錯，阮蒂娜① 也說，配玻璃的人怕他的鄰居，

① 斯多克芒医生家女用人的名字。

所以不敢來。(冲着起坐室的門)什么事，阮蒂娜?噢，我來了。(出去，一会兒又回來)这兒有你一封信，湯莫斯。

斯多克芒医生　給我。(看信)哈哈!

斯多克芒太太　誰的信?

斯多克芒医生　房东的信，他通知咱們搬家。

斯多克芒太太　眞有这种事嗎?他那么个好人——

斯多克芒医生　(眼睛瞧着信)房东說不敢不叫咱們搬家。他自己并不願意，可是不敢不这么办。他說，怕别人埋怨他——他要尊重輿論——他是靠别人吃飯的——不敢得罪某些有勢力的人。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你看，我的話怎么样。

斯多克芒医生　对，对，我明白。本地人个个都是胆小鬼，都是怕别人，自己不敢动一动。(把信扔在桌子上)凱德林，反正跟咱們不相干。咱們就要上新大陸了——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你看出國是不是好办法?

斯多克芒医生　难道你要我在本地待下去?本地人已經把我当作人民公敌，公开侮辱过我，砸碎了我的玻璃窗!你看，他們还在我这条黑褲子上撕了个大口子。

斯多克芒太太　嗳呀!这是你頂好的一条褲子啊!

斯多克芒医生　一个人出去爭取自由和眞理的时候，千万别穿好褲子。其实褲子我倒不在乎，破了你可以給我补。最可恨的是，这群蠢东西居然自以为跟我是平等的人，敢这么侮辱我——这件事我死也不甘心!

斯多克芒太太　不錯，这兒的人不应該这么侮辱你，可是你应該就此离开本國嗎?

斯多克芒医生　要是咱們搬到别的城去住，难道你以为那兒的一

般人就不会照样不講理？哼，一定会。一个半斤，一个八兩。沒关系，讓那群狗乱叫吧，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最糟的是，全國的人都是党派的奴隸。我并不是說，在自由的西方情形也許会好一点，在西方，結实的多数派、开明的輿論和种种別的鬼把戲也許鬧得跟这兒一样地猖狂。不过那兒的規模比这兒大。他們也許干脆殺掉你，可是不会慢慢兒收拾你。他們不像这兒的人用一把老虎鉗把一个自由的灵魂擰得緊緊的。并且，如果必要的話，你还可以擺脫一切躲起來。（走來走去）要是我找得着一座賤价出賣的原始森林或是一个南洋小島——

斯多克芒太太　可是孩子們怎么办，湯莫斯？

斯多克芒医生　（站住）凱德林，你这人眞古怪！你願意孩子們在咱們目前这种社会里長大嗎？难道昨天晚上你沒親眼看見，那些人一半是瘋子，剩下的一半根本就是畜牲，他們沒有理智可以丧失。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可是你对他們說的話也太过火了。

斯多克芒医生　什么！我对他們說的难道不是眞理嗎？难道不是他們自己顚三倒四、分不清黑白是非嗎？难道他們沒把我說的眞理都当作謊話嗎？最荒唐的是，一大群自命为自由派的成年人到处乱嚷、自欺欺人、說他們拥护自由！凱德林，你說荒唐不荒唐？

斯多克芒太太　对，对，眞荒唐。可是——

裴特拉从起坐室里走進來。

斯多克芒太太　这么早就从学校回來了？

裴特拉　是的。他們把我解聘了。

斯多克芒太太　解聘了？

斯多克芒医生　你也讓人家解聘了！

裴特拉　勃斯克太太把解聘的事通知我，所以我想还不如馬上就走的好。

斯多克芒医生　你做得很对！

斯多克芒太太　沒想到勃斯克太太那么坏！

裴特拉　哦，媽媽，勃斯克太太并不坏，我看得很清楚，她心里很难受。可是，她說，她不敢不那么办，所以她就把我解聘了。

斯多克芒医生　（大笑）她跟别人一样——不敢不那么办！嘿，眞妙。

斯多克芒太太　喔，經过了昨天晚上那場大風波——

裴特拉　不單为那个。爸爸，你知道不知道——？

斯多克芒医生　什么事？

裴特拉　勃斯克太太还給我看她今天早晨收到的三封信——

斯多克芒医生　不用說，一定是匿名信？

裴特拉　是。

斯多克芒医生　凱德林，他們决不敢寫名字！

裴特拉　兩封匿名信里都說，有个常上咱們家來的人昨天晚上在俱乐部說，在好些問題上我的主張非常激進——

斯多克芒医生　你一定沒否認吧？

裴特拉　我当然沒否認。你知道，勃斯克太太平日跟我私下談話的时候她的主張也很激進。可是現在人家都在說我的坏話，她就不敢再留我了。

斯多克芒太太　說坏話的还是个常上咱們这兒來的人！湯莫斯，你看，这是你好客的下場！

斯多克芒医生　咱們别再在这骯髒地方待下去。凱德林，赶緊收

拾行李。咱們越走得早越好。

斯多克芒太太 嘘！外头过道兒里好像有人。裴特拉，出去看看是誰。

裴特拉 (开門)哦，霍斯特船長，原來是你！請進。

霍斯特 (从門廳里進來)早！我來看看你們怎么样了。

斯多克芒医生 (跟他拉手)謝謝你关切我們。

斯多克芒太太 还得謝謝你昨天晚上照呼我們从人堆里挤出來，霍斯特船長。

裴特拉 后來你怎么回去的？

霍斯特 哦，沒什么困难。你知道，我力气不算小，那些家伙又只会叫罵，不敢动手。

斯多克芒医生 是啊，他們的老鼠胆子小得眞可憐！你过來，我給你看点东西！瞧，这一堆是他們扔進來的石头。你仔細看一看！这一大堆里，至多只有兩塊像点样兒的大石头，其余都是小石头子兒——碎石头片兒。他們站在外头乱嚷乱罵，說要动手殺掉我。可是說到眞动手——哼，本地人沒这么大的胆量！

霍斯特 斯多克芒大夫，这回幸虧你运气好，他們胆子小。

斯多克芒医生 不錯，算我运气好。不过想起那批人眞叫我伤心，因为要是有一天國家眞出了大事情，大家一定都会提起脚就跑，結实的多数派一定会像一群綿羊似的四下里乱鑽，大伙兒逃命。想起來眞难受，眞叫人伤心。嘐，可是我又何必这么瞎操心！他們說我是人民公敌，我就做人民公敌好了！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你决不会是人民公敌！

斯多克芒医生 凱德林，这話可难說。身上背了这么个丑名声，就好像肺上扎了一大針。这个丑名声——再也甩不掉。它像

一种腐蝕性的酸素滲在我的內臟里，什么瀉藥都治不好。

裴特拉　嗤！爸爸，那批家伙值不得計較。

霍斯特　斯多克芒大夫，將來他們对你的看法会改变。

斯多克芒太太　对，湯莫斯，这是一定的。

斯多克芒医生　也許到了事情已經不能挽救的时候他們会改变。管它呢，反正他們是自作自受！讓他們在猪圈里打滾吧，早晚有一天他們会后悔不該把一个爱國的人轟出去。霍斯特船長，你什么时候开船？

霍斯特　唔——我來就为这件事——

斯多克芒医生　什么？是不是船出了毛病？

霍斯特　不是。間題是，我不跟船走了。

斯多克芒医生　难道你也讓人家解聘了？

霍斯特　（一笑）一点不錯。

裴特拉　你也解聘了！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你看，我的話怎么样？

斯多克芒医生　也是为了拥护眞理！喔，要是我早知道——

霍斯特　你不必放在心上。不久我就可以在別地方的輪船公司里找到个位置。

斯多克芒医生　这就是維克那家伙幹的事！他是財主，不靠別人吃飯，也幹这种事！呸！

霍斯特　其实他心眼兒幷不坏。他說他自己很願意把我留下，可是他不敢——

斯多克芒医生　可是他不敢？当然不敢！

霍斯特　他說，一个有党派的人不容易——

斯多克芒医生　这位先生把实話說出來了！政党像一架做香腸的机器，把各种腦子攪碎了拌在一塊兒，所以咱們只看見一大堆

渾头渾腦、破爛稀糟的东西！

斯多克芒太太 算了，别說了，湯莫斯！

裴特拉 （向霍斯特）要是昨晚你不送我們回家，事情也許还不至于这么糟。

霍斯特 我并不后悔。

裴特拉 （伸手給他）謝謝你！

霍斯特 （向斯多克芒医生）我还想告訴你一句話：要是你們决意要出國，我另外有个办法——

斯多克芒医生 那好極了——我們只要能赶緊走——

斯多克芒太太 别作声！好像有人敲門？

裴特拉 恐怕是伯伯來了。

斯多克芒医生 哈哈！（大声喊）進來！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你千万别——

市長从門廳里走進來。

市長 （在門口）哦，你們有事。那么，我——

斯多克芒医生 沒关系，進來吧。

市長 可是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說句話。

斯多克芒太太 我們上起坐室去。

霍斯特 我回头再來吧。

斯多克芒医生 你别走，霍斯特船長，你跟她們坐一坐。回头我还想再听——

霍斯特 好吧，那么我就等着你。

他跟斯多克芒太太母女走進起坐室。市長不說話，只是瞧窗戶。

斯多克芒医生 大概你覺得今天这兒有風。把帽子戴上吧。

市長 謝謝你。（戴帽子）昨天晚上我大概着了凉，我站着直哆

嗦——

斯多克芒医生　眞的嗎！我覚得昨天晚上热得很。

市長　我很抱歉，昨晚沒法子制止那些过火的举动。

斯多克芒医生　除了这个，你还有什么特别要跟我說的話？

市長　（从衣袋里掏出一封用大信封裝着的信）这是浴場委員会給你的一件公文。

斯多克芒医生　是不是我的解聘書？

市長　是。从今天起。（把信擱在桌上）我們很抱歉——可是說老实話，为了輿論，我們不敢不这么办。

斯多克芒医生　（含笑）不敢？这兩个字今天我已經听見別人說过了。

市長　我劝你心里放明白些。以后你不能再在本地行医了。

斯多克芒医生　鬼才想再行医！可是你怎么准知道我不能再行医？

市長　房主联合会正在挨家挨戶發傳單，劝告有天良的市民別找你看病，我敢說，沒有一戶会不簽名，干脆說，不敢不簽名。

斯多克芒医生　唔，唔，一定不敢。可是又怎么样呢？

市長　我劝你最好还是上別处暫时躲一躲——

斯多克芒医生　我心里早已經有这个意思。

市長　好。过五六个月，把事情想透了，要是你肯認錯，寫一封悔过書——

斯多克芒医生　那时候我也許可以复职，是不是？

市長　也許，这并不是完全做不到的事。

斯多克芒医生　到那时候輿論怎么办？你們还不是怕輿論，不敢恢复我的职务。

市長　輿論是非常容易变动的。不瞞你說，最要緊的是，我們要

拿到一封你親筆寫的悔过書。

斯多克芒医生　哦，原來你們处心積慮，就是为这件事！可是你別忘了前几天我答复你这种陰謀詭計的那段話！

市長　那时候你的地位比現在穩固得多，那时候你以为全城的人都在背后支持你——

斯多克芒医生　不錯，可是現在他們都在背后收拾我——(大怒)呸！就是魔鬼在背后收拾我，我也不低头！决不低头，我告訴你！

市長　一个有老婆孩子的人不該像你这么做。你不該这么做，湯莫斯。

斯多克芒医生　我不該这么做！世界上只有一件事，一个自由的人不該做。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事？

市長　不知道。

斯多克芒医生　你当然不知道。讓我告訴你。一个自由的人不該像猪似的在臭水坑里打滚兒，他不应該幹連自己都要唾駡自己的丑事情！

市長　要不是另有原因，你这兩句話倒像挺說得过去，可是我們都知道，你这么頑固，实在另有——

斯多克芒医生　另有什么？

市長　你心里很明白。可是我是你哥哥，也懂得点人情世故，我劝你別把沒到手的东西看得太可靠，說不定到头來会落得一場空。

斯多克芒医生　你这話到底是什么意思？

市長　难道你眞想哄我，說你不知道摩鄧·基尔那老头子遺囑里的条款嗎？

斯多克芒医生　我知道他有一丁点兒錢，將來要捐給年老窮苦的

手藝人做救济金。可是那跟我有什么相干？

市長　先不說别的，“他那一丁点兒錢”不是个小数目。摩鄧·基尔手里很有几文錢。

斯多克芒医生　这个我从來沒想到！

市長　唔——当眞？这么說，你大概也不知道他產業里头数目很可观的一部分將來要給你的兒女，并且你們夫妻在世的时候可以动用那份產業的利息。他沒跟你提过这件事？

斯多克芒医生　沒有，一字沒提过。他不但沒提过，并且反倒成天發脾气，抱怨捐稅太重，把他压得沒法兒喘气。彼得，你是不是知道眞有这件事？

市長　我这消息的來源絕对靠得住。

斯多克芒医生　这么說，謝天謝地，凱德林的生活有着落了——孩子們的生活也有着落了！噢，我馬上得告訴她——（大声喊）凱德林，凱德林！

市長　（攔住他）别叫她！暫时先别說。

斯多克芒太太　（开門）什么事？

斯多克芒医生　哦，沒什么。進去吧。

斯多克芒太太又关上門。

斯多克芒医生　（高兴得來回走动）她生活有着落了！想想——他們的生活都有着落了！一輩子都不愁了！生活有保障究竟是叫人高兴的事情！

市長　可是事情正相反，你們的生活并沒有保障。摩鄧·基尔随时随刻都可以取消他的遺囑。

斯多克芒医生　他决不会，你放心，彼得。那“老獾”看見我跟你和你那班沒見識的朋友作对，心里很高兴。

市長　（吃驚，仔細打量他）哈哈！这下子我明白了好些事兒。

斯多克芒医生　你明白了什么事？

市長　这件事原來是仔細安排的計策呀。借着眞理的幌子，你狠命攻击地方上的領導人，原來是——

斯多克芒医生　怎么样？

市長　原來是一条預先安排好的計策，你給基尔那老家伙出气，是想把他那張遺囑騙到手。

斯多克芒医生　（气得几乎說不出話來）彼得——你是我生平看見过的最卑鄙無耻的小人。

市長　咱們从此一刀兩断。你解聘的事兒不能挽回了——現在我們手里有了对付你的武器了。（出去。）

斯多克芒医生　不要臉！不要臉！不要臉！（大声喊）凱德林！他走了，地板一定得仔細擦一擦！叫那个鼻子上老有烟煤的女孩子——該死，她叫什么名字？我老記不住——叫她提一桶水來——

斯多克芒太太　（在起坐室門口）噓！噓！湯莫斯！

裴特拉　（也在門口）爸爸，外公來了。他問能不能跟你單独說句話。

斯多克芒医生　当然可以。（走到門口）請進，老丈人。

基尔走進屋來。斯多克芒医生随手把門关上。

斯多克芒医生　有什么事？請坐。

基尔　我不坐。（四面一望）斯多克芒，今天你們这兒挺舒服。

斯多克芒医生　可不是嗎！

基尔　眞是。新鮮空气也挺充足，昨天你說的氧气今天一定足够了。今天你的良心一定挺舒服。

斯多克芒医生　不錯，挺舒服。

基尔　大概是吧。（拍拍自己的胸脯）可是你猜我这兒是什么？

斯多克芒医生　大概也是挺舒服的良心。

基尔　呸！不是。我这东西比良心值錢得多。（从胸前掏出一个大皮夾子，把它打开，給斯多克芒看一叠东西。）

斯多克芒医生　（看着他，很詫异）浴場的股票！

基尔　今天股票不难買。

斯多克芒医生　你收買了这些——？

基尔　我把凑得出來的錢都買了股票。

斯多克芒医生　老丈人——浴場的局面正在不妙的时候——

基尔　只要你头腦清醒点，别这么胡鬧，你馬上就可以把浴場的局面挽救过來。

斯多克芒医生　你看我不是正在竭力挽救嗎？可是本地人都像瘋子似的不听我的話。

基尔　昨天你說，最髒的东西是从我的制革厂流出來的。照你这么說，豈不是我祖父、我父親和我自己簡直像三个瘟神惡煞，这些年一直在用髒东西毒害本地人。你說我能不能甘心挨这份兒罵？

斯多克芒医生　可惜你不甘心也沒办法。

基尔　对不起，我不甘心。我的名譽不准別人白糟蹋。我听說有人叫我"老獾"。我知道，獾是一种猪，可是我不能讓他們这么糟蹋我。我要活得淸白，死得干凈。

斯多克芒医生　你打算怎么办呢？

基尔　我要你給我洗刷干凈，斯多克芒。

斯多克芒医生　我！

基尔　你知道不知道我買这些股票的錢是哪里來的？你当然不知道，現在讓我告訴你。这筆錢就是我死后要給凱德林、裴特拉和兩个男孩子的。不瞞你說，我手里还是攢了几文錢。

斯多克芒医生　(大怒)什么！你用凱德林的錢買了股票！

基尔　不錯，全部都買了浴場股票啦。現在我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这么瘋狂固执，斯多克芒。要是你再一口咬定那些小动物和髒东西都是从我的制革厂流出來的，那就簡直好像把凱德林、裴特拉和兩个男孩子的皮肉整片兒从身上撕下來。除了瘋子，誰也不肯这么害自己的老婆孩子。

斯多克芒医生　(來回走个不停)对，我是瘋子！我是瘋子！

基尔　在你老婆孩子身上，你不至于瘋到这步田地吧。

斯多克芒医生　(在他面前站住)为什么在買这些廢物之前，你不跟我商量一下子？

基尔　事情做了就收不回來了。

斯多克芒医生　(走來走去，心神不定)要是这件事我沒有絕对把握倒也罷了！可是我确实知道我并沒看錯。

基尔　(掂掂手里的皮夾子)要是你一个勁兒固执下去，这些股票就不值什么錢了。(把皮夾子揣在衣袋里。)

斯多克芒医生　眞糟！科学上应該有一种預防的葯剂——或是什么解毒的东西——

基尔　你是不是說用葯把这些动物害死？

斯多克芒医生　是，即使不能把它們殺死，至少也不能讓它們害人。

基尔　你不能用点耗子葯試試嗎？

斯多克芒医生　喔，别胡說！旣然大家說这都是我一个人的胡思乱想，那就算是胡思乱想吧！大家愛怎么办就怎么办！那些糊塗小气的狗东西不是駡我人民公敌嗎？他們不是要撕掉我的衣服嗎？

基尔　他們还把你的窗戶都砸坏了！

斯多克芒医生　可是我还有对家庭的責任！我一定得跟凱德林仔細談一談，这些事她比我在行。

基尔　对啦！你女人懂道理，你应該听她的話。

斯多克芒医生　(对他大發脾气)你怎么会幹这种糊塗事！拿凱德林的錢开玩笑，还逼得我这么左右为难！我看見你，簡直好像親眼看見了魔鬼！

基尔　既然这么着，我还是走吧。可是下午兩点鐘，我要听你的回信：一句話，答应还是不答应。要是你不答应，我就把这些股票都捐給医院——并且今天就去捐。

斯多克芒医生　將來凱德林能到手多少錢？

基尔　一个銅子兒都到不了手。(通門廳的門开了。霍夫斯达和阿斯拉克森站在門外)嘿，瞧瞧來的这一对。

斯多克芒医生　(眼睛瞪着霍夫斯达和阿斯拉克森)什么！你們还敢上这兒來？

霍夫斯达　嗯，我們來了。

阿斯拉克森　我們有事跟你商量。

基尔　(低声)答应还是不答应——下午兩点鐘。

阿斯拉克森　(瞟了霍夫斯达一眼)哈哈！

基尔出去。

斯多克芒医生　你們找我什么事？少說廢話。

霍夫斯达　我心里很明白，你討厭我們昨天晚上在会上的态度——

斯多克芒医生　你們的态度？哼，你們的态度眞漂亮！呸！那是胆小鬼的态度——老太婆的态度！不要臉！

霍夫斯达　你爱怎么說就怎么說吧，可是当时我們不能不那么办。

斯多克芒医生　大概不敢不那么办。是不是？

霍夫斯达　你要这么說也可以。

阿斯拉克森　可是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們打个招呼。只要在霍夫斯达先生或是我面前露一絲兒口風——

斯多克芒医生　口風？露什么口風？

阿斯拉克森　把你的心事透露一点兒。

斯多克芒医生　你这話我摸不着头腦。

阿斯拉克森　（对他点点头，好像心照不宣的样子）哦，你心里明白，斯多克芒大夫。

霍夫斯达　这件事再瞞人也沒意思了。

斯多克芒医生　（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你們倆搗什么鬼！

阿斯拉克森　是不是你老丈人到处乱跑，狠命收買浴場的股票？

斯多克芒医生　不錯，他今天收買了些浴場股票，可是——

阿斯拉克森　其实应該找个别人——找个跟你关系不那么密切的人去收買才更穩当些。

霍夫斯达　并且这件事你也不該自己出面。不必讓大家知道跟浴場作对的人是你。你应該早跟我商量商量，斯多克芒大夫。

斯多克芒医生　（直着眼瞪了半晌，接着好像如夢方醒，当头挨了一棒似的）难道眞有这种事嗎？世界上会有这种事？

阿斯拉克森　（一笑）明明白白有这种事。可是，你要知道，应該做得細致一点。

霍夫斯达　并且做这种事应該多邀几个人。人多了，各人肩膀上的責任就減輕了。

斯多克芒医生　（不动声色）簡單一句話，你們兩位究竟找我幹什么？

阿斯拉克森　最好請霍夫斯达先生——

霍夫斯达　不，阿斯拉克森，你說。

阿斯拉克森　好吧，是这么回事：現在我們已經摸清了这件事的曲折底細，我們还願意讓“人民先鋒报”听你的調度。

斯多克芒医生　現在你們又有胆量了？可是輿論怎么办？难道你們不怕大風浪打到咱們头上嗎？

霍夫斯达　咱們可以想法子平安渡过去。

阿斯拉克森　斯多克芒大夫，你得准备赶緊轉方向。等你的進攻一成功——

斯多克芒医生　你是不是說，等我們翁婿倆把浴場股票用賤价一買到手？

霍夫斯达　我想，主要是为了科学上的理由，所以你要把浴場抓过來。

斯多克芒医生　当然。主要是为了科学上的理由，所以我把“老獾”拉过來。我們只要把自來水管馬馬虎虎修一修，把海灘胡乱挖一挖，不要本地人掏腰包。事情应該这么办，是不是？

霍夫斯达　我想是——只要“人民先鋒报”肯支持你。

阿斯拉克森　在自由社会里，报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斯多克芒医生　对。輿論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阿斯拉克森先生，我想，房主联合会方面你可以負責吧？

阿斯拉克森　房主联合会和節制运动会我都可以負責。你尽管放心。

斯多克芒医生　可是，兩位先生——有句話我实在不好意思問——可是——你們要什么报酬——？

霍夫斯达　当然，我們很想白給你帮忙。可是“人民先鋒报”根基很不穩，目前情形又不大好。并且現在政治方面要做的事情那么多，我又不願意停办这張报。

斯多克芒医生　当然，像你这么个人民的朋友怎么舍得丢下那張

报。(忽然發作)可是我——我是人民的公敌！(大步來回走)我的手杖呢？該死！怎么找不着了？

霍夫斯达　你找手杖幹什么？

阿斯拉克森　难道你要——

斯多克芒医生　(站住)要是我在股票上賺的錢一个銅子兒都不給你們，你們把我怎么样？你們别忘了，我們这些闊人舍不得掏腰包。

霍夫斯达　你也别忘了，这股票的事兒可以有兩个説法。

斯多克芒医生　对，你幹这种事最在行。要是我不給“人民先鋒报”帮忙，你就会把買股票的事説得很下流。你会死釘着我，跟我搗麻煩，像狗追兎兒似的，掐住脖子咬死我！

霍夫斯达　这是自然界的規律——为了要找东西吃，动物都会拚死命。

阿斯拉克森　并且什么地方有东西，就在什么地方吃。

斯多克芒医生　好，那么你們就上泥溝里去找东西吃吧。(走來走去)現在我要讓你們看看，咱們这三只动物，究竟誰最厉害。(找着了一把伞，举起伞來在空中乱晃)喂，瞧着——！

霍夫斯达　难道你想打我們！

阿斯拉克森　小心那伞别伤人！

斯多克芒医生　从窗戶里滾出去，霍夫斯达先生！

霍夫斯达　(在門廳門口)你是不是瘋了？

斯多克芒医生　你也从窗戶里滚出去，阿斯拉克森先生！跳，听見沒有！快跳！

阿斯拉克森　(繞着寫字桌跑)穩健点，斯多克芒大夫。我身体很孅弱，禁不住这么——。(狂叫)救命啊！救命啊！

斯多克芒太太、裴特拉和霍斯特都从起坐室走進來。

斯多克芒太太　可了不得，湯莫斯！到底是怎么回事？

斯多克芒医生　(把伞在空中揮舞)跳，听見沒有！跳到外头泥溝里去！

霍夫斯达　他無緣無故打人！霍斯特船長，我請你做見証。(慌忙从門廳里逃走。)

阿斯拉克森　(昏头昏腦)只恨我不熟悉本地情况①——！(从起坐室門里溜出去。)

斯多克芒太太　(拉住她丈夫)湯莫斯，平平气！

斯多克芒医生　(把伞扔下)可惡，那兩个家伙还是跑掉了！

斯多克芒太太　他們找你幹什么？

斯多克芒医生　回头告訴你。現在我心里还有別的事。(走到寫字桌前，在一張名片上寫了几个字)凱德林，你看，我寫的是什么？

斯多克芒太太　三个大"不"字。这是什么意思？

斯多克芒医生　回头一齐告訴你。(把名片遞給裴特拉)裴特拉，叫那烟煤臉兒的女孩子赶緊送到"老獾"家里去。越快越好！

裴特拉从門廳出去。

斯多克芒医生　今天魔鬼手下的差人全都來过了！現在我要把筆头兒削得尖尖的，讓他們尝尝刺兒扎在身上的滋味。我要寫几篇毒辣的文章，我要把墨水瓶擲在他們腦殼上！

斯多克芒太太　你忘了，咱們不是就要走了嗎。

裴特拉回到屋里。

斯多克芒医生　怎么样？

裴特拉　她送去了。

斯多克芒医生　好。凱德林，你說咱們就要走？不，咱們决不走。

---

① 参看"青年同盟"。在"青年同盟"里，阿斯拉克森也說过这四个字，意思是"当地的情形"，在这兒，差不多等于"这家人家的門路"。

咱們要在这兒待下去！

裴特拉　待下去？

斯多克芒太太　还在本地待下去？

斯多克芒医生　对，就在这兒待下去。战場在这兒，仗就在这兒打。將來我就在这兒打勝仗！我的褲子一补好，我就出去另外找房子。咱們总得找地方过冬。

霍斯特　你們可以搬到我家去。

斯多克芒医生　可以嗎？

霍斯特　当然可以，一点困难都沒有。我家有的是空地方，我又几乎常年不在家。

斯多克芒太太　喔，我們眞感激你，霍斯特船長。

裴特拉　謝謝你！

斯多克芒医生　（跟他拉手）謝謝！謝謝！一个难关过去了！今天我就可以动手做事了。喔，凱德林，这兒的事簡直做不完！幸而現在我的时間都騰出來了，因为，你知道，浴場已經把我免职了。

斯多克芒太太　（嘆气）唉，我早就料到了。

斯多克芒医生　他們还想把我的病人都搶走。好，讓他們搶吧！反正有病花不起錢的窮人会找我，并且最需要我的也正是那些人。可是我要对他們做演講，讓他們听信我的話。我要一年到头对他們做演講。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演講的滋味你应該尝够了。

斯多克芒医生　凱德林，你这話眞可笑。难道我就甘心讓輿論、結实的多数派和这些牛鬼蛇神的家伙把我打敗嗎？对不起，做不到！再說，我的目的簡單明了，直截了当。我只要掰开这些糊塗虫的眼睛，讓他們看看：自由派是自由的最狡猾的

敌人；他們的党綱是新生有力的眞理的劊子手；权宜主义是顚倒道德正义的武器，它早晚会攪得大家沒法兒在这兒过日子。霍斯特船長，你看我能不能使他們明白这些道理？

霍斯特　也許可以。这些事我自己也不大明白。

斯多克芒医生　你看——是这么个道理！党魁必須剷除。因为他們像貪嘴的狼。他們要活下去，每年必須吃掉好些小动物。只要看看霍夫斯达和阿斯拉克森！他們殺害过多少小动物——即使不殺害，至少也把那些小动物搞得四肢不齐全，除了当房主和“人民先鋒报”的訂戶，别的事都幹不了！（坐在桌子边上）凱德林，你过來，看看今天的太陽光多明亮！新鮮活潑的空气吹在我身上多舒服！

斯多克芒太太　是啊，湯莫斯，咱們如果能靠着陽光空气过日子就好了。

斯多克芒医生　你得掐緊开支吃几天苦——往后咱們会有好日子。这个我倒并不很放在心上。我最着急的是，恐怕將來沒有意志自由、道德高尙的人繼續我的事業。

裴特拉　爸爸，不必担心，日子还長得很。哦，孩子們已經回來了。

艾立夫和摩鄧从起坐室走進來。

斯多克芒太太　今天学校放假嗎？

摩鄧　不，休息时候我們跟同学打了一場架——

艾立夫　不对，是他們跟我們打架。

摩鄧　对，后來罗冷先生說我們还是在家待兩天吧。

斯多克芒医生　（把手指头一捻，从桌上跳下來）哦，有了！有了！你們不用再上学了！

兩个孩子　不用再上学了！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怎么——

斯多克芒医生 不必再去了！我自己教你們——那就是説我不让你們学那些無聊东西了——

摩鄧 太好了！

斯多克芒医生 我要教育你們成为自由高尙的人。裴特拉，你得帮我教育他們。

裴特拉 爸爸，你放心，我一定帮你。

斯多克芒医生 咱們学校就設立在他們駡我人民公敌的那間屋子里。可是咱們得多招几个学生。至少得有十一二个孩子才能动手。

斯多克芒太太 在本地恐怕找不出这么些。

斯多克芒医生 咱們瞧着吧。(向兩个男孩) 你們認識不認識街上的野孩子——頑皮無賴的小家伙？

摩鄧 爸爸，我認識好些！

斯多克芒医生 好極了，給我找几个來。我要在这些野家伙身上做一次实驗，有时候也許有特出的品种。

摩鄧 我們長大了，做了自由高尙的人，应該做什么事？

斯多克芒医生 孩子们，到那时候你們把國內的狠都轟出去，轟到西方远处去！

艾立夫听了半信半疑。摩鄧听了欢呼跳躍。

斯多克芒太太 湯莫斯，只要狠不把你轟出去就好了。

斯多克芒医生 凱德林，难道你瘋了？把我轟出去！現在我是本城最有力量的人啦！

斯多克芒太太 現在——你是最有力量的人？

斯多克芒医生 对，我甚至于敢說，我是全世界最有力量的人中間的一个。

摩鄧　眞有意思！

斯多克芒医生　（低声）嘘，你先别作声。我發現了一件大事。

斯多克芒太太　什么！又是一件？

斯多克芒医生　当然！（叫老婆孩子挨近他，不願意别人听見，低低地說）我發現的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

斯多克芒太太　（搖头，笑一笑）噢，湯莫斯——！

裴特拉　（高兴得抓緊她父親兩只手）爸爸！

——全剧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１０８　戏剧四种　［挪威］易卜生　潘家洵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３９４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５．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５５／ｄｉｓｋｊｙ／ｊｙ５７／３１／！００００１．ｐｄｇ